

25354

8

書叢本基學國

集東河柳

著元宗柳

行發館書印務商

844.1  
211-15-1  
4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東 河 柳

著 元 宗 柳



3 1774 8067 4

行發館書印務商

## 河東先生集序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  
 靡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間切。羣經音辨。分限也。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上方嚮文章。昭回之  
 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粲焉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正。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  
 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歟。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材御史。二十  
 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雋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  
 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音亟。急也。留書抵其友中山劉禹錫曰。我不幸卒。以遺  
 草累故人。禹錫執書以泣。遂編次爲四十五通。行於世。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  
 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視方切。於文章少所推讓。  
 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己之大方。暨其黨切。及也。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今附于第一  
 通之末云。夔州刺史劉禹錫纂。

## 河東先生集凡例

韓柳二集。閣京杭蜀及諸郡本。或刊韓而遺柳。或刊柳而遺韓。以故板帙大小不相侔。而註釋亦未盡善。惟建安所刊五百家註本二集始具。然所引蔡夢弼。任淵。孫汝聽。劉崧。韓醇。董宗說。張敦頤。陳鷄諸家註文。蔡增註任孫劉韓董也。全釋張音釋陳音釋。間多龐雜。而胥山沈晦辯雲間潘緯音義。卻未附見。非闕與。今并會粹增入。且板帙與韓集大小等。亦學者之一便也。今舉凡例于左。

一 閣京杭蜀及諸郡本互有同異。今並加讎校。仍於正文之下註云。一本作某字。其間是正頗多。觀者當自知之。

- 一 他本所引註。有不載所出之始。而載後人所引用者。蓋未深加考索耳。今並訂證刪改。
- 一 嘉禾註本。引黃唐柳文。雖黃於篇章之後。其辭每多詆訾。殊非崇尚此集之意。今刪去。
- 一 卷帙所載篇章。諸本互有先後。今並從沈晦本所定次第。
- 一 舊註引某氏云者。並做朱子離騷集註例。皆刪去。
- 一 中有如騷叶音者。更不贅音。可以意求。
- 一 中有增註。又諸本所闕者。今擇其的當者。添入。

一每篇題下註所作日月皆參以年譜其事關繫時政及公卿拜罷日月係博採新舊史考定。

一皇朝廟諱及唐舊諱並見昌黎集例。

## 河東先生集敘說

東坡云。子厚之文。發纖濃於古簡。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又云。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

呂居仁云。韓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摹次第。初學者當先學柳文。後熟韓文。則工夫自易爾。

浮休先生云。扶導聖教。剷除異端。以經常爲己任。死而無悔。韓愈一人而已。非獨以屬辭比事爲工也。如其祖述典墳。憲章騷雅。上轡三古。下籠百氏。極萬變而不華。會衆流而有歸。迥然沛然。橫行闊視於著述之場。子厚其人也。彼韓子者。特以醇正高雅。凜然無雜。乃得與之齊名爾。必也兼誦博記。馳騫奔放。則非柳之敵。

陳長方云。柳子厚之才。韓退之之有所不逮。但韓公下筆。便以三代爲法。其文章如人。少年暮年。毛髮不同。而風儀皆此人也。子厚在中朝時。尙有六朝規矩。讀之令人鄙厭。自永州以後。始以三代爲師。至淮西一事。退之作碑。子厚作雅。逞其餘力。便覺退之不逮。子厚直一日千里也。死於元和十二年。退之長慶間著述。覺子厚墮若其後耳。余嘗以三言評子厚文章曰。其大體如紀渚子養鬪雞。在中朝時。方虛驕而恃氣。

永州以後，猶聽影響。至柳州後，望之似木雞矣。

邵氏聞見錄云：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

金華先生程子山曰：前輩謂退之子厚，皆於選謫中始收文章之極功。蓋以其落浮誇之氣，得憂患之助，言從字順，遂造真理耳。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六冊每冊  
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一  
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 河東先生集目錄

## 第一冊

### 第一卷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

平淮夷雅

鏡歌鼓吹曲并序

貞符并序

畎民詩

### 第二卷

賦

河東先生集 目錄

---

佩韋賦

瓶賦揚雄酒綫附

牛賦

解祟賦

懲咎賦

閔生賦

夢歸賦

囚山賦

愈膏盲疾賦

### 第三卷

論

封建論

四維論

天爵論

守道論

時令論上下

斷刑論上下

辯侵伐論

六逆論

第四卷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駁復讎議

桐葉封弟辯

辯列子

辯文子

論語辯二篇

辯鬼谷子

辯晏子春秋

辯亢倉子

辯鷓冠子

第二冊

第五卷

碑

箕子碑

道州文宣王廟碑

柳州文宣王廟碑

終南山祠堂碑并序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

碑陰文

湘源二妃廟碑

饒娥碑

南霽雲睢陽廟碑并序

## 第六卷

碑

曹溪大鑿禪師碑

河東先生集 目錄

南嶽彌陀和尚碑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碑陰記

龍安海禪師碑

## 第七卷

碑銘

南嶽雲峯和尚碑

雲峯和尚塔銘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

大明和尚碑

大明碑陰

衡山中院律師塔銘

第八卷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常侍行狀

陳給事行狀

第九卷

表銘碣誄

相國房公德銘之陰 李華德銘附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文通先生陸給事墓表

兵部郎中楊公墓碣

侍御史周公碣

衡州刺史呂公誄

戶部郎中魏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誌

永州刺史崔公權厝誌

長安萬年裴令墓碣

第十卷

誌

安南都護張公誌 并序

邕州刺史李公誌 并序

貴州刺史鄧君誌 并序

桂管防禦副使呂恭誌

嶺南經略副使馬君誌

柳州司法孟公誌

連州司馬凌君權厝誌

凌君墓後誌

嶺南鹽鐵院李侍御誌

第十一卷

誌碣誌

大理評事裴君誌

大理評事柳君誌

祕書郎姜君誌

校書郎獨孤君碣

襄陽丞趙君誌

溫縣主簿韓君誌并序

河東先生集 目錄

張先生誌

虞鳴鶴誄并序

裴處士誌

覃季子誌銘

續榮澤尉崔君誌

第十二卷

墓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石背先友記

叔父殿中侍御史墓表

墓版文

弘農令府君石表辭

從弟宗直墓誌

第十三卷

墓誌

先夫人歸祔誌

伯祖妣李夫人墓誌

叔妣陸夫人遷祔誌

亡姑陳夫人墓誌

亡姊崔君夫人墓誌蓋石文

亡姊裴君夫人墓誌

亡室弘農氏墓誌

下殤女子墓埴銘

小姪女墓埴銘

王侍郎母劉氏誌

薛君妻崔氏誌

韋夫人墳記

馬室女雷五葬誌

第三册

第十四卷

對

設漁者對智伯

愚溪對

對賀者

杜兼對

天對 屈原天問附

第十五卷

問答

晉問

答問

起廢答

第十六卷

說

天說劉資客天論三篇附

鶻說

朝日說

捕蛇說

禘說

河東先生集 目錄

乘桴說

說車

譎龍說

復吳子松說

熊說

觀八駿圖說

第十七卷

傳

宋清傳

種樹郭橐駝傳

童區寄傳

梓人傳

李赤傳

麟輟傳

河間傳有跋本附于此  
本端本皆入外集今從之

曹文洽韋道安傳 闕

第十八卷

騷

乞巧文

罵尸蟲文 井序

斬曲几文

宥蝮蛇文 井序

憎王孫文

逐畢方文 井序

辯伏神文 井序

憩螭文 井序

哀溺文 井序

招海賈文

第十九卷

弔贊箴戒

弔葦弘文

弔屈原文

弔樂毅文

伊尹五就桀贊

梁丘據贊

霹靂琴贊引



尊勝幢贊井序

龍馬圖贊

戒懼箴

憂箴

師友箴井序

敵戒

三戒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某氏之鼠

第二十卷

銘雜題

河東先生集

目錄

---

沛國漢原廟銘

劍門銘井序

塗山銘井序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井序

武岡銘井序

井銘井序

舜禹之事

謗譽

咸宜

鞭賈

吏商

東海若

第二十一卷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裴壇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柳宗直西漢文類集序

楊評事文集後序

濮陽吳君文集序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第四冊

第二十二卷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

送崔羣

送邠寧獨孤書記

同吳武陵送杜留後

送范明府詩序

送幸南容聯句詩序

送李判官

送苑論詩序

送蕭鍊

送班孝廉

送獨孤申叔

送豆盧膺南遊詩序

送趙大秀才

第二十三卷

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

送薛存義之任

送薛判官量移

送李渭赴京師

送嚴公貺下第詩序

送元秀才下第

送辛殆庶遊南鄭

送崔子符詩序

送蔡秀才歸觀

河東先生集 目錄

送韋七下第

送辛生下第

第二十四卷

序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送從弟謀

送澥

送內弟盧遵

送表弟呂讓

陪崔使君遊宴

愚溪詩序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序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序飲

序碁

第二十五卷

序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

送韓豐羣公詩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

送易師楊君

送徐從事北遊

送廖有方

送元十八山人

送賈山人南遊

送方及師

送文暢上人

送巽上人

送僧浩初

送元嵩師劉禹錫并序詩附

送琛上人

送文郁師

送玄舉師

送澹上人

第二十六卷

記

監祭使壁記

四門助教壁記

武功縣丞廳壁記

整屋縣新食堂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館驛使壁記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邠寧進奏院記

興州江運記

全義縣復北門記

## 第二十七卷

記

河東先生集 目錄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桂州營家洲亭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永州新堂記

永州萬石亭記

零陵三亭記

## 第二十八卷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道州毀鼻亭神記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十三

永州法華寺西亭記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柳州復大雲寺記

永州修淨土院記

永州鐵爐步志附

第二十九卷

記

游黃溪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鉞潭記

鈞鉞西小丘記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

第三十卷

書

寄許京兆孟容

與楊京兆憑

與裴墀

與蕭翰林俛

與李翰林建

與顧十郎

第三十一卷

書

與韓愈論史官

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

與劉禹錫論易

與劉禹錫天論

答元饒州論春秋

與呂道州論非國語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

與呂恭

河東先生集 目錄

與友人論文

第三十二卷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

答周君巢

與李睦州論服氣

第三十三卷

書

與楊誨之

再與楊誨之

答沈起

與王參元

報崔黯秀才

第五册

答吳秀才

第三十四卷

答杜温夫

書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

與太學諸生

第三十五卷

答韋中立

啓

答貢士元公瑾

上廣州趙宗儒

答嚴厚輿

謝西川武相公

報袁君陳秀才

謝襄陽李尙書

答韋珩

賀趙江陵宗儒

答貢士廖有方

與邕州李中丞

答貢士蕭纂

謝李中丞



上湖南李中丞

上桂州李中丞

第三十六卷

啓

上權補闕温卷

上崔大卿

上裴晉公

上襄陽李涼公

上楊州李趙公

謝李趙公

上江陵趙相公

上嚴東川

河東先生集 目錄

上江陵嚴司空

上嶺南鄭相公

上李中丞

上桂州裴行立中丞

上河陽烏尙書

第三十七卷

表

禮部爲百官上尊號表 二首

禮部賀冊尊號表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 三首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 二首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

林蓬表一首附

賀踐祚表

禮部賀永貞改元表

禮部賀太上皇誥宜令皇帝卽位表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

禮部賀太子册禮畢德音表

爲王京兆賀皇帝卽位禮畢表

代章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禮部賀册太上皇后表

禮部賀太上皇后册禮畢表

賀皇太子踐

御史臺賀嘉禾表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禮部賀甘露表

禮部賀白龍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表

禮部賀白鶴表

禮部賀嘉瓜表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爲王京兆賀雨表 五首

第三十八卷

表

代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

柳州賀破東平表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爲韋侍郎賀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表

爲樊左丞讓官表

爲王戶部薦李諒表

爲王戶部陳情表

代裴中丞謝討賊表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

代柳公綽謝上表

代李愬襄州謝上表

代節使謝遷鎮表

爲劉同州謝上表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

代韋永州謝上表

謝除柳州刺史表

柳州謝上表

代廣南節使舉人自代表

奏薦從事表

代廣南節使謝出鎮表

爲楊湖南謝設表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

謝賜時服表

謝賜端午綾帛衣服表

---

第三十九卷

奏狀

爲廣南鄭相公奏部內百姓產三男狀

爲浙東薛中丞奏五色雲狀

爲裴中丞奏邕管黃家賊事宜狀

讓監察御史狀

爲京兆府奏旱狀

爲南承嗣請從軍狀

進農書狀

代人進礮器狀

柳州舉人自代狀

上戶部狀

柳州上本府狀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

賀誅淄青李師道狀 中書門下狀下同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

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狀

代裴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

爲裴中丞乞討黃賊狀

爲桂州崔中丞乞朝覲狀

爲南承嗣乞兩河效用狀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人自代狀

爲長安耆壽乞復尊號狀

爲京畿父老乞復尊號狀

第四十卷

祭文

祭楊憑詹事

祭穆質給事

祭呂衡州温

祭李中丞

爲章京兆作祭杜河中

爲章京兆作祭崔太常

爲李京兆作祭楊郎中

爲楊侍御作祭張都護

祭萬年裴令

祭呂敬叔

祭崔君敏

河東先生集 目錄

祭段弘古

哭張後餘辭

祭李中明

楊氏子承之哀辭并序

第四十一卷

祭文

舜廟祈晴

雷塘禱雨

祭灑爲裴中丞作

禡牙

祭井

祭門

祭六伯母

祭獨孤丈母

祭從兄

祭弟宗直

祭姊夫崔簡

又祭崔簡

祭崔氏外甥

祭崔氏外甥女

祭外甥崔駢

第四十二卷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寄澧州張使君八十韻

獻弘農公五十韻

酬韶州裴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二十韻

酬婁秀才贈之淮南見贈之作

酬婁秀才病中見寄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

贈江華長老

酬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

界圍巖水簾

古東門行

寄韋珩

奉和楊尙書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

楊尙書寄柳筆因獻長韻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遺事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再至界圍巖遂宿巖下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

過衡山見新花開卻寄弟

汨羅遇風

朗州資員外寄劉員外見促行走筆酬贈

至前驛卻寄相送諸公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

善謔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夢得詩附

河東先生集 目錄

詔赴都二月至灞上亭

李西川薦琴石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

侍御劉二十八詩附

奉酬楊侍郎送八叔拾遺戲贈南來諸賓

二首

商山臨路孤松

與夢得分路贈別夢得酬贈別附

重別夢得夢得答附

三贈劉員外夢得答附

再上湘江

清水驛叢竹

二十三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

柳州二月榕葉盡落偶題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筵釣磯待徐容州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

之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

登岷山

別舍弟宗一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得韶

答劉連州

州書并附當州黃茶率然成篇

嶺南江行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崑二童

柳州峒氓

夢得酬家雞之贈附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卽事

重贈二首 夢得答前後篇附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疊前

種柳戲題

疊後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

韓漳州書報澈上人亡因寄二絕

柳州城西種甘樹

聞澈上人亡寄楊侍郎

段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跡

柳州寄京中親故

種木榴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第六册

第四十三卷

古今詩

河東先生集 目錄

法華寺石門 三十韻

遊朝陽巖 二十韻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

登蒲洲石磯望江口潭島深迥對香零山

南澗中題

遊石角過小嶺長烏村

與崔策登西山

構法華寺西亭

夏夜苦熱登西樓

覺衰

遊南亭夜還 七十韻

韋道安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

旦攜謝山人至愚池

獨覺

首春逢耕者

溪居

夏初雨後尋愚溪 劉禹錫傷愚溪三詩附

入黃溪聞猿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

郊居歲暮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雨後曉行獨至北池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零陵春望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

夏晝偶作

雨晴至江渡

江雪

冉溪

法華寺西亭夜飲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

茆簷下始栽竹

種仙靈毘

種朮

種白蘘荷

新植海石榴

戲題塔前芍藥

始見白髮題海石榴

植靈壽木

自衡陽移桂植零陵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

早梅

南中榮橘柚

紅蕉

巽公院五詠

淨土堂

曲講堂

河東先生集 目錄

---

禪堂

芙蓉亭

苦竹橋

梅雨

零陵早春

田家

行路難

聞籍田有感

跋烏詞

籠鷹詞

放鷓鴣詞

龜背戲

聞黃鸝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

楊白花

漁翁

飲酒

讀書

感遇二首

詠史

詠三良

詠荆軻

掩役夫張進骸

省試觀慶雲圖

春懷故園

第四十四卷

非國語上

第四十五卷

非國語下

外集

卷上

披沙揀金賦

迎長日賦

記里鼓賦

吾子

卷下

劉叟傳

河間傳

筭郭師墓誌

趙羣秀才墓誌

太府寺李卿外婦馬淑誌

百官請復尊號表 六首

大會議表 二首

賀平李懷光表

舉裴冕表

謝賜新茶表

賀破東平表

河東先生集 目錄

補遺

賀赦表

賀太子牋

賀裴桂州啓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答鄭員外賀啓

諸州賀啓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處士段宏古墓誌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附錄

卷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柳先生楊子新注

書詩贊碑跋評論

答柳子厚書

又與柳子厚書

又謝柳子厚寄疊石硯詩

題羅池廟碑陰文

柳侯畫像贊并序

文惠侯贊并序

題萬石亭詩寄永守王巖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又般舟和尚碑跋

讀柳子厚傳

又金陵語錄評論

卷下

評柳子厚詩

又論柳子厚詩

又記書柳子厚詩

又書柳文瓶賦後

書柳子厚牛賦後

又書李赤詩後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又跋大鑒禪師碑

又引說先友記

又讀柳子厚三戒

河豚魚說

烏賊魚說

跋晁無咎畫馬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跋陰符經後

發明周御史論

河東先生集 目錄

---

古今詩話

歸叟詩話

冷齋夜話

石林詩話

重修羅池廟記

柳文前序

韓柳音釋序

柳文後跋

又柳文後跋

集傳

新唐書本傳

河東先生集 目錄

唐祭柳柳州文四篇

宋祭柳員外文三篇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後序

穆修序

沈晦序

李耨序

李石題後

韓醇記後



# 河東先生集

## 卷一

### 雅詩歌曲

獻平淮夷雅表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淮蔡平按毛詩江漢注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吳先濟在淮西故亦曰淮夷蓋公擬江漢之詩而作也與韓文公平淮西碑同時作先

需穆伯長云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殿義偉制述如經能萃然樂唐德於盛漢之表談藪云論柳文者皆以爾封建論退之所無淮西雅轉文不逮

臣宗元言臣負罪竄伏違尚書牋奏十有四年禮部郎官掌尚書牋奏公永貞元年召至京師三月出爲柳州刺史至是元和十三年爲十四年故云聖恩寬宥命守遐壤柳懷印曳紱綬有社有人語焉有民人臣宗元誠感誠荷頓

首頓首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克清大憝唐語曰元惡大憝此指元濟金鼓一動左傳金鼓

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與之德推校千古無所與讓臣伏自忖度付度字見孟子有方剛之力詩聲力

得備戎行枕音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思報國恩恩一作獨惟文章伏見周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及

然徵於詩大小雅其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雅小命官分土則嵩高韓奕烝人大雅烝民作烝南征北伐則

六月采芑雅小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雅大鑿鑿炳耀鑿鑿鐘鼓聲切鑿盪人耳目他浪切故宣王之形容

綏銀節度留後楊惠琳反斬和元年夷劍南永貞留後八月癸丑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  
 以討闕擒馬使張承琳元和中二年十月鎮海軍使張元良執鎬留後王澹十一月鎮海軍使李元德等  
 獻十月伏誅取江東元和中二年十月鎮海軍使張元良執鎬留後王澹十一月鎮海軍使李元德等  
 于度使田安卒其子懷諱自稱相六州詔府事充十月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將田興四年成德軍節度使王承  
 宗反五年赦之至十年有罪絕其朝貞詔六今又發自天衷克翦淮右十月元濟伏誅○蔡州十一而大雅  
 節度使進討十三年承宗獻德練二州降○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  
 不作臣誠不佞然不勝憤懣一作踊躍一作攢切○伏以朝多文臣不敢盡專數事謹撰平淮夷雅二篇  
 雖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謹昧死再拜以獻臣宗元誠恐誠懼頓首頓首  
 一 本作誠恐誠懼謹言  
 懼死罪死罪耶

平淮夷二篇 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憲宗元和九年淮西吳少陽死子元濟僞表請主兵不許遂有反謀時遣  
 不與賊偕存帥相達吉涯又建言宜休師唯度請身自督戰憲宗謂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涕曰臣行  
 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募府奏罷中官統監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氣憤未幾  
 李愬夜入懸瓠城縛吳元濟以獻度遣馬總先入作持節徐進蓋定其制號令一氣憤未幾  
 皇者其武○善首旨又定爾功于渡于淮說文出水出潁川顏城少室山東入穎唐當一而光顏元九  
 水明年大破賊旣巾乃車氏節也周官有巾車之職左環蔡其來其具一獲衆昏歸狡說文少狗也何奴  
 ○澗音殷水名旣巾乃車氏節也周官有巾車之職左環蔡其來其具一獲衆昏歸狡說文少狗也何奴  
 猶也疾之書曰醫○疾古巧切醫魚巾切甚毒于醒病也狂奔叫厥號收收也尼交切不亦作載以  
 忠信之言曰醫○疾古巧切醫魚巾切甚毒于醒病也狂奔叫厥號收收也尼交切不亦作載以

干大刑干一作并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紀自吳少時至元濟凡五十年○兵馬使吳少誠殺其節度使陳仙奇自留後繼宗紀元初九年十月八月克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九月山南十二年耳安祿後繼宗紀元初九年十月八月克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稱知軍事九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督兵討之十二年七月裴度為淮西宣慰使自九年十二月亦自稱知軍事其後汝克後濟首尾止四年也然新史元濟傳曰自誠聲有塞尤聲古工力之本反音禱福也前漢度拜稽首也  
 也錫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祠官祝聲尤聲古工力之本反音禱福也前漢度拜稽首也  
 廟于元龜元龜大龜謂以既禱既類音黑于社是宜禱類宜皆師祭詩是類是禱禮記天子將出金節煌煌周禮凡邦國用節節皆以金為之錫盾雕戈敵目者雕球也說文戈平頭戟○錫音陽盾音楛犀甲熊旂為禮甲也又周禮熊虎為旗今作旗通用熊旂甲旂以厚威命是荷左傳昭七年弗克度拜稽首出次于東天子餞之是歲八月度赴淮西壘學是崇魯說文龜目酒樽刻木作雲雷之象六升○壘舉下切鼎臚俎載○臚音濡嫩奕貌選熊頭之鬣又奴刀五獻百籩禮記一獻實三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滌濁遷按滌乘漚○漚音產乃翼乃前執圖厥猶詩厥猶翼于道于陌陌田間道南北訓于羣帥拳勇來格于川遠揚邇昭陟降連連我旆我旗說文旆云旗也于道于陌陌田間道南北訓于羣帥拳勇來格詩巧言無奕奕為公曰徐之無特頌頌頌頌頌頌于道于陌陌田間道南北訓于羣帥拳勇來格進次于鄆唐許州潁川鄆有鄆城縣與蔡州為鄰又於慶切云彼昏卒狂哀哀鞠頌頌族也○真翰鋒媚斧塘說文塘也詩如網似蟻後漢史運蠶蝦之莽作蠶赤子匍匐蒲北切伏地也又音服

厥父是亢音岡拒也避充國頌威謀怒其萌芽以悖太陽音勃亂也又王旅渾渾胡本切又音胡是佚是  
 怙既獲敵師若飢得餽音申時音音通敵也前漢呂后因饋之甚詳蔡兕伊窘悉起聚左擣其虛靡愆厥慮  
 李祐音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洹曲及四境拒守城者皆羸老之載開載戒音弗謂戒丞相是臨  
 卒可以乘虛直搗其城比脫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音為彰其危既安  
 其武刑系解也諭我德心義軍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  
 有長如林如一作有丈切曾是謹誦莊子奚以夫謹誦交切化為謳吟皇曰來歸汝復相予爵之成國一作天子之奉成國謂公侯之國左傳襄公十四年成國不過牛腓以夏虛虛與墟同說文大丘度入朝策動  
 分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夏今太原晉陽也昨報也度拜稽首天子聖神度拜稽首皇  
 祐下人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豐稼于野我  
 武惟皇永保無疆

皇武十有一篇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右左氏楚國方城以爲城方城山名在唐州元和十一年十二月  
 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峙直里切匪微匪競徵音皇有正命作王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踏彼艱頑周禮  
 入者踏諸市柔惠是馴翹拜即命于皇之訓于帝其訓既醜既攻以後厥刃後一王師巍巍克  
 濟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元濟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夜半至懸瓠城破其門取元

蛟克巖註其巖巖然也○楚辭過萬會之熊罷是式式猶衡勇韜力日思子殛說力切謂誅也蓋言欲  
一本作日寇昏以狂敢蹈翹疆蹈翹士獲厥心大祖高驥驥首也長戟會矛考工記會矛常有四尺蔡其綬  
思奮奮王錫韓侯淑游綬章註云綬所引右翦左屠幸禽其良十二年二月翹擒元濟捉生虞侯士良感  
章詩王錫韓侯淑游綬章註云綬所引右翦左屠幸禽其良十二年二月翹擒元濟捉生虞侯士良感  
之謀主也士良能擒吳秀琳三千之衆據文城柵以歸三月秀琳以官軍不敢近者有背慰勞之其良既有告以  
父母恩柔于肌卒貢爾有維彼攸恃乃偵乃誘翹厚待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李祐不  
敢東觀偵丑盈丑正二切維彼攸宅乃發乃守其特爰獲我功我多陰謀厥圖邦諫○諫達也切以究  
爾詔雨雪洋洋去聲大風來加十月翹軍出攻蔡夜至張柴村于燠其寒于迺其遐汝陰之茫汝陰地名  
懸瓠之峨懸瓠蔡州城取其形似懸瓠曰瓠入蔡州取吳元濟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泗曲道又以兵絕期  
知者○是震是拔大穢厥家穢將狡虜既糜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翹至懸瓠城王申攻牙門  
元濟於城上請與梯而下檻送京師十一月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劉夢得嘉話拾遺  
碑云左盤右弼何如平淮夷雅仰父俯子又汝水云音云水流既清而灑灑灑水貌蔡人行歌我步透  
遲○遠於危危切潘曰詩作優蔡人歌矣蔡風和矣風韓執類蔡初一作類胡賴爾居計切不安貌周禮  
牧人毀事用脍故書毀為顯釋音丘例切揚子剛則縣音五計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切今此謂祝嘏不安字當作鱗音五結切不安也查作祝嘏式慕以康為愿有餘是究是咨皇德既舒  
皇曰咨愬裕乃父功也裕大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庸父族事德宗平朱泚也風內誨于家外刑于邦刑與









充五月世民太宗破建德之衆于武牢即虎牢也唐諱虎字改爲武餘倣此

戰武牢勳河朔河朔謂建德逆之助圍犄角左傳塞其足也說文犄引也○角居綺切怒敵廢生須哺

者戮鹿子數戰以喻世充建德也○鼓古候抗番嶽嶽山翹萌芽翹舉傲霜雪王謀內定申掌握鋪施芟

夷二主縛暉華戎作怛廓封略命之膏音蒙靈夢左傳亦無巨切目不問也又卑以斲音斲斬是楚辭羌兩足以舉

歸有德唯先覺

右戰武牢十八句其二十六句句三字

薛舉據涇以死子仁杲尤勇以暴師平之爲涇水黃第四薛舉隋末起兵隴西自號西秦霸王唐

擊之於淺水原羅軍大潰秦王乃親率驍騎據涇水臨之仁杲遂降十二月歸斬于長安市

涇水黃淡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界頭山東南隴野茫地茫茫大西之負太白騰天狼若星名天

官書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於狼孤蓋太白當秦疆而涇隴有鳥鶯立文擊殺鳥也說羽翼張鈎喙決前

切許欒鉅趨傍○趨音惕也怒飛飢嘯翻不可當切○翽翽老雄死子復良僭稱帝仁杲巢岐飲渭肆翺翔

渭岐山頓地紘列前漢八紘九野之水註八極也提天網滄海賦天列缺掉幟列缺電名選云霹靂去地二

勳千如列也○機尺志切一作機招搖瀛銜北斗居方宿之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

正差四軍行法招搖主胡兵銜刃端也選中舉之曜銜以鬼神來助夢嘉祥隘塗原野魄飛揚其首帥等



蟠彌巴蔽荆荆即江陵負南極以安。曰我舊梁氏。一作曰晉緝綏艱難。江漢之阻。都邑固以兇。兇音聖聖人作。

神武用有臣勇智奮不以衆。投跡死地。謀猷縱。化敵爲家。慮則中。步仲浩浩海裔。不威而同。係縲降王。定。

厥功。孟子係縲其子弟。注係縲猶結縛也。謂孝澶漫萬里。澶漫大水貌。杜詩澶漫山東。二澶州謂散遠也。

恭送統於長安也。○魏方追切降胡江切。澶漫萬里。莊子澶漫爲樂。澶漫靡迤。○澶音憚。澶謨官。

二切宣唐風。蠻夷九譯。咸來從成。王之時。越裳氏過九譯而至。凱還作旌。金奏。像形容。降帝悅。遜孝恭。

荆州大總管詔。震赫萬國。罔不罷。說文肅也。前漢象與。滔天音恭。義同通用。

右苞栢二十八句其十六句其九句四字其三字

李軌保河右師臨之不克變或執以降爲河右平第七軌字處則武威姑臧人義寧元年七月自

德元年高祖與書招撫之册拜爲涼州總管封涼王二年軌奉書稱皇從弟大涼

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高祖怒始議討之五月軌將安與貴軌執以開河西悉平

河右澶漫澶漫見頑爲之魁王師如雷震崑崙以頽崑崙山名在西域○崑音上聳下聰驚不可迴軌將

貴仕長安表請說軌遣之與貴至武威乘間既執令舉河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

西以歸唐不聽驚與傲通說文僂也莊子則辭以放驚助讎抗有德惟人之災乃潰乃奮執縛歸厥命

軌即安與貴萬室蒙其仁一夫則病濡以鴻澤皇之聖威畏德懷功以定順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其十五句其三句四字其三字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強焉師大破之降其國告於廟爲鐵山碎第八突厥古匈奴族強盛高祖

起義兵遣劉文靜聘始畢引以爲援遣兵從平京城自後恃功驕倨唐武德二年卒立頡利可汗

頡利突利承父兄之資尤有惡陵中國之意九年入寇傾橋太宗親與盟于涿上未幾復寇貞觀

陽嶺夜襲定襄破之諷利懼竄山靖乘間襲擊遂大破滅其國諷利出奔張寶相生擒之復定陽

鐵山碎 大漠舒 二虜勁 利二虜諷利突 連穹廡 背北海 專坤隅 歲來侵邊 或傳于都 于都入寇便橋也 〇傅

天子命元帥奮其雄圖 破定襄 降魁渠 所親康 蘇密來降 窮竟窟宅 竟一 斥余吾 斥余吾匈奴地

澤瀾萬祀 功不可踰 官臣拜手 守官之臣 臣僣 實先後之 臣非 惟帝之暮

右鐵山碎二十二句 其十一句 四句 其十二句 三句 其九句

劉武周敗裴寂 咸有晉地 太宗滅之 爲靖本邦第九 唐武德二年 劉武周率兵侵并州 又進寇介

六月 右僕射裴寂請自行進討 七月 又爲其將宋金剛所敗 武周進逼并州 遂據太原 金剛進攻

本邦伊晉 惟時不靖 根柢之搖 〇柢 漢書 緡木根 柢 枝葉攸病 守臣不任 總管與武周戰 敗績 勦于

神聖 平之也 〇勦 羊至切 惟鉞之與 翦焉則定 洪惟我理 本一作注 一 式和以敬 羣頑既夷 庶績咸正 皇

暮載大 惟人之慶

右靖本邦十四句 句四

李靖滅吐谷渾西海上為吐谷渾第十吐谷渾居甘松山之南沿水之西隋時其王慕容伏允寇

王用事貞觀九年詔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與侯君集等擊之伏允誅入瑛瑋等決策深入破之柏海上○渾音魂

吐谷渾盛強背西海以夸歲侵擾我疆退隱險且遐帝謂神武師往征靖皇家烈烈布其旗詩武王戰如

火烈能虎雜龍蛇周禮交龍為游龍虎為旄王旅千萬人銜枚默無譁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管橫銜之

若繞而繞項也漢書章邯夜銜枚擊項梁顏師古註銜東刃陰山徵木石水為界○徵古堯躬為徵註以張

翼縱滇沙一舉刈羶腥尸骸積如麻除惡務本根左傳隱六年善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況敢遺萌

莽洋洋西海水威命窮天涯係虜來王都見區犒樂窮休嘉周禮共其犒牛登高望還師還一作旋竟野如春

華竟一作行竟一作者靡不歸親戚謹要遮楊雄傳淫淫與與前凱旋獻清廟萬國思無邪

右吐谷渾二十六句句五

李靖滅高昌為高昌第十一高昌地在京師西四千八百里唐武德二年魏文泰孳立為王貞觀

書侯君集為交河道大總管率薛萬鈞等擊之十四年文泰死子智盛立王師進逼其部智盛乃

降以其地為西州擲新舊史高昌傳及李靖傳皆不見靖滅高昌事而公暉云靖滅高昌無所考

麴氏雄西北別絕臣外區別異也外區謂西既恃遠且險縱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師熊螭以為徒音螭龍

旂翻海浪龍旂見駟騎馳坤隅香將使者駟音日駟傳也左氏賁育搏嬰兒揚古之勇士賁育皆衛人漢書擲孟

避射狼發怒吐氣聲動天夏青赤廷士其唐兵滅高昌一掃不復餘平沙際天極但見黃雲驅臣靖執  
 如賁育之擄嬰兒郭璞註爾雅空手執曰搏○賁音奔  
 長纓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本傳○智勇伏囚拘○賁音奔  
 得俱獻號天可汗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以獻四月戊戌西北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  
 長皆稱天可汗郭子儀傳以覆我國都切蓋救兵戍不交害作戎各保性與軀  
 天可汗存乎○汗音寒

右高昌二十二句句五

既克東蠻羣臣請圖蠻夷狀如周書王會為東蠻第十二唐東謝遠在潞州西數百里真觀三年其言長謝元深入朝冠鳥熊皮履以金  
 銀絡額身被毛披章皮行膝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因奏言周書王會圖詔從之其地為隴州仍  
 事為王會篇今萬國來朝至此輩章服實可圖寫今請撰為王會圖詔從之其地為隴州仍  
 拜元深為刺史譚實錄云顏師古奏言乃命尙書圖立本圖之

東蠻有謝氏冠帶理海中自言我異世雖聖莫能通王卒如飛翰翰毛也詩如飛如翰鵬騰駭羣龍鵬也  
 飛貌○鵬音轟然自天墜漢書周亞夫東擊吳楚趙涉逃計曰將軍何不從此右走藍田出武關抵雒  
 擊車乃信神武功繫虜君臣入累累來自東曰累累不絕之貌○累倫追切無思不服從唐業如山  
 崇百辟拜稽首咸願圖形容如周王會書汲冢周書第五十九篇名王會其圖天子南方南面立唐叔虞周  
 服次之是皆朝於內者永永傳無窮睚眦萬狀乖睚眦張目貌集韻睚眦小人喜悅貌列子而唯睚而  
 又次之是皆朝於內者永永傳無窮睚眦萬狀乖睚眦張目貌集韻睚眦小人喜悅貌列子而唯睚而  
 切啣嗚九譯重啣嗚言不明也啣音伊字林內悲也重譯獻白雉張衡東京賦重舌之人九譯僉稽育而來

王五譯者謂譯語度九廣輪撫四海周禮大司徒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馬融浩浩知皇風歌詩鏡重之圖乃至于此也鼓聞以壯我元戎。

右東轅二十二句句五

貞符并序按序云臣爲尙書郎時嘗著貞符公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在永貞元年貞符蓋是時作則序蓋在永州作宋景文筆錄云柳子厚貞符

負罪臣宗元一無負惶恐言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諸本流人上有量移二字考之史傳止云坐爲臣言

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

火集于王屋流爲鳥誠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自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汙襲嗤嗤此蓋受命之符也

音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司馬相如封禪文劉向洪範五行傳揚雄劇秦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誑

切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尙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

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年無極之義本末閎闊會貶逐中輟不克備究武陵即叩頭邀臣此大

事不宜以辱故休缺或作缺○缺傾雪切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表覈猶表臣

不勝奮激即具爲書念終泯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作獨一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上有臣字死無所

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

執稱古初朴蒙空洞而無爭揚蒙空洞無知貌厥流以說流謂末流越乃奮敝鬪怒震動專肆為淫威

書彼撰婚處彼古容字一作擊沈晦曰諸本作振動靜專處書無靜字今以唐書為據動字絕句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總總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雨

雷雹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一無乃知挽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毆一作歐於是乃知噉禽

獸咀果穀噉咀謂商量斟酌之一曰含味前漢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大者搏齒利者

齧倪結切瓜剛者決羣衆者軋乙韻切說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塗一作流然後強有力者出而治之

往往為曹於險阻用號令起一無而君臣什伍之法立什伍謂兵法也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聖人焉曰黃帝遊其兵車一無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制度量也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堯年老一無

焉曰堯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匪一作不而後稍可為也一本為下有世非德不樹

故仲尼敍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于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

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妖淫瞽昏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

疇魚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河圖云少典妃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耀郊野附寶意感而生黃帝大

虹樞而又云頤母握登見虹虹意感而生舜瑤光見虹虹貫月感女玄鳥詩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註云

狄配高辛氏生契契云胎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史記帝嚳少巨跡詩生民感帝武敏歆箋云高辛初郊



大史記帝啓元妃姜嫄見白狼夢帝王世紀曰受金符帝白狼銜鈎入殷朝尚書白魚流火之鳥河武王伐紂流  
躍入王舟中武王註謂今文尙書泰誓之辭謂武王伐紂時有此瑞也前漢郊祀志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  
白魚入於王舟武王註謂今文尙書泰誓之辭謂武王伐紂時有此瑞也前漢郊祀志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  
符註引尙書事侯曰有火自天止以爲符斯爲詭譎闕誕○詭古委其可羞也作甚而莫知本于厥貞唐  
子王屋流爲赤鳥五至以穀俱來以爲符斯爲詭譎闕誕○詭古委其可羞也作甚而莫知本于厥貞唐  
而字漢用大度常有火自天止以爲符斯爲詭譎闕誕○詭古委其可羞也作甚而莫知本于厥貞唐  
而其妄臣一本乃下取虺蛇音虺上引天光史記高祖殺酒夜徑澤中有一老嫗哭曰吾子化爲蛇斬之後  
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帝入關五星聚于東井班彪王命論曰初劉嫗高祖而夢與神遇靈電晦冥有  
龍蛇之怪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壓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  
白蛇天授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推陰留侯推類號休○號胡刀用夸諛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也司馬相  
謂之天授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推陰留侯推類號休○號胡刀用夸諛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曰國驕虞之珍琴又曰殷殷汾水上因是改元四年六月又得之脅毆縱史漢王謀反事註經  
喜言時得此獸也元鼎元年得寶鼎汾水上因是改元四年六月又得之脅毆縱史漢王謀反事註經  
史趙獎勳也史一本作勇切史音勇俾東之泰山石閭武太初三年夏四月遷修封泰山石閭也故  
上親作大號謂之封禪張晏曰封禪者天高而可冀近神靈也說文祭天也一日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承  
禪焉作大號謂之封禪張晏曰封禪者天高而可冀近神靈也說文祭天也一日皆尙書所無有莽述承  
效王莽傳前輝光謝豈奏武功長孟通井得其府殿中夜有光耀遂以爲符瑞因刻其華文曰公孫帝卒  
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述爲益州牧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遂以爲符瑞因刻其華文曰公孫帝卒  
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崇赤伏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  
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翠巨奏曰受命之符以玷厥德魏晉而下虜亂鈎裂厥符不貞邦用不靖亦罔  
人應爲大光武因此崇尙符讖建武元年也白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鏡雅庶  
克久駁乎無以議爲也玉篇駁馬色不純前漢白積大亂至于隋氏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鏡雅庶

也前漢源龍淵而還九爨以毒燎也○爨取亂切燧音了爨以虐焰燧也焰火光也○燧其人沸湧

垠兮○垠音銀鑿音虛爨說文齊謂之炊燧放火燧以虐焰音屬又音靛燧以鑿切○燧其人沸湧

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不降霖雨澆滌盪沃蒸為清氣疎為冷風○冷人乃溲然依然

溲水清深也集韻變化貌莊子油然溲然註相瞻以生作瞻一相持以成相賴以寧琢斲屠剔琢一作琢去

也○琢丁角切解骨膏流節離之禍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垢抵持切居綺奔走

轉死之害不起作徒一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用祇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於麾

下之旗大將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剝于虐盡殺人乃並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

躡謳歌躡音獨行不進貌○灑灑和寧音灑帝庸威栗惟人之為敬奠厥賦奠定積藏于下韓詩外傳曰王

侯職於百姓是謂豐國鄉為義廩敎發謹飭歲丁大侵五穀不熟謂之大侵見人以有年簡于厥形不殘而懲

是謂嚴威小屬而支而若也屬說文連也不斷而支大生而孥愷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獲

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貨力不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理高祖太宗高

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凡十帝是為十聖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作愈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

命不于天子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匪祥于天茲惟貞符哉符一本無未有喪仁而

久者也未有特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雉大謂大戊時有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伊陟曰

谷說文稽也又古候切南人呼稽如穀北人呼如穀高宗時祭成湯宋之君以法星壽廣雅曰法星災惑

有飛雉升鼎耳而雉高宗修政行德殷道遂復興與雉鳴也古候切



際民詩詩專以美房元齡杜如晦意有傲於大雅崧高丞民等詩一本此詩在外集

帝視民情帝上匪幽匪明慘或在腹已如色聲亦無動威亦無止力弗動弗止惟民之極帝懷民視書天

我民乃降明德明德謂明乃生明翼書疏明明翼者何迺房迺杜惟房與杜實為民路迺定天子迺開萬

國萬國既分迺釋蠶民迺學與仕迺播與食書汝后稷播迺器與用迺貨與通有作有遷無遷無作土實

蕩蕩農實董董工實蒙蒙賈實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攝儀以引以遵以肆音卑一其風既流品物載

休品物載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穀穀善也書

方穀乃二公之祿二公行矣弗敢斐縱是獲斐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獲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則四

夷是則永懷不貳貳差貳也詩其儀不貳

卷二

古賦

佩韋賦井序○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韋以自急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  
佩韋賦喻急也事見韓非子范丹自以猶急不能從容常佩韋以自戒事見後漢書據集有與呂  
遇奇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真元二十年前後歎○韋雨非切  
學中庸見於文字者甚多賦亦當作於真元二十年後歎○韋雨非切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即壯之壯之一作狀蓋有激也恆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



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降附之下也一本猶上有以私讎也  
 止於菴下之澤太叔犇與徒兵以攻之崔荷之盜少劇拔刃於霸侯兮退翊翊而畏服  
 與魯會于柯而許盟歸魯之使然則投其匕首下璽就其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翊翊即歷齊境君其  
 與魯之桓公乃許盟歸魯之使然則投其匕首下璽就其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翊翊即歷齊境君其  
 讎敗之觀音桂勳丘六切又弓弩二音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最  
 保其身○既明且勉也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帥而蒙辜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萬  
 于夷使孤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羽懷心以蓋志兮首身離而不愆羽既敗  
 易中軍狐射姑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緝讎居殺處于董羽懷心以蓋志兮首身離而不愆羽既敗  
 而王驩射其頭餘相驟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切音屏雲岳岳而專強兮果黜志而乖圖前  
 曰朱雲傳五鹿岳朱雲折其角師古曰長角將雲下雲攀殿上檻拚呼願賜尙方斬馬劍斷後臣張禹上怒  
 矣未死爭之朝廷何始解自是不復仕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語至夜半咸睡頭屏風萬年陳威  
 年死元帝擢言大嬰教成緇也萬石顯堯不復言萬治許諫於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誅左氏宣公九年陳  
 納之公曰吾能改邪矣公告二子朝洹治諫曰公卿宣淫殺洹治○許音翔告也苟縱直而不羈兮乃變權  
 而禍仍○繩音潤歷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坂嘆曰吾奉先人遺體奈何乘此險遠大路而曲  
 轍兮又求達而不能廣守柔以允塞兮抵暴梁而壞節梁冀立爲嗣先是蓋齊侯志毅杜荷皆以清河王  
 怒竟立燕香侯是爲桓帝遂枉害李固杜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皆長懼曰惟大將軍侯志毅杜荷皆以清河王









翼也左傳劉備鄧林大椿不足以充於燎兮列子夸父逐日道死其杖化為鄧林鄧林廣數千里焉莊

字倒扶桑落棠膠轕而相叉或作膠轕山海經大荒之中場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

雲光殿賦膠轕無垠廣大鏡也東賦云鏡轂膠轕膏搖唇而增熾兮焰掉舌而彌葩

巴切沃無瓶兮撲無篲二切帶也金流玉鏤兮代出流金鏤石宋玉招魂十日曾不自比於塵沙獨淒

已而煥物愈騰沸而骹齟骹脚也夫灼爛灰滅之為禍往搜乎太玄之奧太玄

也秘與訟衆正訴羣邪曰去爾中蹀與外撓姑務清為室而靜為家苟能是則始也汝邇今也汝遐涼汝者

進烈汝者除譬之猶豁天淵而覆原燎書若火之燎于原不可蹙避而夫何長喙之紛擊長喙赤舌也擊

如切今汝不知清己之慮而惡人之譁不知靜之為勝而動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僂盛氣而長嗟

儀向也儀一作素奔一不亦遑乎於是釋然自得以冷風濯熱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以清源滌瑕

履仁之實去盜之夸老子是謂盜之夸非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瑤華鋪沖虛以為席駕恬泊以為車

瀏乎以遊於萬物者音水清深留二始彼狙雌倏施而以祟為利者夫何為耶作雌

懲咎賦唐書本傳載此賦曰宗元不得召內閣俾念往替作賦自嚴蓋為永州司馬時作元和

離騷數十篇懲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荷余齒之有懲兮宗元竄斥崎嶇靈療開埋厄感鬱一寓於文為

懲咎懲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處卑污以閱世兮固前志之為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今昔之異謀

蹈前烈而不顧後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讀而悲之

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駿步而遐遊。潔誠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靡兮，騷云日康娛以自靡，邀堯舜與之爲師，師字一無。上睢野而混茫兮，曲時註見魏歌鼓吹，唯時荒忽不可考信也。下駁詭而懷私，駁一作駁，旁羅列以交貫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萬類芸芸兮。一作根紜，老子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註芸芸華葉茂盛也。率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綸一作綸，能抑枉兮。白黑濁清，一本作濁。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許謨以植內兮。許大也，謨謀也，詩許。賦定命，許音吁。欣余志之有獲，再徵信乎策書兮。謂炯然而不惑，炯一作明，信微。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斷丁哀吾黨之不淑兮，吾黨謂匹。遭任遇之卒迫，音猝。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之否隔，選啓泰與之否隔兮，此謂欲圖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集韻嚇以口距人。莊子仰而視之曰嚇，音嚇。註怒而拒。進與退吾無歸兮，甘脂澗乎鼎鑊。說文鑊，也。幸皇鑑之明宥兮，壘郡印而南適。漢書印何景，景若若耶，重積也。永惟罪大而寵厚兮，宜夫重仍乎禍譴。是年十一月再既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莊子無人惶惶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麕麕之不息。麕，鹿也。臨，說文云：鹿也。以夏至解角，麕或凌洞庭之洋洋兮，汨湘流之沄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擗作礙。從木，麕一作麕。字。○麕，俱倫切。麕，音加。或曰：麕，釋名曰：麕，時也。詩：黝雲涌而上屯。麕，青黑色也。而迴迴，楚人名。日霾墮以味幽兮，爾雅云：風而雨土爲霾。釋名曰：霾，時也。詩：黝雲涌而上屯。麕，青黑色也。之如雲屯。黝，字一本。暮屑窳以淫雨兮，○屑，先結切。集韻：勃屑行貌。聽嗷嗷之哀猿，嗷，衆口衆鳥萃而啾。

號兮鳥一作鳥。溯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鬚奔以紆委兮。小山上說曰：鬚，委，文淪，小風水。

湧之崩湍，辟尺進而尋退兮。盪澗汨乎淪漣，水平伏曰淪漣，水動也。詩：淪漣淪漣，風行水成文淪。小風水，又越筆切。際窮冬而止居兮。羈纍禁以縈纏，羈，前漢：敬甲楚之湘，聚註：不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

悲詩，罪適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爲，元和九年，公之母盧氏卒於永州，適一本作亟。說文：从人，从口，从訖，力去吏二切。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質質而自持，記：控弓，質，質然來。註：目將沉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

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割絕兮。劉：忽退伏匿，又不果爲孤囚，以終世兮。長拘

繫而轆軻，楚辭：轆軻，留滯。曩余志之脩塞兮。楚辭：汝何博塞而好修兮。紛獨有此綺節，又云：吾令

也。夫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

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說文：橈，曲也。木，周禮：唯橈直。且無橈也。○橈，乃孝切。行九折之峨峨，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幸余死

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既多，苟余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頽，楚詞：循繩墨而不頽。○頽，一作列。死蠻夷固吾所兮。雖

顯寵其焉加也。○焉，於虔切。何後以意求。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

閔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昭云：紛，逢尤以難勝。吳無咎云：柳宗元雅善蕭儉，在江嶺間，貽書言情

類猶有少暇，未能盡志。此蓋以叔元輩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然悔厲極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以叔元輩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然悔厲極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以叔元輩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然悔厲極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以叔元輩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然悔厲極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以叔元輩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然悔厲極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以叔元輩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然悔厲極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以叔元輩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然悔厲極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矣。其曰閔吾生之險阨兮。紛喪志以逢尤。蓋以叔元輩爲罪人，頑人謂已恥辱，然悔厲極氣沉鬱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

流臨云攪茹蕙以掩涕兮膏液竭而枯居兮魄離散而遠遊言不信而莫余白兮雖遑遑欲焉求合隊

而隱志兮幽默以待盡為與世而斥謬兮固離披以顛隕騏驥之棄辱兮鴛鴦以為駟鴛鴦一作鴛玄虬

騖泥兮虬龍無角者莊子曰騖泥則沒足滅跡畏避讎詈讎讎也詈亦讎屬與蛙同音烏瓜行不容

之皦皦兮皦皦音皎質魁壘而無所隱一作能魁壘能並如字泉賦泉賦有昔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

音鱗介槁以橫陸兮鷓鴣羣而厲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慙肆余目於湘流兮望九疑之根根

惑故云文穎云九疑山半在若梧半在零陵相傳以為舜所葬○垠音銀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

雲飛古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史記舜南巡狩崩於蒼梧子之情微兮抗危辭以赴淵屈原上

官大夫令尹子蘭所讖賦離騷九辨九章投汨羅而死○慎規絲切古固有此極憤兮矧吾生之藐艱○藐音邁列往則以考己兮指斗極

以自陳登高岳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轡前漢振殷轡而軍裝○矧音珍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揚氛

○蕪鳥空廬頽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翳音隱又離珍切盛山水浩以蔽虧兮路蒼勃以揚氛

孔切蕪音蕪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訓之謨言四十而不惑孟軻四十乃始持心兮猶希勇乎勳賈四十不

知切蕪音蕪孫心點北宮黜孟賈也見公顧余質愚而齒減兮元和七年公年始宜觸禍以貼身貼危也楚辭兮

孫丑上○黜伊糾切賈音奔余切其猶未知徒善而革非兮又何懼乎今之人噫禹績之勤備兮會莫理夫茲川上文皆言湘中事

萬貫不經見此公所謂殷周之廓大兮南不盡夫衡山衡山南嶽也見周禮職方氏王余囚楚越之交極

兮。邈離絕乎中原。壤汙潦以墳如兮。○濟管帶耶到二切。左氏濱汙行潦之水。蒸沸熱而恆昏。戲鳧鷯乎

中庭兮。葦葭生於堂筵。雄虺蓄形於木杪兮。短狐伺景於深淵。景即影字。楚詞雄虺九首註。虺別名也。毛

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令濁然後入。又博物志。江南山有射工蟲。長一二寸。口中有弩形。射人影。不治則殺人。短狐伺景。指此狐字。一作狐。○虺許儻切。仰矜危而俯慄兮。明月夜之

拳擊。病體拘曲。易有字。○擊固緣切。慮吾生之莫保兮。作年一忝代德之元醇。執眇軀之敢愛兮。竊有繼乎古先。明神之

不欺余兮。一本神字在明。庶激烈而有聞。冀後害之無辱兮。匪徒蓋乎羸愆。徒作穢

夢歸賦。公在永州懷思鄉園而作也。莫無咎曰。宗元既貶。其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久幽不選。故

示終不忘其舊。當世構之。然衆畏其才高。竟廢不起。

羅積斥以窘束兮。余惟夢之為歸。精氣注以凝沍兮。沍而不能變。○沍音互。沍音互。循舊鄉而顧懷。夕余寐於荒

陬兮。心慄慄而莫遠。○儻苦質舒解以自恣兮。息惛翳而愈微。○惛伊淫。歛騰踴而上浮兮。歛起也。說

起語。韻無從三火者。杜子美。虎牙行。秋風歛吸吹南園。文選。江淹詩。歛吸鷓鴣悲。諸家多用从二火字。俄

澼澼之無依。○濕潤上力廣切。圓方混而不形兮。顯醇白之霏霏。顯白貌。楚詞。天白顯顯。又云。上茫茫而

無星辰兮。一作下不見夫水陸。○川若有鉢余以往路兮。音怛。說文。諒也。漢書。林於邪。說文。林。體。字耳。

取儼儼以回復。○漢食貨志。引詩。黍稷儼儼。○儼魚紀切。浮雲縱以直度兮。云濟余乎西北。風纒纒以經耳兮。纒。連

索胡繩之屬。纒。繩也。○纒音選。又音離。○類行舟迅而不息。洞然於以瀾漫兮。瀾。大水貌。以字一本重。○

鏡羅列而傾側爾雅鏡練虹也或與電同又鏡虹也或與電同又鏡虹也橫衝疆以盪擊兮音楚卑途切忽中斷而迷惑靈幽漠以澗汨

兮靈字一本作零雨二字澗汨進惛悵而不得悲詞惛悵而自白日遼其中出兮一本無出字無又陰靈披

離以泮釋風雨土也施岳瀆以定位兮互參差之白黑忽崩蕪上下兮又作紹崩蕪翔以上下兮又作崩

獨徨兮上下以聊按行而自抑行一指故都以委墜兮瞰鄉閭之脩直音闕原田蕪穢兮嶒嶒榛棘喬木摧解

兮垣廬不飾公與許孟容書云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自譏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又云城西

在元和四年作賦山峒峒以巖立兮山高貌水汨汨以漂激又越筆切魂恍惘若有亡兮音罔恍惘也

亦當後先于此山峒峒以巖立兮山高貌水汨汨以漂激又越筆切魂恍惘若有亡兮音罔恍惘也

涕汪洋以隕軾混音耶類曠黃之駭漢兮楚詞思美人章指嚮家之西隈兮與鍾黃以為期註欲周流

而無所極紛若喜而怡儼兮音擬不前也又音態礙心回互以壅塞目汁疑也諸韻皆無呼字作回手恐

眩眩音懸目無常主也音械音械精足械音械精誠之不可再兮余無蹈夫歸路偉仲尼之聖德兮德一本謂九夷之

可居論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惟道大而無所入兮猶流游乎曠野野一本老聃遁而適戎兮指

淳茫以縱步史記老聃見周襄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適者書五千餘言而去又

蒙莊之恢怪兮寓大鵬之遠去而為鳥其名為鷦鷯鳥也海運則徒於南溟化遠適之若茲兮胡為故

國之為慕首丘之仁類兮斯君子之所譽禮記狐死正鳥獸之鳴號兮有動心而曲顧禮記鳥獸喪其羣

必





下爲音晏元獻嘗親書此賦云病淺不類柳文去之或曰公少作也借以論治國之理焉音首燕兩也心上兩下

景公夢疾膏肓。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間。遂俯伏於堂下。俯伏一作伏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窮一作究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捨。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孕之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處。堯尸連也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營音字。腠音字。營字一作腠。肌外強中乾。僖十五年左氏傳張精氣內傷。神沮脈殫。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爲識。楚禁切果不得其所。鑿厲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六月。晉侯欲夢。使甸人獻麥。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墮寒。短不足悲。俯不足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罔陷而卒。○鑿七安切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墮寒。短不足悲。俯不足歎。晒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爲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子無讓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捧大腹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天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怨。忘廢寢食。擗擗感歎。詩靡辟有撰。擗擗小匹。妙二切。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甘泉賦指東西之漫漫註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鮎背鶴髮成童兒。鮎音海魚也。鮎音背。童音有齡文。○鶴音台。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爲周。漢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而字。豈膏肓之所羈絆。羈絆馬絡繫也。前漢其仁義。○羈居宜切。絆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刑弊。則也。齊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

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紊也。患出於邪佞，身之體也。音龜疾生於火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余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音魯天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榮惑退舍，見上真符序註一揮而義和匪吳。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日暮，援戈，秦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雠鼎而自息。並見上真符註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巨切。踟斂茫然，投棄針石，匍匐而前。音伏又蒲墨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字一作浩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天壽為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

卷三

論

封建論 唐宗室傳贊曰：唐興，疏屬不然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顏師古獨議建侯當少其力與州縣，封事欲與三代比隆。名儒劉秩曰：武氏之禍，謂郡縣之論，久矣。陸機曰：及唐太宗時，魏徵深探其本，諫古驗今，而反復焉。蘇內翰志林曰：晉之論出，而治之難亦足。以人復起，不能易也。范太史書鑑，亦以公之後，論然。杜佑宗元之論，子厚瓜分河地，以授之，藩鎮初非有取人乘之。氏曰：韓退之文章，後安史亂定，君臣幸安，瓜分河地，以授之，藩鎮初非有取人乘之。

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不朝獻于庭其與春秋所謂諸侯強而王室弱之患等至元和間爲朝廷  
擾無慮日公目擊其禍之至此也推原封建出於勢之不得已而猶信乎唐之不罷悉置守宰而  
使強藩悍將爲中國擾也唐史臣詳取公  
之論以爲世鑑誠知言哉作之年月未詳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  
封建而明之也。重校無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  
之來。一有其生人之初乎。一無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說文  
也。鹿豕狉狉。篇韻無狉狉字疑當爲狉。狉有力也。一曰狉。子曰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  
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  
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  
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  
又大者。一作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方伯連帥之類。禮記王制千里之  
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州。州有伯。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本作德又有大者方伯連帥之  
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一者下有焉字方伯連帥之  
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  
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  
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一無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瓜分者言

設五等子男凡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也選一作選整教布濩四周于天下輸運而輻集○輻方合為朝覲會同

離為守臣扞城詩苑置公侯于城○守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禮記魏侯下堂而見諸侯

也由夷王之失德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迄於

壤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矣一無矣字國語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下事上少

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懿公即戲伯御即括孝公卒立之武公歸而卒

者有之宣三年左氏傳楚子聞鼎兵于周疆定王使射王中肩者有之左氏傳桓五年王以諸侯伐凡伯

誅襄弘者有之春秋隱七年或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襄弘三年左氏傳劉氏范氏世為婚天下乖盪音無君

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說文云掉搖

不掉○掉遂判為十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謂魯齊合為七國楚燕齊韓魏趙秦威分于陪臣之邦謂田氏

趙魏趙魏國殄於後封之秦秦伯益之後其末孫非子周恭王時為附庸及則周之敗端其在此矣秦有天

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

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其字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劓梃譎戍之徒圍

視而合從國視而起見又形論也前漢合從連衡注齊楚韓魏趙為從秦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

人而無叛吏叛人謂陳勝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

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割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七年，韓王病流矢，高祖十二年，擊黥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謂賈誼主父優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叛國謂吳楚七國反也秦制之得，亦以明矣。一作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與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叛將謂藩鎮擁重兵者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予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理一作治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戎謂或專，或驕也。音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居，私土子人者，百有一。有下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漢書田叔傳：文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時孟舒坐廢，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矣，嘗一入，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孟舒知士卒罷弊，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以故死者數百人，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得魏尚於馮唐。馮唐傳：唐謂文帝曰：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虜差六級，陛下下之，以爲雲中太守。

黃霸之明審。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親汲黯之簡靖東海太守臥閣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

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

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一作縱其威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

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一本譴拜受而退已違矣。一本違矣上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

之謀。一本合下有約字。締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說文眦目匡也。眦疾智切。勃然而起。而一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

其半。民猶瘁矣。易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

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

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

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

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

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

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得字無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

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

食祿邑。無字。以盡其封畧。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無字。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四維論。管子牧民篇曰。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何謂四維。禮義中出。未有禮義而無廉恥。有廉恥而無禮義。故禮義不見。其所以爲四也。作之年月未詳。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無字。世人之命廉者。無字。曰不苟得也。無字。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無字。世人之命恥者。無字。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從枉矣。諸本作苟得。而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論。孟子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僞。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公以爲未盡作。

論此

柳子曰。仁義忠信。先儒名以爲天爵。未之盡也。夫天之貴斯人也。則付剛健純粹於其躬。俾爲至靈。音卑。大者聖神。其次賢能。所謂貴也。剛健之氣鍾於人也。爲志得之者。運行而可久。悠久而不息。拳拳於得善。孜孜於嗜學。則志者其一端耳。純粹之氣注於人也。爲明得之者。爽達而先覺。鑒照而無隱。眈眈於獨見。說文眈目也。○眈音醇。篇韻無此字。禮記眈眈其仁。註曰。眈眈。視字。從月。集韻從日。眈眈。懇誠。朱閏切。淵淵於默識。則明者又其一端耳。明離爲天之用。恆久爲天之道。舉斯二者。人倫之要盡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與志而已矣。道德之於人。猶陰陽之於天也。仁義忠信。猶春秋冬夏也。舉明離之用。運恆久之道。所以成四時而行陰陽也。宜無隱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備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學不倦而迷其道。撓其志者。撓釋文云。撓也。○撓。女巧切。明之不至耳。有照物無遺而蕩其性。脫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鑑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質。充之而彌六合。播之而奮百代。聖賢之事也。然則聖賢之異。愚也。職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奪。則庸夫矣。授之於庸夫。則仲尼矣。若乃明之遠邇。志之恆久。庸非天爵之有級哉。故聖人曰。敏以求之。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明之謂也。爲之不厭。論語又曰。堯爲之不厭。誨之不倦。志之謂也。道德與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恆。受於天者也。嗚呼。後之學者。盡力於所及焉。或曰。子所謂天付之者。若開府庫焉。量而與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氣者也。莊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論左氏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洧招虞人以弓不獲曰昔先君之田也箝以招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無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一無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爾一本作命是以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昭十一年左氏傳會朝之言必開于表著之位杜預註云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行戶剛切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原本作說文王者印也所參伍殷輔陪臺之役周禮設其參伍陳其殷置其輔註參謂卿三壘者亦謂臣也是道之所由也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桎梏斬殺之慘桎梏者周禮上罪桎而經桎手械二切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於庶民一作咸守其經分去聲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內則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爲抗在下不爲損矢人者不爲不仁函人者不爲仁率其職司其扁交相致以全其工也一本工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於天下矣一本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一本失官下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衆。勸農勉人。仲夏班馬政。聚百藥。此一句在禮記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此一句季夏非孟秋仲秋勸人種麥。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此二句季夏非是季秋趨人收斂。趨疾也。趨遠也。○趨遠。遇務蓄菜。此二句仲秋非季秋。伐薪爲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文云。○勞頤。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御。出五穀種。計耨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自合諸侯以下至季秋非季冬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爲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實察也。審也。囹圄獄也。○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途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慾。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並去。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闕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舍孟春則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蕩上心。舍季春則可以爲之者乎。夫如是。內不可以納於君心。外不可以施於人事。勿書之可也。又曰。反時令則有飄風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陰氛霧寒暖之氣。大疫風欬。飢噎瘡寒疥癩之疾。欬。逆氣也。說文云。飢病寒。鼻塞也。○飢音求。噎丁計切。螟蝗五穀瓜瓠果實不成。蓬蒿藜莠並興之異。女災胎天傷水火之訛。寇戎來入相掠。○掠音諒。後同。兵革並起。道

路不通。邊境不寧。土地分裂。四鄙入堡。說文堡。堤也。障也。禮記作保。註都邑之城。曰保。○樂音保。流亡遷徙之變。若是者。特警史之語。國語。香非。警史。諱知天。非出於聖人者也。然則夏后周公之典逸矣。夏小正。周時訓。二書名。又警史之記曰云云。

時令論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爲君人者法也。蓋非爲聰明睿智者爲之。一有字。將慮後代有昏昧傲誕而肆於人上。忽先王之典。舉而廢之。近而取之。若陳隋之季是也。故取仁義禮智信之事。附於時令。俾時至而有以發之也。不爲之時。一無字。將因循放蕩。而皆無其意焉爾。於是又爲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蕩相摩。妖災之說。以震動於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亂之術也。今子發而揚之。使前人之奧祕。布露顯明。則後之人而又何憚耶。曰。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於後。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謂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行字下。一防昏亂之術。爲之勤勤。然書於方冊。與亡治亂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聞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時而爲善。一又有使之時而爲善六字。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語怪而威之。所以熾其昏邪淫惑而爲禱禳厭勝鬼怪之事。獸一涉以大亂於人也。且吾子以爲畏冊書之多。孰與畏人之言。使諤諤者言仁義利害。焯乎列於其前。而猶不悟。焯。說文曰明也。太玄經。焯。焯音灼。奚暇顧月令哉。是故聖人爲大經以存其直道。將以遺後世之君臣。一本世出後。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袤。奇。袤。不正也。出。周禮。○其有歸然而不顧者。既文云。歸。語聲也。左氏口。魚中。雖聖人復生。無如之何。又何冊書之有。若陳隋之季。暴戾淫放。則無不爲矣。求之二史。豈復有行月

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勁悍者，爭而與之言先王之道，猶十百而一遂焉。然則月令之無益於陳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捨是而曰聖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說罪我者，雖窮萬世，吾無憾焉爾。

斷刑論上 文廟

斷刑論下

余既爲斷刑論，或者以釋刑復於余，其辭云云。余不得已而爲之一言焉。夫聖人之爲賞罰者，非他，所以懲勸者也。賞務速而後有勸，罰務速而後有懲。必曰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二句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蔡大夫聲子之言而謂之至理者，僞也。使秋冬爲善者，冬字無必俟春夏而後賞，則爲善者必怠。春夏爲不善者，夏字無必俟秋冬而後罰，則爲不善者必懈。說文云懈，怠也。○懈，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居隘切，已下並同。爲善者怠，爲不善者懈，是毆天下之人而入於罪也。○毆音居隘切，已下並同。則人勇而有勸焉，爲不善者不越月踰時而得其賞。則人懼而有懲焉，爲善者日以有勸，爲不善者日以有懲。是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也。毆天下之人而從善遠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或者務言天而不言人，是惑於道者也。胡不謀之人心以熟吾道。熟，或作執，取孟子仁亦在夫執之而已之意。吾道之盡而人化矣。一本作乎。是知蒼蒼者焉能與吾事。○與，去聲。一無知字。而暇知之哉。果以爲天時之可得順，大和之可得致，則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謂天也。非所謂大和也。是亦必無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順其時

以語是物哉。吾固知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窮其辭，欲死不可得。一無貫三本。三本項手足皆有續，司馬遷曰：絕其大將也。衣繭關三木，加連鎖，而致之獄吏。大暑者數月，作更，痒不得搔，兩切，痺不可字。得搔。或文云：痺足氣不得搔。或文云：痺足氣不得搔。或文云：痺足氣不得搔。怨號之聲。或文云：怨號之聲。或文云：怨號之聲。也。又若是焉何哉。或者乃以爲雪霜者，天之經也。一無雷字。雷霆者，天之權也。非常之罪，不時可以殺人之權也。當刑者必順時而殺人之經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氣耳。非有心於物者也。聖人有心於物者，春夏之有雷霆也，或發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豈爲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舉草木而殘之，草木豈有非常之罪也哉。彼豈有懲於物也哉。彼無所懲，則效之者惑也。果以爲仁，必知經智必知權。一本仁下又有一仁字。若以爲智四字。是又未盡於經權之道也。何也。經也者，常也。權也者，達經者也。皆仁智之事也。離之滋惑矣。經非權則泥。乃計切。不通也。權非經則悖。是二者強名也。曰當，斯盡之矣。當，下同。當也者，大中之道也。離而爲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經而不知權，不知經者也。知權而不知經，不知權者也。偏知而謂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謂之仁，不仁者也。知經者不以異物害吾道，知權者不以常人拂吾慮。合之於一，而不疑者，信於道而已者也。一無于字。且古之所以言天者，蓋以愚蚩蚩者耳。說文云：蚩，非爲聰明睿智者設也。或者之未達，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論德宗貞元十五年三月甲寅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反遣兵襲唐州掠百姓千餘人而去九月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令諸道進兵討之時公爲集賢院正字作也

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莊二十九年左氏之文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曰賊賢害人則伐之負固不

服則侵之貞桓也固然則所謂伐之者聲其惡於天下也聲其惡於天下必有以厭於天下之心入聲夫

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賸人之財賸猶也一作沒一作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其外必

棄於諸侯從而後加伐焉動必克矣然猶校德而後舉量力而後會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

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是三者大備則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辭其害物也小則詰誓徵令不過

其隣雖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橫四海者不以動天下之師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

公之公之而鍾鼓作焉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外外不犯於諸侯其過

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非爲人之舉也故私之私之

故鍾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周道既壞兵車之軌交於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無道而正無

道者有之以無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亂一變而至於戰國而生人耗

矣是以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

說而後可焉一本可下嗚呼後之用師者有能觀乎侵伐之端則善矣

六道論左氏隱三年傳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碚諫曰愛子敬以義方弗納於邪驕者淫佚所自邪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近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

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達禍也。弗聽。

春秋左氏言衛州吁之事，因載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余謂少陵長，小加大，淫破義，是三者固誠為亂矣。然所謂賤妨貴，遠間親，新間舊，雖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為理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此其不可因也。夫所謂遠間親，新間舊，蓋言任用之道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為理本亦大矣。又可捨之以從斯言乎？必從斯言而亂天下，謂之師古，訓可乎？此又不可者也。嗚呼！是三者擇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亂之大本也。為書者執斯言，著一定之論，以遺後代，上智之人固不惑於是矣。一無字。自中而人而降，守是為大據，而以致敗亂者，敗一作賊固不乏焉。晉厲死而悼公入，乃理晉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胥童夷陽五長魚矯殺卻縠，執入，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德惠晉，以復霸。宋襄嗣而子魚退，乃亂。子魚辭茲父即位，是為襄公。以子魚為左師，後襄公欲求諸侯，子魚諫不聽。襄公於是為楚所執，既而釋之，貴不足尚也。秦用張祿而黜穰侯，乃安。秦武王立，宣太后自執事，任其弟魏冉政，封為穰侯，咸振秦國。范雎得罪於魏，更姓報，皆謂秦之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王聞之大懼，曰：善，無是廢太。魏相成瑨而疎吳起，乃危也。魏成后收穰侯之印，穰侯拜范雎以為相，與謀國事，封為應侯。事見史。魏相成瑨而疎吳起，乃危也。魏成立，弟穰侯相起，不自是去也。楚遠時吳起事，見史。胡光切親不足與也。符氏進王猛而殺樊世。



乃與言史符登招王猛一見如傳聖繼立遂以猛爲中書侍郎日見親幸侍進姑臧胡亥任趙高而族李斯乃滅胡亥秦二世也李斯自始皇時已用於秦然胡亥嘗有私於趙高及即舊不足恃也願所信何如耳然則斯言殆可以廢矣噫古之言理者罕能盡其說建一言立一辭則駭飢而不安音孽下音兀謂之是也謂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於後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將定其是非則拘儒瞽生相與羣而咻之味說文云痛念聲孟以爲狂爲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中人可以及化者天下爲不少矣然可罕有知聖人之道則固爲書者之罪也

## 卷四

### 議辯

晉文公問守原唐白德宗懲艾訛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議論晉文之失其意實綱常時宦者之先見至是驗矣和十五年而陳弘志之亂公之先見至是驗矣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穀鞮以界趙衰左氏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命去之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穀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晉侯圍原原又不故使處原○教音學鞮音低史記或作厭鞮或作穀鞮註云教鞮披也襄初危切晉大夫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命一不宜謀及媿近也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

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

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楚師圍宋。宋如晉告急。乃蒐于被廬。使卻殺

使軫將中軍。晉侯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

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周莊王十一年。齊桓公立。鮑叔牙曰。君欲伯王。非管

公卒用三子。而三子專權。自是因內寵。殺驪夷。擢廢立。齊以不亂。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

侯也。視一本作示。觀去聲。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

册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史記。景監。秦孝公之寵臣也。衛鞅。公孫氏衛之

景監以見孝公。凡一再以帝王為說。孝公不納。終獻強國。諸庶孽公子始事魏相公叔。後去魏之秦。因

之說。孝公始善之。謂景監曰。汝客可與語矣。鞅遂用於秦。弘石得以殺望之。前漢。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

蕭望之等。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宜者非古制也。宜誤之者。晉文公也。作設。嗚呼。得賢臣以守

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一作問非問舉。非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

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左氏。宣公二年。傳云。趙穿攻靈公於

盾。弑其君。以於朝。昭公二十九年。傳。許悼公。疾五月。欽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盾。宣子名也。○盾。徒木切。晉君一作晉文公。

駭復讎議事之本始。詳新史張秀傳。所載子復父讎者。凡七人。韓文公亦有此議。見于集韓謂子

著為定制。公則以服孝死。義之人。不可以王法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韓謂子

意深屏夫。陳子昂議法之為非其人哉。史載公此議甚詳。豈有以夫。○駭。音剝。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元慶一父爽。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師韞時爲下邳卒能手刃父  
讎。束身歸罪。師韞爲御史舍亭。元慶姓名於韞家。儲力久之。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者以  
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識者以子昂爲是。且請緝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  
禮之大本。登字。本下有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  
爲理者殺無赦。作理。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本作不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  
其可誅。茲謂僭。左僭。善爲國者。資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  
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讎其誠僭。識議  
○職。魚列。魚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  
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漢王尊傳。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籟號不開。蘇呼也。書  
○颶。天。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孫曰。禮。訊。父之。釋。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  
首。擗。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孫曰。禮。訊。父之。釋。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  
音。擗。下。同。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孫曰。禮。訊。父之。釋。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仇。如。之。  
物也。處心積慮。處心積慮。見春秋穀梁傳。鄭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  
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  
死於法也。是字。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音。讎。是。悖。驚。而。凌。上。也。驚。音。傲。執而誅之所  
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

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以甚哉。一作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周禮。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刃。定四年公羊傳之文。註云。一往一來曰推。不除害謂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桐葉封弟辯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者。史佚因請擇日立成。成之。明矣。若曰周公入賀。史佚之見。又見劉向說苑。

古之傳者。○傳去聲。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中。去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下。下同。雖十易之不爲病。十一。作千。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

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達謂逢迎也。孟子曰：「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老子其政察察而其民缺缺。缺，缺也。小智貌與。缺，缺也。○缺，傾雪切。缺，缺也。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逸音。

辨列子情然。嘗考之。鄭穆公立於周襄王二十五年，則其生當在周莊王之際。孔子生於尼寫且多所紀述。夫子及諸門弟子事則列子當生魯穆公時而非鄭穆公時。決矣。一字之誤，乃爾哉。魯穆公之後云。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鄭穆公名突。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鄆析不知向何以言之。一本無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虛其切古。文僖字。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此皆據史。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湛字處度，東晉人。註列子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一本多下。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放，方。其稱夏棘狙公紀涓子季咸等。○涓，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歟。

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爲作。好文者一本有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術一本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文字周安文時人史記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間似依託者也。按文子稱墨子墨子稱吳起皆駕接唐藝文志有徐靈府註有李暹訓註其學蓋受於老子。或者謂此書特文子錄老子遺言爲十二篇且劉向所錄止九卷今觀公之文與藝文志及徐李所註卷數皆合。豈徐李有以析之歟。

文字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有若可取者。去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一去皆見剽竊。一本曉然而出其類。曉山高貌字或從曉其意緒文辭。又牙相抵而不合。說文云。又手指相錯牙齒也。象上下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爲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爲之也勞。一無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爲發其意藏於家。

論語辯二篇

上篇公疑論語非成於孔子諸弟子手。然聖門師弟子遺統之傳。咸出此。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靈王二十年。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孔子卒時七十二。曾子年二十六。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

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孔子既歿，諸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會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二人，曾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下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論語註云：困極窮盡，言極盡四海皆服其化。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字一本無余小

子履，名履，湯夏尚黑時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牲。敢用玄牡，夏尚黑時未改夏色，故猶用黑牲。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

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爾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

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西，方風也。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覆，敷也。敷，上之堯舜之不遭

上之一作上言一，而禪不及己。音禪，下之無湯之勢。下之一作下字，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本舜下無之字。

其勞死怨呼。一作曰呼。而已之德，澗然無所依而施。澗然一本作焉。○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

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辨鬼谷子史記蘇秦傳註云：鬼谷子，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蘇秦張儀師之，受

稗因之術十三章，本經持樞中經三卷，又有梁陶弘景註今公又謂有元覽者爲之，指要唐史遂以蘇秦爲鬼谷子誤矣。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一作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

鬼谷子後出，而險鷙峭薄。○發音展，戾也。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

尤者，晚乃益出七術。○鬼谷子書下篇有陰符士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尤者，晚乃益出七術。蛇分厥法，伏熊散勢，法怒鳥轉，圓法猛獸，損兌法靈書，七章是也。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隘。○狹同。使人狙狂失守。○狙，子余切。猿屬。而易於陷墜。○吳氏說書志曰：公論鬼谷子皆教人詭給激訐，揣測檢滑之術，悉備於章。學之者唯從秦而已。欲知是書者，二子之言略盡之。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治異端者當塞其源，去惡木者當拔其本。儀秦縱橫，孰從而師事之？故鬼谷之言不可使一日得行於天下也。元冀作爲指要，妄以七術表而出之，則誤天下必甚矣。

辯晏子春秋。○晏子齊嬰也。其書十二篇，唐藝文志皆載。晏子不當列之儒家，中今觀其書信然。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墨子有尙同三篇，又孟子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神，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聚及古治子等，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事，狄公勇而無禮，晏子言孔虎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杖兵而聚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有一龜，尤怪誕，又往往殺之，可以食桃。二子曰：勇不若子功，不遑子皆反其桃而死。古治子曰：吾獨生不仁，亦死。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

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

皆一本無。



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墨書者，墨之道也。

辯亢倉子唐藝文志註云：天寶元年，詔號亢倉子爲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盧士玉、元謂莊元補亡者，耶宜公有所不取也。史記註：亢倉子，王邵本作亢桑子，唐新語曰：道家有庚桑名，列子作亢倉子，莊子作庚桑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唐新語曰：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補之。

太史公爲莊周列傳，稱其爲書畏累兀桑子，皆空言無事實。史記莊周傳作空語無事實，索隱曰：按莊子在梁州，○長於鬼切，又烏罪切，累音壘，又力罪切。云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尙不能有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爲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爲術者，乃始爲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辯鶡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下註云：楚人居深山，不顯名氏，以鶡羽爲冠，因自號焉。唐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學問篇稱：殿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三讀其詞而悲之。卽此書也。惟世兵篇頗與鶡賦相亂，餘十八篇，則否公之辯，其去取不同如此。但見此一篇，故音耳。○鶡音葛，似雉。

余讀賈誼鵬賦，嘉其辭音。○而學，以爲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韓本作吾意好，反用鵬賦以文飾。

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無此語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鶡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 河東先生集

## 卷五

### 古聖賢碑

箕子碑箕子名胥餘紂之諸父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蒙，犯也。正蒙難者，以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懇勸焉。謂下易詩所載是也。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書：今天動威。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干，謂比。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子。與亡吾國，故不忍音預。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與之俯仰，晦是蒙範。音模。辱於囚奴，書：囚奴正士。正昏而無邪，隕而不息。○洪文：徒回切。墜也。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入地中也。明夷之義，故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大法，洪文：徒回切。墜也。用爲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書傳云：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禮，走之朝鮮。武王曰：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禮，走之朝鮮。故名。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左傳：無遠不届。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漢書地理志：箕子去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償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

辟其四或飲食以葱豆率是大道。繫于厥躬。○繫俱紅切。正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序序一作呼。當爲可貴。此仁賢之化也。率是大道。繫于厥躬。作叢俗作繫。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音敗。頓也。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一無或然者。三字非是。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汲郡今衛州。紂故都也。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睿。宗祀用繁。自箕子後傳四十餘世。至朝夷民其蘇。夷一作裔。憲憲大人。○憲憲音顯。與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爲奴。沖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誦而伸。○誦音風。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道州文宣王廟碑唐書歸崇敬贊引此碑。

謹案某年月日。按集有斥鼻亭神記云。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荆郢郡中。儒師河東薛公伯高景晦。由尚書刑部郎中爲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元即元和九年也。公時年四十二。在永。公用牲幣祭于先聖文宣王之廟。廟一作宮。夜漏未盡三刻。公玄冕以入。周禮司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師太學。徧于州邑。遐闊僻陋。咸用斯時。致奠展誠。宿燎設懸。周禮煇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樹於旂章。禮記月令以爲。旂章注云。章幟。榮穆布列。周天之下。嗚呼。夫子之道。閎肆尊顯。二帝三王。其無以侔大也。然其堂庭

庫陋。音坤。短也。又椽棟毀墜。曾不及浮閣外說。克壯厥居。水潦仍至。歲加蕩沃。公蹙然不寧。若罔獲承。既

祭而出。登瑤以望。爰得美地。豐衍端夷。衍廣也。水環以流。有頻宮之制。禮記王制天子辟雍諸侯頻宮皆學名也。頻與津同。是日樹表

列位也。樹立也。由禮考宜。然後節用以制貨財。乘時以儆功役。儆即也。逾年而克。廟舍峻整。階序廓大。序廊也。

講肄之位。肄習也。師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周一作圃。畦以毓蔬。木。周禮圃。圃。草。權其子母。母謂本。子謂利。周語

帶。於是乎母穡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於是贏且不竭。音盈。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懷和。更來門下

平聲。咸願服儒衣冠。由公訓程也。程法也。公攝衣登席。親釋經旨。不諭本統。父慶其子。長勵其幼。化用興行。人

無諍訟。訟一作尤。公又曰。夫子稱門弟子。顏回為庶幾。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後從於陳蔡。後一作或。亦各有號。謂四科

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第。異一作引。坐祀十人以為哲。十哲為坐像。悉預配享。豈夫子志

哉。余案月令則曰。釋奠于先聖先師。一無則曰二字。一本作曰。則國之故也。按記文。王世子釋奠于先聖先師。凡

庶虞有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舊注以故為典故。乃立夫子像。配以顏氏。簋豆既嘉。笙鏞既成。銘名九年八月丁未。當

十年八月。蓋唐制。釋奠春秋皆用上丁。以長曆推之。九年八月乙亥朔。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

是月無丁未。且新廟之作。起於十年二月丁亥。既祭之後。云未一作亥朔。公祭于新廟。退考疑義。合以燕饗。

萬民翼翼。觀禮識古。於是春秋師晉陵蔣壘。易師沙門凝誓。平免助教某學生某等來告。願刻金石。明夫

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極于化初。冥于道先。羣儒咸稱六籍具存。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褒日月之

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國之制。光施彝典。光一作先。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為闕里。在

周則魯侯申申魯公名能修頻宮詩有其歌在漢蜀守文翁能首儒學史有其贊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魯化人

之難侔于蜀蓋銘茲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茲碑銘曰

荆楚之陽厥服惟荒民鮮由仁帝降其良良謂振振薛公振振仁厚也惟德之造亦旂金節旂一作旒來莅于

道師儒咸會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獻于頻宮庭燎伊煌胡光切有煥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心一作心爰念聖

祀徧于海邦服冕陳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款香衣切思報聖功卜遷于嘉惟吉之逢詩陶陶原之陶壘田也陶均勻二音既夷且大渙渙其流詩濂與清方渙渙實環于外作廟有嚴昭祀顯配潔茲器用觀禮斯

會布筵伊位作康伊秩以豐其儀以壯其室新宮既成崇報孔明千古有經千一作子公粹厥誠邦民之良弁

服是纓公躬講論虔默以聽他經切公降酬酢進退齊平柔肌洽體一作詳莫不充盈歸權于心父子弟兄

欽惟聖王厥道無涯世有頌辭益疚其多音究公斯考禮民感休嘉感一作成從于魯風從一作徒祇以詠歌公錫

于天眉壽來加詩天錫公純公賚于王賚賜休命是荷切師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賈山傳養三

將入為天子三老養於太學亦魯頌祝信公之意云醕音胤音胤王道式訛諸儒作詩思繼頻水丕揚厥

聲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一作先聖文宣王柳州廟碑憲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柳州隸嶺南故椎髻卉裳漢書李陵傳胡服椎髻古曰結

原草也。歸葛之。攻劫鬪暴。唐虞之仁不能柔。柔安也。書曰。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天下始循法。

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謂冠帶憲令。進用文事。一作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

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禮記。還辟再拜。還通作旋。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

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位一作座。刺史柳宗元始至。是歲七月。大懼不任。以

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語曰。齊必有明衣布。註。泊于贏財。取土

木金石。徵工儻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祇一作刻。卜日之吉。虔告

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一無字。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去字。其教始行。至

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巍然炳然。臨而炙之乎。後闕一本與惟夫。惟夫子

以神道設教。易。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

居而無陋。罔貳昔言。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申陳殿祀。祀一作祠。永永是尊。麗牲有碑。禮祭義祭之日。君

于碑。註。歷刻在廟門。猶繫也。

終南山祠堂碑。井序。漢志。扶風武功縣東有終南山。潘岳闕。中記云。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貞元十二年。是歲丙午。公年二十四。夏。泊秋不雨。穡人焦勞。嘉穀用虞。皇帝使中謁者。漢表謁者掌賓贊

者。後常以罔人為之。請。禱于終南山。山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貞元十一年四月。以兵部侍郎韓奉為京

官。加中者多罔人也。禱于終南山。山字。申命京兆尹韓府君。兆尹。奉。傳云。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錫。租。

賦卒矣不實遂貶壽州觀祇飾祀事飾一作考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鑿厓令裴均鑿屋

此則十二年旱可知矣字君齊○蓋音俯齊音望縣在鳳翔府水曲曰蓋山此曰屋虔承聖壽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

以當臨雨剪柱礎音楚負柱石也陶甓說文鏡鑿似瓶者甗雅甗甗謂之甗築垣墉作勤恢度舊制

邊際土者枯回切度立三筵六尋既與功玄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擢茂期于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

嘉氣充溢扞蹈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黃髮著艾野夫阪尹尹阪之尹長會曰蓋聞名山之列

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奠安產財用與雲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褒

斜褒斜二谷名梁州記曰萬石城派溪上七里又西至隴首隴首山名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商顏山又東至

于太華太華山以距于關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禹貢終南傳

厥貢惟琮琳珉玕珠玉名珉玕石紀堂條枚秦風詠焉有有紀有堂紀甚也堂畢道平如掌也他本或作

而似珠琮琳珉玕珠求今作璆珠音林紀堂條枚秦風詠焉有有紀有堂紀甚也堂畢道平如掌也他本或作

祀堂條枚皆誤今其神又能對于騰祝一作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沴疾氣也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

託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曷能發大號尊明靈非我公勤人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

既備神明時若明一豐我公田遂及我私詩爾我公田黍盛無虞儲時用充儲說文云儲也時爾雅云供

厥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蹈舞相字拜手稽首願頌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修飾履祈榮周禮云祭門祭用瓚齋粢請雨之祭禮皆有進程願



惟終南祠位庫爾。不稱顯名。爰降制詔。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篤災愆陽。化  
爲豐稔。實我彙盛。人賴畜給。鼓腹而歌。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材。作固鑄京。詩宅是鑄京。鑄京武王  
林苑中。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奕奕夜美也。詩新  
鶴下老切。擁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奕奕夜美也。詩新  
心勤禮導。暢純精。邑吏齋夫。飴背鯢齒。飴背注見第二卷。鯢齒唐領老人齒落復生曰鯢齒。文稱老人齒通  
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此詞三句爲

太白山祠堂碑并序山在鳳翔府郿縣上有靈湫。雨輒應。終南太白地勢相屬。韓文公南山

篇同時皆以詩早作。

雍州西南界于梁。雍州謂秦地。雍梁皆禹貢九州之舊。雍於用切。其山曰太白。其地恆寒。冰雪之積。未嘗已也。其人以爲神。故  
歲水旱則禱之。寒暑乖候則禱之。癘疾巢降則禱之。地吳曰。禱。成若有答焉者。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  
帝遇災悼懼。分命禱祀。至于茲山。又詔京兆尹尹韓宜飾祠廟。途下令于旬邑。蓋屋次。鷄縣。故云旬邑。邑令裴均。臨  
事有恪。革去狹陋。恢闔棟宇。階室之廣。三倍其初。翌日大雨。親登崇高。黍稷用豐。野夫謠謠。欽聖信神。願  
垂頌聲。刻在金石。文曰。七

碑陰文韓裴蓋有勞於二祠者也。故公又作文碑陰以志之。

時尹韓府君諱泉。祇奉制詔。發付邑吏。令裴府君諱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謹甚。克媚神意。用

獲顯貺。邑人靈之。其事遂聞。詔書嘉異。勞主者甚厚。到切。勞方乃刻絃石。立于西序右階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陰。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撫字惠厚。柔仁博愛之道。洽于鰥嫠。陸之切。廉毅肅給威斷。猛制無夫也。之令。行於強禦。獄訟不私于上。罪責不及于下。農事課勵。厚生克勤。征賦首入。而其人益贍。創立傳館。傳館。切。株繼。平易道路。去聲。易。改作甚力。而其人彌逸。韓府君每用嘉褒。稱其理為旬服。最今茲設廟位。神歡而寧。宜為君之誠敬。克合於上用。啓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廟碑永州縣四湘源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作二妃事。韓文公黃陵廟碑紀之甚悉。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廟災。天火。司功掾守令彭城劉知剛。唐有司功參軍守攝。也以司功攝令也。主簿安邑衛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能。史有傳。祇粟厥戒。會羣吏泊衆工。發開元詔書。懼廢守祀。搜考羸羨也。延面切。餘。均節委積。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注云。少曰積。皆聚也。委積於儲。切。積。子智切。咸執牘聿。說文。牘。書版。聿。所以書。楚弗也。延也。至於祠下。稽度既備。各切。度。徒。備。役。惟。時。斬。木。于。上。游。陶。埴。於。水。涯。音。宜。又。宜。佳。切。迺梓迺載。梓。綱。木。弗也。延也。工逸事遂。作貌顯嚴。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陳奠薦辭。立石于廟門之宇下。唯父子夫婦。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威極其會。為子而父。堯為婦而夫。舜列女傳。舜二妃。堯之齊聖並明。弼成授受。內若歸馨。若。頤也。音。歸。子父頤。上承輝光。克艱以乂。德罔不至。帝既野死。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神亦不返。二妃從舜不及。道。記。祭。法。舜。勤。衆。事。而。野。死。死。於。沅。湘。之。間。食於茲川。古有常典。毆被屢尊。屢。卽。屨。字。屨。被。屨。除。也。恢宣淑靈。敢或失職。以奸天刑。昔干有翼其恭。有茲其馨。音。茲。

薄必切。沉牲爰告。周禮以鯀沉祭山林川澤注云祭川澤曰沉。卽石是銘。銘曰。

淵懿承聖。舜妻堯女。德形媿洽。酒醑降二女子媿也。媿媿也。酒醑媿也。神位湘滸。音虎。揆茲有初。克碩厥宇。碩壯唐

命秩祀。茲邑攸主。毛脍既醑。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取純毛也。說文牛純

也。椒馨爰精。詩有椒其馨。○糲。胤于萬年期保伊祐。潛火煽孽。施于融風。說文云。純風而火。盛貌。左昭

之始也。註東北風曰融風。始。神用播遷。時罔克襲。邑令羣吏告于君公。廉用積餘也。縣節以就爾功。桴木負

埴。桴者。編竹木爲之。大曰載。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潔嚴清閭。與。左右率從。神樂來歸。徒御雍雍。

神既安止。邦人載喜。奉其吉玉。主。以對嘉祉。南風濟濟。新於切。又私。湘水如舞。將子無譴。一作神聽鍾

鼓。豐其交報。邦邑是與。刻此樂歌。以極終古。

饒娥碑。史云。饒娥字瓊。饒州樂平人。父勣。餘悉如碑所載。又云。鄉人異之。歸。昭具。禮葬。父及娥

饒娥。饒人。饒姓。娥名。世漁。鄱水。波切。蕭娥爲室女。淵懿靖專。作。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葛。精。曰。爲。締

婦。供。女。事。循。整。循。一。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風。濤。舟。覆。尸。不。出。娥。聞。父

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龍。魚。羅。蛟。浮。死。萬。數。寒。川。下。流。不。食。三。日。死。餓。水。上

露。電。水。蟲。多。鄱。旁。小。民。悲。感。怨。號。音。冤。以。爲。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饗。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

與。作。石。碑。以。詒。後。世。詒。一。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含貞。澗一好靖不游。纖葛絳紵。○綺丑知切。克供以修。蒸

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又作於。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候

切又蒲北切。說文。跪也。僮也。氣竭形枯。面汚。父屍既出。孝質已殞。龜鼈鼉鼉。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

適與我謀。鄙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劉向列女傳。齊傷槐衍之女。媿齊景公有所愛。槐使

槐景公使拘之。且加罪焉。媿懼。九遣於晏子之門。曰。妾聞明君不為六畜傷人民。公即廢。傷槐之法。出吾

君以槐故。殺媿父。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晏子明日朝。言於公。景公曰。廢。傷槐之法。出吾

四。趙姬完父操棹。爰謳。列女傳。趙津女媿者。越河津吏之女。趙簡子南擊楚。至河津。吏謂媿。媿不能渡。簡

九。江淮之神。不勝杯酌。醉至如此。願待其醒而殺之。夫。人。○。驅鳥侯。切。亦。音。屬。願。肉。刑。不。施。漢。美。淳。子

備。父。持。楫。許。之。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罪。簡。子。以。為。夫。人。○。驅。鳥。侯。切。亦。音。屬。願。肉。刑。不。施。漢。美。淳。子

史。記。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子。公。有。罪。當。刑。其。少。女。媿。祭。烈。烈。孝。娥。作。曹。水。死。上。虞。郡。郟。淳。娥。碑。曰。娥

上。書。天。子。悲。憐。其。意。五。月。有。詔。除。肉。刑。法。事。亦。見。漢。禮。法。志。祭。烈。烈。孝。娥。作。曹。水。死。上。虞。郡。郟。淳。娥。碑。曰。娥

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經。五。日。抱。父。死。屍。出。度。尚。禮。祭。誅。之。范。曄。後。漢。史。云。迎。塗。婆。神。謬。矣。當

以。正。娥。之。至。德。實。與。為。儔。恆。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罔。泄。終。古

為。正。鄉。人。好。禮。爰。立。茲。丘。建。銘。當。道。當。道。上。也。過。者。下。車。過。見。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君隴陽廟碑 ○井序一作唐故特進南公隴陽廟碑

反。張。巡。許。遠。守。睢。陽。避。難。乞。師。於。賀。國。進。明。不。果。如。請。事。詳。碑。中。雲。雲。還。入。城。十。月。城。陷。與。巡  
等。同。被。害。初。贈。開。府。儀。同。三。司。再。贈。揚。州。大。都。督。憲。宗。元。和。三。年。戊。子。傳。趙。孟。穆。叔。孫。豹。曰。利。合  
急。病。讓。夷。義。之。先。夷。語。誠。文。仲。曰。賢。者。急。病。讓。國。忘。死。貞。之。大。昭。元。年。趙。孟。穆。叔。孫。豹。曰。利。合

而動乃市賈之相求賈音古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與拳勇詩無拳無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史記襄由基去楊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舜雲傳善射見武老也無射之發內射之發豪出千人不遇與詞鬱龙眉之都尉張衛至曰尉見一老耶登眉皓白問何時為耶何武老也對曰臣姓顏名軻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數奇見惜挫獲臂之將軍上以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又曰廣為人長授臂善由是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獲臂之將軍上以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又曰廣為人長授臂善由是擢為會稽都尉數奇見惜挫獲臂之將軍上以射亦天性也如淳曰臂如猿通肩腋所角切脊居宜切天寶末寇劇憑陵驟突河華華山名音盡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地無草木也地音起山親賢在庭子駿陳蕃以佐命劉歆字子駿為王元老用老夷甫委師而勸進晉王衍字夷甫善清談宅心事外名重當世朝野多慕效之嘗與東海王越共討苻師越稱尊號之由因勸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討謀大同許信曰許文云齊楚誓鳩武旅以遏橫潰孟切潰戶裂裳而千里來應文選朕來為左袒而一呼皆至士皆袒左為劉氏○呼火故切柱厲不知而死難列子柱厲叔事晉數公自以為不知其巨者也狼臙見黜而奔師文二年左氏傳晉襄公之囚呼禁陶失戈狼臙取其屬馳秦師死焉○臙尺甚式駘黜之忠謀朗然萬夫齊力一作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稜校同強謂賊帥張通晤陷宋曹等州張巡率吏入守而百雉齊固也城三堵為雄謂賊攻雍丘蠟附而登張巡初據雍丘至德元載三月張通令張巡起兵討賊據雍丘謂單父尉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周禮諸臣之復萬民拔我義類扼於衆二千也雍丘蘇汴州

隄陽十二月巡拔雍丘東守寧陵二載正月賊將尹子奇寇雒陽前捕斬要遮凶氣連沮與許遠合擊  
 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漢帝元嘉十七年班超在疏勒國十八年帝趙孤書以中  
 殺餘人入射尸于汴也  
 吏士單少拒守虜騎雖強頓肝胎而不進南史宋文帝元嘉十八年魏主退走呵首呵胎首王  
 禽餘○疎音疎虜騎雖強頓肝胎而不進南史宋文帝元嘉十八年魏主退走呵首呵胎首王  
 怡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呂氏春秋公輸般為高雲榜攻之以攻宋墨子聞之見荆王  
 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志益專於三板史記趙世家智伯率韓魏攻趙襄  
 城不設信陽懸布之勁之及癸而絕之隊又懸之○傷首焉又音逼勁一作巧登汧城鑿穴之奇晉元康中  
 者三板信陽懸布之勁之及癸而絕之隊又懸之○傷首焉又音逼勁一作巧登汧城鑿穴之奇晉元康中  
 晉馬敦詳見屠城羣氏四面雨射城中城非○次而處貢息意牽羊羞鄧師之大臨宣十二年左傳楚人  
 者皆與三月楚克鄭伯內袒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楚師登子反之林起之曰寡君使元懼使華元病告曰  
 牽羊以逆○隨力焯切哭也  
 敵下之豎有以國斃不能從也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  
 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肴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  
 禮獨何心歟乃自噓其指曰噉此足矣巡守唯陽死傷之餘纒六百人時河南節度使賀蘭進明在臨  
 具食與樂延琴雲坐琴雲泣且語曰唯陽之指以不食信歸報坐中皆爲泣下接舊史云請嚙嚙指一指以  
 示進明曰琴雲旣不能達主將之意請留一指以不食信歸報坐中皆爲泣下接舊史云請嚙嚙指一指以  
 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留一指以不食信歸報坐中皆爲泣下接舊史云請嚙嚙指一指以  
 臨淮以信歸報本州新傳云請留一指以不食信歸報坐中皆爲泣下接舊史云請嚙嚙指一指以  
 符吏知救不至憫哭累日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賦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庚信哀江南賦曰申包胥



怒寇而辱我以虜具不報無以立慙於天下○管勤謹二音勇也作僅非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

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庚申唯陽城陷庚申安世徒

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諱霽雲許切子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

為蔡州別駕賜緋魚袋歷刺施涪二州一本無刺字服忠思孝無替負荷左傳其子不克權祠宇久遠德

音不形願斷堅石音卓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

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真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

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後漢溫序字次房為護羌校尉行部至漢武為隗囂將荷宇所

長子壽為郎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方反舊墓焉麒麟閣中即圖之詞可繼漢書趙充國以功德與霍光

荒黃門侍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銘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且切乃見危致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並見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東護吳楚西臨周鄒焚焚羣凶岳作馬駭狄出潘

焚食也○害氣彌盛長蛇封豕封大也左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屹岵山貌○制其要領賊為雲梯

則要衣領也領衣領也凡持者橫潰不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公孫瓚與書樓上穴中偵賊為雲梯

兵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盡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於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鐵鉤

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柱之使不得進一年穴中出一大木末置鐵鉤許叔衡在

何也偵正切又猪孟切鈴馬非羶馬而秣之鈴謂通用析骸猶蔬解見浩浩烈士不聞濟師譚許叔衡在



彭城賈閔進明衣臨淮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噓指而歸力窮執猶抗其  
辭見上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慍女六切孤城旣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  
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勳烈孰與齊躅文蹈躅也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  
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無窮刊碑河澚萬古  
英風大曆十二年四月以南齊雲子爲徵州別駕  
又貞元二年二月授承嗣官旌忠烈之後

卷六

釋教碑

曹溪第六祖賜諡大鑒禪師碑嶺南曹溪大鑒禪師碑  
師爲對師去直抵韶州與尼無盡藏者解說涅槃經大覺異之告鄉里春艾云能有道者居人於  
是競來瞻禮且營葺寶林古寺舊藏居參決師辭去遂造焉忍識之後果傳衣法至滿風元  
請益遠曰菩提達摩傳心印於黃梅宜因請出所傳信衣瞻禮會諸名德化于新州國恩寺肅  
於屈南海退印宗法師於法性寺師大異因請出所傳信衣瞻禮會諸名德化于新州國恩寺肅  
宗代宗光律師明年至韶宗時始設大鑒禪學師塔曰元和靈照公嘗詔之不起後于四國恩寺肅  
嘗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絕妙古今俱釋兼通明于美大白退之子厚述祖師  
者多矣未有述亮簡正如子厚者郡太史曰東坡於古人俱釋兼通明于美大白退之子厚述祖師  
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元和八年十二月以桂管觀察使馬總爲嶺南節度使扶風人也。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稱號。疏聞於上。詔諡大鑿

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尙書祠部符到都府。都府節度使也。公命部吏洎州司功掾告於

其祠。幢蓋鍾鼓。江切。幢傳。增山盈谷。萬人咸會。若聞鬼神。其時學者千有餘人。莫不欣踊奮厲。如師復生。則

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鬪奪相賊殺。喪其本實。諄乖淫流。諄。亂也。○諄。蒲味切。又音勃。莫克返

於初。孔子無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楊墨黃老益雜。其術分裂。而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

靜者。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梁氏好作有爲。師達摩譏之。空術益顯。後魏大和十年。有僧達摩者。本天竺王子。以譏

衣鉢爲記。世相付授。達摩資衣鉢浮海而來。至梁詣武帝。帝問以有六傳。至大鑿。達摩以其法傳。迦相傳有

爲之專達。靡不悅乃之魏。隱於嵩山少林寺。遇毒而卒。是爲初祖。六傳至大鑿。達摩以自釋迦相傳。有

三祖。疎傳道信。是爲四祖。信傳弘。大鑿始以能勞苦服役。能。卽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

忍。是爲五祖。忍傳慧。能是爲六祖。大鑿始以能勞苦服役。耐字。一聽其言。言希以究。師用感動。遂受信具。

信具衣。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咸亨末。能住韶州寶林寺。曹溪韶州地名也。爲人師。會學去來。

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爲爲有。以空澗爲實。以廣大不蕩爲歸。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

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爲心術。其說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禪皆本曹溪。大鑿去世

百有六年。先天十二年。戊戌。爲一五六元。元凡治廣部。而以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

諡。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護安南。元和五年七月。總自虔州刺史。爲安南都護。由海中大蠻夷連身

毒之西。身毒。史記音捐。爲前漢下音篤。一名天篤。浮國。胡是也。西南夷傳註。即天竺。西域國名。浮舶聽命。咸被公德。受旂纛節戟。纛。驛也。舞者所執。又羽葆。幢也。蔡邕

曰以旋牛尾爲之。大如斗。或在鬪頭。來蒞南海。按韓文公祭總文云。子泉于處始執郡符。遂歸交州抗節。或在衡。○蠹杜錯切。又徒沃大到切。切。桂管經略題察唐史之誤。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說文疆。此或合。而唐史乃云。總自安南。還都。桂管經略題察唐史之誤。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說文疆。此坡曰。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還都。桂管經略題察唐史之誤。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無疆。說文疆。此

○靈當作。尤克光於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於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乾乾不息之貌。傳佛語心。師以契燈心。外付契鑿。以定宗旨。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默。

終揖於深。作揖一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爰施。在溪之曹。鹿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寢。生而

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軼。徒結切。車。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由師內鑿。咸獲於素。不植乎根。不耘

乎苗。胡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於朝。陰翊王度。俾人逍遙。越百有六祀。號諡不紀。由扶

風公告。今天子。尙書既復。大行乃誅。晉水切。藥也。藥。光於南土。其法再起。厥徒萬億。同悼齊喜。惟師教所

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於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謁辭圖堅。永

胤不已。

南嶽彌陀和尙碑。公貞元十八年爲靈田尉。和尙死於七月十九日。此碑蓋七月後作。東坡評說見上篇題註。

在代宗時。有僧法照爲國師。乃言其師南嶽大長老有異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乃名其居

曰般舟道場。公嘗爲般舟和尙。第二碑蓋指日悟。用尊其位。公始居山西南巖石之下。人遺之食。則食。不

遺。則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類是。南極海裔。北自幽都。來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負薪樵。詩。薪

之。○釋音。燦。以爲僕役而燥之。乃公也。○燦音。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權。俾得以疾至。故示專念。書塗

巷。刻谿谷。作石。不勤誘掖。作不。以援於下。不求而道備。不言而物成。人皆負布帛。斬木石。委之巖戶。不拒

不營。祠宇既具。以泊於德宗。申詔褒立。是爲彌陀寺。施之餘。則與餓疾者。○施。不尸其功。公始學成都

唐公。次資川。說公。說公學於東山。忍公。○傳。忍公。姓黃。梅人。與四祖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

詳。皆有道。至荊州。進學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爲教魁。人從而化者。以萬計。初法照居廬山。由正

定趨安樂國。○由字。一作中。見蒙惡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遠也。出而求之。肖焉。乃從而學。傳教天下。由公

之訓。公爲僧凡五十六年。其壽九十一。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終於寺。葬於寺之南岡。刻石於寺大門

之右。銘曰。

一氣迴薄。茫無窮。其上無初。下無終。離而爲合。蔽而通。始末或異。今焉同。虛無混冥。道乃融。聖神無跡。示

教功。公之率衆。峻以容。公之立誠。教其中。○教一作放。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遊無極。交大雄。夫

子稽首師。願風四方。奔走雲之從。經始尋尺。成靈宮。始自蜀道。至臨洪。咨謀往復。窮真宗。弟子傳教。國師

公。化流萬億。代所崇。奉公寓形於南岡。幼曰弘願。惟孝恭。立之茲石。書玄蹤。

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爲永州馬時作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爲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

莫下一有知字。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說文云。胄。胤也。承於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一本者。下有即字。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師字。一有吾。法界吾宇也。戒爲之墉。慧爲之

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佛書云。菩薩。覺有情也。從簡稱菩薩。其衆無涯。

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般若經。般若。梵語。般若。智慧也。數逾千

萬。或譏以有爲。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爲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

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路。爲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至。一。凡聽信

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徒居。一作道場於楞伽北峰。南海濱。有楞伽山。釋伽爲大慧。菩薩說法處。故謂之楞伽經。不越閩者五十祀。閩。苦本。切與。閩同。和尚凡所嚴事。一作凡。事。嚴師。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

依者。曰卓然師。事字。一無。居南陽立山。南陽。鄧州。一本無立字。葬岳州。葬字上。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

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爲南岳戒法。歲來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月一本無某。某日葬於卓然師塔東。若干

步。銘曰。

道本於一。一作於。一作爲。離爲異門。以性爲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

不親。淵懿內朗。懿一作慧。一作慧。冲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如。一作水。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

大智。出其真門。論。一作師。一作師。一作師。師以顯示。師一作師。一作師。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源。師以誘導。俾民



誕則雖乎真也。誕欺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失惑縱傲自我者。夫一本作空空愚皆誣禪以亂其教。冒於  
隱昏。左傳口不道忠信之。醫魚中切。放於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師子尊者  
佛書迦葉。釋迦大弟子。一名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八祖東震且土謂之初祖。二十由達摩。達摩字  
飲光。○迦居牙切。葉香涉切。二。三。世。而。離。而。為。達。摩。八。祖。東。震。且。土。謂。之。初。祖。二。十。由。達。摩。達。摩。字。由  
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秀為能。神秀。姓李氏。汴州尉氏縣人。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山寺  
役以求其。詔咸亨五年。弘忍卒。秀乃往。荆州居當陽山。則天聞其名。遣使召秀。秀同學僧惠能。能姓盧。京新州  
入。忍卒。往。韶州寶林寺。秀嘗奏。則天。請。道。能。赴。都。至。神。龍。元。年。中。宗。遣。內。侍。薛。簡。馳。詔。往。請。能。能。竟。不。度  
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南北相訾。反戾鬪很。○善將。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一。無。皆  
馬鳴龍樹道也。馬鳴尊者。龍樹菩薩。摩訶耶經曰。正法衰微。六百載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  
樹善說法。要滅邪見。檀越。正法炬。選。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愚。切。胡。因。於。是。北。學。於  
頭陀寺。碑云。馬鳴龍樹。虛求。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愚。切。胡。因。於。是。北。學。於  
惠隱。南求於馬素。威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  
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於旬時。是之謂施用。  
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  
又從之。負大木。鑿密石。○聖音。聖。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焉。尚書裴公某。真元三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  
西。李公某。八年十二月。以給事中李翼。侍郎呂公某。以禮部侍郎呂渭。為。楊公某。十八年九月。以太常  
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期。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

覺泊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爲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爲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爲釋其父奪之志使仕至成郡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巖山終龍安寺衛山一名岫巖在衛州○岫葬其原銘曰

浮圖之修其奧爲禪與於殊區異世誰得其傳遁隱乖離浮游散遷莫徵旁行行列也○行戶耕切前行不直下也書記註書皆橫徒聽誣言空有互圖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楚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音苞也苞裏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爲有一彌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遁耶匪追至耶誰抑惟世之機惟道之微旣陳而朋乃去而歸象物徒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

卷七

釋教碑銘

南嶽雲峯寺和尚碑南嶽衡山也在衡州按塔銘和尚死於貞元十七年九月葬以十月其年秋公方調藍田尉此碑及塔銘皆同時作年二十九

乾元元年某月日乾元肅宗年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證一作證凡蒞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沒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素一作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軌行峻特○軌居諸器宇弘大宇一作識有來受



律者。吾師示之以爲尊嚴整齊。開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爲高廣通達。一其空有一本一其。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賢童子垂髮貌。說文云。髻。毀齒也。男八歲而髻。女七歲而髻。而齒。女七月而齒。生七歲音遲。○踴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煖裘。感遇二切。六。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件一作無此。一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洎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沒。告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二而下或。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

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渙焉而不積。同焉而皆得。茲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秘必通。必一作是。以興祠堂。遐邇攸從。師之族。由毓而郭。周武王封文王弟毓於郭。謂之郭。郭之轉也。千姓編曰。周文王弟封於毓。爲晉所滅。公子醜。遂稱郭氏。世德有奕。從佛子釋師之壽。七十有八。維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維憲言是徵。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屈。終古其承之。

### 南嶽雲峯和尚塔銘

雲峯和尚族郭氏。號法證。證一作澄。爲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終。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學者五萬人。一有弟子者三千人。色厲而仁。行峻而周。道廣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

山之北峯以爲儀表。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事。由其內者聞大師之言律義。莫不震動。俾懼。如聽誓命。此卽前碑所云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由其外者。聞大師之稱道要。莫不悽歎欣踊。音希如獲肆宥。此卽前碑所云有來求道者。吾師示之以。故時推人師。則專其首。詔求教宗。則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構法宇。則地得其勝。捐衣去食。廣閱羣經。則理得其深。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自大師化去。教亦隨喪。嗚呼。大師之葬。門人慕號。長老愁痛。遂相與以爲茲塔。礪石峻整。植木蒼茂。蒼草木盛貌。○蒼。鳥孔切。又音翁。凡衡山無與爲比者。然而未有能紀其事。余旣與大乘師重巽遊。巽其徒也。亟爲余言。故爲其銘。銘曰。

苞元極兮韜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潔兮貌齊莊。氣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離毫芒。度羣有兮耀柔剛。棟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闡兮聖言揚。詔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廣兮用其常。後是式兮宜久長。闕靈室兮記崇岡。卽玄石兮垂文章。學者慕兮哀無疆。

南嶽般舟和尚第二碑。是歲貞元二十年甲申。公年三十二。爲監察御史。襄行。公嘗作南嶽綱陀和尙碑。與此碑合按碑云。前永州司馬員外置柳宗元撰并書。元和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僧景秀立刻者。林鴻。蓋元和三年立也。般舟上如字。大藏有般舟三昧經。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師。始起律教。由其壇場而出者。爲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盡得師之道。次補其處爲浮圖者宗。世家于零陵。蔣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爲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宇。毗尼梵語律也。傳燈錄。宗師者。啓毗尼之法。繼。宗師者。啓毗尼之法。繼。遂執業於東林。恩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

事度比丘衆。比丘法資益。慈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願。以爲去凡卽聖。

必以三昧爲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碑本作廓。道場專

精。長跪右邊。碑本無長。不衡不倚。碑本無不衡二字。又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

度師乃居本郡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嶽尤重。推擇居首師。乃卽崇嶺。是作精室。闢林

莽。碑本作列巖巒。山小而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文堂下周屋。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顯念佛

三昧者。選法師作念。佛三昧。一本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和尙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

戒。又十年而處壇場。碑本處。又三十七年而當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嗚呼。無得而修。故念

爲實相。不取於法。故律爲大乘。壞衣不飾。四分律云。一切上色衣。搗食不味。摩經集韻。粟貌。賈誼賦。何足

搗。搗。卽作搗。覆薦服役。凡出於生物者。擯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攝取調御。凡歸於正真者。動而成羣。不自

知其教。萬行方厲。一性恆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會。欲廣其師之德。延于罔極。故

申明陳辭。俾刊之茲碑。銘曰。

像教南被。選頭陀寺碑。象教陵夷。及津而尊。威儀有嚴。載關其門。吾師是嗣。增濬道源。度衆逾廣。大明羣

昏。乃與毗尼。微密是論。虛見。八萬總結。彰于一言。聲聞熙熙。遐邇來奔。如木旣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與

妙斯存。百億冥會。觀于化元。同道祁祁。那那。盛觀。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無垠。魚中切無。帝求人師。登我先

覺赫矣。明命表茲靈嶽。于彼南阜。齋宮爰作。負揭致貨。○揭巨列切。又丘傑切。又音慧。率也。時靡要約。袒奮程力。不呼而諾。是刈是鑿。既塗既斲。層構孔頌。以延後學。出不牛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非其食。勤而不勞。在用恆淑。縱而不傲。在捨恆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跡。懿茲遺光。式是嘉則。容貌往矣。軌儀無極。其徒追思。廣薦茲石。

南嶽大明寺律和尚碑時元和九年甲午。公年四十。在永州一作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唯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慧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一作二。天寶十一載。始爲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爲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燠爲行狀。○燠音序。山在嶼音序。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爲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爲之首。乾元元年。據史。乾元元年。肅宗即位。初元如此。則乾元當在先。廣德當在後。然此碑正謂南嶽大明寺律和尚則。又命衡山立尼藏。詔選講大明寺。始立於廣德。爲信當是乾元字誤矣。一本於此。特曰某年疑之也。又命衡山立尼藏。詔選講律僧士人。師應其數。凡其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爲物軌。執巾匱。余支切。又演爾切。左氏傳。奉杖屨爲侍者數百。剪髮髻。補教戒爲學者數萬。得衆若濁。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灑焉無以加也。

謂頤于老切。其塔在祝融峯西址下。祝融其一也。碑在塔東。其辭曰。

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不窮經教。爲法出世。化人無疆。禮一本垂裕無際。詔尊碩德。威儀有繼。道徧大州。一本微音勿替。祝融兩麓。音鹿山。洞庭南裔。音與。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窆穴。杜說爲義。昔謂葬穿墳也。今南陽名穿地。爲窆。聲如腐。應之。肥。其於用碑不宜。然昔

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同。爲鹿盧。下棺以梓。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

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八年。鄒山刻石三。而

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爲碑。晉宋尙法。故爲碑者多。法梁尙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

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

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愷。尙書曹王

暉。裴公貴。侍郎令狐公恒。已上六人。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爲弟子。又言師始爲童時。夢大人縞冠

素鳥。色也。爲思。積切。歷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衆咸

見聞。若是類甚。衆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爲請。故末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師塔銘

衡山中院大律師曰希操。沒年五十七。沒年一作未年。既沒二十七年。弟子誠盈。一作有大弟子。奉公之遺事。願銘塔石。公嘗姓○管子感切。凡去儒爲釋者三十一祀。一字無。掌律度衆者律一作徒。二十六會。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興。衡嶽佛寺。毀而再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觀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公前明師碑○管子感切。嘗謂丞相李公。泌執經受大義。今又謂觀大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石廩峯言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雷大風。示其兆。滅跡之際。則隕星黑。陵告其期。見赤黑之變。○殿首。斯爲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衆。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華嚴。照公。蘭若真公。○若而也。切。唐會要。元和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閣。若額爲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閣者俱舍。論云。一牛鳴地。可設閣。若取離喧。故也。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璩。道郢。靈幹。惟正。惠常。誠盈。皆聞人。嗚呼。始終哉。爲之銘曰。首有承兮。卒有傳。革大訛兮。持法權。衆之至兮。志益虔。雷發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壽不延。靈變化兮。迎大仙。礪茲石兮。垂萬年。世有壞兮。德無遷。

卷八

行狀

段太尉逸事狀段太尉秀實也字成公新舊史皆有傳此狀公元和九年在永州作時年四十二集又有與史官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狀當在書之先云

太尉始爲涇州刺史時大曆十二年邪寧節度使白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爲諡正月以汾陽王郭子儀

度等使治河中爲尚書恐誤○嗚音希領行營節度使○爲爲軍邪州子儀自行營入朝

○邪切悲切縱士卒無賴邪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卒一吏不得問日羣行巧取於市不

嗚不不不不不也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爾耶益益也○釜音輔正作○音音歷於漢

改一作盈故或作祖臂徐去把非是至擗殺孕婦人江切邪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威不敢言太尉

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付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

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涇與邠州皆隸關內道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

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

酒翁壞釀器○噉音怪又胡亮切酒流溝中流一作留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槩上說文云槩長矛也丈八

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先切切與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

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馬說文嫗不能行也○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

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郡太史曰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甲者愕因論曰尙

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尙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尙書出。人皆曰尙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晡再拜曰。公幸教晡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願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晡音遲。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臥軍中。晡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且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邪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爲營田官。白孝德初爲鄠寧署。秀實度支營田副使。涇大將焦令謨。時林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下有且飢死無以償。卽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與來庭中。太尉六泣曰。乃我困汝。卽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既切。手注善藥。周禮爲醫。掌祝藥。註云。視當爲注。注謂附者藥。且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尙不愧奴隸耶。計切。耶。諷雖暴抗。史記高祖至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段公別傳云。大曆八年。令謨猶存者。蓋公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建中元年二月。秀實自涇原節



度使召戒其族過岐。音祈州名。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泚切。此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匹。作匹。一太尉塔  
司農卿。朱泚所鎮。朱泚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  
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  
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一本無泚反。四年十月。詔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師救哥舒曜。丁未。太尉終。庚戌。  
秀實與元年二月。吏以告泚。泚取視。一有泚。其故封識具存。音志。

###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一本無上三字。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  
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豳間。前漢地理志。右扶風。豳  
同音時。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優成。漢書武帝使狄山乘鄆。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  
人媼媼。凶子切。又況羽切。前漢韓信傳。言常低首拱手行步。作低。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  
媼。媼。註云。和好貌。又一本作媼。媼。語。常低首拱手行步。作低。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  
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永州。刺史。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尙  
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

祖尚素皇潤州曲阿縣令

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尙書

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貞元十五年己卯公年二十七為集賢殿正字時作

公字惟深又字夷其先河東人晉永嘉年帝年號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西晉末柳執位平陽

之亂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今云濟南恐誤代字一本作往公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于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

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魯孝公子伯展展孫司空無駭無駭生禽字季為魯士帥食邑柳下諡曰惠因以

解縣自卓至公十有一代卓子愔西河太守愔子愔馮翊太守愔子叔宗字雙鑠宋建威參軍叔宗子

爽子善才善才子尙素尙素子慶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歷代史柳元景弟叔宗已及柳氏家謀

因案錄蘇林曰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

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略章句之煩亂採

摭與旨說文云摭拾也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己為用自始學至於大成就

嗜文籍切與耽同注意鑽礪說文云鑽所以穿倦不知游息感不待榷楚榷古儒言雅旨雅一作純夙有聞

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天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

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言也一云從巫之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縉紳者所不

道巫何為而能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

幼固不惑於怪譎矣。○文云：語古穴切。說文：語，古穴切。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偕百數。公爲之冠。禮部侍郎韋陟異而目之。

一舉上第。○天寶元年，禮部侍郎韋陟知貢舉。調受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

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至德中，爲江西採訪使，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切造也。靡

弊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姦暴。○周禮：刑亂，用重典。鋪大和以惠鰥嫠。○鏗古頌切。駸除物害。○歐

涓去人隱，吏無招權乾沒之患。○招音翹，前漢：招權而爲亂首。註：招，舉也。猶發弄也。乾音干，出

龍茸之盛。○左傳：五年，狐裘虺茸。註：虺，音蒙。序：里開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

與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禮記：家有塾。里開大變，克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

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效以圭撮之任。○前漢：量多少者，不失圭撮。孟康曰：六十四黍爲

局以尋常之地。○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公遂滅跡，歲用遁隱於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

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絨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

徵拜御史。○拜監察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爲細家之迫速。一作：非其志也。

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奸音干，也。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

使議復推轂。○推音推，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一作：和鈞闔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

道。○明年，自右補闕除殿中侍御史，知遷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團練判官。大曆三年，以刑部侍郎，少遊

府判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繆。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詠之。俾其風謠頌聲。音謠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勳郎中。餘如故。就拜袁州刺史。十二年拜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緩九賦。一作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高第。朝廷之。召拜諫議大夫。十四年五月。以中書舍人崔祐甫平章事。崔薦渾為諫議大夫。充浙江東西道黜陟使。孫曰。延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修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課第。如蕭何。傳給泗水卒史事。第一。註云。課第。最上。尹翁歸。以高第入守扶風。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蕭育。為茂陵令。課第六之類。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漢刑法志。作見知。故縱之法。師古。並謂。漢北至瑯琊。並海。奉法端審。無隱忌。皃刻之文。時分部所繫。於公尤重。凌江並海。童曰。並近也。潘曰。前漢北至瑯琊。並海。竟吳越之域。皆所莅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修其宮政。統理文籍。紀于祕府。拜尚書右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祿大夫。遷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左傳。盡室以行。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給之。○給音慮。江。南呼欺曰給。捐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篋訊問。○榜音彭。管也。又作筭。前漢。查張敖。傳。賊貫高。榜管數千。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披草逕。躡秦嶺。由襄駱朝于行宮。四年十月。朱泚反。渾微服往行。遁終南。山谷賊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管。

梁之搜索所在，彈步至奉天，扈從至。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貞元二年，拜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初，公名載，字元興。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僞署之汙，賊平，渾瑊言，臣向名爲賊汚，且載於文從戈，非僞武所宜，請改名渾，是歲盜據淮濟，李希烈反，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爲才堪攘寇，拜爲汝州羣臣望聲徇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音騰，多言也。漢此尚夫喋喋，銜玉而賈石者也。說文：銜，行且賈也。賈，賣也。王衍誤天下，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者，生未必非人，殷浩敗中軍，晉殷浩有盛名，朝廷欲引爲心臂，以抗桓溫，爲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三年正月，以本官同平章事。登翊聖皇，匡弼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撥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莠于外用，彰君德，故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一二焉。貞元初，上以旬服長人，禹貢註：魏千里之內，謂之旬服，爲天子服，治田，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帝嘗親擢吏宰畿邑，而政有未幾，而人謠大和，壑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狀，召宰相，請皆賀帝得人。未幾，而人謠大和，壑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事張延賞，拊蹈稱慶，公俯伏不賀，且曰：旬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則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惠帝謂曹參曰：飲無所請事，參曰：蕭絳侯慙曲逆之對，何之法，臣等守之不亦可乎。帝悅。絳侯慙曲逆之對。

文帝問右丞相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勃不能對。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上稱善。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彘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勃大怒。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既而西戎乘間入。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彘建議許之。自公卿以下。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命上將。莅盟諸戎。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召對前殿。嘉歎者久之。五月。以侍中。潭。城。爲。吐。蕃。清。水。會。盟。使。兵。部。侍郎。崔。漢。衡。副。潭。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城。果。爲。蕃。兵。所。劫。狼。狼。而。獲。免。漢。衡。以下。將。吏。陷。沒。者。六。十。餘。人。上。使。謂。潭。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候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寬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動懇。勸合聖眷。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理乘輿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卽原其罪。玉工爲帝作玉帶。誤毀一筓。獻帝識不類。隨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潭曰。陛下殺人。則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諷。帝。與。服。杖。六十。請。論。如。律。詔。從。之。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裴腹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窮理辯刑。而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勒之勤。文。稱。馬。絡。頭。也。羈。纜。也。託。檀。弓。執。鞅。而。從。○。鞅。音。的。獻。利。屢。中。列。一。上。嘉。其。功。効。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爲。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而。止。三。年。以。果。州。刺。史。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潭。奏。志。貞。與。小。史。外。施。骨。疾。問。因。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毫。忘。之。疾。○。志。音。冒。忘。音。望。列。子。宋。陽。里。魯。迫。陳。讓。除。右。散。騎。

常侍罷知政事。八月以右散騎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卒年五十七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

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侃侃說文云剛直也。○侃可早切。故處心積慮。出穀梁傳。凡兩用之。博蹇之

道。表于朝端。弼違釋回。禮器禮釋回也。註釋也。○回邪僻也。朴忠之誠。沃于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

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塵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

屬。待祿而飽。備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或作恭。孝仁義善

仁。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潔靜。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冒危以扞牧圉。左傳註。牛曰。大節也。犯

顏以陳訐謨。至忠也。有一于此。尙宜旌褒。矧茲備體。焉可以已。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

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駁舊行。說文云。國定也。○國音質。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

勸之法。徵於誅誣。則有司存。謹狀。

諡議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宣城縣開國伯柳公從孫將

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以

尙書考功。一本無此四字。伏以魯史褒貶。虞書黜陟。彰善癉惡。王教之端。自周公以來。諡法未改。謹按柳公累歷

清貫。茂著名節。貞亮存誠。潔廉中禮。納忠爲爭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舉必聞。澄清可紀。冒危而大

節不奪。更名而純誠克彰。遂踐鼎司。以匡王國。奉上盡陪輔之志。退迹有推讓之高。圭璋聞望。洽于人聽。

所以聳厲在位。關於政教。聲聞王者。謝本無罕。闕王三字。其事實繁。褒善勸能。固將不廢。宗元既當族屬。且又通家。傳信克備。其遺芳。考行敢徵。於故事。謹具署其懿績。布以懲詞。定證之制。請如律令。謹狀。下太常博士。裴堪議。宜謚曰貞。奉敕依。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五代祖某陳宜郡王

會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祕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年某里陳京年若干狀。時永貞元年乙酉。公年三十三。永州司馬。

公姓陳氏。自潁川來。隸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既冠。字曰慶復。舉進士。大曆元年。京中進士第。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尙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與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京娶常衰兄女。無子。京無子。以從。子襄爲嗣。伯兄前監察御史璠。仲兄前大理評事萇。衰娶公妹柳氏。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



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漢高紀。聞授館致餼。左傳。地主

致厚以泉布獻焉。漢食貨志。太公立九府圖法。貨公曰。非是爲也。某嘗爲北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

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關閣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興。苟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

受大利。是以利來。史記。天下騷蓋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仿伴而歸。仿伴。徒倚也。賦

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爲博士。舉疵禮。疵。說文。云。病也。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

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問官守。左傳。僖二十四年。冬。王使來告。難云云。賦文仲對曰。敢不奔問。官守。段

忠烈之死。庚戌。朱泚殺。司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

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勤勞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

至。皆一。作所。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

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

列者。咸恟而退。音凶。拘。公大呼曰。趙霽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德宗。還京。以京爲左輔。國貞。元。馬

虛。杞。量。移。吉。州。長。史。未。幾。用。爲。饒。州。刺。史。制。出。京。興。趙。繼。裴。信。字。文。炫。虛。景。亮。張。聽。共。劾。杞。輔。政。要。位。大

臣。驗。時。月。不。得。對。百。官。環。常。若。兵。在。頸。今。復。用。之。則。茲。賊。皆。唾。掌。而。起。上。大。怒。諫。者。稍。引。却。京。願。曰。趙

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守。之。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帝。之。初。立。

上。需。等。解。王。虔。以。相。爲。遣。州。司。馬。上。迎。訪。太。后。間。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帝。之。初。立。

物。色。以。求。帝。大。悟。終。代。不。敢。置。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爲。進。退。者。一

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尙書郎給事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賢公之忠懇，是賴。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京自博士獻議，稱三十年至真東向之位，已下列敘昭穆，其獻祖懿祖附于德明與聖之廟。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每禱，祿年就本室，鑿之，諸儒無復言。帝賜京緋衣銀魚袋。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內官懲其上下之勤，輒汲之艱也。同說文武遺句與挽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爲奉。吾敢願其私容而替之也。贊一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十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貞元十四年，昭陵寢殿爲火所焚，四月以華屋三百八十間，橋元建三陵棟閣補造，昭陵占山上，宮侍憚輒汲，乏請更其所，宰相不能。京曰：京議善，卒不從。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內。重校，奏下而刊校益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著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自刺。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九年十二月，以太常卿高郵吏，而以祕書命公。帝疑京爲忠者，中傷，中人問查相，對少監，所以示優之也。公部侍郎鄭珣珣同平章事。而以祕書命公。延英帝聽遺京沮駭走出，罷爲祕書少監，所以示優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辭，而其話訓多尙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世。

得以傳其藝。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苞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朱雲。漢書朱雲請於成帝曰願得尚方斬馬劍斬佞臣其孝類穎考叔。左傳隱三年鄭伯實之類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遺絜我獨無考叔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廉類公儀休。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而使食糠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其他辭魚鱗機事皆類是而文以文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公前爲集賢殿正字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一作文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尙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 卷九

#### 表銘碣誄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房

李華

玄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連覆二京。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范陽節度安祿

山反十二帝慈蒸人避狄西蜀十五載六月玄宗愛命監撫理兵北朔辛丑皇太子至平涼數日朔方

陸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盧簡金開內鹽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賈册書亦捧瑞玉七

池判官李鴻判西行軍司馬裴翥迎太子治兵于朔方開方登賢為輔讓子以續公賈册書亦捧瑞玉七

玄宗至普安瑄以惡部侍郎求謁見即日瑄同平章事是日太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

子即位于靈武八月己亥玄宗命瑄奉傳國寶玉册詣靈武傳位太聖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

踴躍命帥中軍謀殲羿泥使辛丑瑄持節詔討西京安祿山之衆戰于陳濞斜敗績人咸有言志屈道

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暗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二載五月罷瑄入為尙書正色諤諤

貞元元年四月以又刺汾澮遽臨彭濮瑄尋出為晉州刺史何負而東何負而西公受挫抑邦人悽悽

瑄為禮部尙書帝懷明德俾不我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寶應二年薨殂園中於閩州僧舍年六十七瑄卒國瘁人哀云亡邦

國珍番嶽隕躓輔星昏霾天子洩涕追崇上台追贈巖巖岱宗瞻其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

春列郡是式天寶五載綴括蒼郡太守韋建銘江濱以慰南國

唐相國房公德銘之陰德銘見上一本唐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公羊傳文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

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公羊傳文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

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周王者之後若宋公史記微子開者商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

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宋公稽立為王卿士若衛武公甯文公鄭桓公公羊傳文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

諫表美鄭武公父子並爲司徒鄭武公父卽桓公也左傳宮之奇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  
諫曰韓仲鶴叔王季之子也爲文王師士勤在王室藏於盟府楚之爲縣者若葉公白公爲一作與史記楚世家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  
○葉於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涪公涪字音陪今此作涪公未詳涪音浮而大臣罕能以姓配  
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  
肅宗作訓於岐至德元載九月肅宗次順化郡瑄自蜀至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  
所居而事理辯辨一作辨所去而人哀號理袁人袁人不勝其懷二袁字也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  
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涯以左拾遺爲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其甥皇甫湜以賢良對嘉公北  
道猶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一本作袁人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  
增飾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徵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  
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濡音濡凡我子孫作我一罔不戴慕盛德之詞  
文而不刻一作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卒歸於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遵一作刺  
於我邦承公之理承字一本作又由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權  
其去我也遠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後徙陝州夏縣新史列之卓行傳貞元十四年

悉甚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真元四年六月，以陝隴觀察使李泌平章事，後

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十一年四月，裴延齡誣宰相陸贄等，貶忠州別

廷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等無罪。德宗怒，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七月，下遷城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

學生薛約者，嘗學於城。十四年，以言事得罪，誦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與約欲別，涕泣送

之郊外，帝聞以爲黨，罪人九月出城爲道州刺史。韓曰：按城貶在十四年，逆數之，則上所云四年者，當作

三年。太學生魯郡季儻，一作廬江何蕃等百六十七人，或云二百，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闔籲天。呼也。書無

字。諫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

不果獻，生徒噉噉。牛刀相陌徘徊，音河那視也。○呵，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傲，柔韞有立。○窻，切一

作。又聽聞嘉言，樂甚鍾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墮者益

勤，誕者益恭，沉酗臞酒。○臞，酒也。臞，多也。○○，呼斥逐郊遠。○，不變移之迹。如初禮達親三歲，罷退鄉黨，

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其親者乎。明日，講城以歸養者二十有餘人。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禮順克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與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城又簡秀才德行升堂，上沉醜不率

法冠履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遐，謂城爲道州。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

儒，願立貞珉，侔高狀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于後。公名城，字九宗，家于北平，隱于條山，惟公

澹粹冲和高巖懿醇。○巖魚力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城初隱中條山。與弟增城常易衣出。年長不里開。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爲司諫。義震于周行。爲司業。愛加于生徒。加一作均。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茲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篑基仁。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大和潛布。玄機密照。羣生聞禮。後學知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傲。匪公之軌。軌一作軌。人用奚蹈。作爰。一。麤厲貪凌。胡切。倉待公順之。欺僞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夏楚廢弛。尊嚴而威。禮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又曰。師嚴然後公。褒其良。俾升于堂。濯者既肥。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胸臆。故適今見夫子之義。勝故恩也。○糞音衛。文亦見史記。榮如衰衣。公棄不用。懲咎內訟。既訟于內。猶公之誨。匪仁孰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闕。謂天蓋高。曾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于南。望慕踟躕。○上音馳。下音廚。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表一。無唐故二字。陸先生名質。本名淳。字元沖。其後避憲宗諱。改賜名質。公集有答元饒州論春秋書云。宗

元出邵州。不克卒業於陸先生之門。書末又謂始至是州。丙戌。公年三十四。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此表作於邵州明矣。時元和元年。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于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漢書藝文志。春秋左傳三十卷。公羊傳。穀梁傳。鄒氏。今用其三傳。夾氏傳各十一卷。鄒氏夾氏有餘。無書。○夾音頰。

焉。左氏公羊乘。瓠。臚。木板古者用以寫書。焦思慮。以為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很怒。說文云：訐，相告訐也。很，不聽從。一曰：很，切也。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

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視字一作視。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訾音紫。又即說文毀也。蕪枯竹。護朽骨。

以至於父子傷夷。漢宣帝時詔刻向受殺梁春秋及其子欲校秘書。見左氏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天寶末。為台州

曆五年。而舉。諱集。洎趙匡。匡字伯淳。河東人。歷淮節度判官。洋州刺史。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

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見原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

春秋集註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生一作聖。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

旁魄混同。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魄字唯此音步角切。唐韻除匹陌切。外別音託。託史記落託。資無案。集韻又作薄音。自各切。註云：聲也。歐陽尚書：火流于王屋。為鴉其聲。魄韻中音義。於此不通。今依封禪書音步角切。亦作旁。薛荷子：唯能旁魄而無用。註：膠轉下上。音葛。說文：長遠貌。一曰：車馬喧雜。礪而不出於正。其

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禮記：仁人不過乎物。物不過乎人。不過乎物。物不過乎人。不過乎物。物不過乎人。既成。以授世之

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天子有爭臣七人。實佐淮南節度

導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貞元二十一年四月。自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實歷台信

給事中。為太子侍讀。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自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實歷台信

給事中。為太子侍讀。

貞元二十一年四月。自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實歷台信

給事中。為太子侍讀。



永貞年是歲改爲永貞元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謂憲宗即位也尊優

師儒先生以疾聞臨間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九月辛巳實卒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

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

遂相與諡曰與一作以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碣字一無

唐故兵部郎中楊君墓碣一本無唐故二字楊君擬也新史擬傳一如公碣惟不載其以校書郎爲書記耳時歲在癸未公年三十一爲監察御史裏行

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尙書兵部郎中楊君卒某日葬于奉先縣某原既葬其子姪洎家老家老猶左

謀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葬令唐時喪葬之令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跌足也足爲龜形首爲螭形也說文云

降五品爲碣說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方趺圓首圓一作圭說文圭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從

碣之制其世系則紀于大墓擬魏州弘農人遠祖越恭公鈞生儉西魏侍中儉生文偉隋安溫二州刺

成名成君諱擬字懋功與季弟凌生同日恭凌字不周月而孤伯兄憑憑字顯仁顯字翦髮爲童家居于吳太夫

人母道尊愛教飭謹備君之昆弟孝敬出於其性禮範奉于其舊克有成德輯其休光輯音東溥海岱

南極衡巫文學者皆知誦其詞而以爲模準進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舉進士大曆三年擬

以校書郎爲書記與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擬自祕書省校書郎爲其府掌書記毗贊元侯于漢之陰貞元三年閏

南節度使由協律郎三轉御史元戎出師用顯厥謀遂入王庭爲起居郎書法不回著垂國典又爲尙書

擬隨府選

司封員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送女從嫁曰媵事連權右斥退勿憚直聲彰聞仍參選部仍一本作乃  
選部擬爲吏部員外郎以馭羣吏姦臣席勢勢也威福自己他人求附離而不可得者一無可字公則却之私以  
晉史求署一皆罷遣曰吾不以三尺法爲己利害居喪致哀內盡其志外盡其物而無有不得於心者服  
除爲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誠然卒中於諷辭孟子諷辭知其所蔽不得朝請以檢校吏部郎中爲  
宣武軍節度判官貞元十二年八月擬自左司郎中爲檢校毫人缺守往蒞其政孤老撫安強猾戮死墾鑿  
境鹵境與境同山之多石者鹵艾榛荒作爰田爰與刈同左傳倍十五年作爰田以贍人食澹決潢汗  
築復堤防爲落渠以定水禍理不半歲利垂千祀會朝復命次于汴郊帥喪卒亂不可以入十四年冬擬  
五年春還汴二月節度使董晉卒汴軍亂擬走還京師遂西走闕下璽書迎門勞徠甚備以疾居家三年復登于朝八年擬起家  
邇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問逾三月不賜告漢律有賜告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復爲兵部郎中退  
遂卒天下文行之士爲之悲哀嗚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強毅之志內以和於親戚正於族屬外以信於朋  
友施於政事故身之進退人之喜戚繫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書咸曰孝友君子謂楊氏其仁義之府  
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傳於世擬有文二十卷若某者以姻舊獲愛公惡之婿見不腆之文君實知之  
惟車馬幣玉大喪禮云公贈玄纁束帛兩馬雜記云諸侯相舍以雙左傳文五年註無可以稱其德用君  
之所以知者嗣焉

故御史周君碣元十二年丙子公此碣子諱當是柳州人時真元二十四應博學宏氣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

至相位開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以牛仙客賢臣放退中書令張九齡為尚書右丞相並罷知政事公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釋文墀地也丹漆地故稱丹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子諱以監察御

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譏州至藍田而死此云天寶諛也晁氏歐書志曰溫公考異辨之矣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唐古之不得其死

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治於傳聞卒以不試而

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也一有者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

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與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爲之銘銘曰

忠爲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爲臣軌兮一無

唐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諱呂君名溫字化光一字和叔河中人年四十卒周禮小史掌卿大夫

年三十  
九在永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葬葬于江陵之野音杲嗚呼君有智

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經百世經一作康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元和三年貶

以陟爲衡州五年以政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日六年八月八日戊子社不酒去樂

會哭于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間。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泣。嗚呼。蓋嘗聞于古而  
 親于今也。視君之志與能不施于生人。知者又不過十人。世徒讀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  
 之於君。其末也。其一。嗚呼。君之文章。宜端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極於  
 天下。今其聞者。非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巍  
 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君所居官。為第三品。宜得諡于太常。余懼州吏之逸其辭也。州吏一作刺史。私為  
 之誄以志其行。其辭曰。

麟死魯郊。春秋哀十四年。西狩獲麟。其靈不施。濯濯夫子。故潔其儀。言如麟也。復出冠仁服義。干櫓書詩。干櫓盾也。禮  
 為干櫓也。此則言以書詩。忠貞繼佩。智勇承恭。夔履跨騰。商周堯舜。是師道不勝禍。天固余欺。鬼神齊怒。齊不  
 妖孽咸疑。切。孽魚列。一作夔。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勤唐以力。輔寧萬邦。受胙爾國。史記齊太  
 先為四岳。佐禹平水土有功。封於呂國。語有曰。維師元聖。詩維師尚父。周以降德。世征五侯。左傳僖四年  
 昨四岳。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呂。昨報也。維師元聖。書肇求元聖。周以降德。世征五侯。左傳僖四年  
 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  
 達其道。卓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溫從。溫實敷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業。與  
 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于禮司。禮部也。奮藻合章。決科聯中。貞元十四年。尚書左丞。顧休問用張。署  
 籀百氏。籀。校也。溫為。書。校。書。耶。錯綜逾光。超都諫列。溫與王叔文章。執。屢卓其靈。袁夢。賦。漢。制。叢。錄。云。漢。官。儀。凡

蘇東方朔言文帝集書詔爲殿樽禮通又言文帝封上道前制也帝殊爾能人服其智我悔厥禍款邊  
指此其後徽帝詔察臣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卓張封上道前制也  
求侍戎謂吐薛欵叩也盛選邦良難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二十年六月以秘書監張鷟爲吐蕃甲  
風動海壖壖之餘地也宣切皇威以致來摠征賦甲茲郎吏元和九年使還溫制用經邦時推重器諸臣之復  
一作後非周官匪易周禮宰夫之職掌諸臣之復萬民漢課賤奏鮮云能備後漢左雄奏請自今孝廉年不滿  
試家法文君自他曹載出其技其於筆削任羣儒草議正郎司刑溫自戶部員外郎部中邦憲爲貳副  
也後擊爲御史中丞請溫爲知雜糺伊肅糺即糾字左傳糾王恩註云遠也諂諛具畏留具畏選  
故云邦憲爲御史也羣一作羣當考糺伊肅糺即糾字左傳糾王恩註云遠也諂諛具畏留具畏選  
理于道登詰問之又勅奏吉甫交通術士惡宗異之召登而訊其事皆虛十月再貶溫道州刺史民服休  
嘉恩疎若昵傷適如遐實閉其閤汲黯爲東海太守臥閤而撫于家載其榆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迫威不  
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繇蠶外邑繇作繇外邑恐字誤三我爾盈車雜耕隣邦我黍之華旣字其  
畜亦藝其麻馨鼓斯屏也屏音阜大鼓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論語既富矣又與良廢邪考績旣成王用興  
嗟陟于嶽濱溫自道州遷衡州刺史嶽嶽之液也言進其律禮記王制諸侯有功號呼南竭謳謠北溢欺吏悍民先聲如  
失道租匿役歸誠自出兼并旣息罷羸乃逸惟昔舉善盜奔于隣左傳晉國之盜逃奔于秦今我興仁化  
爲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粟左傳文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飢竭其粟而貸之又襄二今我厚生  
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災仁權權咎俾民伊祐作怙而君不壽矯矯貪凌乃康乃茂嗚呼

哀哉。廩不餘食。藏無積帛。○禮才內厚族姻。外凋賓客。恆是懸馨。左傳室如懸馨逮茲易簣。箕也。僅無凶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討儒。時中之奧。禮記君子而時中。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昭昭乎著揭日月而行。以耀羣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齒舌嗷嗷。牛刀切說文衆口愁也。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窮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證王都。諸生羣吏。尙擁良圖。故友咨懷。累行陳蓉。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故尙書戶部郎中魏府君墓誌并序。一無唐故二字。魏府君弘簡史無傳。公謂居又同開故矣。唐時貞元二十年甲申。公年三十二。爲監察御史。墓行。

魏氏世墓于某縣某原。唐興有聞。士諱之過者。○退他歷與子及孫。咸舉進士。嗣爲儒。家綿州。涪城尉諱全珪。魏州臨黃主簿。諱欽慈。太常主簿。諱緄。音衰尙書膳部員外郎兼江陵少尹。諱萬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於行。才具而不得其祿。江陵府君益之以閎達之量。經緯之謀。故豪士賢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諱弘簡。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旣冠而德禮聞於鄉黨。旣仕而法制立於官政。溫柔發乎外。見而人莫不親。直方存乎內。久而人莫不敬。由進士策賢良。連居科首。建中元年弘簡中進士第。貞元元年又中賢良。授太子校書。歷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爲判官副使。累授協律郎大理評事。三爲御史。諸本多無賜緋魚袋。在州六年。而人樂之。廉使崔衍曰。吾敢專天下之士。獨惠茲人乎。貞元十二年八月。行自絳州刺史。辟弘簡爲副。遂獻于天子。拜度支員

外。轉戶部郎中。邦賦克舉。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聲。遐邇一辭。

一作同辭。且曰。斯人也。而不得爲善之利。中人其意乎。君嘗三娶。而卒無主婦。庭無倚廬。廬孟康曰。在倚

廬行三年。喪師古曰。倚廬。至地爲之。江都易王傳。服舍。暨倚廬。聖室之次者。記禮。奔喪云。居於倚廬。此字祖也。堂無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喪。有孝女。以守其祀。

故哭于客位。吊于殯東者。咸加哀焉。凡爲部從事。府喪而當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或皆得其

理。君之先再世貧不得葬。故以祿仕遊於諸侯。薄衣食。損車馬。凡十有餘祀。卒瘞于厥心。其族屬之無主

後者。皆位於墓。娣姪之無歸從者。咸會于家。由是處約以終其世。既斂。家宰庀其政也。具也。○庀匹婢切。

視廩唯釜。鍾左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四升爲豆。四

視藏唯束帛。無餘積焉。十有一月。遣車歸于洛師。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遺車。遺車。送死者之車。說文。某日

祔于墓。監察御史柳宗元聞其道而翫其文也。久居又同閤。音翰。里故哀而銘之。其辭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溫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暢周流。炳蔚紛紛。給爲周賢能。周禮。殯大

年則大比。考其德行。爲漢賢良。漢文帝紀。二年。舉賢良方正。始任離校。籍籍有光。仍授使檄。訐謔用揚。詩

道藝。而與賢者能者。爲漢賢良。漢文帝紀。二年。舉賢良方正。始任離校。籍籍有光。仍授使檄。訐謔用揚。詩

謔定命。二居郎位。徵賦以理。休聲載起。顯命伊始。生而不壽。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濟其美。有翮其旗。爰

舉裳帷。行道遲遲。望墓而歸。象物是宜。象物。卜筮孔時。里人作銘。不愧于辭。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公集。又有祭崔史君敏文。即永州公也。文謂某等。咸以罪戾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寢。莊三十一年公羊傳

何正寢也。註天子諸侯皆有景寅遷神于舟。以其年某月日歸葬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戶

三寢。一高寢。二路寢。三小寢。宜玄宗南巡。內禪聖嗣。音禪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左氏有

部尙書府君之墓。尙書諱滂。切。族五厥功載焉。迎太子治兵于朔方。七月甲子。太子即皇帝位。是為肅宗。俗本作崔猗。字誤。尙書之先。曰

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子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切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

某。諱字某。承德之清源。凌之以獨潔。○獨圭淵以端其志。采羣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修其能。始由

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志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各一人。學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

又云。千牛備身。備身左更。蓋屋三原。藍田尉。魏屋。魏鳳翔。藍田三原。魏京。仍有大故。三徙同位。言三徙皆

右各十二人。擊執御刀。更蓋屋三原。藍田尉。魏屋。魏鳳翔。藍田三原。魏京。仍有大故。三徙同位。言三徙皆

繼授許州臨潁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嚙字子明。與元年自東鯨寇猖獗。黎

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糴芻茭。一作爲河南尉書。時乃糗糴。時乃芻茭。切。汝節度使遷河南尹。鯨寇猖獗。黎

版。戶籍圖地。圖。疆。勛。云。溝。廣。四。尺。深。民。事。時。又。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都。會。者。謂。以。禮。聽。國

四。尺。通。廣。深。倍。於。溝。○。漁。許。城。切。耳。語。韻。無。此。字。唯。吳。本。楚。辭。中。有。如。此。書。者。今。從。○。晉。七。入。切。擊。切。加。貢。舉。叢。杏。一。日。不。膏。左。氏。傳。昭。公。二。十。三。年。叙。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觀。文。意。皆。當。是。葺

鏞。譙。四。至。鏞字本漢書薛宣傳故使操平鑄令如淳曰汝切使自知過也師古曰或鑿也諱公爲之優游

有裕。長史司徒杜公與之揖讓。異於僚儔。真元元年十二月杜佑爲揚州參軍異字一本作夷南入爲太子司議郎。



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其俗也。戶爲胥徒。家有禳祿。

禳祿皆除疫之祭。禳音梗。謂禳祭未至之害。一作禳祿。大者虐餓孤以盜邦賦。

毆愚蒙以神詛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優凌牟漁者數百人。李取也。以付信于下。而征

貢用集。擒戮妖師。毀蕪蒿淫昏者千餘室。禮記。蠶蒿。謂蠶蒿。香臭之氣。淫昏。左氏所謂淫昏之鬼也。蠶音蒿。以舉正羣枉。而田闔克和

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措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禮記。體魄。則降志氣在上。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

州參軍榮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盧彤女嘉淑之德。繼聞宗族。有子曰貽哲。貽

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爲德門。清河濬源。崔氏清河郡人。其流法法。云云。說文。溱流也。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

與鯉。詩。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食魚。必河之鯉。崔氏舊史是尊。孰爲茂功。尙書清風。謂爲戶。藹其有融。

勃焉而興。左傳。禹湯罪已。拔草從龍。從龍宗起靈武也。布令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

政。公嗣餘慶。形于謠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八切。下。妖風以正。于邑于邦。一作施。于邑。邦。克揚休命。孰

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痗。詩。使我心痗。痗。病也。○痗。莫。佩切。始焉是賴。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徵音

不昧。徵。美也。

故永州刺史流配驩州崔君權厝誌崔君名簡字子敬一無流配驩州四字時元和七年壬辰公年三十九在永州

博陵崔君崔氏出自齊丁公呂伋食邑於崔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貞元五年簡中進士第始掌書記山南西

使辟為後分清河博陵二望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君懇御史按

章具獄坐流隴州幼弟訟諸朝天子黜連帥連帥湖南觀察使也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公時

為永州司馬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四百步下一本無壇字北字下有穉字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

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嚴礪屢破西邊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五石丹病瘍且

亂音易劍避也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簡娶公之姊德碩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公有柳

其葬在長安東南少陵北君以竄沒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葬也徒志其一二者云

鯤為祖鯤為父世文儒積彌厚簡五世祖太師子挹國子祭酒挹子溫房平字敬守字敬守年

五十增以二葬湘澗音篋水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一無唐故二字裴府君葬在元和十三年碣蓋是時作公年四十六刺柳

公諱瑾字封叔河東聞喜人聞喜縣太尉公諱行儉行儉字實高祖侍中公諱光庭光庭字連城實曾祖

刑部員外郎府君諱積積以蔭仕累遷起居郎祠部實祖大理卿府君諱傲實父公由進士上第貞元三年

進校書崇文館崇文有校書郎二飭館事飭一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貞元八年後參京兆軍事按覆

士學校現查籍

校巡大尹恆得以取直爲太常主簿。唐太常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搜逖疑互。歷切。他探扶遜隱。遜音鍾。宿工老師不  
得伏匿。皆來會堂下。著股肱。左氏國語著其股肱。役喉喙。以集樂事。作坐立二部伎圖。劇奇其績。奏超以  
爲丞。太常寺卿一司空杜公聯奉崇陵豐陵禮儀。再以爲佐。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七月。葬崇陵元和中  
九年正月。順宗崩。仍以杜黃裳爲使。離紛危。危雜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途。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  
七月。葬豐陵。黃裳再辟。爲判官。離紛危。危雜導滯塞。關百執事。條直顯途。司空拱手以成。自開元制  
由是凶禮遂闕。至開元二十年。畧聖陵寢。皆因事。擊綴。擊綴音覽。擊綴音覽。取一切乃已。有司卒無所徵。公乃撰二陵  
集禮。公集有凌君豐崇藏之南閣。轉殿中侍御史。仍拜尚書比部員外郎。會校成要。比部員外郎掌勾會  
會大計。最之簿。聽出入。比其要會。註云。葦歲畢具。刺金州。決高弛。隳。隳弓聲也。隳。隳塞也。○弛。弛是切。隳  
皆作隳。音隳。縣名也。去人水禍。渚芟原茅。關成稻梁。陟萬年令。叢劇辦肅。談宴終日。人視之若居冗官。然  
會金州。猾吏來揚言恐喝。以頰襲事。音脣。曰。不得三十萬。吾能爲禍。公大怒。召罵之。恣所爲。吏巧以聞。御  
史按章具獄。再謫道州。循州爲佐掾。會赦。量移吉州長史。元和十二年秋七月。日病。店泄卒。店泄音驟。始  
公以唯諾聞。長安中。奔人危急。輕出財力。如索水火。性開蕩。進交大官。不視齒類。挾同列。收下輩。下輩。漢  
傳。鶴。離下。細大畢歡。喜博弈。知聲音。飲酒甚少。而工於札。謠謠舞擊。粵。粵。亦歌也。詩。織屨促密。皆曲中節  
度。而終身不以酒氣加人。晝接人事。夜讀書考禮。收拾策牘。左傳序。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疏云。

諸簡乃名爲策簡之所容一行字耳。讀可方殷。版廣於簡。可未嘗釋手。以是重諸公閒。初娶范陽盧氏。無以並容。致行又云。六經之策。長二尺四寸。此策。版之別也。

子後夫人柳氏。公之姊。德爲元族冠生三男子。喪其二焉。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長安御宿之北原。御宿長安地名。家子銑。蘇典切。或添。漢書亦作御羞。家子銑。洎永二字。奉樞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銑以文書來柳州。告其叔舅宗元。願碣于墓左。則涕爲之銘。其辭曰。

有鬱其轡。惟裴之卿。連父爲大理卿世服大僚。書有服在大僚也仍耀烈名。封叔申之也。申重實惟其英。讎書宮闈。謂校

尙崇。佐職于京。謂爲京兆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儀考禮。大弁斯畢。書率循大下。太下鳩工展伎。謂作坐

圖爰備聲律。或圃或書藏之府室。史于柱下。史記老子傳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隱曰。藏室史乃周藏書室。故云史于柱下也。郎於會司。周禮司會之職。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禮爲殿中侍御史。郎於會司。知四國之治。補註。漢水之滄。滄水際。故云滄。滄沃卒移。書下民皆墊。增我歲食。易

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懷。溝防漢潞。漢潞。漢水之滄。潞水際。故云潞。潞沃卒移。書下民皆墊。增我歲食。易

其芋魁。前漢飯我豆。食芋魁。芋魁。周禮。開民無職。相顧聚來。徵爲萬年。治劇于都。百務攸成。談宴以娛。誰恤

誰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辭。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孟之貌。○施。施猶屬喜。更赦進資。廬陵是遷。人

曰世德。宜慶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賚。語曰。周有大賚。善期賜其還。一作鬼神不享。命殞在前。

元和十二年十月平吳元。濟十三年正月大長原有墓。高曾祖父淑。靈是禱。淑。柳氏也。柳氏也。柳淑。謂封叔爰歸。左右惟具。

孤銑磨石。祈辭海陬。將侯切。隅也。公時爲永州刺史。爲作此碣。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卷十

誌

唐故中散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上柱國  
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公墓誌銘并序○張公名舟，詳見本籍。按舊史，公以元和元年  
四五年，此誌  
銘在永州作。

漢光中與馬援雄絕域之志。漢光武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反自立昔武一統，陶璜布殊俗之恩。書  
陶璜字世英，孫皓時都督交州諸軍事。璜因而在南。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今皇  
方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安南即古交州也。故舉援璜之事。理隨德成，功與時並。今皇帝載新景命，今皇  
宗也。詩景命有。僕景命明命也。不冒海隅，隔出日。時惟公祗復厥績，交趾之理。唐安南中都護府本交趾郡，續於前人  
公諱某某，某郡人也。曾祖彥師，朝散大夫尚書駕部郎中。祖瑾，懷州武德縣令。考清，朝議郎試大理寺  
丞，贈右贊善大夫。咸有懿美，積為餘慶。公以忠肅循其中，以文術昭於外。推經旨以飾吏事，本法理以平  
人心。始命蘄州蘄春主簿，句會敏給。句會會計也厥聲顯揚，仍以左領軍衛兵曹為安南經略巡官。申固  
扞衛，有聞彰徹。左氏昭三十一轉金吾衛判官三歷御史，績用弘大，揚於天庭。加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  
換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復轉郎中，為安南副都護，賜紫金魚袋。充經略副使，遷檢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

都護御史中丞充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史元和元年四月舟自安南習於

海邦凡其比較勤勞利澤長久去之則夷獠稱亂南經略副使充南管都護公自為吏復至而寇攘順化及

受命專征得陳嘉謨誓拔禍本納於夷軌乃命一其貢奉平其斂施牧人盡區處之方制國備刑體之法

道阻而通百貨地偏而具五人儲待委積待也周禮門關之委積以待施惠委積率米薪芻之總師旅

無庚癸之呼左氏哀十三年傳吳申叔儀云糧於公孫有山氏對曰若登繕完板幹幹也控帶兼戊己

之位西域志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二校尉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覆四方今所置校尉文單環王單氏後改

為單氏文單即陸真順一曰婆饒環王本恬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左氏昭五年傳長海合蒙艦艦船

林邑一曰占不勞一曰占婆元和四年八月環王寇安南舟敗其廓地數圻圻千里地左氏傳今大國多

所以突敵再舉而克殄其徒索三千人獲戰象并王子五十九人廓地數圻圻千里地左氏傳今大國多

故以歸於我理烏蠻首帥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

風易皮弁以冠帶化姦宄為誠敬皆用周禮率由漢儀公患浮海之役可濟可覆而無所恃乃剝連鳥連

疑是山名以關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沃日之東成通溝摩霄之阻若為高岸○藝音別也

○剝首枯以關坦途鬼工來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沃日之東成通溝摩霄之阻若為高岸○藝音別也

周官有而終古蒙利公患疆場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彼一此河常之事一乃復銅柱廣州記馬援到交

極界舟復之馬慰充安南都護夷獠便之乃於漢所立銅柱處以銅一千五百斤特為正制鼓鑄既施精

鑄二柱刻畫唐德以體伏波之跡以此誌觀之則張公亦嘗有是特史不書耳車為正制鼓鑄既施精

堅是立困圍之下國以困香國也明若白黑易野之守周禮險野以人為主易野以車為正制鼓鑄既施精

萬世無虞。奇琛良貨。○琛，玉也。寶也。溢於王府。周禮：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殊俗異類，盈於藁街。陳漢書傳：支縣頭藁街名。藁街在長安城門內。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唐鴻臚客館三輔黃圖云：藁街在長安城門內。優詔累旌其忠良。太史嗣書其功烈。就加國子祭酒。封武

城男。食邑三百戶。凡再策勳。策勳二年。左傳：反行欲至舍。晉

年若干。天子震悼。傷辭有加。贈策也。明年其孤某官與宗人號奉裳帷。率其家老。咨於叔父延唐。令某卜

宅於潭州某原。宅兆宅墓也。充茂切。空墳。以告於幽明。銘曰。

公之闕。以志於丘窆。音劍。又充茂切。空墳。以告於幽明。銘曰。

周限荆衡。荆衡之地。在周非其所有。秦開百粵。秦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平百粵。又置閩中南海桂

交州之治。炎劉是設。武帝元鼎元年。定德大來服道。消自絕。伏波南征。見上漢威載烈。宛陵北附。孫皓

帝封瓊爲宛陵侯。晉武。晉政爰發。我唐流澤。光於有截。海外有截。註云：四皇帝中興。武城授鉞。音舟。爲肅

肅武城。惟夫之哲。詩：哲夫更歷毗贊。官副使也。顯揚彰徹。既受休命。秉茲峻節。度其謀猷。守以廉潔。厚農

薄征。匪貊匪筮。孟子：欲輕之於鳥舜之道者。大額小額也。欲重之於鳥舜之道者。通商平貨。有來皆悅。踐

山跨海。堅其鷗列。莊子：必無盛鷗列於麗。制器足兵。潰茲蟻結。禮：蟻結于四隅。烏巒屈服。文單翦滅。柔遠開疆。會

朝天闕。銅柱乃復。環山以誓。齊語：環山於牢。環也。誓。救列切。海無遺注。音午。又寇罔踰越。琛賚之獻。切。徐

時周於窮髮。莊子：窮髮之地。北帝嘉成德。載旌茂閔。增秩策勳。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虧大耋。易：大耋之嗟。凶。說文：年八

十曰畫。○邦人號呼，夷裔悽咽，卜葬長沙，連岡啓穴，書銘薦辭，德音罔缺。

唐故營管經略招討等使朝散大夫持都督益州諸軍事守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

李公墓銘并序○據葬在元和

公諱某，字某，實惟文皇帝之玄孫，文皇帝太宗初諡別子曰承乾，禮記喪服小記別子為祖繼別為皇太子，以

藩愛逼奪，危慄致禍，後封恒山，為愍王，贈荊州大都督，太子貞觀中魏王泰有寵於上，潛山王，九年立為皇

是廢承乾為庶人，天寶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事，封郁國公，公曰玘，禮記別子為祖繼

中復故封諡曰愍王，繼別曰象，斬春郡太守，贈越州大都督事，封郁國公，公曰玘，禮記別子為祖繼

小宗，註曰別子為公子始來在此國者，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諡別子曰承乾，繼別曰象，天寶曰玘，

以是推之，可考矣，玘步田毗資，太子詹事，贈祕書監，生虞，尚書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貴仕，公不

二切，說文云玘，珠也，夏書作璣，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繼有功德，公始以通經入崇文館，唐崇文館學生二十人，登有司第，選同州參

軍，入佐金吾衛，貞元十九年十一月，以振武節度使范進太僕主簿，參引大駕，府移為左右神策行營兵

馬節度，以為推官，永貞元年五月，以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城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凡二使，其率皆

范司空希朝，同將帥也，進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團練判官，為澶南都團練使，卒，辟位為判官，以寬通簡

大輔，治得中，道府遷主後事，師人愛慕，欲以貞元故事為請，唐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

萌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賦稅自私，至大曆，公恐懼抑留，復徙浙東為都團練副使，元和三年

貞元之同，其弊尤甚，公謂貞元故事者，蓋欲擅署之也，公恐懼抑留，復徙浙東為都團練副使，元和三年



湖南選轉侍御史又徙浙西一本二徒如其職五年八月舉選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萃刺岳  
信二州得劉向祕書以能卒化黃白劉向傳淮南有就中鴻寶祕書言神仙使鬼物爲金之術日召徒  
試術爲仇家上變就鞠無事勅管殺告者猶降建州司馬位集方士圖無反狀岳坐誣同謀貶位建州司  
馬道捕位劾禁中薛存誠孔戾一日三表請付御史臺詔致與三司雜治無反狀岳坐誣同謀貶位建州司  
守建州司馬云陟刺泉州會烏獠夷獠字語韻無疑是猶楚辭猛鳥猶犬戎也考之史傳蓋是烏獠西  
有破人國今烏獠人是也避烏刺殺郡吏毆縛農民詔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爲經略  
招討使既至則觀弓橐甲觀與破同官刀切橐音託去斥候禁部內無敢以賊名使得自潛濯○辨胡  
諸會長咸頓首送款故虜獲輸稅奉貢願比內郡人遣子吏都督所言爲吏於人復耕稼無有威刑居五  
月頃有黑螭鼓江流○螭音癸狀似龍而無角壞北岸直城南門覆船殺人然後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嘗合汞流  
黃丹砂爲紫丹○汞丹砂所化爲水銀也能入火不動以爲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數日薨  
寶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緹五兩緹赤帛也兩疋也周禮無過五兩註無金銀  
泉貝泉錢別名貝說文海介蟲幾不克斂夷人號呼致幣歸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稷長安西山高陽原上穆昭夫人陳  
氏先公十五年沒父曇亦都督邕州終貞元十三年六月以孤孟輿愿且文亞曰仲權次曰季謀年自九  
歲以下有兩塔博陵崔行儉勁峭有立志榮陽鄭師貞敏捷能羣皆聞名銘曰

文濬維祥皇帝文實巨實延家讒不嗣家一作冢宗以支傳郇公克庸詹事繼賢湜湜左丞湜湜力切水

泄惟道之宣公寬且惠以教則順五參戎政謂佐金吾衛左右神策行二佩郡印謂典岳師歡民愛克懷

以信誠辭告誦一作卒白其訊烏獬猖狂盜海剽山帝命於南遂彼羣蠻虎龍煌煌英蕩是將周禮山國

國用龍節皆金為之英蕩輔之註金為節舟之金玉詩何以舟之維玉及瑤以為公服公既泄止泄臨澤

叔泄告以文理推義赴仁弋弓服矢解見上開是垣壘完其父子復我邦賦弛予卒士貌不功矜情不

伐喜蠻人涕懷投刃以俟方底成績蟲孽告妖悍石構災升屋而號詳見禮記喪大記謂以衣升屋招

紫卉裳潘曰紫說文曰紫結也一曰紫警也書島夷卉來博來觀臨臚鱗原武鱗一作鱗鱗善也詩度其

鮮祔之顯魂松柏莘莘莘音干封域安安代有高墳堯文之孫

唐故邕管招討副使試大理司直兼貴州刺史鄧君墓誌銘并序鄧氏出南陽安定二望商王

因為氏一曰本曼姓春秋有鄧侯晉離後為楚所滅因為氏焉公謂刺史鄧君為曼姓之裔

則系蓋出此京兆尹弘農公楊愬也據誌云元和五年卒明年某月日葬誌當是五年作云

君諱某字某南陽人漢司徒禹之世也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曾祖倚皇連州普城令連一本祖少立皇

滄州司馬考邕皇左武衛兵曹參軍惟君敏給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幹蠱之稱易幹父之蠱蠱洽於諸侯

信謹之跡彰於所泄故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初以試太常寺奉禮郎更職於劍南湖南江西前

後連帥咸器其能以柄於事於劍南劍南節度使則亭擬閱實亭亦平也閱實謂檢閱以循官刑書官

印詳在其實

核實之也書閱實其觀

荆○循一作修。盡哀敬之情。○哀敬折衷。一作作。敦淑問之頌。○敦淑問如阜。敦也。周禮。尹人掌金玉錫石之地。以守之。說文。尹。銅鐵。模石也。與。噴同。參覓氏鼓鑄之功。○周禮。琕氏爲鍾。兩。鑼。謂之。鈦。澆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蒲。漢。切。與。噴同。參覓氏鼓鑄之功。○周禮。琕氏爲鍾。兩。鑼。謂之。鈦。澆山告祥。國用益贍。吏無並緣。以巧法。蒲。漢。切。與。噴同。人無怨譴以苦役。○譴。首。也。凡。處。斯。職。莫。能。加。焉。於。江。西。江。西。真。元。年。十。一。月。以。楊。惡。爲。則。旁。緝。傳。置。下。繩。支。郡。俾。無。有。異。政。以。一。於。詔。條。財。賦。之。重。待。君。而。理。無。何。邕。州。經。略。使。路。公。恕。奏。署。試。大。理。評。事。兼。貴。州。刺。史。元。和。元。年。也。管。經。略。參。帷。幕。之。任。董。龜。虎。之。威。龜。印。虎。符。謂。夷。俗。敬。愛。革。面。受。事。人。革。面。朝。廷。將。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趙。良。金。爲。邕。州。金。爲。邕。州。復。以。君。兼。招。討。判。官。錄。其。異。能。奏。加。司。直。昇。招。討。副。使。兼。統。橫。廉。貴。三。州。事。虜。茸。之。下。江。虜。茸。亂。貌。○。虜。茸。直。道。有。立。獷。悍。之。內。○。獷。古。猛。義。威。必。行。賦。增。而。不。擾。法。一。而。無。憾。然。以。憂。慄。間。於。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齒。牙。之。猾。晉。語。猷。公。下。伐。颺。戎。史。之。爲。害。○。道。一。作。途。口。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於。公。館。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於。潭。州。某。原。禮。具。焉。京。兆。尹。弘。農。公。尹。京。兆。始。由。湖。南。爲。江。西。再。以。君。爲。從。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於。劇。任。惜。君。之。志。見。屈。於。羣。疑。且。以。誌。授。宗。元。使。備。其。闕。古。者。觀。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觀。其。所。使。一。本。作。而。知。在。下。之。誠。嗚。呼。可。無。辭。乎。銘。曰。



道節度府掌書記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掌書記預謀書不甚合以試守軍衛佐加協律郎入薦爲長安主簿復出以

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都團練軍事元和二年正月以韋丹爲江南西道都團練使恭爲軍府參軍府表進殿中侍御史南西道爲桂管

都防禦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國尙書鄭公遮留假嶺南道節度判官元和五年三月以故相禮部尙

恭去桂州邕留爲府判官一云鄭餘慶至廣州病瘵瘡加癰瘵舊本作疥香山沈公謂當作瘵瘵瘵元帝音該又音皆二日瘵一作瘵瘵曰夏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戶部尙書延齡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瓊曰特女子三

人曰環曰鸞曰倩皆幼行於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陽祔葬於大墓款志呂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

與於世溫泊恭名爲豪傑知者以爲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溫刺衡州年四十卒元和六年恭未及理人

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溫恭者耶恭貌奇壯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壽考碩大而

不克呂氏之道惡乎與銘曰

溼溼之風乎不可追左氏靈二十九年傳吳季札來聘爲之歌齊札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擊也○有志之大乎今安歸呂君去我死乎吾誰依呂氏太公後當言泱泱今作溼溼誤也溼溼大

溼音馮唐故嶺南經略副使御史馬君墓誌馬君史無傳表系亦

元和九年月日扶風馬君卒命於守龜命占祔於先君食食者以墨畫龜然後灼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

食其孤使來以狀謁銘宗元刪取其辭曰君凡受署署辟往來桂州嶺南江西荆南道往來一皆大府凡

命官更佐軍衛錄王府事謂為王府錄事參軍番禹令番禹廣州縣名音潘愚江陵戶曹錄府事亦謂為江陵府錄事參軍監察御史皆為

顯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嶺南夷汎海之舟音白使經略副使皆所謂右職漢書文翁傳太守

註高職也又賈禹傳便巧史書習凡所嚴事御史中丞良未與元元年三月杜司徒佑伯儀為嶺南節度使嗣曹王臯建中

十月以阜為江西觀察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

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

荆南節度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貞元元年四月徙荆南節度使

謂嶺南安南桂容也韓文公集有送鄭絳尚書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出卒致穀以謀叶平哥舒晃

大曆八年九月循州刺史哥舒晃反十假守州邑漢南粵王傳郡縣之職或作時民以便安殄火訛殺吏

年十一月江西觀察使路開壽討平之威海鹽堦算邦賦大減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為吏逾四十年卒不見大者今年至慮耗至

謂七十當致仕也終不能以筋力為人羸縮因罷休以經書教子弟不問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長者重

今俗本誤作年志許與聞凡交大官皆見禮司徒佑嘗以國事徵願謂君曰願以老母為累受託奉視優崇至忘其子之去

君諱某字某曾祖某某官一有祖某某官嗣子隴西李氏出曰徵由進士為右衛胄曹早沒次四子皆

京兆韋氏出曰傲曰傲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婿曰宗宗一公弟也其銘曰

不懈於位不替於謀慮寇以平○寇口候切一本作口候切撫民以蘇僭火不孽一本作孽火不作悍吏不牟二句即前

說殺吏威惟實於鹽鹽一作鹽亦胤其爵公以忠施私以義躋既至於年乃靜於懷衣柔膳甘子孫孫攜

也牟使牟

侍一觀經考古教導斯齊克壽克樂鳴呼終哉於陰之原爰位其墓千萬子孫來拜來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貶柳州司馬孟公墓誌銘孟公名常霖奉詳註本篇按公元和十年卒誌當作於十一年云

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善狀行來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將葬於某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桓王司馬無桓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義成

呼其帥魏國公耽爲宰相九年五月耽命公左領軍衛將軍左右領軍衛將軍各二人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

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於趙於字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元和四年十月詔削奪成德

詔之以常諒爲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五年七月不受祿去金革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

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佐一靖梁州史山南道節度使建中三年十一

月以耽爲靈州刺史山南立義成軍耽鎮義成時淄青李納雖去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魏公弘大恢

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虔恭潔廉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壘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

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寇壤安州迫淮西之境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和元

年用兵於蔡一無朝廷諸公泊外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膈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

於中貌嚴於外嘗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聞國難輒不寢食謀度憤怒也以故病不可治曾

祖某官諱某祖某官諱某父某官諱某公之諱曰常謙子遵慶弟曰某銘曰

魯仲孫氏其世爲孟孟世出魯桓公仲孫之後賁音奔勇光武孟氏云賁勇光武○賁音奔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

執稽以庸稽士卒兵器簿書也周成致厥命濟濟於朝冕服以光墨非從利其喪維終役服喪○忠孝

孔明君子攸彰彰一作影昔者雲中六級下吏魏尚爲雲中守時常一入尚帥車騎擊公刺於安法亦可議黜

伏南荒豪士歐歎歎音噓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膈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

仆於京京字誤代山丸九植柏與松詩松柏丸丸丸丸松柏高直其名惟何名一作下忠孝孟公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權厝州員外凌君和元年同貶員外司馬此誌永州作集又有吳連

年月日元和三年尙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凌君諱準卒於桂陽佛寺桂陽連州先是六月告於

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脈視病今余肝伏以瀯脈瀯而不滑音色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

飄飄終祭名左傳凡余之學孔氏爲忠孝禮信而事固大謬史記事乃有謬音色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

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於人以譎徒醜地上之得罰於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臣道無

鬼事爲累又告爲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而寓乎戌一本戌作戊元和三年歲在戊子辰戌衝也吾命與脈叶其死矣

乎吾罪大懼不克歸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檀弓子高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註不食謂不壘耕吾甚樂焉子其以

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誌爲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聞於其

鄉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於下讀書爲文章著漢後春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



略尚氣節。賤人之急。出貨力。猶棄糶綽。○批音比。綽。旁年二十。以書干丞相。丞相以開試其文。日萬言。擢

為崇文館校書郎。又以金吾兵曹為邠寧節度掌書記。泚涇之亂。建中四年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推朱泚為主。準時為邠寧掌書記。以謀

佐其節度使韓遊瓌。泚賊有功。一無泚字。以謀畫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節度判官。轉殿中侍御

史。府喪罷職。貞元十二年五月。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卒。後遷侍御史。為浙東廉使判官。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買全撫循罷

入。音疲。罷職。寧節度使張獻甫卒。後遷侍御史。為浙東觀察使。以準為判官。自浙德宗

崩。邇臣議。祕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列。王伾畫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發喪。癸巳。德宗崩。甲午發

喪。六師萬姓安其分。遂入為尚書郎。選尚書郎。仍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參度支。調發出納。姦吏衰止。王叔

度支。副使。以準。佐其府。一作姦利。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史。十一月。再貶連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居母喪。不得歸。而

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

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於天下。離騷逢。尤天其生。且又同過。見題故哭以為

志。其辭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芬郁。好謀謨。富天祿。隲禁書。謂準嘗為崇文館校書郎。贊推轂。謂為邠寧

東越。翊明收。為浙東觀罷人蘇。汗吏覆。升侍從。躬啓沃。匡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佐經邦。財用足。道

之蹟。音身則辱。烏江垂。烏江九疑麓。九疑。連州山名。仍禍凶。避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由僂。音何以葬。南

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爲之銘。志陵谷。

故連州員外司馬凌君墓後誌

元和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元和四年立太子寧王肆赦元和七年六月嘗有非其罪。極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自連桂陽舉其先人之柩。龜筮吉利。某年月歸於杭之新城。祔於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後志。志其時。立碣於墳東南隅。申志於外。噫亦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於後。以其孤之志。宜克承於初。覲其躬以延於無窮。承而大宜哉。

故嶺南鹽鐵院李侍御墓誌

天寶中詔李氏由涼武昭王以下。涼武昭王名暉字玄盛。皆得籍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姑臧郡附屬於寧岐爲族。寧王憲。岐王元宗兄弟。曾祖生樂壽令昱。昱生號州司馬叶。作田。世以儒聞。叶生監察御史澣。字濯纒。明兩經。仕歷永興臨晉尉。會天子方事誅伐。南平蔡。元和十二年四月。成德軍節度使李元平。北服趙。使王承宗以德棣二州歸。於有西走戎。吐蕃東討齊魯。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五年間。兵征卒戍。糴行千里。凡進用。唯財賦爲難。君以試大理評事佐荆南兩稅使。督天下諸侯之半。調食餼給。車擊舟連。又守湖南鹽鐵轉運院。以能遷官。移嶺南。益積功勞。以介厲敦勤爲率羣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妻廬江何氏。凡五世。世鄒出。父曰士誇。季父曰士幹。士幹永泰二年及。士幹累爲潯鎮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導。女一人。曰某。夔導皆幼。不能

事何夫人哭且戒極行萬里。人咸觀其禮焉。葬伊闕。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銘曰。  
涼爲帝基。武昭王涼克顧厥胤。皇弘國牒。四邑顯進。沂以屬尊。世仕倚儒。憲憲濯纓。音顯亦用學徒。既穀  
既官。式懋爾勞。四方用師。卒食之饒。致其廉介。率是諸侯。於荆於交。佐荆南關石是鈞。書關石是鈞。斤爲鈞。四鈞爲石。  
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於大。以盡其有。執司壽夭。君不克久。吉日來禱。伊闕之墓。子嗣孫承。有達宜與。  
左傳昭七年。聖人有明德者。若不需世。其後必有達人。銘詔於神。永永是徵。

### 卷十一

#### 誌碣誌

故試大理評事裴君墓誌君之諱字。考之史表皆不詳。元和十四年卒。誌亦是時作也。

裴氏之昭。諱文。朝昭穆。父爲昭。南面。子爲昭。北。面。係從父坐。○昭音韶。曰贈戶部尚書諱某。諱守穆曰起居郎諱某。諱僑生均州刺史

諱某。諱叔均州與其弟大理。大理名伯言。爲刑部員外郎。贈大理卿。更爲刑部郎。用文史名於朝。善杜禮書。長子曰某。長子。諱猷。

之長。射進士策。不中。去過汴。韓司徒弘迎取爲從事。弘爲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以聞。拜太子通事舍人。進大理評事。

當伐蔡及鄂。鄂謂李師道。濟常爲軍首。贊佐有勞。既事將。太夫人於京師。道發疽。切。子余。元和十四年月

日。終於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某。以其喪歸葬於某縣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長

曰某通兩經始杖且廬銘曰

世守不遷秀於士鄉不利有司爰客於梁謂射進士策不中去爲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宮人理屬人一本

人謂爲太子通事舍人仍受國命南蔡北曹北曹亦李師道也師道五載首兵柔剛輔理平視太平馬牛

理周進大理評事也謂放牛歸馬告養於京即上云將侍太棧車草草我來周道詩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棧車役載飢載

既寧謂放牛歸馬告養於京夫人於京師棧車草草我來周道車也周道洛陽○棧任板切載飢載

勞神奪其孝形經於洛魂其焉如庶終爾誠陰侍里閭膳飲不違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從銘之故人

以大慰爾衷

故大理評事柳君墓誌註具本篤元和六年在永州作

晉之亂柳氏始分曰耆爲汝南守居河東者父景猷晉侍中有二子長曰耆又五世曰慶相魏趙河東太

守恭曾孫緝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緝子僧習與豫州刺史裴叔業魏相之嗣曰且巨德仕隋爲黃門侍郎

據州歸魏爲揚州大中正僧習子殷字繼嗣者爲小宗且巨德仕隋爲黃門侍郎

其小宗曰楷禮記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嗣者爲小宗且巨德仕隋爲黃門侍郎

釋生司議郎府君諱遺愛皆葬長安少陵原遺愛生御史府君諱開葬南陽其嗣曰寬字存諒讀其世

書揚於文辭南方之人多諷其什頗學禮而善爲容漢儒林傳徐生善爲頌師古註頌讀爲容蘇林註漢

脩吏事始仕家令主簿進左驍衛兵曹試大理評事爲嶺南節度推官荆南永安軍判官府罷爲游士出

桂陽桂陽郡下廣州中膺氣嘔泄卒於公館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拱子拱國子



尉都生尊。尊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卽勅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

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閒在蜀漢荆楚。以大諸侯命守州邑。輒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遊嗜音。以生富貴。

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一作奇。音畸。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

出妓搏髀笑戲。陸股也。韓音。觀者尙讖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桂管觀

立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爲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爲遂。幼榮老窮。在物爲凶。均之得喪。誰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嬰襲

於進取。嬰居縛切。嬰疾走貌。不施施於驕伉。左絃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客死。未嘗戚乎已。與夫拳拳恐悻蒙諂

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亡友故祕書省校書郎獨孤君墓碣貞元十八年 藍田尉作。

嗚呼。有唐仁人獨孤君之墓。祔於其父太子舍人諱助之墓之後。自其祖贈太子少保諱問俗而上。其墓

皆在灞水之左。灞水出藍田谷北入渭。緣長安。獨孤音獨。今王父營陵於其側。故再世在此。嗚呼。獨孤君之道和而純。其用端

而明。內之爲孝。外之爲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窮也不憂。其樂也不淫。讀書推孔子之道。必求諸其中。其爲

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賦頌。其要咸歸於道。昔孔子之世。有顏回者。能得於孔子。後之仰其賢者。譬之如

日月而莫有議者焉。嗚呼。獨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兩顏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其

信於天下乎。一本作今之世有知其然使夫人也。天而不嗣。世之惑者。猶曰。尚有天道。嘻乎甚邪。君諱申。

叔。字子重。年二十二。舉進士。貞元十三年。申叔中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沒。禮記。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練小祥也。蓋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嗚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於其友。而未信於天下。今記其知君者於墓。韓泰安。平南陽人。李行。諱元固。其弟。

行敏。中明趙郡贊皇人。柳宗元。河東解人。崔廣略。清河人。餘人皆有名字。此獨言廣略當是脫誤。韓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廣

津太原人。呂溫。和。叔東平人。崔羣。敦。詩。清河人。劉禹錫。夢得。中山人。李景儉。致用。隴西人。嚴休復。玄。錫。馮

翊人。韋詞。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趙公矜之死。自貞元十八年。至元和十三年。凡十七載之久。來章乃能求於人所不知者。而歸之。公此誌。非以神其事。所以大其孝也。十三年作。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其先河南新安人。年四十二。四或作三。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唯人

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誦。直廉切。髮本作利。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

貴神。冢土是守。書。宜于冢土。詩。冢土。詩。冢土。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漢書。註。在頤。曰須。頰。曰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觀其神。

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荷。擔也。問之。曰。是故趙承兒耶。吾爲曹信。一云。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夷。平也。

直社之北。二百舉武。禮記。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迹也。吾爲子薤焉。說文。薤。朝來茅。表位。曰薤。春。秋。置茅。薤。表。坐。○薤。子悅切。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

河東先生集 二 歸殯錄

七十七





永崇里先人之廬。又十有二日。龜策襲吉。襲因也。謂龜策皆吉。謝於咸陽洪瀆。原先人之墓。禮也。先三日。外姻家老。左氏傳。上諭。謀爲之志。季弟泰。爲祠部郎中。哀不能文。故託於友焉。嗚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爲友。沒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爲愛。惟友愛出於孝。移於忠。施於人事。無往不達。余故得受其辭。書於石曰。友而愛而忠。孝宜之。貌稱其行。行稱其詞。賤而不壽。爲善是悼。謝於祖考。初筮攸告。易。初筮告。季也之純。寘哀無垠。終筮且貧。詩。終喪且貧。控於仁人。備物稱家。禮記。仲由問喪具。子曰。稱家之有無。其儀式陳。爰相其悲。載刻茲珉。

東明張先生墓誌。張因死於封時。公在永封。與永近。故其徒從公誌墓。

東明先生張氏曰。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甚高。四舉以爲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爲黃老術。詔許之。因乞爲道士。上許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法道。行峻異。得衆真祕書訣籙。籙籍聚經籍圖史。伴於麟閣。漢有麒麟閣。藏書之府。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回之子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寶訖貞元乙酉歲十月。乙酉當是貞元二十一年。今死於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畢原。先人之歸也。畢原在長安。文王所葬。必以返葬。乃自爲誌而卒。明年。元和元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爲碑以誌於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名。介潔而周流。苞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爲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道。慈幼

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盪莽很悻，悻亦很也。○盪音蕩，很，悻音蕩。梓作宰，晉山沈道之非耶，且夫虧恩壞禮，枯槁顛頽，上音樵，墮聖圖書。○墮，顛切。離中就異，歛然與神鬼為偶，歛，說文云有所吹起。○歛，許勿切。歛字見夢歸賦註。頑然以木石為類，倥倥而不實，音空同。窮老而無死，先生之道固知異夫如此也。乃書於石以紀。

虞鳴鶴誄 并序 ○作之年月不可考，然公謂羈貫相親，又云交歡二紀，蓋

維某年月日前進士虞九臯字鳴鶴，終於長安親仁里，既克葬於高陽原，二三友生皆至於墓，哀其行之不昭於世，追列遺懿，求諸后土，申薦嘉名，實曰恭甫，乃作誄曰：

吳虞之分，史記武王克殷，封太伯之後，為二爰宅上陽，陽鶴所都。今云虞宅上陽，未詳。其後優游，在越為鄉人，吳氏世為會稽，延詡輔漢，東昏人順帝時，詔官尚書令，詔字升卿，陳國武平人。○詡，說甫切。恢定封疆，東徙之賢，時惟仲翔，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曰：預曰喜，在晉克彰，字叔寧，翻之族也。義篤斯文，有苾其芳。○苾，說文香也。○苾，毗切。祕書多能，垂耀於唐，世南字伯施，太宗泊於漢陽，世德以昌，父當終河州，郡名九臯。○苾，贊尚父必蒲結二切。休徵用錫，惟我先君，並時翺翔，翺，音祥。治主記室，據公先表父鎮學書奏，蔚其耀光，實契九臯父當為。伯仲永永不忘，漢陽元子，實紹其美，傳襲儒風，彪炳文史，玉之橫文也。註：克恭以孝，惟禮是履，譽洽於鄉，論為秀士。○命鄉論秀士，註：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百郡之選，叢於京師，昧沒騰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則奮其儀，退默

以讓作然人悅而隨名卿是挈先進咸推方出羣類振耀於時禍丁舅氏漂淪海沂捧號號呼匍匐增悲

喪有幼主禮或多違執拘於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艱若夷竭誠喪具申敬裳帷萬里來復祇耐於墓

遽不凌節儉而有度由其温恭守以貞固行道咨嗟觀禮與慕復從鄉賦煥發其華克不再舉聞於邦家

倚閭千里歡詠斯多姻族盈門載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慶歸其鄉身終逆旅生死已間壽觴方舉

賀書在途委骨歸土哀歎易地弔慶交戶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嗚呼哀哉惟昔夏首羈貫相親鎮爲岳都

官當爲河州刺史故公與九舉相善夏口鄂州也羈貫非角通家修好講道爲鄰既冠於阼音思致其身

也毅梁子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貫與非同交歡二紀莫聞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

升於司徒王制命鄉論秀士及爾繼年公舉進士九年交歡二紀莫聞斯言愉乎其和確爾其堅更爲砥礪

抵音咸去韋弦西門豹以性剛急常佩韋以自警今則遽已吾其缺然嗚呼哀哉誅行謀諛音示行惟古之

道生而無位沒有其號惟是友生徘徊顧悼爰用壹惠表記先王證以尊名節以幽明是告温温其恭惟

德之經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嗚呼恭甫欽此嘉名

故處士裴君墓誌君諱字不可得而考惟曾祖寧州公即裴守眞也據傳守眞之子六次曰耀卿

系其名位俱不詳中丞公即裴行立守眞之偉曰曾孫行立而此誌謂與裴君爲弟兄其系蓋明甚元和十四年柳州作

河東聞喜裴君聞喜縣名在唐屬絳州諱某字某好學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終於京兆渭南暨

承與切田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爲桂州都督桂以銘

君之出河間邢羣以狀來告曰曾祖諱某諱守寧州刺史贈戶部尚書祖諱某諱僑起居郎父諱某諱伯

尚書刑部員外郎議官及浮圖事獨出載在史冊以八使行天下當河北道疑危頑很難處分之地扶問

切一無用天子命制斷得宜於時爲第一建中元年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刑部天下皆仰以

爲相會疾終再贈至大理卿長老咸曰裴氏世積德起居丞相弟也丞相名耀卿字煥以文史用大理名

世人也咸聞而不大君以友悌懇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揚豈天鍾美於中丞膏而不克並耶不然君無位

以天其可問哉君前娶韋氏成都少尹士謨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字名二以文敏中丞公尤愛幸恆

從不幸卒於桂林某舉明經後娶於薛氏無子父榮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遷韋夫人之喪韋字諱

自萬年來有俟猶異室銘曰

疇之沃沃說文疇耕治之田宜其嘉穀有耕有耨同施異祿明昭次穆音謂丞相之族尚書之孫大理之門有慶

實延宜頌而繁不位不年晦於丘園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摧佞抑釋太史是論即上云議官及浮圖事職

後黜陟冀幽邦命以尊神膏豐福不棄於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懷祖考之依郡人作銘惟相其

哀一作不并一作于君

單季子墓銘本篇云永州作姓墓云單本諱氏

單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施智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鈎

貫音樹又且數十家。通爲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習子書名。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漢志。鬻子二十。其術自儒墨名法漢志有儒墨名法。等九流。至十一年二月遣黜。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躓乎。一無乎字。將溷而遂乎。潤前葬其鄉其鄉所死。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感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困其獨豐其辱。

續榮澤尉崔君墓誌前誌。太傅崔公。諡甫。爲之。諡甫。既卒而

太傅公既志榮澤君之葬。明年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卒。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河南少尹崔諡甫。同平章事。明年。建中元年。六月辛酉。太傅無以字。榮澤君之嗣曰膺。備物具貨入於汴。汴陷於戎。度使李希烈。陷汴州。喪焉。不果行。會世難不幸。膺亦死。膺之亞曰太素。太素之弟。仕至雲陽令。求其志。將行。謫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中州。一作猶有累不克如其鄉。大懼緩慢。茲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啓君之喪。至於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辭。又命河東柳某書。緩故。且志終事之年月日。

## 卷十二

表誌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公永貞元年八月諱永州司馬明年元和改元先夫

嗚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誌焉 殿中君即公為作墓表及墓版文所謂叔父殿中侍御史是也墓表

不得考焉 孤宗元不敢稱道先德然而無以昭於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陳而繫其辭於正文之下猶

易繫辭刻茲石表先君諱鎮字某六代祖諱慶後魏侍中平齊公 慶字更與河東解州人魏尚書左僕射五代祖諱日周中書

侍郎濟陰公 諱四子機弘且廟巨字高祖諱楷則楷二子隋刺濟房蘭郭四州曾祖諱爽 爽字子燕唐中

書令 伯祖爽高宗永徽三年為中書令爽為侍御曾祖則當為公高曾祖諱子夏徐州長史 楷二子

曰 次祖諱從裕滄州清池令皇考諱察躬察躬弟為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 賜於河澗詩在河之澗澗

故云 ○鳳音陽又餘亮切士之稱家風者歸焉先君之道得詩之羣以書之政 漢太史公傳書記先易之直方大 易

六二直方大春秋之懲勸 左傳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以植於內而文於外垂聲當時天寶末經術

不習無不利 夫德清君夫載家書隱王屋山開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

高第遇亂奉德清君夫人 德清君夫載家書隱王屋山開行以求食深處以修業作避暑賦合羣從弟子

姪 姪一本作姪前漢田蚡傳跪起如子講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無倦 又曉早切以忘其憂德清君喜

曰 茲謂逐世無悶矣 易不易乎世不成乎亂有間稍息也舉族如吳無以為食先君獨乘驢無僮御以出

求仁者薰以給食 管經山澗水卒至 ○卒與流抵大壑得以無苦被濡塗以行無愠容觀者哀悼而致禮

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貴臣。○忤音逆也。死於吏舍。猶鞫其狀。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於上。由是貸其間。既而以爲天子平大難。發大號。且致太平。人罹兵戎。農去耒耜。宜以時興太學。勸耦耕。並二耦而作三老五更議。禮記文王世子天子視學設三老五更之位鄭註云三老象三衛率府兵曹參軍。尙父汾陽王居朔方。尙父節度使備禮延望。授左金吾衛倉曹參軍。爲節度推官。專掌書奏。進大理評事。以爲刑法者。軍旅之楨幹。書時乃楨幹註云。題曰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作晉文公三罪議。傳二十九左傳晉文公殺顯。顯謂舟守邊論議事確直。勢不能容。表爲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耐嗜殺戮。吏莫敢與之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筭。筭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筭。實而無以奪焉。以爲自下繩上。其勢將殆。作泉竭木摧詩。終乘直以免於恥。調長安主簿。居德清君之喪。哀有過而禮不逾。爲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爲太常博士。常吏部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三辭而後獲。徒爲宣城。四年。作閩鄉令。閩鄉屬弘農。○考績皆最。吏人懷思。立石頌德。遷殿中侍御史。爲鄂岳沔都團練判官。元戎大攘狡虜。增地進律。王制有功德於破虜頌。後數年。登朝爲真。會宰相與憲府比周。誣陷正士。昭一以掖私讎。貞元四年。陝總觀察使盧岳卒。中丞盧侶欲重妾罪。侍御史穆贊不聽。侶與贊共誣贊受金。捕送獄。有擊登聞鼓以聞於上。上命先君摠三司以聽理。至則平反之。爲殿中侍御史。詔與刑部員外郎李觀大。爲相者不敢恃威以濟欲。爲長者不敢懷私以請閒。羣冤獲宥。邪

黨側目。封章密獻。歸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中丁貶夔州司馬。通年參卒中以它作鷹鷂

詩。居三年。鵠類就殛。拜侍御史。貞元八年四月參得曰。此本太史公自敘云。逕俯首流。吾復以鎮爲侍御史。制書曰。守正爲心。疾惡不懼。先君捧以流涕。曰。聞錄

有當我哉。作喜霧之歌。副職持憲。以正經紀。貞元九年。宗元得進士第。上問有司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

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是歲五月十七日。終於親仁里第。享年

五十五。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棲鳳原。後十一年。宗元由御史爲尚書郎。部員外郎天子行慶於下。申

命崇贈。而有司草創頗緩。會宗元得罪。遂寢不行。太夫人范陽盧氏。某官某之女。實有全德。爲九族宗師。

用柔明勤儉。以行其志。用圖史箴誡。以施其教。故二女之歸他姓。鎮二女長適崔咸爲表式。太夫人旣授

封河東縣太君。會册太上皇后。於興慶宮。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尊其母良婦王氏爲太上皇后。旣乃宗元貶秩。乃一爲永州司馬。奉

侍溫清。未嘗見憂。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終於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嗚呼。宗元不謹先君之教。以陷大

禍。幸而緩於死。旣不克成先君之寵贈。又無以寧太夫人之飲食。天殛荏酷。名在刑書。不得手開玄堂。以

奉安祔。罪惡益大。世無所容。尚願嗣續。不敢即死。支綴氣息。以嚴邦刑。大懼祭祀之無主。以忝盛德。敢用

特牲昭告神道。號叫萬里。以畢其辭云。

先君石表陰先友記。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陳長方云。子厚先友記。迺用孔子七十弟子傳。然



袁高，河南人。字公顯，濟以給事中敢諫爭，貞直忠亮，舉無與比。貞元元年正月，德宗欲用吉州長史盛相

入草之制，出高執之，不下。因言杞姦邪，乃改杞澄州。別駕能，使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特贈禮部尚書，見袁恕已傳。高忠，塞。

姜公輔，愛州人。為內學士，以奇策取相位。公輔為翰林學士，朱泚叛，從帝幸奉天。屢獻奇好諫，諍免。從幸

唐安公主薨，主上之長女也。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後以罪貶為復州刺史。卒。貞元八年，行道所宜從，儉以濟軍，與帝怒，與元元年四月罷為太子左庶子。後以罪貶為復州刺史。卒。貞元八年，月貶公輔為吉州別駕，順宗立，拜復州刺史，未就官卒。

齊映，南陽人。映，瀘州高陽人。為相。貞元二年正月，以文敏顯用。有

嚴郢，河南人。字叔敷，華陰人。剛厲好殺，號忠能。為京兆河南尹。大曆十四年三月，自河南御史大夫。建中二年，為御史大夫。善舉職，為邪險構扇，以貶死。鄂罷炎，內忌之，因事出為費州刺史。馬杞用。

元全，柔，後魏李文。河南人。氣象甚偉，好以德報怨，恢然者也。為大官，有土地。建中二年九月，自杭州刺史

罷相。盧杞引善舉職，為邪險構扇，以貶死。鄂罷炎，內忌之，因事出為費州刺史。馬杞用。

月，遷湖南。入為太子賓客。

杜黃裳，京兆人。字道美，京兆杜陵人。弘大人也。善言體要，為相。永貞元年，憲宗監國，有牆仞不佞，以謀克

蜀劉闢作亂，憲宗以劍南陳不宣，加司空，出為河中節度。元和二年正月，罷相，為河中節度使。有傳。

劉公濟，河間人。寬厚，頽大，與物無忤。為渭北節度。貞元十八年十一月，自同州入為工部尚書。卒。二十年

為工部尚書，頃之卒。

楊氏兄弟者弘農人皆孝友有文章○憑字虛受一由江南西道南觀察使移鎮江西十一月自潮入為散騎常侍

自江西召為左散騎常侍○凝字懋以兵部郎中卒真元十八年拜兵部郎中卒附楊憑傳○凌字恭以大理評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內人皆強毅仁孝○贊為御史中丞捍佞倖得貶字相明累擢侍御史陔總觀察

之盧佖欲重姜罪贊不聽佖與宰相贊參共誣贊受金後至宣池款處置使卒永貞元年八月自常州

捕送獄第賞上寬狀詔三司覆治無之出為彬州刺史後至宣池款處置使卒永貞元年八月自常州

置使十一月卒○質為尚書郎以侍御史內供奉卒最善文附穆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儀由浙東廉使為太子賓客真元二年正月自宣州刺史為浙東觀察使十三年三月入為太子賓客

裴樞同郡人為御史天子以隱罪誅吏樞頓首願白其狀以故貶後為尚書郎附裴

李舟字公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使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建中元年四月涇原別駕劉

囚之五月文喜將劉海寶殺文喜降二年梁崇義欲為變舟時為余部員外郎遣詣襄州諭其道大顯

被讒妬出為刺史發瘡卒

李暉江夏人字建侯揚州江都人果檢自負巖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順宗登極拜御史中丞永貞元年十

書右丞八月復為京兆尹鳳翔節度翔尹鳳翔節度使有傳

梁肅安定人字敬之一字寬中隋刑部尚書最能為文能為文以補闕修史侍皇太子為皇太子卒贈禮部

郎中有傳

陳京字陵復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大曆六年中進士第泗上人始爲諫官數諫諍德宗自奉天還京師繼有內行文多詰訓爲給

事中上方以爲相會感疾感一作感自刃發痲卒帝器京謂有宰相才欲用之會病狂易

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大曆十六年四月自起居舍人○弟

愈文益奇有傳

許孟容吳人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大讀書爲文口辯爲給事中常論事由太常少卿爲刑部侍郎貞元中

太切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選刑部侍郎有傳

李觀大曆二年觀隴西人行義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與先君爲三司者也貞元四年觀爲刑部員外郎

待御史覆穆贊之獄事已見鎮幕誌其大理者曰楊瑀瑀大曆九年進士瑀無可言猶以獄直爲御史

宇文邈大曆二年河南人有文謹愨人也爲御史中丞齷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復爲刺史卒見宰相表

袁滋陳郡人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善篆書文敏不競不競不爲相永貞元年七月出使辱命貶刺史是歲十月使滋爲

十一月滋爲吉州刺史復爲義成軍節度卒元和元年七月自吉州拜義成軍節度使至

盧羣范陽人字載初系出范陽雜博多所許與使反側之地天子以爲任事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擅決司擘水詰

之少誠聽命以奉使爲義成軍節度卒貞元十六年四月拜義成

崔損清河人字至無系本博陵大畏慎爲相貞元十二年十月自無所發明初宰相趙傑卒盧邁以病在

外畏失而損性醜醜能自將延然不害物天子獨愛幸以損為長者傳

鄭餘慶榮陽人字居業鄆州人大曆十一年中進士第再為相貞元十四年七月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始天下皆以

為長者及為大官名益少今為尚書河南尹無恙元年十一月以餘慶為河南尹

鄭利用餘慶從父兄也大曆八年進士利用祖長裕許州長史二子諱慈慶為河南尹真長者由大理少卿為御史中

承復由中承為大理少卿

李益字君虞宰相揆之族子大曆四年中進士長於歌詩隴西姑臧人風流有文詞少有癖疾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過為

時謂妬癡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復為尚書郎

王紆其弟紹太原人紹字德素自太原紹得幸德宗為尚書在宰相之右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自賈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密眷待殊厚主今為徐泗節度元和元年十一月遷檢校尚書

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預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左使後以濠泗紆有學術娶公伯祖臨邛令某之女魯直為尚書郎魯直也與諡語

路泌河南人以尚書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年八十餘既和戎十五年不得歸無為言者字安期其先

六十餘人陷虜中十九年吐蕃請和其子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舊史附路隋傳

虞當會稽人會稽餘為郭尚父從事終沔州刺史以信聞當有子曰九

賈翥大曆二年進士長樂人善士也為校書郎卒弟全大曆四年至御史中丞貞元十八年正月自嘗

賈翥大曆二年進士

趙需，大曆六年進士，天水人。諱暉，儒士也。需，儒士，當作暉。音說羽切。商之冠名。禮記：楛弓下箭，殷人卑而祭於趙。

手，媯音火，羽切。字出呂氏春秋云：媯，字然，相樂也。今云趙需，媯，媯，儒士也。宜當作媯。雖諸韻云：冠名，恐亦自有訓和。賧樂，易義有名。至兵部郎中卒。真元元年正月，以

媯州刺史。需爲補闕。上疏論其不可。

張式，大曆七年進士，南陽人。

張莒，大曆九年進士，常山人。

張惟儉，大曆六年進士，宣城當塗人。皆善言謔。式至河南尹，貞元十六年九月，式自河南莒鄆州刺史。惟儉和州

刺史。

奚陟，江都人。字殷卿。其先自譙徙爲京。柔敏。至吏部侍郎。貞元中，至吏部。侍郎十五年卒。世謂陟善宦。然其智足以自

處也。

盧景亮，涿人。字長暉。幽州范陽人。有志義，多所激發。爲諫官，奏書如水赴壑，坐貶。廢棄甚久。建中初，爲右

景亮勸德宗曰：陛下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然之。景亮志義，卒然多激發。與穆贊同在諫諍地。至順

帝數上，餽穀無所回。宰相李泌劾景亮漏上所語言，引善在己。帝怒，貶朗州司馬。廢抑二十年。宗時，爲尚書郎，升中書舍人。卒。憲宗時，由和州別駕召。

楊於陵，字逸弘。農人。善吏，敏秀者也。爲中書舍人。京兆尹人。稍遷京兆尹。會

張因某人安人。京兆長。舉詔策，爲長安尉。願去官爲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

行。遂死封州。永貞元年卒。公集有錄。

高郢，渤海人。字公楚，本渤海人。後徙衛州。有文章規矩自立者，不干貴幸，以太常為相。貞元十九年十二月罷居尚書。

永貞元年正月罷相。守刑部尚書有傳。

唐次，北海人。字文綱，并州晉陽人。有文章學行義甚高，以尚書郎出為刺史，屏棄為禮部員外郎。貞元八年參

巴峽關十餘年不獲進用。史在永貞中召以為中書舍人，道病去，長安七十里死。傳舍饒州刺史李吉甫

為考功郎中，夔州刺史，唐次為吏部郎中，並知制誥。正拜次中書舍人卒。

苗拯，上黨人，有學術，峭直，以諫議大夫漏泄省中語，貶萬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為文學，至御史，病瞽，遂廢。○次中庸。○中行。公八世祖廢

子楷，楷之子，子夏，子從，從之子，齊物，齊物之子，喜，喜之子，井，井之子，庸，庸之子，且，且之子，皆名有文，咸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登，蒲州河東人。自其父芳，字仲與冕並居集賢書府，冕文學益健，頗躁，自吏部

郎中出為刺史。貞元六年十一月，上親行郊享，上重儀祀典，每事依禮，時冕為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

政，不喜出，以議論劾切執，至福建廉使卒。貞元十二年三月，自婺州除兼御史中登晚仕至尚書郎，祕書

少監，附柳芳傳。

薛丹，同鄉人，至尚書郎。

呂牧東平人。永泰二年中進士第。由尚書郎刺澤州卒。

崔積方。字實。清河人。至檢校郎官。爲檢校金部郎中。子羣爲右補闕給事中。傳。

房啓河南人。善清言。由萬年令爲容州經略。貞元十一年自萬年除容管經略使。

于申河南人。至尚書郎。

常仲孺。丞相表之猶子。河南人。今爲諫議大夫。見宰相表。

蘇弁武功人。字元容京兆武功人。好聚書。至三萬卷。并聚書至三萬卷皆手自校當時稱與聽書塔。與先君通書。以戶部侍郎貶。貞元初爲戶部

侍郎判度支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汀州司戶參軍。復爲刺史。數年起爲滁州刺史附蘇世長傳。

崔芄。蒲紅切。博陵人。善言名理。爲御史尚書郎。元和初爲尚書郎後爲江西觀察使。

鄭元均。建中二年進士。滎陽人。強抗少所推讓。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仕。

辛憚。建中元年進士。隴西人。有史學。

韓衡昌黎人。善士。

陳衆甫梓潼人。高志氣。

薛伯高同郡人。一有河東二字。好讀書。號爲長者。後至尚書卒。見宰相表。

張宣力清河人。儒善。後表其名去力。但爲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沒沒無顯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爲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銘於背如右邵太史云子厚記其先友於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見其所欲者可矣反從而隱病之何也貶永州尙如此爲尙書耶時可知退之云不自貴重蓋其資如此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即公之叔父營銘先侍御者之墓表也其名諱不可考集元註云爲會葬人作豈以其備書本道節度張公乃遣殿中監李韜忠致賻侍御史

章重規等救助汝南周公巢等瑛石書德以見其一時盛禮之盛耶

唐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東柳公於萬年縣之少陵原公諱某字某邑居於虞鄉

縣名屬蒲州會王父某官晉王父子夏王父某官王父從稱滄州清池令皇考某官皇考察躬湖州德清令弈世餘慶叢而未稔濟

德流祉其後宜大秀而不實論語秀而不實者有矣夫爲善者惑嗚呼哀哉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莊進止威儀動有

恆常英風超倫孤厲貞方居室孝悌與人信讓當職強毅游刃立斷自少耽學頗工爲文既窮日力又繼

以夜鄉里推擇敦迫上道乃與計偕來游京師觀藝靈臺賈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聞羣士

羨慕居數年授河南府文學教勵生徒撰擇貢士周禮大司馬主羣吏撰車徒註云撰謂擇之也○撰息轉切儒黨相賀庶人觀禮秩

滿渭北節度使貞元二年七月以右金吾衛大將論惟明爲渭北郵坊節度使延爲參佐總齊軍政甚獲能稱加太常寺協律郎既喪

主帥三年十一月罷歸私室方將脫遺紛埃退與道俱冲漠保神優柔隸儒四方聞風交馳鶴書載筆乘

朝朝使者所乘車又朝小車○朝音姚乃作參謀出入朔方陪佐戎車四年七月以左金吾將軍張獻甫爲朔方鄆寧節度使表公爲參謀邊大理評事又加



章綬。朱裳銀印。宗黨有耀。權略密勿。詩。審勿。潛機埋照。完彼亭優。時其講教。實從我謀。隣國是傲。改度支

判官。轉大理司直。出納府庫。頒給軍食。下無讎斂。力驗切。黜首休息。月校歲會。周禮。歲有會。莫不如畫。

出史記秦紀。瑛瑯盜刻頌。秦得擊鎔必當。莫不如畫。庫豐財羨。面切。庫一作軍。延制成計得。又遷殿中侍御史度支營田副使。分閫之

寄。水切。參制其半。柔以仁撫。剛以義斷。戎臣坐噓。孝弘農成。特但坐。公堂無事。朝端延首。方待以

位。既而祿不及伐冰。禮記。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註。伐冰之政。不獲專達。周禮。天官。其屬六十。大事

正月九日遇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嗚呼痛哉。奔驢騁力。中塗踈足。說文。踈足。跌也。○高鴻輕舉。在雲墜

翼。凡我所知。哀慟無極。本道節度尚書朗寧王張公。甫也。震悼涕慕。不任于懷。臨遣牙將試殿中監李輔

忠。監備凶禮。贈賻甚厚。贈死曰賻。助也。○行軍司馬侍御史韋重規等。年登進士第。匍匐救助。有哀。旬

輔教。事用無闕。丹旒素車。歸於上京。撰期定宅。○撰。莫有懋素。○懋。故友諸生。宗人外姻。號慟會葬。哀

禮咸申。克窆玄堂。○窆。首受。悲駭。掩坎廣輪。禮記。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墓。顧眄無依。徘徊

增哀。願勒休聲。延垂後賢。於是汝南周公巢等。公巢。真元十。相與琢石書德。用圖不朽。文曰。

抱元淳。稟粹和。既強毅。又柔嘉。登儀曹。謂試於禮。中進士。耀文章。司學徒。謂爲河南。儒風揚。自渭北。來朔方。來一

戎政閑。黔首康。冠惠文。柱後。基。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刊樂石。石可爲。窮者。家遺德。芳。延休烈。垂憲則。

於萬年。長無極。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公既表殿中君墓版又加詳焉殿中君名諱不可考見先侍御墓表註

柳氏之先自黃帝歷周魯其著者無駭以字爲展氏

魯孝公之子字展孫無駭以王父字爲氏

禽氏以食菜爲柳姓

無駭生禽字季爲魯士師諱曰惠食菜於柳下遂姓柳氏菜一作采又作採廣韻採厥後昌大世家河東古者卿大夫食采地採音采玉篇引郭璞曰古者卿大夫有采地死葬之因名也

嗚呼公諱某某曾王父朝請大夫徐州長史諱某

夏遺貞白之操表儀宗門王父朝請大夫滄州清池

令諱某

從裕垂博裕之道啓佑後胤皇考湖州德清令諱某

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羣其在閨門也動合大和皆由順正愷悌雍睦莫有間言故宗黨歌之其在公門

也釋回措枉

回邪也記曰禮釋回造次乘直事不失當舉無稅政○稅故官府誦之用沖退徑盡之志以

弘正友道信稱於外焉用柔和博愛之道以視遇孤弱仁著於內焉此公修己之大經也自進士登高第

調受河南府文學秩滿渭北節度使論惟明辟爲從事受太常寺協律郎元戎卽世罷職家食無何朔方

節度使張獻甫辟署參謀受大理評事賜緋魚袋改度支判官轉大理司直遷殿中侍御史加度支營田

副使此公從政之大略也既佐戎事實司中府匪頒有制

周禮八曰匪頒之式註云會計明白孟子曰孔

矣曰會計

當而已矣嗚呼分閫委政擊公而成務朝右虛位待公而周事宗門期公而光大姻黨仰公而振耀貞元

十二年歲在景子

唐諱兩字以景字代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終於私館享年五十痛矣夫人吳郡陸氏

公有陸

仲弟綜季弟續家姪某某等

察朝子續來緝綜抱孤卽位率率備禮祇奉裳帷歸於京師以某年

當作二月

二十八日庚寅安厝於萬年縣之少陵原音措禮也公有男一人有一男曰曹漢始六年矣既而閔焉在

髻知孝也髻音退呱呱涕洟音孤凡我宗戚撫視增慟嗚呼哀哉初公元元兄元兄以純深之行端直之

德名聞於天下作於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憲章肅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遷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

定期而昊天不弔貞元九年志奪禮廢公實敬承遺志行有日矣而閔凶荐及不克終事則我宗族之痛恨

其有既乎惟公盡敬於孝養致毀於居憂表正宗姓觀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與公公之八世祖習事後魏封方

碑以為紀廣大之志敍正直之節不嫌於親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誌其餘諷詠比興上音鼻下皆

合於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吳興守南史柳惲字文暢好學善尺牘少工篇什有亭當官貞固確乎不拔持

議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衛太史禮檀弓衛有太史柳莊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

而往遂以繼之率性廉介懷貞抱潔嗣家風之清白紹遺訓於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魯士師論語柳

其陸於朋友少孤移其孝於叔父天將窮我而奪其志故罔極之痛仍集焉朴魯甚駭不能文字敢

用書宗人之辭以致其直故質而俚輟哭紀事哀不能文故敍而終焉

故弘農令柳府君墳前石表辭令君及其夫人卒于大曆建中開辨于貞元十九年公時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喪。祔於其位。由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蘭州府君諱某字某之墓。又東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諱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

某王父司議郎府君諱某之墓。咸異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樹之有豐殺。檀弓。園子高曰。葬也者。藏也。反壤樹之哉。壤。謂封壤也。

樹。謂種樹也。殺。謂介切。皆如律令。府君諱某字某。由父任爲太廟齋郎。更許昌陽武伊闕華原尉。王屋丞。汝陰令。爲

弘農二年。推其誠心。裕於其人。關土生穀。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給足。故人不札天。教厲明具。故俗不爭奪。

遂以洽於大和。事理克彰。刺史盧杞。杞字子良。大曆末爲賊州刺史。弘農縣屬。杞州。加禮褒旌。考績絕尤。推君之政。風於下邑。命

爲吏部尚書郎。庚河南受命黜陟。建中元年二月。命趙贊。衛晏。洪經。綸等十一人分巡天下。庚。或字作更。狀君理績殊異。宜升天朝。帝有歎

焉。方岡優昇。命用不長。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於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於是

邑。仍會危難。至於今。乃克返葬。孤某嘗爲黔州錄事參軍。今無祿仕。而志不敢緩。初。君娶司農少卿京兆

韋山之孫。涇陽主簿迴智之女。德容溫良。大曆二年某月日。卒於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舉夫人之

喪。至於毓。舉弘農君之喪。咸至于墓。窆焉。悲。窆。音。既窆。立石表于墳前。示後之人。以無忘孝敬。嗚呼。世

有難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駟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殺衣黜食。寒妻子。飢僕

御。終身由之。而志益不懈。爲旅人。徒跳萬里。首。跳。以厄困終事。孝之難者歟。五十而慕者舜也。祿千鍾而

悲者管子也。莊子曰。管子後仕三。千鍾而不消。吾心悲。聖且賢難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於世乎。

志從父弟宗直殯公自貞元九年九月由部員外郎鄆州刺史十一月又移永州司馬至元  
則知非昌黎作矣。

從父弟宗直生剛健好氣。自字曰正夫。聞人善立以爲己師。聞惡若己讎。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善操觚臚。上音孤。下音獨。得師法甚備。融液屈折。奇峭博麗。知之者以爲工。作文辭淡泊尙古。謹聲律。切事類。撰漢書文章爲四十卷。宗直撰西漢文類四十卷。公爲之序。與撰同。歌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功讀書不廢。晝夜以專。故得上氣病。臚腹奔逆。臚腹大也。一曰傳也。廣韻腹前曰臚。腹後曰臚。張每作害寢食。難俯仰。時少間。又執業以興。呻痛咏言。雜莫能知。兄宗元得謗於朝。力能累兄弟爲進士。凡業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舉。藝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爲柳州刺史。元和十年三月。七月南來從余。道加瘡寒。數日良已。又從謁兩雷塘所。雷塘柳州地名。有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雷澤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雷用組魚豆。莖脩形。糴陰酒。虛則應。還戲靈泉上。洋洋而歸。洋洋下也。無而字。臥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神離矣。嗚呼。天實析余之形。殘余之生。使是子也能無成。一作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歸。與之俱志其殯。

卷十三

誌

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耐誌

公謫永州司馬故太夫人卒于永明年歸耐于京兆先侍御史君之墓公尙留永州不得奉喪事以歸此誌與侍御墓表同時作

先夫人姓盧氏諱某世家涿郡涿郡范陽人壽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五月十五日棄代于永

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萬年棲鳳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

喪事以盡其志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音戮又徒播

蕩土醫巫藥膳之不具以速天禍非天降之酷將不幸而有惡子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音適天地

有窮此寃無窮劄與引同羊晉切禮記曾子問葬引至于地猶以不肖之辭音肖擬述先德且志其酷焉嘗逮事伯

舅聞其稱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歲通毛詩及劉氏列女傳斟酌而行不墜其旨汝宗大家也

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聞歲惡少食不自足而飽孤幼是良難也又嘗侍先君有聞如舅氏

之謂且曰吾所讀舊史及諸子書夫人聞而盡知之無遺者某始四歲大曆十二年居京城西田廬中先君

在吳家無書太夫人教古賦十四首皆諷傳之皆一作比以詩禮圖史及翦製縷結授諸女及長皆爲名

婦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姪皆遠在數千里之外必奉迎以來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

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敵己者友之如兄弟無不得志者也諸姑之有歸必廢寢食禮既備嘗

有勞疾先君將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蒞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貞元九年五月十七日鎮卒不得成禮既得命於

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家婦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則不敢暇抑將任焉若有日若一吾其行也及命

爲邵州永貞元年九月刺史。又喜曰：吾願得矣。竟不至官而及於罪。是歲十一月，再是歲之初，天子加恩羣臣。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加恩羣臣。以宗元任御史尚書郎，封太夫人河東縣太君。八月，會册太上皇后于興慶宮。禮無違者。貞元八年八月辛未，命婦會策太上皇后于興慶宮。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憲度，既獲戾矣。今將大赦于後，以蓋前惡，敬懼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嘗有戚戚也。而卒以無孝道，不能有報焉。喪主子婦，一無七歲，貞元十五年，公之妻楊卒。而不果娶，窶窮微也。吉甲切，境人多疾，殃炎暑燼蒸。麟三切，火蒸也。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禱祠無所實，蒼黃叫呼，遂遭大罰。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獨生者誰也？爲禍爲逆，又頑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時，以至于今。靈車遠去，而身獨止。玄堂暫開，而目不見。孤囚窮，切立。魄逝心壞，蒼天蒼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猶言猶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窮天下之聲，無以舒其哀矣。盡天下之辭，無以傳其酷矣。刻之堅石，措之幽陰，終天而止矣。

伯祖妣趙郡李夫人墓誌銘

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作

夫人，姓李氏，辯族姓者曰：趙郡贊皇之東祖。贊皇，趙州縣名。六國時武安君李牧事趙，遂爲趙人。晉司農丞楷徙居常山，有五子，輯、晃、芬、劼、觀。劼子勗，兄弟居卷、東、劼、弟、劼、共、稱、四、祖、輯、與、弟、晃、共、稱、南、祖。祖某爲某官，父冲，爲單父尉。夫人生於良族，巍然殊異。及笄，音藉，女弟，劼、共、稱、四、祖、輯、與、弟、晃、共、稱、南、祖。而辨說文云：德充於容，行踐於言。高朗而不傷其柔，嚴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翦製之事，又能爲雅琴。秦聲操縵之具。爲雅琴擊琴也。楊憚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叩擊而歌之也。禮婦道既備，宜爲君子之配偶。

焉。我伯祖臨邛令府君諱某。此誌不載臨邛君諱新史文表亦止載曰某爲受夫人於李氏之廟而歸于

正室臨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諱某。臨邛令它無所考蓋察躬兄也○邛渠容切又其先曰常侍

府君諱楷常侍之兄曰中書令諱爽自中書以上爲宰相四世爽父則父且且我伯祖以宗冑碩大

而濟其德厚濟一作齊夫人以族屬清顯而修其禮範合二姓以承先祖爲士者榮之故佐奉養承祭祀婦德

用光家道甚宜無何伯祖終于臨邛而窆焉夫人從子而返于淮潯潯詩水涯之名夫人家揚州潯謂此○潯音虎嗚呼我先府

君每得仕未嘗不奉迎供養必誠必親男既立必使之有祿仕女必使之有家將嫁己子必先擇良士可

以配諸姑者定然後議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夫人生男一人諱某不幸終於宣州旌德尉

此誌不載其名而曰旌德尉史亦不載其名而曰旌德令恐史誤作尉爲令也女三人皆得良壻隴西李伯和爲揚子丞疾癘廢癩而沒疾一作瘳

太原王紆紆工部員外郎端之子其弟今爲右補闕潁川陳萑萑京之兄公有京行狀○萑音長爲校書郎渭南尉知名

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遇疾遂館于陳氏以諸壻之良諸女之養無不得

意焉享年八十一是歲六月二十九日終于平康里自小斂至于大斂比及葬則二壻實參主之有孫二

人長曰曹郎奉之以纓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實棲鳳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

二兆之間神心之所安也嗚呼嗣子早夭臨邛萬里以歲之不易左傳昭四年之文不易有難也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諸

姑合以爲斯志合一命以從人之道內夫家外父母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敝柳氏爲備銘曰



諱其芳壽且康。大梁鵝火沉幽光。大梁鵝火二星名。是年歲星在大梁。六月也。夙淪夫子嗣又喪。平輜帷不復眠之陽。輜輿車飾。眠之陽指臨邛令。兆靈趾棲鳳里。良之山兌之水靈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靈祉。誰之言者青烏子。相家書曰。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連華山。葬之當出二千石。

叔妣吳郡陸氏夫人誌文。陸氏公叔父殿中君之配。公前作殿中君。墓版文在貞元十二年。時夫人尚無恙。是年十一月而夫人卒。合祔焉。為此誌。

夫人諱則字內儀。姓陸氏。家于吳郡。蓋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國。家牒逸墜。故曾王父王父之諱官不克究知。而闕其文。父覃皇河南陸渾令。夫人生而柔。笄而禮。會伯舅為河南尹。撰擇僚寮。宛切。謂我文學

掾仲父。時殿中君為河南文學。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歸于我。左傳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夫人之志也。溫順以承上。沖厚以字下。不敢踰於冢婦。不敢侮於臣妾。孝經治家不敢失臣妾。婦毋敢敬耦冢婦。是宜允膺福壽。集成母儀。稟命不淑。享年

三十有五。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終於長安太平里第。嗚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續就位。音雀。女一人曰喜子。匍匐繼繼。切。繼音保。寄婦人之手。哀哉。蓋衰門薄祜。神道不相。顯仲父違背於歲首。正。月。九。日。而。夫。人。捐。棄。於。是。月。遺。孤。眇。藐。未。克。承。紹。凡。我。族。屬。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諱。字。夫。人。之。爵。齒。備。于。版。文。今。不。書。懼。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誌。貞元十七年。公。時。調。藍。田。尉。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實乙。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潁川陳君名萇。京之兄也。夫人柳氏。公叔父殿中君。

之終于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爲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于此。一無命也。既成婦矣，宜耐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烝嘗。生君之子，不朞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殺前也。降也。○殺，以成吾私。邇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於正其可也。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棲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于我之長。陸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慙而文，願以爲誌。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爲也。甚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爲濟州刺史。曾祖諱某，諱子爲徐州長史。祖諱某，諱從爲清池令。考諱某，爲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誌蓋石文之不書其卒葬之年月，然其文曰：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如夫人

相先  
後作。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爲之誌。崔簡字子敬。凡歸于夫家，爲婦爲妻爲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葬而上，以至于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於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

長之多。○長丁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

鄂岳都團練判官一本有歸字其時事會世難。告教罕至。○夫人憂勞踰月。默泣不食。又懼貽太夫人之憂。慮給以疾

告。○給歎也。○給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隸書。爲雅琴。以自娛樂。隱而不耀。工足以致美於服而不爲異。言

足以發揚於禮而不爲辨。孝之至。敬之備。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會于貴壽。以至于斯。孰謂之天

有知者耶。○無字。太夫人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婦。○幼適裴壘。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聞。而皆早世。其弟

昏愚而獨存。孰謂天可問耶。○一本問字。嗚呼痛其甚歟。遂滯血而書。以志終天之哀。與茲石永久。

### 亡姊前京兆府參軍裴君夫人墓誌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書令諱爽。中書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諱子實有孝德。世其家業。清池府君

諱某。○繼之以茂實。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貞信。勁正。達于

邦家。克生賢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禮部尙書諱行儉。○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高宗時爲禮部尙書。禮部之子。曰

侍中諱光庭。○光庭字連城。開元時爲宰相。嗣用忠肅。書于國史。祠部府君諱積。○積字穉。開元末。業之以貞直。以至于

金吾府君諱徹。○徹字純懿。端亮。聞於天下。實生良子。以配夫人。○夫人。壘之配也。嗚呼夫人。與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始於家。純如也。終於夫族。穆如也。其爲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與承順。必稱所欲。先君與

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側無威怒之教焉。天禍孽族。夙遭大故。我諸孤奉太夫人之養。不敢圖死。至

于復常。夫人三歲無湯沐，無鹽酪。音洛頓踴叫號，哀徹天地。外除髮不勝筭，體不勝帶。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猶不食。朝夕諭誨，僅而濟焉。其爲妻道也，貞順之宜，恆服於身體，疑忌之慮，不萌於心術。忿懣之色，忿懣，禮記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慍，音致。不兆於容貌。同焉而合於禮，婉焉而得其正。其爲婦道也，惟聽順謹敬，陸姻任恤之行，甚備。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養，用爲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際，滌濯。羞簠簋，簠，黍稷，方器。爵，禮器。勞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則又移其孝於裴氏之門。一本作移其孝于兄公女公。而以睦于家婦介婦，必敬必親，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歸厚，率由是也。嗚呼！我之大譴歟！裴氏之大不幸歟！以夫人之德行，宜貴壽，宜康寧，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壽。良人官爲參軍事，盧時爲京兆府參軍。不及偕其貴，骨髓之疾，實鍾于身。以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終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視之如己。宗字一有。其家老長妾臧獲之微，皆以其私奔，謁於道路，禱鬼神，問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側，尙慮積憂傷于尊懷，猶持形立氣，給以少閒。故二稚未亂，二稚，崔六，崔五。亂，駢齒男。八歲，女七歲而亂。○亂，初覲，切。良人在遠，不及有緒言遺念，以傳於後。則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嗚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闕其報施，獨何咎歟！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師，望門而哭曰：無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殞，魂氣無不之也。次曰崔六，後夫人五旬而夭。因禱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無恙，託于乳媪。烏暗切。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長安縣之神禾原，從于先塋。祔于皇姑，宜也。母弟號哭而爲之志，毒痛憑塞，略不能具，敢告無愧辭。一作報。無

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嗚呼。至哀無文。至敬不飾。故無其辭。

亡妻弘農楊氏誌貞元十五年公時爲集賢正字

亡妻弘農楊氏諱某。高祖皇司勳郎中諱某。元勳諱司勳生殿中侍御史諱某。侍御史殿中生醴泉縣尉諱某。諱成。醴泉生今禮部郎中凝。成名三子。凝字虛受。凝字懋功。凌字恭履。凝當作懋。懋代濟仁孝。號爲德門。郎中娶于隴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卽世。外王父兼居方伯連帥之任。歷刺南部。建中四年以兼爲鄂岳觀察使。貞元元年遷江西觀察使。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撫愛視遇者。殆過厚焉。夫人小心敬順。居寵益畏。終始無驕盈之色。親黨難之。五歲。建中二年。屬先妣之忌。飯僧於仁祠。就問其故。媿傅以告。媿音保。按恐止。遂號泣不食。後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終身之感焉。及許嫁于我。柔日既卜。禮訖。外事以剛日內。已辛癸。乃歸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於郎中。最深誓。稚好言。首迨始於善謔。詩善戲。雖閒在他國。是也。元符京本雖下空。終無異辭。凡十有三歲。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夫人既歸。事太夫人。公之母。盧氏。封備一字。一無聞字。敬養之道。敦睦夫黨。致肅雍之美。主中饋。佐烝嘗。愴惕之義。表于宗門。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新婦。增一孝女。況又通家。愛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視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異于他門。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昭年左傳孟轅之足不能良行。註云跛也。未三歲。孕而不育。易漸之九三曰。婦孕不育。凶。厥疾增甚。明年以謁醫救藥之。便來歸。女氏永寧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申。實王。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嗚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順淑茂。宜延于上。

壽。端明惠和宜齒于貴位。生知孝愛之本。宜承于餘慶。是三者皆虛其應。天可問乎。衰門多譽。許慎切。謂

通作上天無祐。故自辛未辛未貞逮于茲歲。累服齊斬。繼纏哀酷。貞元九年五月。公父鑠卒。十二年。其

冠衣純采。禮曰。孤子當室冠衣。純之尤切。某月者三而已矣。無乃以是累夫人之壽歟。悼動之懷。曷月而已矣。哀夫。

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萬年縣棲鳳原。從先塋禮也。是歲唐貞元十五年龍集己卯。爲之誌云。

坤德柔順。婦道肅雍。詩曰。猶執婦道。以成勗雍之德。惟若人兮。婉婉淑姿。婉婉順也。又婉音晚。又音免。鏘翔兮容。將切。委窮塵兮。

佳城鬱鬱。閉白日兮。博物志。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踏地悲鳴。之。死同穴。詩之

靡它。又曰。死則同穴。公自歸此室兮。

下殤女子墓塋記殤。未成人而死。禮。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十六至十九爲上殤。公時。諱永州作。

下殤女子生長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旣得病。乃曰。佛我依也。願以爲役。更名佛婢。旣病。求去髮爲尼。號

之爲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歲。其母微也。故爲父子晚。性柔惠。類可以爲成人者。然卒天

敝用緇褐。銘用塋甃。葬零陵東郭門外第二崗之西隅。銘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從而來。焉往而止。魂氣無不之也。骨肉歸復於此。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

小姪女子墓塋記公時在永州。

字爲雅，氏爲柳，生甲申。貞元十年死己丑。元和四年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東崗首，生而惠，命則夭，始也無，今何有，質之微，當速朽，銘茲瓦，期永久。

故尙書戶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間劉氏誌文。夫人王叔文母也，公附叔文，故此銘極所稱道。

公亦相繼貶黜，豈公作銘時猶未悟耶？其後與許孟容書，謂是時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公亦悔所不及矣。韓文公言曰：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誠有當於公之心哉。

夫人姓劉，其先漢河間王。河間獻王德，漢景帝長子。主有明德，世紹顯懿。紹一作昭。至于唐，有文昭者，爲綿州刺史，號良二

千石，其嗣慎言，爲仙居令，光州長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君一有字。夫人之父也，夫人旣笄五年，從于北海王府

君。王越州山陰人，叔文自言王猛之後云。諱某，府君舉明經，授任城尉，左金吾衛兵曹修經術，以求聖人之道，通古今以推

一王之典，會世多難，不克如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彝倫，舉五經，早夭。少曰叔文，堅明直亮，有文

武之用，貞元中，待詔禁中，以道合于儲后，凡十有八載，獻可替否，有匡弼調護之勤。叔文善書，貞元中，出

譎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乘先帝棄萬姓，貞元二十一年，正嗣皇承大位，宗位公居禁中，許謨定命之

開嘗爲太子言民間之疾苦，先帝棄萬姓，貞元二十一年，正嗣皇承大位，宗位公居禁中，許謨定命之

辭，有扶翼經緯之績，自德宗大漸，王臣先入，稱詔召叔文坐輪林中，使決事，由蘇州司功參軍爲起居舍

人翰林學士，二月，叔文以前蘇州司功參將明出納，詩蕭蕭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有彌綸通變

之勞，副經邦阜財之職，三月，以叔文爲度，加戶部侍郎，賜紫金魚袋，五月，以叔文爲戶部重輕開塞，有和

鈞肅給之效。書關石和鈞和鈞謂均平也。內贊謨畫一作謀不廢其位。凡執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將施于人。而夫

人卒于堂。蓋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是日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天子使中謁者臨問其家。賻

以布帛。嗚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貞順以自處。孝謹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嚴肅以泄下。事良人

四十有九年。而勤勞不懈。生戶部五十有三年。天寶十二年而教戒無闕。年七十有九。而戶部之道聞于天

下。爲大僚。垂紫綬。以就奉養。公卿侯王。咸造于門。既壽而昌。世用羨慕。然而天子有詔。俾定封邑。有司稽

於論次。終以不及。時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附于兵曹君之墓。銘曰。

夫人之德。溫柔敬直。承于陰教。式是嬪則。克生良子。用揚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

平聲若若紫綬。漢書印何象紫綬榮于高堂。惟昔孟氏。號爲母師。在漢稱賢。有戒不疑。不疑也懿懿夫人。繼其

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問于靈龜。闕此顯魂。音悶勒石垂休。永永萬年。

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元和十二年

唐永州刺史唐一博陵崔簡簡字女諱媛。嫁爲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

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爲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世。其後病惑得罪。投

隴州。元和七年簡卒於隴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叔舅公歸于薛。惟恭柔專勤。以爲婦妻。恩其故他

姬子。雜己子。造次莫能辨。無忮忌之行。音無犯迂之氣。音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



五年月二十八日。既乳也。乳產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某月之日。潔服飾飾一作飾。容而終。年若干。

某月日。遷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佐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

從貶。元和初。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于阜謀策。漢為河北行營糧料使。崔元受。韋帖。薛巽。王相。等為判官。分給餉餼。既罷。兵。阜。讓。等。坐。賊。數。千。緡。勅。費。其。死。六。年。五。月。流。阜。諫。春。州。溪。封。州。行。至。澤。州。賜。死。

元受等從坐。更大赦。方北遷。元和十三年正月。以平。淮。西。大。赦。天。下。而其室已禍。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

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羣。祖曰某官鯤。唐與中書令仁

師議刑不掣。貞觀十六年。刑部以盜賊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左。僕。射。高。士。廉。東。部。尚。書。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三。族。欲。從。之。士。廉。等。議。仁。師。為。給。事。中。駁。議。以。為。不。可。太。宗。從。之。其二世大父也。液。生。銳。饒。生。鸞。巽。之。他。姬。子。丈。夫。

子曰老。老。作。老。老。作。老。女子曰張婆妻之。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按。公。作。此。誌。元。和。十。二。年。丁。酉。十。四。年。已。亥。卒。退。之。作。墓。誌。云。二。子。

長周六。始。四。歲。季。周。七。子。厚。卒。乃。生。銘。曰。以。年。致。之。四。歲。者。正。崔。氏。出。後。子。也。

翼翼仁師。惟仁之碩。頌。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玄。不。績。簡。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

之出。仍禍六稔。數存如沒。宜福而災。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隣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孩不

異隣。兄公是怙。公。一。子。夫。屬。忻。然。髮。髻。峨。峨。髮。髻。也。髻。結。髮。也。邊。豆。維。嘉。蒸。嘗。賓。燕。其。羞。孔。多。有。髮。有。嚴。蘇。必。切。神。饗。斯。何。奚。仲。仲。馳。孫。仲。為。夏。車。正。萬。封。為。薛。侯。十。二。世。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訛。淑。人。不。

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寘巖阿。

韋夫人墳記

族系不可得而考。時在柳州作。

韋夫人終成都。殯萬年。遷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禮也。其族系如某人之誌。塋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左傳毀之則朝而期不毀則日中而塋。說文云塋。舉葬下土也。○子某爲石刻而納諸塋。

馬室女雷五葬誌

永州作。

馬室女雷五。父曰師儒。業進士。雷五生。巧慧異甚。凡事絲續文繡。音續。不類人所爲者。余觀之甚駭。家貧。歲不易衣。而天姿潔清。脩嚴恆若簪珠璣衣。紉縠○紉音丸。胡谷切。寥然不易爲塵垢雜。年十五病死。後二日。葬永州東郭東里。以其姨母爲妓於余也。將死曰。吾聞柳公嘗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於墓。一本作我葬。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聞焉。旣而閱焉。以攻石之後也。遂爲砂書玄塋。爲一作。追而納諸墓。

河東先生集

卷十四

對

設漁者對智伯按史記世家及通鑑所指切智伯食而無饗卒抵於

智氏既滅范中行智襄子名瑤以爲邑范昭子吉射中韓趙魏而伐范中行氏滅志益大合

韓魏圍趙水晉陽趙襄子於晉陽洪晉水灌之水一作于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

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魚幾何也若汝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無今主

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鱠鱣鱣者詩魚麗于置鱣魴釋魚

沙也詩其魚魴鱣似魴而鱣魴鱣魚之易制者鱣鯉也江東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

呼爲黃魚魴魴也四者皆小魚謂鱣魴鱣鱣鱣音沙鱣音敘鱣音鯉鱣音偃

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龍門二州在同伺大鮪焉八尺周禮春獻王鮪○鮪子鬼切夫鮪之來也夫下有

從魴鯉數萬詩其魚魴鯉對魚之易制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

上慕爲螭龍螭龍之無角者辛氏三秦記曰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其能及夫抵大石夫下有亂飛濤

折鳍禿翼鯉者夏右鳍○鯉音者顛倒頓路切順流而下宛委冒惜李孔切環坻激而不能出坻水中

曰小渚也。激水浦也。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  
○坻音痺。激音錢。子任公子為大鈞巨網五十犗。以為餌。躡乎會稽。投竿東海。且而釣。已而大魚食之。率巨鈞  
得益大。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鱗。白波若山海。水震動。聲侔鬼神。樺蕪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鱗而脂之。自瀟  
河以東。蒼梧以北。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而立在海旁。故名。○碣音竭。然求大鯨焉。○大鯨海魚也。  
無不厭者。魚者。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而立在海旁。故名。○碣音竭。然求大鯨焉。○大鯨海魚也。  
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鱗巨京切。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鯨。○鯨音交。遂肥魚於渤海之尾。渤海  
別也。揚子雲曰。江湖之匡。渤海。○鯨巨京切。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鯨。○鯨音交。遂肥魚於渤海之尾。渤海  
○啜音切。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躓於碣石。檣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  
聞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史記太公望呂尚者。以漁釣好周西伯。西伯出獵。於是舍而  
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侈家。若欒氏。○晉靖侯之孫曰欒賈。祁氏  
○祁奚為晉大夫。羊舌氏。○晉孫食我。滅。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五卿  
夫至孫盈。滅。羊舌氏。○晉孫食我。滅。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五卿  
中行韓。○晉魏也。嘗裂而食之矣。○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是無異鈔餼。餼也。腦流骨腐。  
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為諸侯。  
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韓。趙。又裂而食之矣。○定公十七年。智伯與趙襄子擊之。范中行走朝歌。出。脫其鱗。  
繪其肉。○繪古外切。刳其腸。○刳音枯。斷其首而棄之。鯤。鱗遺胤。○古渾切。音而魚子。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  
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中行氏。貪其肥。猶以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厭。

於臨切又驅韓魏以爲羣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

亦幸主之盛於晉陽其目動矣左氏曰動而而主乃傲然也一本作傲以爲威在机組之上方磨其舌

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國語宣子將以瑤爲後韓智氏之族惟韓果在輔一作韓

段規深怨而造謀國語晉襄子伐鄭自衛還三卿宴于藍晉襄子說韓康子而侮主之不寤臣恐主爲

大鯨首解於邯鄲邯鄲趙所都○蠶摧於安邑安邑晉地即今絳胸披於上黨趙地尾斷於中山之外中山

後井趙而腸流於大陸大陸澤名在深趙爲蠶薶魯音鮮楚音橋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

然主之勇力強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據通鑑周威

子諱地於韓康子致萬家之邑又求地於魏桓子復與萬家邑又求蔡卓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不與智

伯怒帥韓魏以攻趙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韓魏曰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

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隘

愚溪對集有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東流入澗水名冉溪余諱潛水上改之爲愚溪愚溪對

託之神也然嘗論宗元固不愚夫無管取以附變題其系曰宗元之所作亦對襄王答客難之義而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子使子爲愚耶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

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也厲惡中之者音中温屯漚泄屯聚也○屯徒潭切漚藏石走瀨瀨漚也吳越謂之

瀨音連爐糜解李裴云爐船前頭刺權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魚也此蓋鱷乃仰噓

焉。○鹽音逝故其名曰惡溪。惡溪在潮州界。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墊丁念切。陷也。及底而後

止。故其名曰弱水。出甘州東坡。其下有弱水。環之注云。其水不勝鴻毛。秦有水。掬汨泥淖。掬屬引也。淖亦泥也。

漳汝。敬切。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胎若睨壁。胎直視也。邪視也。○淺深險易。切。昧昧不覲。乃合涇渭。涇渭以自

彰穢跡。詩。涇以渭濁。涇小渭大。屬於渭。故其名曰濁涇。○漢書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嶺頭入

山。東南至馮翊陽陸縣。雍之西有水。幽險著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鄠元水

與。亦云。黑水出甘州張掖縣雞山。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

也。今予甚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詩曰。方之舟之。注云。方。謂

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

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耶。東坡詩云。應同柳子。餘愚汚溪山。本此文也。且汝不見食泉乎。有飲

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一本無豈泉之實耶。過而往食焉。猶以為

名。廣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食泉。飲者無厭。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

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邇。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迴隱。蒸鬱之

與曹螺螄之與居。螺螄。屬大者如斗。出日南。瑤海中。螺螄。屬小者如螺。出日南。瑤海中。螺螄。屬小者如螺。出日南。瑤海中。唯觸罪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闔閭

以守汝。闔。馬出門貌。汝欲為智乎。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

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爲愚而猶以爲誣，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洵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方字下有衆裘我絺，溽暑之饑。灼切衆從之風，而我從之風。一本作衆從吾盪而趨，趨亦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游，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莊子曰：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魚鼈之所不能遊也。呂梁在河內，隄石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冒榛棘，冒一作行僂仆虺蜴，詩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守宮也。○鷓音易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爲盈，退不爲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賀者

柳子以罪貶永州。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有自京師來者，既見曰：余聞子坐事斥逐，余適將唁子。曰：噫，死矣。曰：噫，失國亦一。噫，宜節切。今余視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達矣。余無以唁矣，敢更以爲賀。柳子曰：子誠以貌乎，則可也。乎一作言然吾豈若是而無志者耶？一無姑以戚戚爲無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會主上方以寬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貶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爲天子尙書郎，謀畫無所陳，而羣比以爲名。羣比謂蒙恥遇僂，以待不測之誅。苟人爾，有不汗粟危厲，僂然者哉。也。○僂音

思又士才切。吾嘗靜處以思，獨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於聖朝，下無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幾，似續之不廢，詩以似以續，是以儻蕩其心，倡伴其形。○倡音昌，伴音羊。茫乎若昇高以望，潰乎若乘海而無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誠以浩浩而賀我，其執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裂眦，目眦也。長歌之哀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兼對兼字處洪，中書令正倫五世孫。

或問曰：朝廷以公且明，進善退不肖，未嘗不當。然吾有一疑焉，願有聞於子以釋予也。曰：何哉？曰：杜兼爲濠州，徐泗節度使張建封表置濠州刺史。幸兵之亂，殺無罪士二人，兼性浮險，錄事參軍韋賞、闕諒判官陸楚皆以守職論事，忤兼密奏二人通謀，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率官吏迎於驛中，前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二人有士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冤之。蓄貨足慾，吾以爲唐構杙饗養者亡以異，左傳文十頑凶無儻匹之貌，貪財爲斃，杙食爲斃。○杙音海，杙音兀，斃音叨，斃音鐵。然而卒入爲郎中，元和八年，頤頊吏部給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乃死，元和四年十一月，夫何取於兼者若是幸也。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雖不覩乎目，然聞之熟，宜廢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聞兼在濠州，有鍾離令盧某者，鍾離縣屬濠州。幸相戚也，而讒且諛，日狀其僚之過愆，以致於兼。且曰：是過是愆，無二是我獨無有，其僚因備恐，○備之，瑞切。以俟譴怒於上，今日施施自負，施，諱自。曰：字州君將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罰令使僚也，咸得自達，以進乎善，因擯令終不得面焉。面一作問。人由是不苟免，而讒諛之道



大忌朝廷進兼於內則給事中於外則至河南尹蓋知兼有是善也賦然不爲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因  
彼人也恣殺以充己其爲過章章者凡天下兒童闕後

天對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舊錄之於楚辭按漢王逸序其篇首曰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

僞僞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深憤懣舒寫愁思乃假天以爲言焉故作天問子厚取天問所言隨而釋之遂作天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元虛廓無形也初始也言往古太始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王逸曰言天地

難考定而知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海晦明誰能極知之夜清馮翼惟象何以識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

像乎明明闇闇惟時何爲王逸曰言純陰純陽一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謂太始之元鴻靈幽紛曷可言焉謂天地未形忽黑晰眇氣詔呼骨切說文出

形郭璞三蒼解詁曰冥且明也隱有往來屯屯也者天地造始之時也 龐昧革化味注造物之始始於

冥惟元氣存而何爲焉

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王逸曰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

對合焉者三一以統同發梁子傳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地人非也吁炎吹冷同集部吳人謂冰曰冷澤 交

錯而功 問圓則九重孰營度之王逸曰言天圓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乎

對無營以成。沓陽而九。○沓徒合切。積也。九者老陽。破陽。轉輶。渾淪。二切。車轂。輶。一作運輶。○輶。胡果。胡記。雜記。又胡。即切。迴也。渾音。渾淪。音。渾淪。列。未。相。離。也。○相。離。也。○蒙。以。園。號。則。陽。數。也。○重。

問惟茲何功。孰初作之。而王逸曰。言天有九重。誰功。力始作之耶。

對冥疑玄。蠶無功無作。

問幹維焉繫。天極焉加。王逸曰。幹。維。繫。網。言。天。畫。與。夜。之。轉。旋。幹。轉。也。維。繫。也。後。可。以。意。求。之。

對高俊繫維。淮南子。帝維曰。幹。維。繫。網。言。天。畫。與。夜。之。轉。旋。幹。轉。也。維。繫。也。後。可。以。意。求。之。

極。張衡靈憲。八極之極。徑。濟。瀾。非。垠。○濛。母。則。切。濟。瀾。水。大。貌。或。形。之。加。孰。取。大。焉。所。謂。天。圓。地。方。屯。極。中。

央也。王逸以為極。際。悉。未。必。然。也。

問八柱何當。東南何虧。王逸曰。言天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地。

通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者也。

對皇熙疊疊。下之壘壘者。天。胡棟。胡宇。完。離。不。屬。欲。切。附。也。下。同。屬。之。焉。特。夫。八。柱。

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王逸曰。九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其。際。會。何。分。安。所。屬。繫。乎。

對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九。天。雖。用。為。九。而。

問隅隈多有。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隈。去。地。五。億。萬。里。誰。知。其。數。隈。衆。多。寧。有。知。其。數。乎。

對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樽厥列謂天地方隅不可數窮也○樽母巨切

問天何所杳十二焉分王逸曰杳合也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分十二辰誰所分別乎○

對折簞刺筵○折食列切斷也簞楚人名籍草折竹以十曰筵刺音茨削也筵音廷離騷索葢茅以折午施旁豎午也○

祈午施旁豎午也謂旁鞠明究墮計云切日入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一歲謂巧歷不能計天地之晦明

問日月安屬列星安陳王逸曰言日月星辰安所繫屬誰陳列也

對規燬魄淵○燬音殿烈也規太虛是屬碁布萬熒星也○咸是焉託謂日圓而明月生而靜

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王逸曰次舍也汜水涯也音凡沿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湯

於蒙谷之浦行九州○旋音平聲渾天之法天地之形如雞子北極而南下迴也孰彼有出次惟汝方

對輻旋南晝軸奠于北○旋音平聲渾天之法天地之形如雞子北極而南下迴也孰彼有出次惟汝方

之側也次舍平施旁運惡有谷汜謂其出次於谷汜也

問自明及晦所行幾里王逸曰言日平且而出至

對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謂日之明晦不

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王逸曰夜光月也育生也死謂晦也何德

對燉炎莫儻儻耶計切淵迫而魄遐遠乃專何以死育則哉生不可以死育測也

問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王逸曰言月中而有菟何所食利居月之中而顧望乎

對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類謂月中有兔玄陰類之類類之所感也張衡靈靈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崔豹古今注兔口有缺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

對陽健陰淫降施蒸摩歧靈而子焉以夫為漢成帝紀應劭注畫堂畫九子母或云即女故也

問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無夫而生九子也

對伯強何處惠氣安在王逸曰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惡氣和氣也言陰調和則惠氣行不調和則厲鬼與此三者當何所在乎

對怪瀾冥更陰陽氣有切又莫爾切水貌一作流也又作淙與五行傳若其淙切陰氣亂曰淙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處鄉謂氣乘則致氣非有定處也

對明焉非關晦焉非藏王逸曰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閉乎

問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王逸曰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東方未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對孰且孰幽繆躔于經繆音蚪一音了說玉經注繆躔延切謂日月行也司蒼龍之寓而迂彼角亢

具往切歎也亢音剛星名爾雅壽星角亢也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注辰角大辰若龍之角此謂中方

角亢之宿雖日出之方而其晦明固自有經度也晉志云左角為天田主刑亢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獄

錄功者也錄一本作對

字一木作對

對

問不任泊瀉師何以尚之。王逸曰：不任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尚，舉也。尚舉也。僉，答何疑。何不課而行之。王逸曰：課，試也。言衆人舉能，試之也。衆人曰：何愛哉？何不先試之也。

對惟鮫譎譎。鮫，馮父名。尚書水經：鮫，沉於羽川。化爲玄魚，大千尺。後遂死。鮫於河海之間，後世以玄字合。

於魚字爲鮫字。鮫，音衰。隣聖而孽，恆師，麗蒙乃尙其妃。方命圯族而舉之也。○圯，部，訛切。毀也。后，惟師。

之難贖類使試。贖，四岳舉。贖，日也。類，莫。聖，愛。類，也。○贖，音類。又音實。類，音過。

問鷓鴣曳銜，鮫何聽焉。王逸曰：言鮫治水，蠶用不成，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鮫何復計而敗其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王逸曰：帝謂衆也。言鮫設能，贖衆人。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施，言其罪長也。○鮫，

對法壇息壤，招帝震怒。史記：素隱曰：山海經：啓，庶云：鮫，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招，舉也。左傳：以招人過。

行帝乃震怒，賦刑在下，而投藥于羽，而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胤，羊音切。謂也。山，海經：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准

乃南子凡鴻水湖，歲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胡離厥考，而鷓鴣肆隊。父，鯀也。

口○味許穆切。誅文。

問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王逸曰：禹，鯀子也。言鮫，愚腹而生禹。禹，纂就前緒，遂成考功。王逸曰：父死

音禹能纂代，錄之遺，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鮫業而謀慮不同也。

業而謀慮不同也。

對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蕘夫固不可以類謂既鍾于羽山蟲鳥之所曳而其子有禹之聖蓮

之生於淤泥中以眩躬躄步○眩當作踰同張尼切皮厚也一日謂也○葉音渠集韻芙蕖總名謂荷

喻禹之生於茲也○眩當作踰同張尼切皮厚也一日謂也○葉音渠集韻芙蕖總名謂荷

川病足故水土涉山橋楯勤路○橋音陸丘搖切史記禹本紀山行乘橋注一作橋音同擗車謂以鐵如

治水所乘者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橋一作橋音同擗車謂以鐵如

勞劇而頓仆也踏一作踏○踏音陸丘搖切史記禹本紀山行乘橋注一作橋音同擗車謂以鐵如

門不敢入受是玄寶○玄圭告厥成功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不唯繼其謀也

問洪泉極深何以寶之○王逸曰言洪水淵泉極深

對行鴻下隲○隲從回切厥丘乃降焉填絕淵音田塞也然後夷于土淮南子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九淵

也

問地方九州何以墳之○王逸曰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為憤乎

對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賢藝而有上中下○墳符亦以填為分字當讀為憤乎

問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逸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過以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

對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吞鍾究勤而欺畫厥尾○蒲蓋以王邊注神龍之事導水徑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

者切登也山海經國章丘山有應龍者龍之有翼者也



對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洞鴻一作瀕通也而課校脩長謂不可計其執轡也一本無校字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子午為經卯酉為緯經短緯長也禹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注西極內有長短極三等也其他諸說不同

對南順橈吐火切狹而長也其衍幾何王逸曰衍廣大也言南

對茫忽不準執衍執窮亦謂不可計

對崑崙縣圃其尻安在王逸曰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元氣所出其嶽曰縣圃縣圃乃上通於天也尻一名天庭○

尻丘刀切○

對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萬本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遮隱為光明也水經崑崙蓬首虎齒

爰處爰都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首虎齒

對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王逸曰淮南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一千里也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

對增城之高萬有三千四增尺六寸東方朔重也淮南子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

金為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塗五所玉樓十二此云萬有三千其說不同疑未詳

對四方之門其誰從焉王逸曰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淮南子

對清溫煥寒清七政切寒也煥而左注西帝素問四里問九純純丈五尺



不革由是而門。

問西北辟啓何氣通焉。王逸曰言天西北之門猶當開啓豈不周之風按不周山在崑崙西北不周風

出此

對辟啓以通茲氣之元。謂崑崙之高一寒一暑氣所從

問日安所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燭陰視爲晝冥爲夜吹爲冬呼爲夏不飲不食不喘不息山海經燭龍也

注曰即燭龍也

對脩龍口燎。力照切爰北其首也又切九陰極冥厥朔以炳山海經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

燭龍文選雪賦鬪兮若燭龍銜曜照崑崙是也

問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王逸曰言日未揚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也○廣雅是生御曰羲和

浴日於甘淵又灰野之山有樹赤華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崙西附西極也又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

對惟若之華稟羲以耀。謂若木依日

問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王逸曰暖溫也言地之氣

對狂山凝凝。元註音嶷魚力切山海經狂山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炎洲在南洲中其地方

二千里淮南子南至委火炎風之時北方之野有凍寒積冰雪霰霜露潤羣水之野





對。鯪魚人貌。邇列姑射。列子。姑射山在海河瀋洲中。山上有僊人焉。山皆經。四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陵所。謂人

也。鯪。鯪雀時北號。惟人是食。如雞而在北首。號山如雞。名曰。魁雀。食人子。逸厚注。謂奇獸。當為雀。按。海經。北號。雀。屬有鳥。都

邇。切。則。魁。堆。即。魁。雀。也。

問。羿。焉。彈。日。鳥。焉。解。羽。王。逸。曰。淮南。言。幾。時。也。○。羿。五。計。切。斃。之。射。宜。也。○。羿。音。仰。射。十。日。中。其。九。日。中。胡

買。南。之。說。證。之。則。鳥。當。如。字。說。子。厚。之。對。通。則。問。對。鳥。則。經。黑。齒。曰。湯。谷。房。水。中。有。扶。桑。九。日。居。下

對。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山。海。經。曰。湯。谷。房。水。中。有。扶。桑。九。日。居。下

支。左。大。澤。千。里。羣。鳥。是。解。也。○。山。海。經。曰。湯。谷。房。水。中。有。扶。桑。九。日。居。下

義。不。相。配。也。如。舊。說。為。日。中。之。鳥。而。借。解。羽。二。字。以。問。於。義。亦。通。事。子。當。為。鳥。後。曠。原。不。知。因。配。鳥。之。解。其。羽。鳥

問。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王。逸。注。使。言。禹。以。勤。土。力。獻。進。其。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于。台。桑。王。逸。治。水

道。娶。兪。山。之。女。而。通。夫。婦。之。禮。於。台。閔。妃。配。合。一。厥。身。是。繼。王。逸。曰。閔。發。也。身。禹。所。以。發。胡。維。嗜。慾

桑。之。地。○。兪。與。塗。同。說。文。會。稽。山。也。閔。妃。配。合。一。厥。身。是。繼。王。逸。曰。閔。發。也。身。禹。所。以。發。胡。維。嗜。慾

不。同。味。而。快。壺。飽。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憂。有。啓。也。○。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慾。荷。欲。快。飽。一。朝。之。情。衆

人。所。嗜。者。極。民。之。情。欲。耳。

對。禹。懲。于。績。命。婦。亟。合。○。亟。許。力。切。愈。也。善。益。稷。籍。禹。娶。于。塗。山。辛。王。癸。甲。啓。呱。而。泣。子。弗。子。惟。朕。離

厥。膚。莊。子。禹。滿。未。切。脣。無。義。皮。也。三。門。以。不。厭。禹。善。旨。切。與。外。視。三。過。其。門。而。不。入。晷。一。文。公。駕。呱。呱。之。不。盡。謂。遠。力。痛。切



對啓達厥聲堪輿以呻堪輿天地也辨同容之序帝以賀嬪嬪音質又音類婦也

問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王逸曰勤勞也屏裂也言兩題剝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

對禹母產聖何臨厥旅背而臨焉音韻切判也裂也旅當作替字林替替骨也帝王世紀禹臨剝母彼淫言亂

噓音與味同也聽職以不處也謂無此理也

問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逸曰帝天也夷羿諸侯弑夏后相者也革更孽憂也此乃羿弑夏家居天子

默也左氏傳靈公四年虜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於原

對夷羿滔淫左氏襄公四年昔有夏之衰羿自鉏遷窮石因夏割更后相左氏傳哀公元年昔有過澆

甲切澆五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謂夷羿殺夏后

問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王逸曰胡何也雒嬪水神謂宓妃也傳曰河伯化爲白龍游於水旁

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射也汝今爲蟲獸當爲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

夢與維水神宓妃交接也謂堯時羿非有窮之羿也淮南子河伯溺人羿射其左目注堯時羿射

對震觸厥鱗切白也集矢于皖華板切字當從目從肆叫帝不謚氏林切誠失位滋媿莫晏切說文

洛之媿胡故切焉妻于狡女嫁人也封豨是射王逸曰馮挾也豨弓名也決射轄也封豨神獸也音羿不循道德

問馮瑛利決也瑛音璫封豨是射而挾弓射轉獵捕神獸以快射轄也○瑛虛豈切逆作豨方言猪

猶也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曰蕭祭也后帝天帝也若順也言羿射封禪以其肉荐祭天帝  
害堯乃使羿斷修蛇於洞庭擒封禪於桑林按此言有窮羿亦封禪是射而反爲民害也左傳昭公  
二十八年樂正夔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櫛厭此類無期禱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帝謂天帝也

對夸夫快殺夫音扶語助也鼎豨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怡我音也而濫厥福

問泥娶純狐眩妻爰謀王逸曰泥羿相也爰於也眩惑也音泥娶於純狐氏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政事王逸曰吞滅也揆度也音羿好射獵不恤

對寒讒婦謀后夷卒戕慈良切殺傷也左傳襄公四年羿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寒泥伯明氏之讒子弟

師自田以家衆殺而烹之信之使爲已相泥行媚于內施賂于外虞羿干田樹之詐泥以取其國家羿將

氏夏遠臣靡自有爾氏收二國之燧以滅泥而立少康滅澆于過后舒滅澄于戈有窮斟由是遂亡荒

棄子野俾奸民是臧舉土作仇徒怙身弧謂泥謀殺羿徒特

問阻窮西征巖何越焉王逸曰阻險也巖峻也越度也音堯放化而爲黃能巫何活焉王逸曰活生也

能入於羽山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左氏傳昭公七年昔樂正釁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

淵音謂作黃能按能獸名三足獸也二書皆出左氏而自爲同異據言入于羽淵當以黃熊爲是蓋熊

對能奴來切

對能奴來切

問咸播秬黍藿是馨王逸曰咸皆也秬粟也藿草名管爲也音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於

也或非

對。子宜播種。稗也。稗音維。後晉曰。稗。一曰。幼穉也。詩。閟宮。種稗。藜麥。于丘。子川。維堯維蒲。又音官。說文。草也。可。維。菰。蘆。音。盧。不。徹。以。圖。民。以。謹。以。都。

問。何。由。并。投。而。鉞。疾。修。盈。王。逸。曰。疾。病。也。修。長。也。盈。滿。也。由。用。也。言。堯。不。惡。鉞。而。鉞。殺。之。則。禹。不。得。謂。矣。何。由。該。惡。長。滿。天。下。乎。所。謂。蓋。前。人。之。愆。也。

對。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水。而。極。死。禹。能。以。德。國。語。錄。之。功。洪。克。頌。厥。祀。後。世。是。郊。永。厥。祀。也。左。氏。昭。公。七。年。蘇。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

問。白。蜺。嬰。蕪。胡。為。此。堂。王。逸。曰。蜺。雲。之。有。色。似。龍。者。也。蕪。白。雲。遠。蛇。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蕪。氣。透。蛇。相。雲。貌。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逸。曰。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蕪。持。藥。與。也。言。得。藥。天。式。從。橫。陽。離。爰。死。王。逸。曰。式。法。也。爰。於。也。言。天。法。有。善。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王。逸。曰。言。崔。不。善。也。天。式。從。橫。陽。離。爰。死。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

對。王。子。恠。駭。蜺。形。蕪。裳。文。褫。操。戈。也。操。倉。刀。切。奪。衣。猶。惜。夫。藥。良。切。不。明。也。終。烏。號。以。游。號。乎。刀。奮。厥。籠。篋。芻。漠。莫。謀。冥。昧。之。詞。形。胡。在。胡。亡。

問。萍。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曰。萍。萍。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興。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對。陽。潛。而。發。取。亂。切。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對。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一無既

問。湯謀易旅何以厚之。王逸曰湯股王也旅衆也言股湯欲變

對。湯奮旆爰以偃拊。謂於旆掩之也尚書湯與桀戰於鳴條之野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切問也

式亮切饋也詳見尙書仲

問。覆舟斟尋何道取之。王逸曰斟反也舟船也斟尋國名也言少

對。康復舊物尋焉保之。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焉仍牧正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滅過戈按此則取緝

厚亦有過澆非少康也王逸注非是子覆舟喻易尙或艱之

問。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曰桀夏亡主也蒙小國名也妹嬉何肆湯何殛焉王逸曰言桀得妹嬉肆

也○妹其職切嬉一作喜許其切言國語昔夏桀伐有

對。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媼以大啓厥伐。謂桀伐蒙山而得妹嬉民瘼不保馴致南巢之伐也惟

問。舜閔在家父何以鯀。王逸曰舜帝舜也閔憂也無妻曰鯀言舜爲布衣憂其家堯不姚告二女何

親曰舜不姚舜姓也言堯不命舜娶妻之也如令堯固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親附乎伊川程氏

對。瞽父仇舜鯀以不儻。謂瞽也仇舜而鯀在下堯也以二堯專以女尼據切以女妻人曰女證降二女子媿洵顯

于媿劉向列女傳也茲俾胤胤厥世惟蒸蒸翼翼尙克諱以孝蒸蒸父象于媿之洵○媿居危切洵如新切

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王逸曰言賢者預見施行萌茅之繼瑣臺十成誰所極焉王逸曰瑣石次玉者

子歎預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羆豹胎至於亡也

對紂臺于瑣箕克兆之箕子也黃南玉也本經訓紂爲瑣其有必亡之兆者

問登立爲帝孰道尙之王逸曰言伏羲始作八卦修行道德

對惟德登帝師以首之謂伏羲有德而天登下者舜禹是也

問女媧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曰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媧古華

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腸化爲此神列生耳目榮竽生擊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

對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一本曰下化七十工獲詭之謂女媧也

問舜服厥弟終然爲害王逸曰服事也厥其也言舜弟象施行也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無道肆曰言象

舜之心燒糜竇非欲以殺

對舜弟眡厥仇視同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史記舜紀舜父瞽瞍言而舜母死瞽更娶

母與弟日以謹駕劉向列女傳晉叟焚廩舜往飛復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惟其戕汝時其焚女鵠

汝衣裳鳥工往舜既弟廩旋階晉叟焚廩舜往飛復使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時亦惟其戕汝時其焚女鵠

格其入出從掩舜潛出非犬斷于德猶大鬪耳切疑當終不克以噓昆庸致愛邑鼻以賦富切鼻毗有

庫國名象所封通作鼻前漢郡陽傳作有卑並同音孟子萬章籍仁人之於弟也親之欲其貴也愛之

問吳獲迄古南嶽是止王逸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之古豈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豈父之孰期

去斯得兩男子王逸曰期會也昔仲雍去而之少吳曰立王季而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者謂太伯仲

雍二人也去一作失

對嗟伯之仁遜弟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謂之吳國得賢者如太伯讓王季而居南嶽之下仲雍亦去

謂仲雍也遜弟一作遜弟史記吳世家吳太伯仲雍乃犇荆蠻皆古公豈父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

卒弟仲雍立

問緣鶴飾玉后帝是饗王逸曰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始仕因緣烹鶴鳥之醢修飾

減喪王逸曰言湯遂用伊尹之謀伐夏

對空桑鼎股詔羹厥鶴列子無願明日視白出水東走十里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

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其君令庖人羹之史記殷紀阿衡惟軻知言圃焉以為不軻孟子名也

章又音開視也與視同不與否同孟子曰吾聞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制烹也仁易懋危夫曷揆

曷謀咸逃叢淵孟子離婁篇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藪也故為淵后以劉謂以仁格愚人將

雄方言秦晉宋衛之間謂殺曰劉揚

問帝乃降觀下逢伊摯王逸曰帝謂湯也摯伊尹名也言湯出觀風俗乃愛

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

王逸曰：條，鳴條也。繫，索也。野，天下也。言湯行天下，

對降厥觀于下，匪孽執承。謂伊尹湯以下衆民大喜也。

南築於民，用潰厥疣。于求切。附以夷于膺，夫曷不謠。無不說者也。書仲虺之誥：篇攸徂，民室家相慶曰：安

來其蘇。後我后。問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王逸曰：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

也喜。協音平聲。悅也。嚳，天子求子之記。契，形于胞。同胞，音包。又音搥。說文：高辛氏子，字與高

對嚳狄禱。月令：仲春，祠于高禩。契，形于胞。同胞，音包。又音搥。說文：高辛氏子，字與高

也。嚳，居侯丘。侯，二切。說文：鳥，子生哺者。按簡狄所而恠焉，以嘉。謂嚳狄禱，得契於乙叢，何有也。史記：股

妃行浴，見玄鳥。簡狄配高辛氏，帝嚳與之斯於郊。驪，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注：簡狄配高辛氏，帝嚳與之斯於郊。驪，天命玄

問該乘季德，厥父是臧。王逸曰：該，包也。乘，持也。父，謂契也。季，末也。子厚之對，以該爲舉。包，持先人之末德。修

亦自相戾也。按該，非人名。則該，豈大禹之名乎。德之言。

對該德胤孝。一作：藤收于西。收，王逸注：該，誤也。爪，虎手。鉞，尸刑。以司匿。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及

水使該爲舉。收，世不失職。遂，濟龍翳。注：尊收也。爪，虎手。鉞，尸刑。以司匿。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及

四阿公覺。召史，占之。史曰：龍翳。注：尊收也。爪，虎手。鉞，尸刑。以司匿。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及

言則舉收也。天之刑神也。所取者，如君此。

問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王逸曰：有扈，澆國名也。澆，夏后相道。腹子曰：少康，後為有扈。仍牧正，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則滅有扈者，啓也。非少康殺澆也。又左氏傳：襄公四年，少康以揖讓而啓，用兵以滅有扈也。

非有扈也。明矣。今逸之注以爲少康殺澆，有扈誤矣。此蓋言禹得天下，滅澆於過，則啓用兵以滅有扈也。

對。牧正矜於澆，扈爰踏。蒲墨切。歷，非也。王逸注非是。

問干協時舞，何以懷之。王逸曰：干，求也。舞，務也。調和百姓使之歸已，何以懷來者？天下少

對。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狃，久切。狃，狃也。尚書：大禹謨：篇三句，苗民逆命，帝乃

問平脅曼膚，一作受。何以肥之。王逸曰：言形體曼澤，請侯背畔，天人乖離，懷憂

對。辛后駭狂。辛，謂紂也。○駭，無憂以肥，肆蕩施厥體而充膏于肌，膏寶被躬，焚以旗之。伐紂，紂兵敗，紂走

入登鹿臺，衣其寶玉之衣，越火而死。武王遂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

問有扈牧豎，云何而逢。王逸曰：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曰：言啓攻有

上擊而殺之，其先入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之乎。

對。扈釋於牧，力使后之。謂有扈氏釋牧，民仇焉。寓，寓於虔切。安啓牀以斲，於略切。斲也。謂有扈氏不安

問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逸曰：恆，常也。季，末也。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來也。還，輒以所得也。班，福也。言湯得禽獸，徧施往惡，祿於百姓，驅馳往

對殷武踵德，爰獲牛之朴。說文：角特，牛見上。註：夫惟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問昏微循迹，有狄不寧。夷狄之行，不可以循安其身也。言人有謂晉大夫解居父也。爲淫，佚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遂

之曰：言解居父聘乎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洗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墓門有棘，雖無人棘，上猶有鴉獨不愧也。

對解父狄淫，遭懲以報。有夷狄胡貳切，父之行也。謂遭感懲之切面，愧赤也。言解父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劉

列女傳：陳婦女者，陳國探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使於宋，道過陳，探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吾將舍女，乃歌：墓門一章，又曰：爲我歌其二章，大夫過，陳探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吾將入且亡，而況鴉乎。大夫乃服之，以歸族。

問眩弟並淫，危害厥兄。王逸曰：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爲舜弟，眩惑其父母，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從王逸曰：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謀，使舜治國，從下焚之，令舜浚井。

對象不兄，飛居容切，集韻云：與而奮以謀。奮，一作肆。蓋聖執凶，怒嗣用紹厥愛，怒又封之，有庫以紹厥愛也。藏

問成湯東巡，有莘爰極。王逸曰：有莘，國名也。爰，於也。極，至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王逸曰：小臣，謂

巡從有莘氏，乞句，伊尹固得吉善之妃，以爲內輔也。

對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於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對之謂湯東巡狩而得

彼小臣而吉妃，是得爲不然也。

問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賤，有莘之婦。王逸曰：小子，謂伊尹，賤也。詩：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

東走順視其邑。靈為大水。母因溺死。為空桑之林。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運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伊尹。從木中出。因以送女也。

對。胡木化於母。以蜎厥聖。○蟲又許竭。切水中。喙鳴不良。○說文口也。穢切。讓以詭正。盡邑以執也。○又謂也。下。孰譯

彼夢。為是說者是。盜亂厥聖。○聖見列子。注見前。○對以意而伊尹生也。

問。湯出重泉。夫何臯尤。○泉而復出之。夫何用法之桀。○桀於重不審也。於重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王逸曰。帝謂衆

人之心。而以伐桀。誰使桀先挑之也。○挑徒了。切。倉頡篇。挑。招呼也。或他獨切。挑也。

對。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重泉。紀。桀不務德。召湯囚之。夏。豎。違。虐。立。辟。也。刑也。○法實罪德之由。○謂湯之行。因

之。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實有以啓之。非湯之忍。夏。桀。

問。會量爭盟。何踐吾期。○王逸曰。言武王欲報紂。紂使膠鬲。視武王。顛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矣。同。詩。會朝。清明。書。牧。誓。篇。曰。吾故不取。休武王。朝至

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報。與。朝。同。詩。會。朝。清。明。書。牧。誓。篇。曰。吾。故。不。取。休。武。王。朝。至。於。商。郊。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羣。飛。誰。使。武。王。集。萃。之。者。乎。詩。維。師。俞。父。時。帥。勇。猛。如。鸞。鳥。野。乃。擊。也。○。兩。音。隔。又。音。歷。商。之。賢。臣。也。比。此。至。切。兩。行。踐。期。捧。盞。救。灼。切。益。也。○。浪。仁。與。以。畢。隨。鷹。之。

對。膠鬲比。聚。○。兩。音。隔。又。音。歷。商。之。賢。臣。也。比。此。至。切。兩。行。踐。期。捧。盞。救。灼。切。益。也。○。浪。仁。與。以。畢。隨。鷹。之。

咸同。得使萃之。

問。到擊紂躬。叔且不嘉。○王逸曰。且。周公名也。嘉。美也。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

詞。對。說。曰。呂。望。周。公。親。相。武。王。率。師。以。伐。紂。心。非。不。吉。妖。而。不。辭。河。星。孛。雨。疾。雷。何。可。聽。也。故。軍。而。止。之。太。公。曰。君。何。不。聽。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焦。不。兆。紂。心。非。不。吉。妖。而。不。辭。河。星。孛。雨。疾。雷。何。可。聽。也。故。軍。而。止。之。太。公。

曰。君。何。不。聽。也。周。公。曰。天。時。不。順。龜。焦。不。兆。紂。心。非。不。吉。妖。而。不。辭。河。星。孛。雨。疾。雷。何。可。聽。也。故。軍。而。止。之。太。公。



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王逸曰：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密此之時，周公也。孔子之論武，猶以武為未盡善而之命，令天下百姓咨嗟嘆美之也。周少隱曰：言周公何為始時，實則所以杜百世之觀者，猶未忘也。武王獨未有一言及此，周公所以不嘉其意，義周公之商於紂，則君也。於武王則親也。周公豈固尚愛親之私心而滅言君及之，周公大義，所以不嘉其意，義周公之商於紂，因疑以問之，亦足以見其能明原之旨有及於此。

對。顛紂黃鉞，斬紂頭懸之太白之旗。且執喜之，民父有蠶，嗟以美之。周公雖幸，武王應天，順人，斂福之，命可得而推矣。

問授殷天下，其位安施。王逸曰：言天地始授殷家，以天下其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王逸曰：言殷王位已若紂也。

對。位庸庇民，仁克蒞之。紂淫以害，師殛杞之。道衆所共棄也。○地部鄙切。毀之。

問爭遣伐器，何以行之。王逸曰：伐器，攻伐之器也。言武王伐紂，發遣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王逸曰：言武

並戰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旄藻籥，獨何以將率之也。○太公六韜曰：翼，其兩傍，疾擊其後，擊翼，籥，獨何以將率之也。○太

對。成道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頌禦，謹舞靡之。堯籥籥，呼一將率之也。○太公六韜曰：翼，其兩傍，疾擊其後，擊翼，籥，獨何以將率之也。○太

問。昭后成遊，南土爰底。王逸曰：爰，於也。底，至也。言昭王背成王之制，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王逸曰：厥

離作

也。言昭王南遊，何以利於楚乎？此為越裳氏

獻白雉，昭王德不能致，欲往逢迎之乎？  
對水濱既陷，荆陷弑之。楚昭王曰：昭王之左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注：昭王成王之孫，南巡至於楚，楚人以膠船載之，涉漢船壞而溺。史記：昭王之時，王道微，繆迓越裳，曠肯雉之。越裳重譯而獻白雉，昭王不願其德，不能致，乃南巡，幸於江上，其昭王不赴，告諱之也。

越裳而求白雉焉。  
問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乃巧於辭令，好攻伐，遂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環理天下。夫何索求？王逸曰：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對穆王巧梅。穆謂周穆王也。○梅亡改切，其字從手，揚雄方言：食也。集韻：梅，罪夫何為周流。王逸曰：言穆王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乃更巧調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



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王逸曰：比干，聖人，割其心也。雷開何順，而賜封之。王逸曰：雷開，佞臣也。阿順於

封之金。對。于異召死。劉向新序：紂作炮烙之刑，比干曰：主暴不仁，非忠臣也。長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

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以觀其心。雷濟克后，干諫而死，雷開聚贊而用讒也。問。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王逸曰：聖人謂文王也。卒，異方終也。言文王仁也。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王逸曰：紂

也。言梅伯忠直而數諫，紂怒乃殺之。醢，醢其肉醬也。對。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謂文王之德純一，戾芮厭成，而天下無異志也。○芮，如銳切，謂虞芮也。鞠，居

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盡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首讓，時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相

讓，以其所爭田為閑田而退。醢，梅奴箕，淮南子：似真訓，架紂婚生人，卒髮佯狂為奴，送隱而鼓琴以自悲。忠咸喪以醜厚。此兩語疑當與前紂諂詔是服。問。稷維元子，帝何篤之。王逸曰：元，大也。帝謂天，帝也。篤，厚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惟而履

厚也。與投之于冰上，烏何煥之。王逸曰：投，棄也。煥，溫也。言姜嫄之後，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育也。都，然也。對。棄虛而功，篤胡爽焉。棄，后稷詳見生民詩。史記：周本紀：后稷，其母有部氏，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見巨

名曰翼冰以炎，盍崇長焉。

問，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王逸曰：馮，大挾持也。言后稷長持大強弓，馮孫之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文才，子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誤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王逸曰：帝謂紂也。言武王過何逢，承后稷之嗣，業弓挾矢，厚引詩以對承逸之誤也。

對，既岐既羸。魚力切。一作囁，詩云：克岐，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尙焉。謂紂有凶德，武王能紹后稷之業也。

問，伯昌號衰，乘鞭作牧。王逸曰：伯昌，謂文王也。乘，執也。雍州之牧也。言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王逸

社，言已受天地之主也。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那岐之

對，伯鞭于西。尙書：西伯戡黎，正義曰：西伯，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爲雍州伯，國在化江漢，滸，火五切。說文：水

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易：岐社以太。至岐，在右扶風美陽中水鄉，禮記曰：王爲羣姓之社，曰太王。自廟徙焉。

國之命以祚武王也。

問，遷藏就岐，何能依。王逸曰：言文王始與百姓徙，其寶藏來

對，躡梁藁囊，殖仁蟻萃。破山之居，那也。居者有積倉，行者有囊，蠟至太王爲狄人所侵，去那，踰梁山，邑于

羊無鬼篇，蠟，羸也。

問，殷有惑婦，何所譏。王逸曰：惑婦，謂妲己也。譏，諒也。言

妲己惑說於紂，不可復譏諒也。



也故載文王木主以討紂有所不韋已焉也發武王名也栗謂以栗爲主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也

問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生爲後母隨姬所謂遂雉經而自殺何感天抑壓地字夫誰畏懼王逸曰言隨

其冤感天又畏懼也

對中諧不列恭君以雉曲沃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連祭之麗姬歸生奚齊麗姬嬖欲立其子使太子居

廟注雉經頭棺而懸死也禮記曰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胡曠訟燒賊與蚘同蛇蚘又音胤說

文云音側入腹中蟲而以變天地謂豈說二蟲皆麗姬之體也

問皇天集命惟何戒之王逸曰言皇天集命而戒懼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王逸曰言王者既得

至使天下矣又何爲

對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懼皇天惟相有德以集厥命後世子孫不能恐

問初湯臣摯後茲承輔王逸曰言湯初舉伊尹以爲凡臣耳後何卒官湯尊食宗緒王逸曰卒終也湯

命終爲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于子孫者乎

對湯摯之合祚以久食味始以昭末克庸成績摯伊尹

問勳闔夢生少離散亡王逸曰勳功也闔與夷末太子諸樊立諸樊卒

吳王子孫世盛也伍子胥爲將大有功勳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王逸曰壯大也言因慮少小離亡

對光微夢祖因廬名也○憾離以厲，彷徨激覆音皇彷徨也，德而勇益德邁言因廬少小被放於外不得立及其壯大終能厲其武勇

問彭鏗錫雉，帝何饗王逸曰彭鏗彭祖也，好和滋味善得難矣能事帝受壽永多大夫何久長雉饗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其不壽恨根高而既遠也神仙傳彭祖姓錢名鏗帝顛頊之玄孫善養生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錢音顛

對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謂王逸所注也

問中央共牧，后何怒王逸曰牧草名也后君也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讒讒微命力何固

辭發說曰王逸注無所據引不可信原意謂中央原中國也共牧者共九州之牧也若使中國共牧無

所職爭則君何怒而有討乎今蠶蟻微命而好爭其力甚固蓋益之宗廟有岐首之蛇如今古祠中多

畫毒蛇惟物之類者故因以譏焉不可知也

對蠶蟻已毒，有蠶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齟，途相殺也，鬻倪結切，噬也，不以外肆，細腰羣蝥，毒也，博物志

及細蠶蜂無雌雄之類，取桑虫，夫何足病

問驚女采薇，鹿何祐王逸曰祐福也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北至回水萃何喜王逸曰萃止也言

於回水之上而得鹿，途有福喜也

對萃回偶，鹿持祐以女，對以為避禍得



問。兄有噓犬弟何欲。王逸曰：兄謂秦伯也。噓犬，猛犬也。弟，秦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與弟鉞欲請之。以百兩卒無祿，與弟鉞欲請之。

對鉞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問云：百兩，蓋謂車也。王逸以為百兩金，誤也。鉞，其鹽切。奔

薄暮雷電歸何憂。王逸曰：言屈原昔孽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厥嚴

不奉帝何求。王逸曰：言楚王感信譏侮其威嚴，當日墮伏匿穴處。爰何云：王逸曰：爰於也。云吾將

何言荆勳作師，夫何長先。王逸曰：荆楚也。師，衆也。勳，功也。初楚邊邑吳與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

鍾離取兩都而去言楚雖有功吳復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此楚平王時事。屈原微往事以諷耳。悟過

改更我又何言。楚王逸曰：欲使

對沓吟于野，胡若之很。戶也。嚴墜諠殄丁厥任，閔原當此禮義，合行違匿，固若所呻噓。噓，伊伊音

忿毒意誰與。謂致憤欲何為也。亂齊徂秦，昭厥詐譏。噓，徒濫切。與，登發庸拂以施。噓，甫勿。恬禍

凶亟鋤夷，復不可化徒若罷。謂楚懷王時，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事王患之，乃令張儀厚幣事楚，絕齊，願

與懷王會，王約六里，不開六百里，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楚以秦昭王之

所以詳言，原當日諫之不聽，疲至於斯。

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王逸曰：光闔廬名，言吳與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

對闔綽厥武，滋以修頹。闔謂吳王也。

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王逸曰：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母郈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而以

有賢人之才也。一作何環闕穿社，以及丘陵是淫，是蕩爰出子文。

對於菟不可以作意焉。庸歸。左氏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諸生，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郈，淫於郈

告，遂使取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命之曰閭穀。於菟，首徒也。

問吾告堵敖以不長。楚賢人非是。

對款吾敖之闕以旅尸。楚人謂未成君而死曰敖。堵敖，楚文王兄也。今衰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息媯歸

也。尸，兄子厚敖及成王焉。楚子文王也。莊王為秦昭王所詐，令武關成王立，杜敖，即堵敖也。則堵敖乃成王之

對誠若名不尙，焉極而辭。謂原荷無尚名之心，則天問曷極其辭也。試一作誠，子一與世

問何試上自子忠名彌彰。王逸曰：屈原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直之名，以顯彰後世

問答

晉問 公晉人實以錢之故都為重故設武陟之同而悉以晉之名物對一曰晉之山河表裏而險  
晉問 岡二曰晉之金銀甲堅而刃利三曰晉之名馬其強以晉之公乘七發蓋以徵諷吳王濞反晉問亦  
為之文可謂工矣是無咎晉取此文附以綴楚詞其系有曰枚乘七發蓋以徵諷吳王濞反晉問亦  
七蓋效七發以諷時君  
蒲事役而隆道實云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武陟先生晉人也公河晉之故宜知之有封下自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

故封太行掎之也太行在澤州晉城縣一云在懷州修武縣西北指開掎角也○揜舉緒切○大陵靡之書大陵既在

蒲阪縣華山之黃河迤之入於海晉地蓋當河之曲也○迤移爾切○而大陵靡之書大陵既在

北河曲之中○黃河迤之入於海晉地蓋當河之曲也○迤移爾切○而大陵靡之書大陵既在

云深北澤名也按通典在趙州昭慶縣節附大陸縣地有大陸澤又或巍而高或呀而淵○呀虛加景霍

汾澮景霍謂霍太山在河東翼縣汾河澮澮以爲淵註云景大也以經其壩如綠切城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

為平川而侯之都居之國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撐抽庚切拒首巨○聲呀鬱怒聲語不入

深貌○聲五交切呀若熊罷之咆○熊音維罷音虎豹之嘯○終古而不去攞秦搏齊○攞蹶縛當者失

據燕狄懽怯若卯就壓若秦山之壓累振振業業覩關蹠戶○蹠同視也蹠踏也○惕若僕妾其接術則平

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戴之翔舞○戴余專洄水之容與○洄音上以綠則頽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

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澹源崑崙入于天淵○黃河見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









白蠶音元似大逐毒螭螭如龍而黃無角毒叱馮夷音冷傳曰馮夷華陽遼鄉首立水涓搜攪流離古巧

切搦縮推移梁會網蹙騰天彌圍掉躡擁踴也人不能行也躡跳以登夫歷山之垂歷山在河東如川之歸如

山之摧亦音摧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淪水成紋曰漣小波為出恠鱗騰飛濤

而上逸生電富於龍門者猶仰給飛繳音灼生絲頓踏而取之踏一作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怒也亦云

加拒人○呀虛復就鬱切○鬱力莫保龍籍具糶五味○糶汝致切雜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

夫勳鱗鮪鯉鱣魴鱖之瑣屑蔑裂者○鯉音沙鱗音管鮪音清鯉音里鱣音儂魴音飭音防夫固不

足悉數滬脫絃目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壓飲腥膏烏鹵閼鷓炙之美則掩鼻蹙頞阿葛賤甚

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以夸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猗氏縣屬河東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

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塋畦畹之交錯輪囷十畝曰畦又田五十畝曰畦三邇瀾紛屬○瀾力紙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醴流○醴山宜切交灌互澍互差互也對說文澍生萬物○互

若枝若股委屈延布作曲脈寫膏浸溼濕滑涓滑涓水貌滑利也○溼即入切彌高掩庫通漫壟冒塊○互

壟田中高處○漫平聲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灑灑霈灑灑灑水絕遠貌澗澗或曰偃然成淵澗然成

川沈澗大水貌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沈平聲澗音莽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漉音甘鹵密起水鹹孕靈富媪漢禮樂志











○二字。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溝洫。每雅培塿家也。襄二十四年左傳云。部裝無松柏。即培塿音交葛。陶鎔帝皇。而僕乃朴鄙艱澀。培塿溝洫。而字不從土。說文。漢滄水貌。○培塿口切。塿耶口切。塿子入七立二切。滄丑入切。培字或作培。毫聯縷緝。塵出塊入。○塊於上居宜切。客從而擠之。計二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羲駭耳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惡。纏以羈縶。下涉立切。客從而擠之。計二切。排也。不亦忍乎。且夫白羲駭耳之得康莊也。列子。周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左服騊駼而右騄耳。右騄耳。騄赤驥也。左白羲。釋逐奔星。先飄風而跋躓不出泥滓。黃鐘元閒之登清廟也。六國語有六開元開大呂二開夾鐘三開中呂四開林鐘五開南呂陰鬱於陽。以黃鐘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也。鳴記李斯曰。擊幽叩鞀。彈拏搏。而歌呼哇。鳴。秦之聲爲圭。故曰元閒。鏗。天地。動神祇。而鳴鳴咬哇也。鳴記李斯曰。擊幽叩鞀。彈拏搏。而歌呼哇。鳴。秦之聲烏瓜。不入里耳。莊子。大壑不西子毛嬙之蹈後宮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西子西施。越女莊子曰。儼朝日煥浮雲。而無鹽逐於鄉里。列女傳。無齊女。蛟龍之騰於天淵也。彌六合。澤萬物。而饒與蛭不離尺水。○蛭音卓詭。僮之士之遇明世也。○何。他歷切。僮。用智能。顯功烈。而歷眇連蹇也。連。虛聲切。顛頓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險阨。懲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將竊取之以沒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堯舜之修兮。禹益之變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隱隱蓬蘽。蓬蘽。草。○蓬音仙。蘽徒切。樂吾囚兮。吾一文墨之彬彬。一本作申。足。以舒吾愁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客乃笑而去。

起廢答召時作

柳先生既會州刺史。卽治事。還遊於愚溪之上。溪上聚鰲老壯齒。○鰲音秦。十有一人。謾足以進。○謾。山



千夫翼衛。當道上馳。抗首出廳。音震奮。奮遊嬉。音遊當是時。若有知也。豈不曰宜乎。先生曰。是則然矣。叟將何以教我。叟老進曰。今先生來吾州亦十年。即改元元和。元十一月自鄆州刺史改永州。司馬明年。足軼疾風。相過也。又音逸。鼻知臚香。切與羶同。腹盈儒書。口盈憲章。包今統古。進退齊良。然而一廢不復。曾不若躄足涎額之猶有遭也。朽人不識。敢以其惑願質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過矣。彼之病。病乎足與額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無耳。今朝廷泊四方。豪傑林立。謀猷川行。羣談角智。列坐爭英。披華發輝。揮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馳聲。卬角羈貫。切。卬古患也。排廁鱗征。一位暫缺。百事交并。駢倚懸足。切。駢蒲會不得逞。切。卽。不若是州之乏釋師大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豈躄足涎額之可望哉。叟之言過昭昭矣。無重吾罪。於是叟老壯齒相視以喜。且吁曰。諭之矣。拱揖而旋。爲先生病焉。

### 卷十六

說

天說韓文公登華而哭。有悲絲泣坡之意。惟沈顏能知之。今其言曰。人能賊元氣。陰陽而殘人者。義自信其說。常矣。然曰云。不能賞罰善惡者。何自而勸沮乎。韓文公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以仁。正爲柳子設也。劉禹錫云。子厚作天說。以折退之之言。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作天論三篇。以仁其辯。然公聽與禹錫書云。凡子之論。乃吾天說註疏耳。禹錫天論。今附此後。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  
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蒞地。曰。茲張晏云。有核曰果。  
無核曰蒞。應劭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蒞。又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疥癩瘡。痔。說文  
一說云。有殼曰果。無殼曰蒞。○蒞。管果切。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爲癰瘍。疥癩瘡。痔。說文  
也。癰。頭瘡。謂贅肉。橫頸腫。一曰久創瘡。後病也。○蟲。生之。木朽而蠹中。非蠶。蠶音蠶。木中蟲。草腐而螢飛。  
○腐音也。○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齧  
切。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  
亦滋甚。墾原田。○墾音懇。耕治也。伐山林。鑿泉以井飲。歛墓以送死。○歛音。而穴爲假洩。○假一作匿。莊子。觀室  
假焉。註。假。謂屏。則以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洫陂池。燧木以燔。燧音煩。燧也。革金以  
鑄。陶甄琢磨。○甄音堅。倅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倅倅衝衝。○倅音幸。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  
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  
之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有之字。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  
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  
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  
無異果。庶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審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



蕪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義以游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蕪癰痔草木耶。

天論上

劉禹錫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窮厄而呼。必可聞。隱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陰陽之說騰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刺異。靈震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堇荼。禾嘗擇善。跖躄焉而逐。孔顏焉而厄。是茫乎無有宰者。故自然之說勝焉。余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云。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陽而阜生。陰而肅殺。水火傷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蕪樹。陰而攀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斲材竅堅。液礦礪銳。義制強許。禮分長幼。右賢尙功。建極閑邪。人之能也。人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之必罰。當其賞。雖三旌之貴。萬鍾之祿。處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

咸曰宜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事耶。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弛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僂辱。時以不辜參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弛。則是非易位。賞恆在佞。而罰恆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強。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具盡喪矣。夫實已喪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無實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爲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余曰。天恆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恆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庸使戶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強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競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郭。求蔭于華棧。飽于饌牢。必聖且賢者先焉。否則強有力。莫能競也。斯非人勝乎。苟道乎莫茵。雖善者。猶郭也。然。苟

由乎匡宋。雖郢邑猶莽蒼然。是一日之途。天與人交相勝矣。吾固曰。是非存焉。雖在野。人理勝也。是非亡焉。雖在邦。天理勝也。然則天非務勝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則歸乎天也。人誠務勝乎天者也。何哉。天無私。故人可務乎勝也。吾於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諸近也已。或者曰。若是。則天之不相預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爲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灘。溜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爲濤也。流之汜洄。不能峭爲魁也。適有迅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漢。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見怪。恬然濟。亦天也。黯然沉。亦天也。阨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歟。答曰。水與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沉。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耳。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淄之覆也。勢有疾徐。故有不曉耳。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答曰。天形恆圓而色恆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恆高而不卑。恆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一乘其勢于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耶。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

萬物之尤者耳。問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答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恆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晉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歟？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耳。彼狸狽犬鼠之目，庸謂晦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烏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耶？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耳，必因物而後見耳。烏能逃乎數耶？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鄒子今子之言，有自乎。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頤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腎腸心腹。天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母，重爲輕始，兩位既儀，還相爲庸。噓爲雨露，噫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按：尙書傳云：海隅蒼生，謂草木也。動類曰蟲，保蟲之長，爲智最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高宗，夔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堯民知餘，難以神誣，商俗以

說引天而鼓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鶻鶻唐之中世時吏羅織姦臣擅權國黨相亂者四十年潘鎮數起者二百載腥風逆氣瀰漫宇  
鶻鶻內仁人君子爲之慟哭巴蜀不臣子美所以賦杜鵑之詩寄處虛名白樂天所以有江魚垂  
雁之嘆猶或相乳數吏部喜而序其退以見斯人無恙幼之恩鵠能終鳥柳子從而爲之說以見  
斯人多害物之忍數子皆有激而云退之誌公墓謂子厚既退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  
厄於窮衙觀公此說必有當途者資子厚之  
氣力而不知報其篇末意昭然鶻鶻骨切

有鶻曰鶻者穴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室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爲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

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煥其爪掌○煥乙六左右而易之且則執而上浮圖之跋焉浮圖之

最高處詩斯干如跋斯翼註如人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之跋疎翼爾○跋丘弭去智二切縱之延其首以望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南北西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爲仁義器耶○翮下革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

友之愛也出乎穀卵鳥子生而須哺曰穀自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擲之下一不爲其他凡食類之飢唯

且爲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遠之非仁義

之道耶恆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嚙○嚙吁遇說羽

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鴞晦於晝而神於夜梟不孝鳥鴞博雅云

撮蚤察暗未盡不見丘鼠不穴寢廟左傳襄二十三年臧武仲曰夫鼠循牆而走左傳僖七年正考父鼎

山○梟擊鷄切鷄音休鼠不穴寢廟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循牆而走左傳僖七年正考父鼎

走是不近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趨然趨音也其動杳然杳音然罔然罔音然○翥呼翥切其視的然其鳴革然

是不亦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翻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樂以忘飢。

祀朝日說公時為監察御史作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朝日。唐二方色饋。朝音潮。下同。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

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音昭。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

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

朝夕。正之文無。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

叔向夕。國語平公射鳩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之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昭十

二年楚子次於乾谿析父從右尹子齊之亂子我夕有寵及即簡公四年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關止

革夕王見之註子革鄭丹夕莫見也齊之亂子我夕有寵及即簡公四年初簡公與父陽生之在魯也關止

田關不可止也君其擇焉弗聽子趙文子襲其椽張老夕張老夕焉而見之○馨虛紅切智襄子為室

美土苗夕伯瑤也士苗智伯家臣○萬側劣切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

也漢官儀故事黃門郎每日暮向青瑣門今之給事中云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周禮王摯大圭執鎮圭纁纁五采五就

月以三采可知也國語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足矣一無其類字

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故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捕蛇者說公詩永州時作唐都長安零陵相去三千五百里見唐賦所及者遠也是時唐之賦可謂毒矣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文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

腕痠癢。

○擊曲脚也。足疾也。癢。頸腫也。一切久創痼疾音腐也。

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

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

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考汝余將告于蒞事者。

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

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

○殫音盡也。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顛。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但夜

○殫音盡也。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顛。

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

○藉但夜

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悍音旱。叫囂乎東西。○驚虛嬌切。一

切。譁然而駭者。○譁音華。下階切。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恂音荀。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弛他沒施

謹食之。○音似。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

鄉鄰之旦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

虎也。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途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

黃政益於成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禘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禘祭名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禘。漢曰嚴。禮記曰。禘者。宗廟之大祭也。歲十二月合衆萬物而索饗之也。○禘音乍。或從虫。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饋于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唐制。禘祭。凡一百八十七坐。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通。禮記八禘以祀四方。四年不順。成八禘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愷悅。○誕音但。漫莫官切。又莫半切。愷音慨。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之爲心也。一無心也字。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愷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於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一本無旱乎字。止癘乎十字。豈人之爲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眚乎。貪乎罷弱乎。罷音疲。下同。非神之爲耶。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金曉。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劉昆爲弘農守。嗜



三年成皆預子渡河宋均爲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陷弊後  
傳虎相與渡河文山陽楚沛多鱉其飛至九江界者驅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  
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即到八年七旱者此二句莊子秋水之文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  
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乘桴說韓退之說論語與世之學者大異如子在回何敢死而曰回何敢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  
皆雅言也而曰子所雅言之類皆自出新意不同諸子柳子於論語其語不多異而乘桴  
一說亦出於諸儒言  
意之外○桴芳無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編竹木以渡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  
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  
孔子自以極生人之道極一作極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  
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  
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一作以爲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道一作道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歟者當是歎回也死  
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以廣異聞且使遷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  
已矣捷一作捷

說車贈楊誨之誨之賀公作是說以送然誨之猶以為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弊車柔外剛中未必不為常人公反復論辯

楊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

圍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攻則速敗也攻不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

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箱所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塗謂行吾子其務法焉者乎曰

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車之說澤而杼山而倅考工記凡為輪行澤欲杼地

者倅上下等而軒且曳詩或車既安如輕如軒輕俯也軒仰而曠左禮記祥車曠左革而長

轂以載革謂革車左氏曰長轂九百巢焉而望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左傳成十六年楚安以愛老安

車也禮記大夫七十而致車乘安車輻以蔽內輻說文云車前皆蔽若今庫車也輻音葛垂綏而以敗禮記

宣佳切綏載十二旒而以廟以廟以陳于庭太常十有二旒以祀一曰玉轡建其類衆也然而其要存乎

材良而器攻圍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物之疏車內容達而行之者輪恆中者軸音逐揭而固

者蚤揭載持也蚤當為爪考工記謂輻入長而撓攬攬進不罪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考工記大車之

故惟轅直且無撓也轅音寔卻暑與雨者蓋詩蓋主為雨殿也敬而可伏者軾軾車前橫板服而制者

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具今楊氏仁義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為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為工也攻

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轡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戒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則庶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四牡騤騤六轡如琴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恆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誥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蓄狗魯定公十年會齊侯于夾谷孔不相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唐世士風散甚矣其相成約曰君欲求權須方須圓元爲公卿柳子說車以贈楊生者盡矣其末篇曰誨之方其中懼圓其外者未至愚謂湯生誠能方其中則其外常濟以圓不害乎時中也使其自得也未至而更以圓教之則不同乎流俗者幾希

謫龍說有激而然者也蓋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羣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睜然也睜目動也光也被緞裘白紋之裏○領將侯切又側怒以自持又博雅云絕纈色也○類音名切又善洽切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崑崙而不卽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懼也○儼耶計切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備備也○儼耶計切因取裘反之化爲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復吳子松說吳子即吳武陵

子之疑木膚有怪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爲物者裁而爲之歟。余固以爲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敦怒衝涌。敦蒲沒切。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爲人。拳然爲禽。敷舒爲林木。峒巖爲宮室。峒巖山高貌。○上苦曷。正葛二切。下魚列。牙葛二切。嶽或作嶽。誰其搏而斲之者。○斲音卓。卓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發作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刺芒。巴切。葩音披。臭朽馨香。采色之亦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爲之者。一字無。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古委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貶黜陟。爲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爲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禍賊僻邪。晉音務。又莫候切。日不明也。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恆多清明。沖淳無字。不爲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爲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爲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熊說

鹿畏羆。羆似狸。能捕獸祭天。羆劉。羆畏虎。虎畏羆。說文。羆如熊。黃白色。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爲百獸之音。昔云昔一作寂。寂持弓矢。舉火。○舉音爵。而卽之山。爲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爲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爲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

其類。至則人也。掉搏挽裂而食之。○掉，呼沒切。持，頭髮也。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爲齏之食也。

觀八駿圖說

晉王嘉拾遺記八駿之名。一曰騄耳，二曰騊駼，三曰奔霄，四曰越影，五曰踰輝，六曰踰光，七曰騰霧，八曰挾翼。圖必本諸此云。

古之書有記周穆王馳八駿升崑崙之墟者。列子云：周穆王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

渠黃而左踰輪，左踰盜驪而右山子驄，驄千里至子巨蒐氏之後，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作來，

國。遂宿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古書記穆王馳八駿者，莫此爲詳。後之好事者爲之圖。宋齊以下傳之作來，

觀其狀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龍鳳麒麟，若螳螂然。謂之螳螂，螳螂母方言曰：謂魯以南

不足采，世聞其駿也。因以異形求之，則其言聖人者亦類是矣。故傳伏羲曰：牛首女媧曰：其形類蛇。帝王

伏蓋女媧，蛇身人首，神農。孔子如俱頭，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俱頭者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人身牛首。○鳴，公蛙切。孔子如俱頭，荀子云：仲尼之狀面如蒙，俱頭者是者甚衆。孟子曰：何以異於人

哉。堯舜與人同耳。今夫馬者，駕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一無百字。一視之

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飲水。○齧，下沒一也。推是而至於駿，亦類也。今夫人有不足爲負販者，有不足

爲吏者，有不足爲士大夫者，有足爲者，視之圓首橫目。莊子：橫食穀而飽肉，絺而清，裘而煖。一也。推是而

至於聖，亦類也。然則伏羲氏女媧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驪騮白羲。音蟻，一山子之類。若果有之，是亦

馬而已矣。又烏得爲牛爲蛇爲俱頭爲龍鳳麒麟螳螂然也哉。然而世之慕駿者，不求之馬，而必是圖之

似，故終不能有得於駿也。慕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頭之間。一作故終不能有得於聖人

聖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者牛若蛇若象供之間終不能有所得此所以欲焚八駿之圖文公之於聖人信其有形貌之似而重求其心子厚之於聖人概之以人而不信其爲禽獸蟲魚之怪二子之意蓋大同而小異。

卷十七

傳

宋清傳此文蓋在諷永州後作蓋有激云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積居謂積也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音售賣也以或切成魯清疾病疔瘍者○疔卑履切一本作威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皆一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高漢紐折券註以簡牘爲契券職國策馮驩使吏召諸民悉來合券券徧合因燒其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除死者千百除一作賤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怫音佛再則罵而仇耳作取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翦子賤切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

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意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種樹郭橐駝傳。橐駝馬類也。背肉似囊。故以名之。○橐音託。駝徒何切。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史記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史荆王劉賈不病瘵也。一作僕。隴然伏行。知其初起時劉風聽不知其始所以進。公文法本此。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橐駝種樹。凡長安豪富人。家一。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橐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漢書萬物孳萌於子。○孳音茲。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作亦。其蒔也若子。○蒔音種也。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一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且視而摹撫已去而復顧。甚者

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繼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一本作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

然吾居鄉。一作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玉切勉也。督爾穫。蚤纒而緒。纒謂繅繭爲絲。蚤纒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

殫饑以勞吏者。一作無者字。輟一作具。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一作喜。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一有字。

童區寄傳其文曰。桂部從事爲余言之。當在柳州作。東坡有劉醜野詩。此可名區寄。追配柳之義。恨我非柳子。擊節爲爾謔。謂此。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必一作以。自毀齒已上。說文。男。八月齒生。七月齒生。七歲而亂。亂。毀齒也。父兄鬻賣。音育。

以覲其利。不足。則取他室。則下有盜字。束縛鉗梏之。鉗者。以鐵束之。梏。沃切。姑。沃切。切。至有鬚鬣者。鬚。音鬣。力不勝。皆

屈爲僮。當道相賊殺。以爲俗。幸得壯大。則縛取么弱者。么。小。漢官因以爲己利。苟得僮。恣所爲。不問。以是

越中戶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此用太史公與任安書。斯。桂部從事。杜周士

周士。貞元十七年。第進。爲余言之。童寄者。郴州曩牧兒也。行收且曩。曩。探也。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南。越中。謂野市曰虛。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恆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

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童。童曰。爲兩郎



僮。孰若爲一卽僮耶。彼不我恩也。卽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然一有字幸而殺彼甚善。卽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卽爐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証奇之。証果卿之孫。元和初。又之盛切。留爲小吏。不肯與衣裳。吏護之還鄉。鄉之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俄國策。燕太子丹欲以七令爲荆軻副。而往。史記作舞陽。年而討殺二豪。作計。豈可近耶。

梓人傳王承福。朽者而得傳於柳。

裴封叔之第。名瓊。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宇而處焉。說文。隙。隙塞也。當作隙。寫轉。作隙。去逆切。詳註第九卷。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尋八尺。引十丈。尋。所以度長短也。家不居龔斲之器。斲音卓。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或曰。斧爲句絕。執斧者奔而右。願而指曰。鋸彼。或曰。鋸爲句絕。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斲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

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身上棟下宇。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賈誼傳。天下圍視而起。註云。驚愕也。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徒隸給徭役者。鄉師一鄉之長。里胥一里之長。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曰。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帥。與率同。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畜夫版尹。漢制。鄉小者置嗇夫。一人版尹。掌戶版者。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行且竇也。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

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廷。听魚隱切。笑也。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小旻。如彼。築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部。鄙切。毀也。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周禮考工記之文。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赤自謂歌詩類李白。而赤其名。狂士也。其所姿可知。司馬長卿名相如。以名慕。尚相如者。效其好諫也。不效其全璧之高風。而佞諛之辭。有簡氏所不爲。牛僧孺字思黯。以字慕。汲黯者也。不效其好諫也。不效其全璧之高風。而市人之行。有汲直所不齒。李太白以神仙風姿。布衣入翰苑。使高力士脫鞵。眠空四海。而李赤恣於妖鬼。以世爲溷。以溷爲帝。居清都白固。如是耶。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爲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一本無州字。其友與俱遊者有烟焉。閒累日。乃從之館。亦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漢書李陵傳。覆與上官無恙。恙乎。師古註。恙。憂病也。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音亦。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音豆。項也。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曰。

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爲者。赤乃就牖開爲書輓而圍封之。臥不開口曰輓音展。又爲書博封之。訖如

廁久。一有其友從之。見赤軒廊抱甕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而吾妻。吾

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因切。胡

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史記趙簡子夢遊鈞天廣樂。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

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亦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汗。衆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

宴。亦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捍門。門堅不可入。

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召巫師。善呪術者守赤。赤自若

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獨得尸歸其家。取其所爲書讀之。蓋與

其母妻訣。其言辭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爲是耶。抑固有廁鬼耶。赤之名聞江

湖間。其始爲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爲若是。乃反以世爲溷。溷爲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

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爲赤者。幾何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

則幸矣。一作又何暇赤之笑哉。東坡有李赤詩。井照跋見本集。

顛蝦者。顛蝦傳甚者。○顛音頁。又扶缶切。蝦音板。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叩音鼻。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

顛蝦者。顛蝦傳甚者。○顛音頁。又扶缶切。蝦音板。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叩音鼻。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

物積因不散，一幸蹟仆不能起。○頭知利，一人或其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爲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蹟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觀前之死亡，有曾也。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哀一作悲。

### 曹文治韋道安傳元闕

曹文治本義成軍牙將也，真樂十六年，監軍薛盈珍表遣小吏程務盈，經奏節度使姚南仲，與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中，夜殺之，入得表狀於文治，尸旁上聞而異之，○又是歲五月庚戌，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王子軍亂，殺列官，鄭通、魏封子，情知軍事，以抗王命，韋道安死之，二公傳，諸道安傳則事必相關，豈詩所謂自言故刺，史者耶，或與道安同教，刺史之急者，也。

## 卷十八

### 騷

乞巧文，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線穿七孔針，陳几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漢也，故子貢教抱靈者爲桔槔，用力少而見功，多而抱靈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雄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巧，雖原亦閔時奔驚，要歸詆誶，厚然宗元媿拙矣。然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蟹餌馨香。周禮。人羞豆之實。醢食。糝食。註。謂以黍稻豆屑合煮之曰餌。釀

延更切。餌。蔬果交羅。插竹垂綬。而追切。割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

將嬪於河鼓。漢天文志云。織女天孫女嬪。將嬪於河鼓。婦也。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紕縫製。組。補。縫。也。紕。下。女。鳩。切。古。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

紕。弁。冠也。紕。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僂將事。僂。主羽切。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

巧於天。輦轉璇璣。輦。猶交加也。善在璇璣。玉衡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

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真。卜於玄龜。將蹈石梁。款天津。天津。九星橫河。中主四瀆。津梁。儷於神夫。儷。仇。於

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靈氣翕歛。呼。勿。茲辰之良。幸而弭節。弭。徐

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景。包含海岳。

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垤。蝸休於殼。殼。合作。殼。字。書。本。不。從。凡。龜。鼈。螺。蚌。上。音。蟬。下。音。蚌。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唯辱。

彷彿為狂。羊。徒倚也。音房。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勳必得宜。周旋筮笑。顛倒逢嚙。己所尊

呢。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讖。音。讖。山。中心甚憤。為彼所奇。忍仇伴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

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拈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

令臣補頤。女。六。切。彼則大喜。臣若效之。曠怒蓋己。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狺狂。狺。音。狺。又

臣到百步。喉喘顛汗。離肘逃走。魄遺魂散。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漢書揚雄傳。欲行者擬足而投。途公用此意。左低右昂。鬪智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浪焉直透。透一作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卹。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奮於臣。恆使玷黜。沓沓騫騫。恣口所言。迎知喜惡。測憎憐。搖扇一發。徑中心原。膠加錯夾。誓死無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伴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唔抑銜冤。音陰。璧音音。流血。音刺。一辭莫宣。胡爲賦授。有此奇偏。眩耀爲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嘹唳飛走。音秀。鳥聲也。音奔。弄音。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鬪昏莽鹵。樸中吟。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鬪昏莽鹵。樸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鬻弊帶。文選。家有弊帶。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瞶頰蹙。韻音頰。過。喙唾胸歐。吐臥切。歐音嚙。大報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左傳。是區區者。而不余畀。獨何階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妾媼。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喞舌。韻音與。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平聲。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鬚。楚詞。卜居云。將突梯滑稽。以挈轡乎。突梯。隨俗貌。莊轉二切。爲世所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帥如王切。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裏朱裳。裏。衣袂也。稿同。手持絳節。而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嫉彼不爲。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爲之。而誑我爲。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爲大。失不汗卑。凡吾所有。不敢汝

施致一安一作致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懼，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罵尸蟲文井序○公此文蓋有所寓耳，永貞季公以黷累貶永州司馬，宰相惜其才，欲深潔用之，詔補袁州刺史，其後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當時之諫公者衆矣，假此以嫉其惡也，當

是諷永州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於帝以求饗。西陽云：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使人眼；中尸白姑，使人五體；下尸血姑，使人胃命。凡庚申日，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按道書：上尸彭瑁，中尸彭瑁，下尸彭瑁。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天死，柳子特不信。一無待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爲神，直而靈者也。左傳：聰明正，帝神之尤者。一無其字。其爲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於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爲不宜也。殊甚吾意斯

蟲若果爲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於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爲帝也。

余旣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爲文而罵之。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

一作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成十年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

之上，寄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音荒，心上，爾下也。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魏一曰：居育之上，寄之下，若我何醫曰：疾不可爲也，在育

宅體險微。○歐走侯，側留二切，莊子：卑隙，失色，註愧懼，顏色不自得也。以曲爲形，以邪爲質，以仁爲凶，以僞爲吉，以淫諛諂誣爲族類。

以中正和平爲罪疾，以通行直遂爲顛蹶，以逆施反鬪爲安佚，譖下謾上。○謾，莫官切，漢史恆其心術，妬

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於帝，逮入自屈，窳然無聲。○器，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



恤彼脩蝓恙心。○蝓胡救切。虺蝓並同音。回。短虺穴胃切。亦腹中之蟲也。消二。外搜疥癩。疥癩瘰也。下索瘰瘵。瘵也。瘵後病。○瘵。侵人肌膚爲己得味。世皆禱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爲利。帝之聰明宜奸正直。寧惡嘉饗。答汝譏匿。叱付九關。貽虎豹食。○楚詞。宋玉招魂。虎豹九關。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使神虎執其閉。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虜收震怒。刑神禮記。其神擊收。將勅雷霆。擊汝鄴都。○音豐。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於刑。羣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致切。七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於玄都。

斬曲几文。其文蓋指當時以詔出。獲用者。又謂上之人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遂其官。微矣。若貶譎。後作與前篇相先後云。

后皇植物。楚詞。九章。后皇嘉樹。橘。所貴乎直。聖主取焉。作主。一以建家國。巨爲棟楹。齊爲闔闔。外隅平端。中室謹飭。作飾。度焉以几。三尺。○度待洛切。几。維量之則。君子憑之。以輔其德。未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揉木。揉屈伸。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中。遭生不完。託地墻垤。何休曰。墻垤不生。五穀曰不毛。切。反時煥寒。鬱悶結澀。悶一作閉。一癘寒艱難。楚一作塞。不可以遂。遂虧其端。離奇詰屈。○離奇。如本字。鄧陽上。書云。蠡木根。根始困離奇。而爲縮惡。噴。噴。切。鏡上也。高也。○蠡。胡葛切。外邪中乾。干。或因先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縮惡。噴。噴。切。鏡上也。高也。○蠡。胡葛切。外邪中乾。干。或因先

容。以售其蟠。解見上。售賣也。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沴。謂之沴。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相傷。謂之沴。計切。禍氣侵骨。淫神化脈。體仄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攣。威施踣跂。詩得此威施。註云。威施不能仰者。踣曲也。跋有跋。拘拳。古皆斥遠。莫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遠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猶馳之。況與惡人同處。尸子云。孔子至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朝歌迴車。漢鄒陽書云。云里名勝。母實子不入邑。號朝歌墨。簡牘載焉。作稱。昭王市骨。樂毅歸燕。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而返。君於隗者哉。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詔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咨爾君子。曷不乾乾。易君子終日乾乾。既和且平。獲祐于天。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井序。○晁充告取。馮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變駭。系之曰。離騷以虺龍。變風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違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放之焉。○蝮音覆。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謂曰。是謂蝮蛇。蝮。毒蛇名。色如緞文。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犯於人。死不治。又善伺人。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嫌不得於人。則愈怒。切。慳。著。深。反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擊。力。緣。切。馮。為。貫。切。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



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井序○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顏狀類乎老翁軀體似乎小兒王孫蓋猴類而小  
學佛書先述其義乃作偈曰柳  
子熱之下筆遂爾余為一笑

猴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靜以恆。類仁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鳴哀有難。則內其柔弱者。且難乃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行行焉。

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途其植。故猿之居山恆鬱然。王孫之德躁以鬻。虛屬勃諍號呶。呶尼交切。啗啗彊。啗啗大聲也。彊彊相隨貌。詩。鶴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噓齧。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不思。有難。推其柔弱

者。以免好踐稼。所過狼籍披攘。木實未熟。輒齧投注。○齧下沒切。竊取人食。皆實其噍。以頰貯食。蓋謂苦韋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已。故王孫之居山恆蒿然。以是猿羣衆則逐王孫。王孫羣衆亦辭猿。○辭仁韋切。猿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趣如是。作憎王

孫云。

湖水之汲汲兮。一本作悠悠兮。水出零陵郡。其上羣山。胡茲鬱而彼瘁兮。善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途

植兮。止暴殘。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旂。跳跟叫囂兮。○跳徒彫切。衝目宣。齧魚巾切。外以敗物兮。內以爭萃。排闥善類兮。諱駭披紛。盜收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嘍果腹兮。○莊子三豨而返。腹猶果然。驕

傲驢欣嘉華美木兮頌而繁。羣披荒畝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號咷曼。○號音泰王孫兮  
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不聞。獲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遊兮。惟德是傲。廉來同兮。聖囚也。○飛廉惡來紂臣也。聖四謂文王  
囚里。禹稷合兮凶誅。○謂舜用禹。稷去四凶。羣小逐兮君子遠。○小字下。大人聚兮藁無餘。善與惡不同鄉兮。否泰既  
兆。其盈虛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向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  
○燔音煩。晨不爨。取亂夜不燭。作暝。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罷音疲。蓋類物爲之者。物鬼也。訛言相驚。云有  
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妖言曰譌。淮南子。木生畢方。註。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人有以鳥  
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讓而磔之。○磔。陰格。爲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宅兮。時闔而開。火炎爲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  
怪戾兮。日十蕪而窮災。○蕪如。朝儲清以聯遠兮。夕蕪覆而爲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墮突兮。戶  
駭人哀。袒夫狂走兮。○袒。肉袒。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左傳哀三年。濟瀆帷幕。鬱攸。混合懷台。楚詞九辯云。彼  
音台。民氣不舒兮。僣踣顛頽。○僣。音寔。踣。匹。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啓伺奸回。若墜之天兮。

作孽一若生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畢方是祟。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覽聰明兮。書曰聰明作元后。冀信也。念此下地。災皇所愛兮。僂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不懲兮。衆愬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禍兮。祝融。火神。晉語。黎爲高辛氏火正。光照四海。命之曰祝融。註祝始也。昭明也。回祿屏氣兮。左傳。禍火於玄冥。回祿。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楚詞。考玄冥於空桑。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術巧。莫救汝死。黠知急去兮。下八切。愚乃止此。高飛兮。翺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之裔。汝優遊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并序

余病瘡且悸。公又嘗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末。瘡疾稍已。又與楊惡書云。一二年來。謁醫視之。曰。惟瘡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驟氣震。悔。揣心而按。臍不能自止。○瘡部。鄒切。謂醫視之。曰。惟伏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壯士切。曰。吁。盡老芋也。彼醫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憤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懷然愛。○懷。口。極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乎。惟餌之良。偷心舒肝兮。魂平志康。毆開滯結兮。○毆。音區。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恆常。休嘉所合兮。○所。音析。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左傳。君子食其樂。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公傳。臨虛侯病。痺。極。在右。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沽。買也。欣然有得。滌濯羹烹兮。專恃爾力。

反增余疾兮昏潰馮塞音馮。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譖踣鴟記。汝山之下沃野有鴟音鴟。處身猥大兮善植圩卑音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敬危音敬。累積星紀兮以老爲奇。潛苞水土兮混雜緣蜺音蜺。蝮惟船切音蝮。蝮文飢切音蝮。不幸充腹兮惟痼之宜。野夫伎害兮音伎。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誤而爲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爲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音陵。永州郡名音陵。說無角曰螭音螭。螭丑支切音螭。而法曹史唐登浴其涯音涯。沂螭牽以入一夕音沂。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於是作愬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執主之兮。莊子天其運乎地執主報是。壽善天殤。終何爲兮。堆山醜江。音醜。又所綺切音醜。司者誰兮。突然爲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越走祗兮。父母孔愛。妻子嬉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澈澈湘流。澈音澈。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遊。覲湘纍兮。纍音纍。因江潭。湘纍音纍。諸不以犯罪死曰纍。風原。嗟爾怪螭。害江涓兮。涓音涓。涎泳重淵。涎音涎。重平聲。淵一作淵。物莫戚兮。嚙形決目。嚙音嚙。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復。流透迤兮。迤音迤。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蕭





卑乎夫榮公好專 豺狼死而猶饑兮牛腹尸而不盈尸亦死也牛至民既覆質而無知兮覆音萬一無民字故與  
彼咸諡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極此文晁先哲取以韻楚詞系之曰昔屈原不過於楚傍徨無所依欲乘雲騎龍遊遊八  
飛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之昔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健其義蓋取諸此

也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調世之士行險僥倖不如居易以

侯命云賈音古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盪音蕩晏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墮突選規

切與陘滄茫無形兮往來遽卒子忽陰陽開闔兮氛霧滌渤滌音澆孔切君不返兮逝恍惚悅與恍同舟

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越曉曠兮曉與危高也或書作曉萬里一觀崒入泓坳兮切崒才律昨沒二

於交切坳視天若砥說文六尺為步步奔螭出抃兮翔鵬振舞天吳九首兮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曰天吳

此作九首恐誤更笑迭怒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漢書曰一從一橫為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齒齧

齧鱗文肌木元虛海賦或泛泛悠悠也齒之邪註魚齧海外三角駢列耳離披山海經鯨魚背腹皆有

反斷又牙踔嶽崖斤切踔勑款切又尺約勑角切嶽音欽蛇首豨鬣虎豹皮沈攸遠南越志鯨魚鱗也

水異物志虎鬣長五尺黃黑斑文耳口角羣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彌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

縮張衡思玄賦風弱水之滌深兮楚詞大招東有大海弱其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山海經云崑崙

水環之不鯨鯢疑畏魚也天淫淫巖巖魚力魚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高下迥置滔危顛呂結切崩濤搜疏剡戈艇小君不返兮垂沉顛其外大泊浮滄渾水名谷也滄渾水深廣終古迴

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結切徒

沸入湯谷淮南子云日出湯谷入虞淵燂燂連遊朝舳舻霏解梢若木楚詞註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服

在鍾木西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奮貨號風雷海神名巨鼉領首丘山頽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焉

巨鼉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天問云鼉戴山抃何以安之領戶敢反猖狂震虺翻

九垓易震雷虺虺君不返兮庭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而疾平夷恟駭愁苦音凶而以忘其歸上

黨易野恬以舒周禮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買而無虞也上驚蹈蹂厚土堅無虞切歧路脉布

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鐘擊鮮陸賈傳數擊鮮君不返兮欲誰須膠鬲得

聖捐鹽魚孟子膠鬲舉范子去相安陶朱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

行賈南面孤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賈侯家弘羊心計登謀稟私羊洛陽買人子以心計言

下鹽戲作平準之煮鹽大冶九卿居東郭武帝時二人皆鹽孔僅南陽祿秩山委收國租賢智走諾爭下

車逍遙縱傲世所趨君不返兮諡為愚漢書司馬相如傳身咨海賈兮賈尙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

魄兮生為貧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寤



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澗其不化兮。○汨音互。澗音胡。故切。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

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俾貞臣與為友。臣下一比干之以仁義

兮。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一無義字。緬遠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賈

曰。伯夷乎。曰。齊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人孰克軌其遺塵。荷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

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載下兮字。敬余忠甫。一作敬甲忠甫。一

弔屈原文。原。無咎序。此文於變。原曰。甲。屈原文者。柳宗元之所作也。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以甲

者。周鼎之。原。原。雄則以義。賈原。何必沉身。二者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甲。原。殆困而知悔

者。其辭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永貞元。年九月。公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貶。求先生之汨羅兮。風原

畔。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自投。汨羅王。王怒。遷之。原。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寧衛若以薦芳。離騷。離騷。杜蘅與

杜蘅。若杜若。並香草也。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詞而有光。一作。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

○擊發。敢切。音行。遭世孔疚。孔甚也。疚。病也。詩。我。華蟲。薦。攘兮。進御羔。衷。昔。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又。詠。傳。云。國。制。羊。切。擗。如。羊。切。遭世孔疚。孔甚也。疚。病也。詩。我。華蟲。薦。攘兮。進御羔。衷。昔。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孤。豨。以。草。蟲。等。為。飾。壤。士。壤。也。羊。小。者。曰。羔。裘。衣。袂。左。傳。襄。十四。年。衛。石。宰。穀。曰。余。牝。雞。伊。嗶。兮。孤。雄。東

味。味。而。小。雞。人。反。肆。其。酸。耳。○啜。啜。音。伊。惡。味。與。同。陸。救。切。哇。咳。環。視。兮。蒙。耳。大。呂。哇。咳。淫。淫。兮。哇。咳。淫。淫。兮。哇。咳。淫。淫。兮。

淫淫乃環而觀之謂黃鐘大呂之聲則環耳而不聽董隊以爲羞兮董音頭曉鳥曉皆有毒也大呂六呂之一蒙蔽也哇鳥瓜切啖於突切董音觀焚棄稷黍豕狽之不知避兮詩宜岸宜獄詩鄉亭獄廷曰獄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詩悉榮若繡繡擗折火烈兮穢塗擗齊魯謂之拘娛娛笑舞娛娛娉娉詭巧之曉曉兮曉曉懼也詩予維音曉惑以爲成池成池黃帝樂名便媚鞠愿兮願女核音衰施施離離有四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遠瑱者以玉充耳匿重猶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爲也俞緩謂俞跗秦緩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鉞石而從之鉞與但仲尼之去魯兮去下一曰吾行之遲遲孔子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且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同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惻惻兮惻苦本切滔大故而不貳沉瑣瘞珮兮計切執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荃蕙皆香草離騷幽芷變而孫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眶音阿星辰而驅詭怪兮風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霆兮夫一無苟爲是之荒茫耀燁辭之騰朗兮姤好也又奢貌矚目無時直視世界以是之爲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辛爲屈之幾何兮國語融之辛姓乎辛楚姓屈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爲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論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是死咎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弔樂毅文是死咎曰弔樂毅文者宗元之所作也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石刻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大廈之薦兮

風雨萃之也寶瓊車亡其軸兮大虛與軸皆以喻毅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幸類之尙何爲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

常畏死疾走兮此即上所謂畏狂顧傍徨燕復爲齊兮趙封毅於觀津望諸君尊龍毅以擊動燕東海

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爲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

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記檀弓穆公曰仁夫對趙之惘歎兮樂毅奔趙趙與之謀伐

命誠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與兮雖躓聊道途兮容與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长臨陳辭以

隕涕兮雖躓聊道途兮容與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长臨陳辭以

信作隕涕兮雖躓聊道途兮容與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长臨陳辭以

伊尹五就桀贊薛氏曰湯之當王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

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尙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恆人盡之矣。又奚以懂懂聖人之足觀乎？易懂懂往來，○懂，赤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謂一作親，庶狂作聖，書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庶一作度。一日勝殘，論語善人爲邦百年，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陞，音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恆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梁丘據贊公遜遠方而近臣無一人爲之地者故曰激贊梁丘

齊景有嬖，曰梁丘子。梁丘據字子猶，齊之嬖大夫。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左傳昭二十年，齊侯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謂否據，君悲亦悲，君喜亦喜。列子云：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亦曰否據，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曰：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據從而泣。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實允理，時睹

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圯部鄢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況晏氏激贊梁丘激贊一作贊是心焉孔瘁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雷之甚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音款一夕暴震爲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磴然倒臥道上宋○陸善東戶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爲美天下將不可載焉不可載言美之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禮記朱弦而疏越註云越琴底孔也如字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爲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并序

以佛之爲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爲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爲拔濟尤大塵飛而災去影及而福至陸州於是誠焉不疑陸州謂李陸州也以李綺之叛得興貶礪石六觚漢書破觚爲圓斷珣爲乃篆乃刻立之爲福一本無爲馬孺人之墓馬孺人陸州外婦元和五年五月卒于永因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敢怠今既沒陸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文石一作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



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爲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爲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磷。音隣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并序○公嘗欲焚八駿之圖而獨於此贊龍馬之圖豈可信而不誣者耶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靈昌滑州郡名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

事者涿人盧遵。遵涿人公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虺許拳髻環目肉鬣。音馬之靈怪有是耶。居

帝閑。爲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開元二十三年十一月玄宗封泰山。二十三年正月耕籍田。鳴和變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天寶十

宗幸蜀。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爲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於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旣觀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傑尾童蓋。傑力果切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顏延年諸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嘒德瑞聖之符焉。理平和

樂。百樂陳兮。一作禮鳴鑾在御。大路遵兮。詩遵大路世應道悖。江切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

泳。旋奮滄兮。齊淪水深廣貌澗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玷

厥身兮。念切猶危也。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或謂公愛濕二箴。當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辭意。亦貶譎後作也。

人不知懼。惡可有爲。知之爲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禍至後懼。後一作可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爲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爲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一作常乎常則誰擇。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爲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易巽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并序

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旣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孟子尹公之他端人。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爲友。後藹仲於桓公。取也。其取友必端矣。交。道今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一作以。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焉可爲。

偶道之反是公侯以去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

###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謂秦滅齊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世而亡。詭詭自得親。又淺。晉敗楚鄆。音范。文爲患。左傳成十六年。晉師敗楚于鄆。陸渑。范意。詭文云欺也。孟子詭之聲音顏色。○詭音恰。又湯何切。文子曰。君幼諸臣不佞。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左傳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孟孫惡臧。孟死臧植。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藥石。孟孫死。吾亡無日矣。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瘡。音庚。又音。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東坡曰。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乃擬作河豚魚烏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麀臚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 臨江之麀

臨江之人。畋得麀麇。鹿子也。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但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麀麇稍大。忘己之麀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

仰甚善。然時啖其舌。音淡。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虜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慙，魚僅切。慙，敬也。又張斷慙。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虎聲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虜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犬一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無完衣。方言：榻前几，趙魏之謂。櫛，音移。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累累，夜則竊，習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晷，尺救切。與臭同。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

也哉。

卷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井序漢惠帝詔有司為高帝立原廟至唐尚存戰在記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禹音薛與契同佐命垂統股肱天下書元首明哉股肱一本作天子聖德

未衰而內禪音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音薛與契同氏普堯之元臣其後迭有天下音薛與契同五神環運炎德復

起五神五德也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音薛與契同翊而登之音薛與契同所以

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起為策士陳平佐高祖封曲逆侯○曲逆音去遇漢輔成帝園吐謀洞靈奮

奇如神舜之冑也汝陰魯悼公以其夏高祖之後給以采地音薛與契同雷為侯後因為夏侯氏音薛與契同脫帝密網嬰為沛

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告音薛與契同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

苗也鄴侯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後因以為氏音薛與契同○蕭音贊保綏三秦控引漢中都南鄭以何為丞相

還定三秦東爭天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膏也淮陰韓武之穆也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於韓因以為

下常命何留守

氏。罄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拔齊殄楚。覆趙，謂斬趙王成安君陳餘；夷魏，謂虜魏王豹；定平陽，平陽，

所封參之先封曹，以國為姓，闕下或有夏字非是。破三秦，虜魏王。高祖至魏中，以參為將軍，還定終侯，置徙居岐山之周原。後因

物事，漢封於絳。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

氏與焉。高祖紀贊云：漢承堯運，德祚日盛，斷蛇著符。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

聖祚，以垂德厚。一作厚德。探吳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

老，因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神。高祖為沛公，假手於贏，以混諸侯。秦蠶姓，謂秦佛

漢。憑力於項，以離關東。謂項羽割得而關東心離。奉纂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謂周木也。而秦

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

成之德。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舊都。或作舊，一作邦。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沒

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游於此。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魂魄猶思沛，其於沛為朕湯沐邑。惟茲原廟，沛宮之

舊也。惠帝詔郡國立原廟，原重也。謂先已有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高祖既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

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靈靈擁休

此焉發跡，蓋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

制，而心懷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

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詩闕宮有值建茲闕宮即惠皇廟服爰立清廟見上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感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安知不流其神賡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慶乞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晉世家文公即位贊從亡者去至介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五蛇爲輔龍已乘雲四蛇各入共宇一蛇獨怒終不見其處所以翺天門登登棹樂而狝天門漢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綱旣離鹿駭

東夏長蛇封豕左傳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封豕大豬也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祖播旂茲皇猷揚旂沛廷約從諸侯容切將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繹勦殄竊楚小切遂荒神州詩遂荒區宇懷濔濔

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項羽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註游卽流也留觀本邦觀一作歎在鎬如周詩在鎬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穆穆惠皇宗禋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

贊鼓贊一作旂遂據天位魂游故都永介不址煥列唐典列一作者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虜俗剽魁雜嗜爲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羣

疑不制易羣疑亡也漢書羣疑諸鹿妖孽扇行切亦作孽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書象恭滔天左傳阻兵安忍既卒既卒

疑不制易羣疑亡也漢書羣疑諸鹿妖孽扇行切亦作孽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書象恭滔天左傳阻兵安忍既卒既卒

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四川攻陷他部北包劍門關欲以所善盧文者節憑負丘陵

以張蔣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山南西道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

讎漢書司馬相如傳人以天討為己任宰相杜黃鸞節度使將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

在位貪奢苟得士民不勝其苦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蜀粟數十萬史載竊行事如此而

抗憤不待喋血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

於是儲待饗齊○待直取其豐稷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當作右師逾利州蹈寇地

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以下一收奪利地以須王

師竊命嚴秦自漢原至神泉凡數十合下劍門覆邊口收封劄腎腸振拔根柢根柢見俾無以肆毒用集

我勳力發鼓一振軍事○擊鼓周禮鼓人以設鼓也元戎啓行詩元戎十乘取其渠魁以為大戮九月崇文克成

左傳取其讎鏡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排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關險阨夷為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致用休

嘉一作帝議功居首增秩師長本傳云劉闢反以儲備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十日以驅為將校羣吏願刊山

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維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河時淮外區張載劍閣銘云翔茲隘隘土界山為門環於蜀

井絡坤維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河時淮外區張載劍閣銘云翔茲隘隘土界山為門環於蜀

井絡坤維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河時淮外區張載劍閣銘云翔茲隘隘土界山為門環於蜀



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髡。書牧晉及唐蜀羌髡。彭濮人。八國皆戎。狂猾窺隙。猖獗嘯呼。猖獗。犬吠聲。○情。魚斤。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巴渝。巴渝。唐巴渝。唐巴渝。唐巴渝。乃出王旅。乃咨列岳。敕臣司梁。當其約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書時乃餼。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陳爲犄角。左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右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圍。左傳。亦聊以。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嘽嘽。馬他丹切。又。嘽。大慈囚戮。大慈。謂開也。書。元。無。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於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鑿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詩。儀刑文也。當乎洪流方割。湯洪。水。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書。冀州。既戰壺口。治梁及。大功建焉。虞帝堯期。承順天曆。書。舜三十有。三載。堯期。倦于勤。又曰。天之。自南河而受四海。孟子云。舜。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歌。賦。謳。歌。者。不。之。堯。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左傳。哀七年。禹會諸侯於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禮記。能禦大災。則祀。乃賜玄圭。以承帝命。書。禹錫玄圭。位。廟。則塗山在淮南。老子。執大。乃輯五瑞。以建皇極。五瑞。即。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莫崇乎執大象。象。天下往。乃輯五瑞。以建皇極。五瑞。即。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

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右亦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湯武大功而祚延於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旣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吳越隨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也。羽旄四合，左傳定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皇祖之訓不由，皇祖謂禹。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左傳昭四年，叔舉言于楚子曰：康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之諸侯。侯衛五等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學明刑，以弼聖謨，則戮防風，則則戮作刑戮，遺骨專車。見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

一作者定混區詩者定爾功註者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

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井序唐孝友傳曰壽州永豐李興亦有志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同與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作疾與自

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啖音淡啖悅切正作啖殊宿而死與號呼撫臆撫一作擗口鼻垂血捧土就墳

沾漬涕洟澆疾智切淡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苫茨謂以草覆屋伏匿其中扶服頓踊頓踊謂躡躡也晝夜哭訴孝

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奇形異狀作瑞應驗圖記此皆陛下

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案與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而能

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史記稱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宜

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本

無上三字一本於制可側註云此一段在銘後又標云當先寫銘又塗去其銘云三字

懿厥孝思詩永言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天經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

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詩高高會不是聽創巨痛仍號於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

草木悴死鳥獸踟躕重株切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二位天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

帝有虞以孝烝烝舜克諧以孝烝仲尼述經以教於會孔子孝經為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國語周宣王欲  
 魯諸侯者穆仲曰魯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魯公於夷宮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亦有考叔  
 寤莊稱純左傳鄭莊公寤氏于城穎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從之顯顯李氏實與之偷哀嗟道路涕  
 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懇勸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三秀芝草也楚詞山鬼章云采三  
 出也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十萬曰億億齡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黔蠻獠雜擾蠻獠西南夷名○錄音盜弄庫兵元和六年辰淑蠻會張伯靖  
 聚衆叛殺長史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以蜀州刺史崔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西  
 能為黔中觀察使貶前使竇羣為開州刺史盜弄兵字出漢興遂傳賊脅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西  
 夷置牂牁郡西置魁立帥一作殺性盟誓洞窟林麓嗙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  
 原唐黃洞蠻地置魁立帥一作殺性盟誓洞窟林麓嗙呼成羣皇帝下銅獸符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  
 乃聽發兵也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唐即上庸縣庸蜀謂劍南東西節度荆南節  
 觀察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湖南觀察使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  
 百屯於武岡武岡郡不震不驚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  
 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時黔中觀察使崔能荆南節度使嚴綬及公綽討之三歲不能定  
 心伯靖亦上表請辭荆南乃降乃獨詔綬授伯靖下將果以錄黔伯靖為右威衛將軍中郎將六婦等願  
 遂以其家屬任秀和等詣江陵就說詔綬授伯靖下將果以錄黔伯靖為右威衛將軍中郎將六婦等願

完父子卒爲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襲母弟生培繼來於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

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爲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以公韓爲鄂岳觀察使

靖之功豈益兵三倍爲時碩臣殿於大邦詩殿天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

蹈涕呼左傳哀二十一年齊人歌曰魯人之阜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爲己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

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爲虺蜮虺蜮短狐也似鼯三足大不爲鯨鯢左傳宣十二年古者明王

以爲大戮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類一作以示我子孫彌字

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令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嶺音攢巫水之碁巫水五溪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來一作未期死以緩

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援一作授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關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

之恩既骨而完此用左傳所謂生死而肉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詩去其螟蟊及其蝥

○螫食節曰賊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吹澤敷周禮有敷人○敷輸賦于都陶穴刊木詩陶復陶

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撰善以占撰一作折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鄂岳遠哉去

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辰州有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恆違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

一作以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謂柳州人各以壘瓶負江水壘瓶類大腹小口爾雅云康瓠謂之瓶瓠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

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恆爲咨嗟怨感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爲井城北隍

上隍城未晦果寒食洌而多泉易井洌寒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培巨毛切堅土也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

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周禮西人掌斂市之謂布註謂布者犯役庸三十

六大甌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八尺爲尋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時肯似于政也似續其來日新一作盈

舜禹之事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篇悉是博士章惇所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音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魏黃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壇卽

吾知之矣舜禹之事由不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不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不罪也其

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

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

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

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一作而沉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

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命二十二人。與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隳然。○歐徒。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宦曹節王甫董卓袁紹袁術陶驤也。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者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

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郵謂如歷，郵之傳也。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貴顯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石吾又安取懼焉。取一作敢。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與王之臣多起汗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錄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黜。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爲禍也。卓曜謂董卓。卓劉曜。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僚。僚向也。其進晚爾。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與亂之技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買此篇端以諷空在於內者。賈技。鞭買於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孟子布帛長短同。則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賈相若。○賈音嫁。五千則大怒。必以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墨而無文。一本有。揶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爪按曰揶。切。舉之翾然。若揮虛焉。○翾。翾招。切。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買者云。余乃召僮。燻湯以濯之。○燻音溫。音澀。然枯蒼然白。鬻之黃者。梘也。○梘音支。木實。可以染黃。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坂。坡也。馬相踉。徒計切。踉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踉。因大擊鞭。折而爲五六。馬踉不已。墜於地。

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梃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一有者字當其分則善。一本無當其分則善五字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方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責其大鑿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乎？一無者字

吏商

吏而商也。汙吏之爲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爲曹。資藉也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周禮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爲患。○攷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遂。作者一名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行下孟切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光。○葆音保，大也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爲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廉，察也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爲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爲章。○赭音者，赤也。章，編枚也。史記山居千尋，涸海以爲鹽，涸焉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爲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經，口聲切何以利爲也。

孟子謂宋牼曰。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也。中庸。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巧切。擣女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 東海若

東海若陸遊登孟豬之阿。東海若東海神名。孟豬澤名。按書導蒞澤被孟豬。註在荷得二瓠焉。瓠。胡故剝而振其犀以嬉。厚瓜。灣詩。齒如瓠犀。是也。○剝。丘胡切。取海水雜糞壤。螭而實之。螭。就人腹中蟲。○螭。如窺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微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曰。呀。虛牙切。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太陰。月也。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蠶之雜不處也。音蠶。必泊之西澁。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蟻。虻之與居。其狹咫也。八寸。咫。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爲汝抉石破瓠。盪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

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子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壽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壑，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豬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二人，同出於毘盧遮那之海，而汨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蟻蚘。十二類，謂子爲鼠，丑爲牛之類。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一有則字。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嚙，吾壽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周昭王時，釋迦生西方有聖人出世。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也，遠一作遠。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卷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元和五年十一月公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

自吾居夷謂為永州司馬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

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誨之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搏擊也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

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儻匹諳切也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

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俳音非戲也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詩淇澳

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滑稽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

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掬音菊則罷憊而廢亂翹翹音疲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

縵不能安絃以上並係禮記學記之文註操縵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禮記大羹不和註云大羹

陰鑿所取之水也蓋體節之薦左傳享有體薦爰有折筯升之於俎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

植梨橘柚檎似梨而酢橘似柚苦鹹酸辛雖甄吻裂鼻也甄音哲蟲齧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

之昌蒲菹呂氏春秋云文王嗜昌蒲菹孔子罔而效之罔則魚切亦作道屈到之芟楚風到嗜芟有疾召宗老屬曾皙之

羊棗孟子曾皙嗜羊棗而曾子然後勝之孔子魚切亦作道屈到之芟楚風到嗜芟有疾召宗老屬曾皙之

而不為虐歟。禮記張而不弛文武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川。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也。瑣細猶咕咕然動其喙切咕咕多呼惡切彼亦甚勞矣乎一本無彼字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禮書為萬年令公亦誌其墓碣謂其崇豐二陵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瑾音僅又渠巾切

傳曰。詩書執禮。論語之文。禮不執則不行。禮二字。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唐初從凶禮第五。顯慶三年正月。禮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無時採。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綴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崩。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永貞元年十月。德宗七月。順宗葬豐陵。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和二年。罷其後檢校司空。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裴瑾字封叔。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祕貞元中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洽。高塗祕器。素積木。以斂也。漢舊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象物之宜。謂塗車芻外之則復土。斥上。漢文紀張武復土。副穿積木。長二丈。崇廣四尺。○攢。徂丸切。通作葬。象物之宜。謂塗車芻外之則復土。斥上。漢文紀張武將軍。四十金。服虔云。斥上。如淳曰。斥。復土也。漢惠紀。賜視作斥上者。因山之制。漢文贊治。不

禮上之則願命典册願命臨終之命謂遺詔也與文物以受方國方萬一下之則制服節文願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疑本下且且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旁午註見前猶言交橫也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願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者或無近字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彭城人為楚元王傳作詩諷諫自孟至賢五世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于小同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死漢武初立學誼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王太傅盧植以儒學用而謹為祭法植字子幹涿郡人事後漢武初立學誼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王太傅盧植裴氏太尉公謂璉之高以禮匡義嗣侍中公以禮議封禪謂璉之曾祖光庭也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山恐突厥入寇光庭為兵部侍郎言於宰相張說云云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謂璉之祖積也累官起居郎開元末玄宗以璉之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謂璉奏行之說徹也字九思徹也字九思以禮輔東宮而瑾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而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徹四子璉璉大禮之兄正平節公璉子情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借代第五琦今相國郇公其宗子也借子均平章事封郇國公郇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一無游其門若聞韶護謂舜樂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





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列辟人。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鉅位。必俟學古者與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泆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爲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楊君凌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弘農人。恐由江南西道入。爲散騎常侍。擬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爲凌也。審矣。唐書云。凌。修。侍御史也。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宋用左傳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謂不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楊子詩人之賦麗以則。謂靡麗而有法。則禮記其聲清越而長。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

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恆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禮記樂成而上。藝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嘗爲右拾遺。唐祖尙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不遺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與而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朝廷大述窮著述而不克備。張九齡。韶州曲江人。開元後。天下稱曲字。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盈滿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敘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爲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萊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真元十八年。泰爲安南都護。武都符義府。一作何。太山羊士諤。元和三年。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卽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漢陽吳君文集序柳宗元譴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流永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  
博陵崔成務。嘗爲信州從事。爲余言。邑有聞人。漢陽吳君。吳君系本漢。弱齡長鬣。而廣額。春秋傳。使長。吳君。後居信州。弱齡長鬣。而廣額。者謂長須也。

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元禮漢。委與元禮師。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備與。更名武陵。升進士。元和二年。得罪來永州。元和三年。武陵事流永州。

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詞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

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

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禮記司徒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古之

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詩以觀民風。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

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伏。嗚呼。有可惜哉。一無字。武陵又論次誌傳

三卷。繼于末。其官氏其下有。及他才行甚具云。武陵終韶州刺史。無子。女納湘。

###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雖古猶今也。今。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後漢孔融傳。我是

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先天睿宗年號。元年歲在壬子。策名開達。乘毫翰而踐文昌。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以尙書

者。紛綸華耀。一作紛。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左傳宣十二年。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註。成不得攀

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年也。某自南徐來。南徐潤州。南徐徐州。執文賜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

讀一。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爲名。魏古。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傳

在魏。

後漢應奉字世叔有子珣爲司空掾珣子璠字休璠璠兄璠字德璠璠機雲入洛吳大司馬陸抗二

士龍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曰伐由是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墳窟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

然清風。

魏如清風頌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況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真元十年十一月以

諸道關石爲鈞四鈞爲石鷹冠銀章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左傳公侯之子某也謂余

傳卜氏之學宜敝于首章下子夏序操斧於班郢之門班公輸班也郢莊孫必復其始斯強顏耳。

# 河東先生集

## 卷二十二

###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楊凝字茂功，魏州弘農人。大曆十三年進士。初以吏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貞元十二年自汴朝正于京師。昌黎嘗作天星行以送

其來今自京還汴公作此序以送其往云。

談者謂大梁宣武軍古大梁之地多悍將勁卒，亟就滑亂。○滑音骨，亦亂也。亟音骨切。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詩：公侯干城也。干，扞也。左傳：亦卿以周晉圍也。圍，送垂也。是宜慰薦煦諭。○嚶，火羽。吁，句二切。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書：大亦圍送垂也。是宜慰薦煦諭。○嚶，火羽。吁，句二切。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書：大軍節度是撫以表臣也。八月，以楊凝檢校吏部汴宋等類觀察判官。是贊以藝人也。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大慙，慈惡也。遂安有衆，故楊公以謀議之隙，與隙對揚王庭。凝朝正京師。冬，不踰時而承詔復命。貞元十五年春，凝還汴。示信于外諸侯。示，一作出。時常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公時年二十七。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字公範，以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願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暉字敦文，爲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

備矣。膺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羣字敦詩，唐史有傳。

貞松產於巖嶺，貞正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曰仞，和氣之發也。稟至和之至者，必合以

正性，於是其有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論語：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貫，字用禮器貫四時字。故君子儀之也。儀，法也。清

河崔敦詩，敦詩系出清河。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

之誠，以正其性，懇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禮記：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

杓直，李繼字杓直。南陽韓安平，韓泰字安平。泊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

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爽，差也。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

與道合，今將寧觀東周，東周謂洛陽。振策于邁，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且饒于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

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貞元八年，羣試禮部中其科。敬于王庭，敬與揚同。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

列，貞元十年，羣舉賢良方正授秘書郎。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邢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閒歲，閒，如字。迺也。驩遊邢壘，邢壘，邢州之界。邢音彬，壘與壘同。今戎帥楊大夫時為侯奄，楊朝晟字叔明，為邢寧節度使。韓

奄，為侯。盡護羣校，漢陳平傳：盡護諸將校者，以木為闕，格軍部用之，故軍尉皆以校為名。用笞法箠令，漢景帝詔有司不吐強禦，剛亦不吐，不

俾歸寡不下莫有逗撓前漢廷尉當候逗撓當斬凌暴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降大將之

取主公之節越而代之位游頌御士冠軍騰張獻甫來代軍途亂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朝晟

度使鄒寧節鵬冠者仰而榮之王以冠武冠也漢虎賁服之徐廣云顯似黑雉出上黨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召

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貞元十一年登第署爲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

論將帥左傳襄二十一年齊莊公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寔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

新平二連帥府寔爲山南西道節度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大戎

陷河右逼西鄙寔取河西隴右之地積兵備虞左傳不備不虞縣道告勞內置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

糜投石而賈勇者左傳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墻故疆而拓

遠西戎音託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漢鄆陽傳何王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

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筭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爲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

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魏建安二十年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劫

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蒙中民大

告諭巴蜀民燕然之文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

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公調永州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吳武陵當作于永也

觀室者觀其隅也。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遠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杜君名周士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察留後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左傳詩書溢爲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大雅抑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爲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吏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事成謂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詭古委切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也。益選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爲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爲宣州寧國令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爲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爲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爲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



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僂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爲殿中侍御史舊史范傳正傳言自渭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時又有范傳式傳規皆中第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公時爲監察御史與傳正爲僚咸悅而尙之故爲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爲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南容洪州人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旣充金馬盈一有字石渠公孫洪傳待詔金馬門也施鑿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云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祕書也史記金馬門也宣者署門旁有銅馬故曰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祕殿以閣祕書蕭何所造班固作西都賦云內殿之署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枚乘字叔淮陰人相如遊于梁司馬相如字長卿景帝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殿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謂游說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謂相如也渤海幸君旣登于太常之籍貞元元年南又膺郿郾之召郿郾趙故都北會元戎直道自遠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孟子曰述職天子曰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子之閒禮記檀弓諸侯之易子則于易子雜者未之有也註云易謂君禮于謂臣禮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尙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項羽紀入轅門張晏註云軍行以車爲陣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我同升之友南容與公同登進士第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下茲良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奇藻遞發爛若編貝東方朔傳粲如貫珠乎如貫珠禮記樂器琅琅清響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爲吏者，恆病於少文。漢周勃傳其稚少文如此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嘗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咏風賦，頗開于人。至于州州永，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八年冬，貞元八年余與馬邑苑言揚，揚，夫苑何忌之後，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轡，于轡切，又音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問。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懼，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戶部侍郎顧少連權明年春，貞元九年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掉鞅字出左傳宣十二年公凡兩用之遊刃乎文翰之林，莊子恢恢乎遊刃有餘地矣風雨生於筆札，一作交雲霞發於簡牘，賈誼言動一觀感天下觀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漢儒林傳，漢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揭于南宮，禮部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媿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秦嶺南山方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開音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董卓作亂，王粲避難荆州，依劉表桂枝片玉，晉書孫統爲雍州刺史

良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爾自以爲何如詵曰臣學  
江漢之浩蕩漢史黃河如帶帶江以談笑顧眎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漢書上林賦然而景熾氣煥往即  
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于霸陵列筵  
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言揚者乎一無得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羣  
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漢九江郡在唐屬淮南道觀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  
執漢書班伯在綺綺執務而私心慕焉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禮記二十冠遇兄於澤宮之中禮記天子  
習射于澤澤者所以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史記管仲三戰三北不以爲法漢高祖紀追北  
擇士也註云澤宮名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史記管仲三戰三北不以爲法漢高祖紀追北  
字註章昭曰北右臂字也背去而走也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老子曰萬物向  
陽而負陰說文北乖也史記曰封爲朝歌北鄙之音北敗也鄙陋也是知北即謂罪罰敗無勞借音左次  
陋巷易師左余亟會于其居易切去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真元十  
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頽眎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  
色賦春壘暗望詩鍊中第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頽眎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  
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  
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利真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天官吏部也告

余東游是將乘商於商於即今之商州西四二百里有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含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禮記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行益少矣僕不腆善也見邀爲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隴西辛殆庶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公亦嘗有序送之猥稱吾文宜敘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一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驢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班固詳言之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敦○都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劬勞也○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查諸侯朝于方岳此言方岳謂東川節度使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嚴震開梓州鹽亭人貞元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周禮大宗伯云九命作伯韓詩外傳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宜以白茅爲社左傳寧君中此爲諸侯師今又將頌駕省謁從容燕喜詩魯侯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申叔字重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行敏字中明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班彪所作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傳晏元獻曰宜去王字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寶協公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

辛氏之談。潘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脩容乎。禮記曰。入於其廡而脩容焉。註。更莊飾也。

### 送獨孤申叔待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左傳。溫。晉故也。語法本此。柳氏本河東人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彿臨望。○彷彿音旁。羊徘徊也。坐得勝概焉。吾固翹翹。寰裳。奮懷舊郡。離騷。又何懷乎故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生。字三重。貞元十三年中第。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溫清奉引之隙。與隙同。必有美製。儼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爲穿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詭孰甚焉。○詭。古候切。於是。有切磋琢磨。鏘矜。括羽之道。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石。玉質而石理。有美不自。斲而用之。遠乎。犀甲。如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用之。鐵而瑯之。其入之不亦深乎。○鐵。作木切。聖人以爲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恆以幼孤。羸餒爲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爲冠履。以春秋爲襟帶。以圖史爲佩服。琅乎。璆璜。銜牙之響。發焉。詩。雜佩。註。謂珩。璜。也。玕。珩。玉。有銜牙。註。銜牙。居。中。以前。後。胸。也。璆。美。玉。名。出。崑崙。○璆。渠。幽。切。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璆。也。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

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尙書序

在永州作序自可見。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有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尙書以

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荊州。宗人指趙宗儒也。元和初。趙宗儒。字洪辭。天水人。貞元二十年三月。自國子司業爲安南都護。南節度使。元和四年四月。還荆南節度使。爲仁我若子。姓。漢書。田蚡傳。起如子。姓。史記。外戚世家。或不能

恩禮重厚。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

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尙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

內傷。○盡許力。傷痛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茲始

全然爲人。茲字無。舒幹抗首。文翰端麗。一有。其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漢書。韓信傳。居戲下。註。戲亦

作。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四年。一作。趙生亟見。視其狀。恭謹愿慙。恭一。觀其跡。溫密簡靜。聞其言。徑直端

誠。自尙書之爲荊州。之爲一本。止作。理字。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喜或。作。震。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爲之者。誠

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誠

爲門。謂以車。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卷二十三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李睦州坐李錡而貶後以故始移永州公時同武陵皆謫於永序在李睦州至永後作

潤之盜錡

魚倚切又音奇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李錡者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蔭累遷杭州二州刺史

運使天下

置酒漕運錡得專之乃增置兵類二十一年三月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

遂其不善

憲宗即位不假借方鎮故佩強者稍入朝元和二視部中良守不爲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

是得罪

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爲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開盜遂作

元和二年

十月詔徵錡爲左僕射以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初貶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于楚

御史大夫

李元素代之錡據潤州叛左官猶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獨柳樹書不用命戮于社社

越之郊

戰且走乃得完爲左官吏左選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獨柳樹書不用命戮于社社

爲陰

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元和大赦天下始移永州去長安尙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

吳武陵

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內○據苦聲

之道也

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焉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也○考擊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

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南涪州卽南霽雲之子承嗣也傳載承嗣爲涪州刺史劉闢反以無備謫永州後以故移澧州○涪音浮

河東先生集 四 序別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中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政孤子寡婦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太初元年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國家寵先中丞。雲史中丞南霽邁古人之烈。邁古人之烈過也。故君自未成童別駕歷制施濟子承嗣七歲即授婺州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爲薄漢北地都尉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餅。漢文十四年匈奴寇邊殺都尉孫邱其子單以父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君之士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扞蜀道勦寇永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劉闢反。勦其京切晝不釋刀夜不釋甲曰我忠烈胤也忠烈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討羸縮。受譴茲郡。永州卽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謂元和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盡之志。易裕父之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澄。澄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離於文。文詔令也。謂合於詔令當量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排而不忘。以增太史家之籍。用是爲覘。則拱壁大鼎。老子雖有拱壁以先鳥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序一本有之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灑于觴，碑實曰觴，追而送之江之漕，一本江下無之字，詩在之，詩飲之食之，皆去聲。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若汝也，其下受若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一本無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一本無如吾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州縣名。盜作而夜思，勸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一本作者弱寧其爲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三載考績三考，幽明與去聲。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薛判官名巽，自連州量移朗州，即今鼎州。連與永相接，永又鼎之經塗，故公送以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懟音隊，列於上，愬於下，此恆狀也。○恆，胡登切。異於恆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巽始佐河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子舉，誤及董溪以罪聞，巽坐貶。不感於貌，不悻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恆矣哉。朝廷施恩澤，大有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未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恆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唐宗室子此

過洞庭上湘江湘水名漢志云入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灘水灘水今之桂江水出零陵○深方支切

出荔浦縣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

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元和十年公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如一作爲明時宗室

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

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己而已以有獲蜀本無乎已二字或作不求獲而已有獲予嫉其不為是

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睨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睨者嚴震字暹聞中二年十二月拜梁州刺史山南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

藝不售於饒曹之賈饒曹節度使封馮翊郡王四子懷協公弼公睨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

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淬音倅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語嘗獨立澹發清源

音浚○浚音澹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貞元十二年有大勳力盈

于旂常周禮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太常旗名也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極人臣之尊分天下之憂殿邦坤隅詩殿天子之邦漢柄是文

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績梁肉之美黼黻命服也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

左傳宣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及其鐘，候其門，有亞夫之駉，戟焉。漢制假駉，駉以代斧，劍駉，駉有衣之，駉唐制，王公門駉，駉○駉音啓。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賂，貴美服，勤儻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貞元五年，公弼登第，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隱內訟，書，實罪引隱，註，隱，惡也，論語，吾搗謙如此，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字，若高陽齊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偕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于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據者。據，貞元二年中第。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元秀才，公瑾也，集有答，賈士元公瑾書，亦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

周乎志者，周室窮蹟不能變其操。○賤音致，賤也，操去聲。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仄陋，無使令之董，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蹟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澹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介忽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丙科，見漢儒林傳。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柳下惠爲三黜，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左傳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殷墟，殷墟，朝歌，今衛州也。修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越句踐有寶劍五純，約湛盧，蘇卿豪子造劍三魚，賜豪曹湛盧，吳都賦，純鈞湛盧，註，二劍名。患不得犀兕而割之，○割，官說之，轉二切，細割也。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宜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孔子曰束帶計吏而造有司者漢武元光三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俱僅半孔徒之數孔門有三千之徒今半其數春官上大夫謂禮部擢甲乙林傳而升司徒者禮記王制命鄉論秀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貞元六年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司徒者不征於鄉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司徒曰俊士升於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貞元九年公始中進士第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切之欲鉤喙甚直懷有美餌觀一而缺望獲魚之暮缺望怨詔泱又窺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困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衰衣之徒衰衣博帶見漢雋也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之知焉一作蓋不之焉辛生嘗南依蠻楚謂荆也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貞元二年正月齊映同平章事接禮加等常為右客謝惠連雪賦相如且佐其策名之願左傳僖二十三年書於所遂笈典墳笈真書籍也○笈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文昌尚書省也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舞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齊孝公伐魯謂風如懸磬野無青草儲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殆庶往南鄭講山南四道節度使嚴震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謂今之關道也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胸何然吾聞焚舟而克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手劍而盟者侯盟于柯莊公升曹子

劍而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竊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左傳僖三十三年，孟明謂晉人曰：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刷壓境之恥。曰：城墜，壓境，君不圖與。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造返。○造，淳綠也。造，淳綠也。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作兩，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公嘗有與策登西山詩。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尙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尙文學，一作舉移而從之，尙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尙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卽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爲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冤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晉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旣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爲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鏃礮之事，註見豆虛聲序。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一作覲。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

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斂之。斂一作錄。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善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覩。而一隱而未見。易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公在京師時。僕時悒然也。不明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公登第焉。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爲先登。左傳隱十年。穎考叔取鄆伯之旗以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君子居易。樂天不憂者。憂一本無上五字。故不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游於遲速之事。則警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益友一本無求三字。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漢書廣武君說韓信曰。兵有先聲而後實。一本用之下有然字。非。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卽偃仰疲耗。音冒。亂也。按韻耗。虛到切。減也。虛也。字耗。從耗。不音冒。詭字從賤。未詳孰是。當考。自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僞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目一作耳。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恆。試其藝。茲

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旣聞，而有司不以告，不以告或不取者，或有司之過也。穀梁傳昭十，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竊實成童不能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司疲耗事，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爲之言，旣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鄉論士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選士出禮記王制篇。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爲舉首者。舉首字，出漢書。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高郵傳，貞元中，選中書舍人，進禮部，舉薦以助有司，徇名亡實，鄧忠之，乃謝絕請謁，專取首京師之貢者，作會，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行，藝司貢部凡三歲，黜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乙伍中，其沉沒厄困之士，闔戶塞竇。記儒行，儒有竇也，而得榮名者，連陟而起，非田間陌也。諒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爲不祥也，有是夫。旣受退告，歸長沙，長沙，潭州。以辛生之文

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卷二十四

序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史傳年表公從兄偁無見焉其曰從姪立貞元十一年中進士第者

七八年在京時作

伯氏自淮陽從調淮陽陳州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攝衽謂歛襟也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

士師爲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孟子贊

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違祖訓也。然而闕滌瀆之養。謂滌滌也。禮內則謂滌以滌之。註秦人洩曰滌。齊人滌曰滌。滌息有切滌音隨。

乏庾釜之畜。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註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

逼送無成。逼送北靜切。走也。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胸中。味道腴於舌端。勉修厥志。懼不恆久。登切。恒

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元再拜曰。夫聞善不

慕。與聾聵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聾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

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視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



不盡志。適爲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爲後序終篇。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公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此序首云。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其別蓋自此。然謀之父祖年表譜系皆闕。無所稽序言。吾闕罪辟。擢越楚。開六年。此元和

五年  
問作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爲京兆從事。公爲豐屋尉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爲文詞。作辭一本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

養之緩。棄去爲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

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隴則

讀書。陳與同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勸也。過永州。爲吾留信次。左傳莊三年。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具道其

所爲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爲吏祇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

尊老。無井臼之勞。井臼見後漢馮衍傳和安而益壽。和安一作樂也。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

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爲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

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

曰。人也。謀雖不試於管仲。其爲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

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管仲管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顧

乎。則謀之爲人也。人下一有志字。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謂永州時。築室茨草。爲圃乎湘之西。穿池可

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爲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

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置實。疾顯厚味。實腊毒。而至於是耶。

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爲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欲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爲日

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爲吾之所悔者。悔一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

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澥公之族屬也。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晉侍中景猷生二子。著純者。太守號西卷者。子翬。四傳而爲方與公。其下五子。皆有傳。純又別而爲二子。卓有子四人。號東卷。六世孫

懿三傳而至道茂。又別爲二。各有傳。子原善之裔也。登即芳之子。公綽溫之子。皆有傳。可攻。公曰。終老於夷。序常在永州作。○澥音澥。

人咸言吾宗宜頌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尙書省二十二人。永徽二年。柳爽同平章事。遭諸武以故。衰耗。后所羈

既愛。州刺史。尋殺之。籍沒其家。武氏敗。猶不能興。一無武氏。敗爲尙書吏者。聞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登字

並爲禮部郎。公爲禮部員外郎。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爲刑部郎。公綽字起之。以吏部員外郎爲四川武元

則加稠焉。又觀宗中爲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一無。自吾爲僂人。僂與居

南鄉。後之穎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

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

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昌黎銘公墓云。弟盧遵。孫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遂其死。不去觀。公此序。信然矣。序云。以余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卽銘

之意。時當在元和四年作。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爲大儒。兄弟三人。咸爲帝者

師。盧植。孫人。後漢時爲尙書。植子毓。魏司空。毓子琇。晉侍中。琇子志。中書監。志子誦。司空。從本中郎。四代師。有傳。琇子偃。偃子昭。昭督孫。靖。靖三子。景。裕。辯。光。皆爲帝者師。魏帝。房。景。裕。琇。誦。子。齊。文。藝。帝

侍中。將作大匠。恭帝。師。詳見元和姓纂。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也。遵公。男。弟子。又。一。廣。而

不肆。巽而不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服膺而不失之矣。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詩

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悖音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

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御時

史中丞。諱行立。爲桂管觀察使。多容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奮翼鱗。則字。乘風波。以游乎

無倪也。倪。分。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呂渭。字君載。河中人。貞元中。爲湖南觀察使。四子。溫。恭。儉。諒。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挫抑。無告。持頭髮也。以吁而憐者。皆飽窮厄。恆孤危。讒

詭仲仲。○詭音恰。仲敫中切。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厭梁稻。欺執穀。幼專靖。

不好遊。不踐郊牧。野謂之野。雅色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囿。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

粹然憐天下之窮。眊與城同。田民也。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

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己。○鑠式。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爲賢也。莫尙焉。

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程式。以爲直道。直一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

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

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決其可不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存一作好。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

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而下一本。又有且字。又當主上與太平。賢士

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升梯。舉足愈多。身愈高。

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元和十年。諡中第。

陪永州崔使君遊宴南池序。使君崔敏也。刺永而卒。公嘗誌其墓。及以文祭之。有云。某等咸以罪戾。飛鶴與此序意同。序云。于暮之春。當在元和五年春也。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委會水。聚處。則泓然爲池。泓。深貌。灣然爲溪。灣。水曲也。其上多楓栢竹

箭哀鳴之禽。其下多夾芰蒲蕖。騰波之魚。簞涵太虛。澹澹里閭。澹澹。搖動也。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旣

來。元和中以御史中丞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

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也可

窳以爲熙然而歌婆然而舞舞貌持頤而笑瞪目而倨○證證應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

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

左官蒙澤左官或在官或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趙湘中○越千資切爲顛顛客耶○顛音憊余既委廢於

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公嘗與揚諱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而此音丘泉溝池堂

灌水之陽灑舍澗中記有澗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爲一或曰可以

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澗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

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爲何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孔子

浴泗之閒澗澗知也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

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澗遂負土累石塞其

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

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坻音

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與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寧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容而爲愚者也。二事並見論語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遠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專得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婁秀才名圖南，公集有圖婁秀才病中見寄詩，有圖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詩，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今又有此序。

婁去永而之淮南在元和三年，則此詩序必其未如淮南之前作云。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遞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効於當世。故形於文字，故一作必，又作必。伸於歌詠，是有其具。是下一有故字，或作是故有濟世之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爲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用，故爲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弟同志而偕未達，故爲贈詩。無事以悼時之往也。余旣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以聞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寺在永州，公嘗爲作西亭記，其詩亦具於集。以記攷之，亭已作於元和四年，詩序當繼作。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爲亭。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顛氣之始。氣一作氣。周禮書室史之柱下也。因以爲官名。老亦謫焉。而來。無幾。何以文從余者多。萃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爲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之子。克已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爲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一無於字。

序飲小丘元獻本題曰序飲序基二篇古本或有或無

買小丘。即愚也。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銛歸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不可勝數。其飲然相累而離坐其背也。今此離坐與記不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或佐之史。註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泮。酒。澗也。泮。伏流也。詩。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註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泮。也。澗。胡雷切。泮。房六。不止于垓。音。暹。小。清。不沉于底者。過不飲。過下一。而洄而止而沉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切。滑汨。音。切。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住。一作留。衆皆據石位。注視權杼以助其勢。突然而逝。沒切。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或作洄一。獨三飲。衆大笑。職甚。士有操名宦之籌。以角勝負於世途之風波者。其爲幸不幸。又可勝計耶。余病瘡。內結痛也。不能食。

酒。漢子定國食酒至斝石不亂。註云：食酒者謂能多飲，斝其酒，猶云食言焉。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攘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詩或不知叫號，又曰：屢舞叫號，如沸如羹，以爲極者。如蝸如蟻，如沸如醴，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謂稽阮之類也。裸袒果切程音，呈袒袒音，但錫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音朔。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基出公之類意，然觀其末曰：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故敘其謫居零陵，時閒有以寓意焉耳。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公二弟宗直、宗一。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基二十有四。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鞠，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基之戲。今人罕爲之，有譜云：玉作彈基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云：彈基局上事，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最妙，是長斜今譜中，具有此法。子厚序基用二十四基者，卽此戲也。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旣而抵一，無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懼焉。標一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諱脫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一無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易以鼓切。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基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



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心一作止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滂者歟。一本作有氣不揚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基者，故敍。

## 卷二十五

### 序隱道儒釋

凌助教蓬屋題詩序凌助教士燮，蘇州吳人。觀序辭公尙在京師時作。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禮記儒有藟門，用漢鶴河間凌士燮窮討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爲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本秦也。文法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詩風雨，故除，去也。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堵。禮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中有包山，包山亦曰椒山，卽春秋所謂夫椒是也。在吳縣南，九年，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史記越人莊爲仕楚也。震澤亦曰具區，卽今之太湖是也。在吳縣南，九年，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史記越人莊爲仕楚也。音越吟。左傳成八年，晉人以楚大夫鐘儀歸，因諸軍府，九年中，期曰彼思越，則越聲，不思則楚聲，使人隨之，猶越聲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詩序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又曰國史吟詠性情，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固六義之本。詩序故詩有六義焉。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敝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茂實字安平。此送茂實也。新史附王叔文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為監察

御史故云過於上京蓋在京師時作。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晉大夫羊舌職之子曰赤也。字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晉瀝公三年伯

死。天下其有定矣。春秋註。孔子聞處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遊者。

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由義。左傳昭十四年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又稱

伯華曰。多聞內植。植。足也。以其世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

廢。宗元常與韓安平遇於上京。真元九年。泰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

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為伍。常續文著書。一作嘗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據作大備制

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音淡。他日當為達者稱焉。連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

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耀於後矣。○焜。湖本切。今將浮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

天水趙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終義。一本有先經以後經以六字。杜

經以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

手而別。一本有豐之字。弟泰。知名與余善十字。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一本無將

僕未冠求進士貞元六年公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爲歌詩傳詠郡中中都通數經及羣書當時爲

文章若崔比部崔鳴字元翰貞元六年自于衛尉相門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婁師德武后

北進納言世而又有是威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尙書郎謫來零陵永貞元年公自禮部員外觀婁

君覲遇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翻生

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歷飲食馳堅良堅車良馬以驢于朋徒相賈爲資資以貨易財也相易爲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恆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僞言卑陬而

媁媁莊子云卑陬失色○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逾湖江出

豫章今洪州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爲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往一作行僕聞

而愈疑往時覲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學少一作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爲之祖無

比部衛尉以爲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爲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

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旣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爲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

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詔亟丘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

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爲處士吾以爲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

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爲道。又非吾之所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苦聲切。慊也。雖天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爲食。咀嚼爲神。○咀子與切。嚼疾爵切。無事爲閑。不死爲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陷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侂乎理外。○侂苦浪切。侂一作能。務新以爲名。縱辯以爲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義文周孔之奧。詆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達古師。以入道妙。若弘農楊君者。其鮮矣。御史中丞崔公。時蟲能爲。永州刺史。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之侯食。一作饋。日命以侯食。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漢書司馬遷貫穿。上下數千載間。揮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爲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旨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楊子仲尼駕說者也。不在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鴛鴦傳也。楊君因其徒歟。宗元以爲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爲胄子師。書命變典。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皆用儒先。先猶言先生也。漢有郭先。而楊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

美。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徐從事一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爲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爲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爲儒。儒可以說讀爲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公嘗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不自料而序秀

交州。漢交州統南海等九郡。吳分置廣州。多南金。紀瞻等曰。昔南金也。珠璣音。璣不璠。璠異物。志云。璠海大者如鑿。鑿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象犀。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將作器。則煮其鱗。如柔皮。○璠音代。璠音味。發於紛葩瓊麗。瓊姑回切。而罕鍾乎人也。鍾聚。今廖生剛健厚重。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一作內。爲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恆人。其於紛葩瓊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恆人也。一作實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

謂此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卽其人也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爲謀史記老子傳世之學老子

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者豈謂是耶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楊朱墨翟申商不害商鞅也刑名縱橫之說

漢藝文志九流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

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闕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

躡其道一有而字○厥首致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表奇表不

與斜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味

古之守雌者老聃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谷守雌一本作存雌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變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

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營道漢縣名觀九疑九疑山志營道南有

云其山九疑皆相似故曰九疑也下灘水漢武紀將軍出零陵下灘水註灘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鶴

送賈山人南遊序

博所謂學以爲己者論語古之學者爲己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公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貞元

年中博學宏詞科爲集賢正字十七年調盧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是爲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者及見逐於尙書居永州憲宗卽附王叔文出爲郴州刺史十一刺柳州元和十年正月始召公至京師三月復出爲柳州刺史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作宣與之言遂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者畢貫統一作畢嘗未嘗諷○諷彼諷切險險也行未嘗怪其居室惛然不欲出門○諱於今切諱也其見人侃侃而肅樂侃侃和貌之貌召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吾名遂祿賤言見疵於世奈賈君何於其之也卽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匱己之虛一作或賤其塗匱乎己之虛或盈其廬孰賈孰充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游民閒民無職事者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假浮屠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屠不能愿慙者則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屠率皆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然處其伍介然不踰節交於物冲然不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汎席灌手雖

小教戒未嘗肆其心是曰異夫假託爲者也薛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  
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禹錫也公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尙書刑部郎中爲道州禹錫  
亦有遂伯高及南詔柳員外詩序云予爲連州居無何而方東至出誠中詩一篇以賜予其詞甚富留一  
歲觀其行結短如教益多之此序所以館夫豈貸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詞蓋謂此也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遊河朔序昌黎集有送浮屠文暢喜爲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

元爲之詩然公之詩今無傳矣韓又有送文暢師北遊詩意與公此序同時作

昔之桑門上首奉黃繒白紵諸相國曰以願愆罪詔報曰其選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好與賢士

大夫游管宋以來有道林支遁字道林晉史王羲之傳羲之及高陽許詢並築室山水土多居之同好管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並築室山水土多居之同好管與同宴集於會稽

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赴意道安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

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遠濃師陶元亮陸楛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休上人宋書謝靈運孫

上人詩與鮑昭明遠詩相接意明遠亦當與之游過山廬因相與大笑休上人宋書謝靈運孫

鮑昭之徒見上並皆時之選由是真乘法印宗門有三印泥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脫有釋文暢者道源

生知善根植深嗜法語忘甘露之味蓮經偈云方世尊慈燈我聞受記意歡喜充請如甘露華嚴經

飲食而以禪悅爲味涅槃經所謂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躡虛而西驅錫逾紀

出家味談語味坐禪味忘一作志長安雲代之間州名二有靈山焉在代州屬河東道與竺乾鶩嶺二山名

二年而秦人蒙利者益衆長安雲代之間州名二有靈山焉在代州屬河東道與竺乾鶩嶺二山名



立相望。而往解脫者。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祕寶。作禮大聖。非此地莫可。故又捨筏西土。振塵朔陲。  
音將欲與文殊不二之會。○與音預。脫去穢累。超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貞元十八年。顧少連爲吏部侍郎。吏部乃天官也。夏官韓公。韓皋爲兵部侍郎。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公二字。一無劉。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晉字。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詩。佇立。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又從而論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服勤聖人之教。曾禮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比。薄必切。次也。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袂之贈。釋典有衣袂。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蓋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廚玉切。迥。偉長德璉之述作。偉長德璉。魏志云文帝爲五官將。山陽王粲字仲宣。北海徐幹字偉長。汝南應瑒字德璉。並相友善。○應音聲。豈擅重千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志耳。見左傳。襄二重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重巽居永州龍興寺。公嘗有驛巽上人贈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韻。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好一作學。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卅。永。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況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論一作論。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摠而括之。立片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言至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夥。胡

多爲影，則泥而皆存者，去聲。其不以遠乎，以吾所聞知。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荆則海雲師，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鄭中書鄭中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細也。舊史細傳，宗宗即位，洎孟常州，孟簡字幾道，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悻直遷中書舍人，俄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秉國政。出爲常州刺史，晚路殊艱，愈佞佛，過甚，爲歸所誚，嘗與劉伯芻登齋，俛譯次梵音。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柳公綽，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胡臥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竟一作土其土汪汪也。土一作求求道者多半天下，而字一有一唱而大行於遠者，一作焉字，一作大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羣蟄之有雷，始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一作居不可止也。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陳長方曰：子厚作序皆平，不惟送浩初一序，眞文章之法。方柳州時作。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嘗音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礎爲湖南從事，元和六年請告。省其父，退之又寓書罪余。時退之官東都，今且曰見送元生序，謂送元十人，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詭然作，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揚子曰：莊周蕩而不法，墨晏僂而發矇，中韓微而無化，是揚子管取之矣，皆一作亦。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

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史記飛廉生惡來多力。李奇註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而賤季札由余乎。季札吳之少子。漢書鄒陽傳曰秦用或人由余而伯中國由余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音韞。吾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愛一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組。綬屬。所以繫印。軋。切。則舍是其焉從。虛切。於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成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元嵩南遊序并引

劉禹錫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繇是在席視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赤髭白足之侶。高僧傳。佛隨耶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毗耶沙。又釋曇始足白於面。雖跳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胸中。猶煎煉然。開士元嵩。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毗尼禪那極細罕之義。於中後日習摠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

事佛而亟來相從。或問師墮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解。始悲淩泉之有冽。今防墓之未遷。塗芻莫備。薪火恐滅。莊子老聃死云云。指窮於爲薪火傳也。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爲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調。而布其末光。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爲詩以送之。庶幾踐霜露者。聆之有惻。詩曰。

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爲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珠纓。

送元嵩師序

○嵩古老切。韓本送玄舉師歸幽泉寺序在此下。序云。元嵩持劉禹錫詩引來。今故附禹錫詩引於此。篇前禹錫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爲朗州公爲永州。此

序永州作也。次前篇密元和六年。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讎猶中也。元嵩師居武陵武陵州林。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劉夢得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朗州公永貞元年嵩時自朗州來永。○暱音匿。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觀世之爲釋者。世字或作世字。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情以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七胡切。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族屬以移其哀。無下有他字。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薄誕慢訕者。○慢武中切。徒且

切。純經意。甄子天知予。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暲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暲陶氏子。元儒  
隱慢諷。一無世之二字。雖爲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暲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暲陶氏子。元儒  
人其上爲通侯。通侯本微侯。避武帝諱改爲通侯。陶爲高士。宋曾孫潛。東晉爲儒先生。一無生字。一本生  
正。漢有鄧資其儒。資一。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  
先是已。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敘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在永  
州作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爲經。翼而成之者。爲論。其流而來者。中國也。百不  
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尙乎般若。般若。波未切。經之大。作道。莫極乎涅槃。涅槃。乃結切。涅槃  
雙林樹下。入般涅槃。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  
爲母摩耶夫人說法。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  
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  
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觀。古玩切。  
種淨觀。一云色受想。乃  
觀此三空名之。觀。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爲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爲大法。法之爲廣。菩  
薩大士之爲雄修而行者之爲空。行一。蕩而無者之爲礙。夫然。則與夫壇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  
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桂林。卽  
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

文郁師公之族序云挾潞沂江獨行山水問蓋公時在永州而師來也序一作引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事一作士又遁而之釋背笈篋○笈及樂切頁書箱懷筆牘牘書版也挾海沂江獨行山水閒備儻然模狀物態搜伺隱隙與隙同隙匿塞也登高遠望悽愴超忽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已則被緇艾緇艾衣茹蒿芹志終其願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楚詞註擾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爲顯官入朝受憎媚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恆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返退而自讖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作之年月未詳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恥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古顯二古縣切紆紓以縱獨其狀類不一也或有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求求余夫豈恥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由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爲耶旣曰爲予來故於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濟上人歸淮南觀省序序云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與前送揚郎中使還汴州序稱童孺同意員外郎劉公其名未詳濟一本作璋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雖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祕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佛經曰慈意妙大雲而上人不勝願復之恩。詩顯我復我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爲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祝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恆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嚮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槁先乘韋。左傳僖三十三年秦人襲鄭及滑鄭商人弦高獻道於人必有以先之魯侯之贈後吳鼎左傳魯公十九年諸侯盟于晉晉人執郟悼公以其伐我也獻鼎於魯因以爲名今饒詩之重。皆衆吳鼎也。衆一作後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取讓焉。

卷二十六

記官署

監祭使壁記註具本篇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謂俎豆牲牢之屬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周禮祭僕受命於王以職祭祀而率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中張說以顯慶禮註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乃詔蕭嵩等撰定號大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開。舊史職官志監察御史監祭祀則因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宗改元寶應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號與元元年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禮記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唐志光祿卿一人凡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

左氏云南史開太史盡故其糝盛牲牢酒醴



菜果之饌。音香成。必實于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書戛擊鳴球。註戛擊即提鼓。所以止。籥虛綴兆

之數。釋名所以懸鼓者。橫曰籥。禮記綴兆。符秩樂之文也。綴必具于庭內。檜彝鼻洗。音雷。洗。俎豆

醴粢之器。醴音鬱。粢音又玉爵名。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泊執役而衛者。作一

咸引數其實。引數一本。設筮朴于堂下以修官刑。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

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

其燔燎瘞埋。瘞亦埋也。燔音煩。終之以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飭。整也。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

之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周禮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禮

唯具滌。牢中所搜除處也。三宮御廩之實。穀梁傳。種十四年。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畢備而聽命焉。舊

以監察御史之長居是職。貞元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舊史。貞元十九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蘧入臺。近

方叔皆。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監察御史。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事

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簿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四門學者。始於後魏時。以周人四郊之制。遠遺。故置四門。而唐又合之於大學。為國子四門助教。則記之。作當在十五年六年間也。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註四學。謂

東膠養鹿者於糜岸。書命夔典樂。易傳太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  
教胄子。胄子。國子也。今云祭統。誤。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配上帝者也。謹承天誥。時  
之以定明堂之位焉。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釋之學。朝。諸  
侯。選。造。士。於。其。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云。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  
云。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西學。尙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尙貴。而尊爵。賈生述之。以  
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貴爵。尙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尙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尙貴。而尊爵。賈生述之。以  
明太子之教焉。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此。之。教。於。時。政。書。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故。曰。為  
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  
十人。學古之四學。本在四郊。至是以其遠。遠。故。始。置。於。四。門。置。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  
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尤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  
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為胄子者。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及庶士。庶人之子  
為俊士者。四經業。成。上。於。尙。書。吏。部。試。登。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  
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榎。也。楚。荆。也。二。者。所。以。扑。撻。犯  
禮者。切。令。分。其。人。令。字。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  
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祕。書。由。是。為。博。士。舊。史。賀。知。章  
國。子。四。門。博。士。選。太。常。博。士。歸。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選。四。門。博。士。  
士。改。太。子。賓。客。授。祕。書。監。歸。散。騎。由。是。為。左。拾。遺。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選。

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開。有司命太

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爲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立中進士。求署茲職。天水

武儒衛闔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於方輿公。方輿

公蓋公之後。祖一本無於方輿公四字。與武公同升於禮部。進士一本武公作武君。與歐陽生同

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武功縣屬京兆。序言貞元十五年。委廳壁。官署舊記皆逸。後三年。陳南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甸服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穀梁謂之囊內。諸侯爲王內臣。梁

傳。隱元年。祭伯來。囊內諸侯。非有天子命。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唐之京師。古雍州

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內道。云京兆尹。理京師。在隋時。領大興。長安。新豐。鄭。華陰。藍田。鄠。蓋屋。始平。武功。上

宜。醴泉。涇陽。靈。陽。三原。宜君。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二十二縣。唐初。改爲雍州。而縣之廢置。亦不一

幅員之廣。其猶古也。註。商頌。幅員既長。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唐制。畿縣丞。二

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漢表丞。相。秦官有左右丞。唐制。尚書省。令一員。御史中丞。至

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釋

之地。釋。后稷所封之地。周紀所謂封。秦作四十一縣。釋。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武功三縣。至是合而爲

一。故武功爲釋。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武德元年。州廢。縣皆屬京兆。天授中。復置稷州。大足元年。又廢。如初







奉天。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蔽曰邪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

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周語司里不授館。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傳吏謂驛吏。古者出入關皆合符而去。縣吏執牘而

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周禮。置有寓望。註。境界之入。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

皆有傳館。其飲餼饋饋。餼。餼於餼。燕食也。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

其積。一作利。權入。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大曆十四年。兩京驛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一作校。以御史一人知驛。

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者。無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

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

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

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遷軍堂記。永州司馬記。是時作。

唐制。嶺南爲五府。五府。謂廣州。安南。桂。容。管。節度。治廣州。府部州以十數。管也。其大小之戎。戎十乘。以先啓行。又曰。小

戎。或曰。五。梁。梁。韓。元。戎。所乘之車。號令之用。號令。一作名字。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流

訶陵。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號令之用。號令。一作名字。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流

皆南番。西抵大夏。康居。大夏。康居。西域。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船使焉。嶺南節度兼押蕃船使。○船首曰大舟也。內

之幅員萬里。見前。註以執秩拱稽。時聽教命。左傳僖二十七年。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稽秩之名。吳語

拱玉稽時外之羈屬數萬里。外下一有境字。曰。謂所管羈屬州。以譯言贊寶歲帥貢職。合二使之重。合外字。以治于廣州。故

聽教命。凶賓軍嘉。宜無與校。大且賁。有牲牢饗饋。者曰牢。雖有牲牢饗饋不肯用也。註牛羊豕為牲。繫養

賓軍之事。周官五禮吉。宜無與校。大且賁。有牲牢饗饋。者曰牢。雖有牲牢饗饋不肯用也。註牛羊豕為牲。繫養

嘉樂好禮。不野合。樂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詩出車以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閉闕

階序。開闕也。爾雅衙門謂之闕。東西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屋棟。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

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元和四年。馬總。兼御史中丞。充嶺南都護。本管經略。且專二

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脩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

賓乘南向。一作公北向。面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與庫側。爾雅西南隅謂之與。庭廡下陋。一作

日加申時。曰。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

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

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

也。與衆問役焉取。則蠻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月甲

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纛。牙旗。纛。古用犀牛角。今軍中。大阜。旗名。犀。纛。傳江切。金節析羽。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

旗。遂。周禮軍吏執旗。百官執纛。又曰。熊虎為旗。鳥隼為纛。傳江切。金節析羽。周禮山國用虎節。澤國

旗。遂。為纛。全羽為纛。析羽為纛。○庭音遂。旂一作旂。成飾于下。鼓以鞀音。○鞀。金以鑠鏡。執鞀。軍將執



習鼓卒長執纜兩司馬執鞀鼓人曰以貫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夷以金纜止鼓以金鐸公與監軍使蕭  
通鼓註大鼓謂之貫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纜如鈴無舌有乘執而鳴也屬鼙類胡夷鼙  
上賓延郡僚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屬衣卉屬皆盛爽所服書鳥夷及鼙皆是屬音計胡夷鼙  
贊方夷音贊南唯肝就列者唯肝張目○唯火佳切千人以上銅鼎體節銅盛之器體謂全體燔炮載  
次載大轡也炙肉○羽鱗狸互之物沈泛醜盤之齊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醜齊三曰  
者成而滓沉○醒他禮切齊才詣切均飫于卒士與王之舞謂七德舞九服夷之伎唐有西涼伎安國伎  
疎勒伎疎揲擊吹鼓之音○揲先結切亦飛騰幻怪之容幻怪如魚龍曼延囊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鼓  
而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嶺南討擊使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  
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左傳宣二  
禦鄰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辦不與及戰曰疇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漢霍去病為侍  
從軍上為遺太官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訪勸以永示後祀  
遂相與來告且乞辭某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云一無

邪寧進奏院記具見本籍

凡諸侯述職之禮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周禮春見曰朝秋見曰  
會計為交政之所孟子曰孔子嘗為委吏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王制方伯為朝天子者皆有湯沐

齊或自潔清之用。其在漢制，則皆邳以奉朝請。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請。文帝紀云：至邳而禮之，願浴用湯沐用潘。唐與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大曆十二年五月，詰道郭移在郭留後，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詩率至也。唐與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上都者改為進奏院，吏曰留後，政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也。詩率至也。皇帝宅位十一載。唐高祖宅位三十有三載，德宗大曆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帝位至貞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即位至貞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以朔寧王張公為能。貞元十四年吐蕃三萬騎寇涇州，刺史郭寧度使渾瑊、郭寧度、郭寧慶副元帥，以左獻甫封，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漢文帝謂季布曰：「河東統爪牙之職，王之爪牙。」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規。一作高其開闕，左傳襄三十一，壯其門闕，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四年九月吐蕃衆祭之，斬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資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周禮旅賁氏凡祭祀，稽疑於太宰，實首百餘級。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資屬受辭而來使，旅賁奉章而上謁。周禮旅賁氏凡祭祀，稽疑於太宰，實首百餘級。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焉。故領斯院者，必獲歷閭闔。楚辭：排閭闔而望子，薛綜註：天門九重，使虎豹執其開闔。轅門十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一作：邪寧之能政也。邪一作：惟公備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陲，一作：捍而戍虜，伏息山爲壘，鑿斷要地，築烽燧，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尋又茂功溢于太常，一作：茂一盛，烈動於人聽，則斯院之設，遣兵馬使觀光，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乃他政之末者也，贊公於他政之末，故詞不周德，稱公於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

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事具本篇

御史大夫嚴公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嚴綽總御史大夫牧于梁書華陽黑水惟梁五年自貞元十六年爲嗣天子宗即位改元永貞舉周漢進律增秩之典舉一作用王制諸有功於民者加地進律漢書循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尙書新舊傳皆不載是年四月使中謁者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聞來錫公命使毛伯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鰥老童孺填溢公門公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而字上追追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西一密以公刊山導江之事密一作私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爲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曰吾嘗爲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土字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過粟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耶到窮冬雨雪一作水潦于切窮冬雨雪秋雨雪于冬深泥積水相輔爲害顛踣騰藉○蹄音匍也藉悉夜切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馬牛羣畜相藉物故藉一作枕餽夫畢力○餽音運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而餘自長舉之西之一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甯斯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卽山僦功○僦卽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醢○擊兮摧其堅

剛化爲灰燼。舂鍾之下。鍾側洽切。音本。易甚朽壤。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燼以碎之。通濤以饋成州。成州兵。

乃關乃墜。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殺所界切。厥功既成。成如其素。於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濤爲安流。一蒸徒謳歌。詩

徒揖之。是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濤爲安流。一蒸徒謳歌。詩

翬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音飢饉昏札。左傳昭十九年。札。天昏。註。天死曰。死徒充路。

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

餘糧。一本自師有餘糧。下無四。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音增。石爲防。膏我稻梁。歲無凶

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傳直。旅忘其歸。枉梁以成。作虹。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爲之。不出

四方之力。方一作人。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且字下。一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恆直方。廉毅信讓。敦尙儒

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與功濟物宜如此。其大

也。昔之爲國者。惟水事爲重。故有障大澤。左傳昭元年。壘。臨。宣。汾。洧。障。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一作焉。禮

官而。西門遺利。史起與歎。史記西門豹爲鄆令。發民。壘。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海。名聞天下。澤流後

水死。酒王。魏曰。今。晉。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故。鄆。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

酒王。魏曰。今。晉。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故。鄆。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

白圭。二。百。畝。是。治。田。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以。起。爲。鄆。令。白。圭。壑。隣。孟。子。不。與。孟

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明門爲壑。吾子過矣。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

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諷工。勸而存之。用永憲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全義本名臨源。大曆四年。更名。闕桂州。鎮有送盛遊序云。以余棄於南。順來從。余五年矣。蓋遊桂在元和四年。其為全義四年後也。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循而習之為非。一作賢之興而愚之廢。循之為非。恆人猶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悞且誣。音音。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之內弟也。公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問之。其門人。一無曰。餘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塞之。或曰。以賓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欲迴其途。故塞之。一本迴字下。作去聲二字。遵曰。是非悞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思下一字。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羣吏。羣字。一作由是。吏叶厥謀。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譴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途。由道廢邪。一作由是。道以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為之記云。

### 卷二十七

#### 記亭池

潭州楊中丞作東池戴氏堂記。一本無楊中丞三字。永貞元年。公謫永州司馬。過潭而作。

弘農公刺潭三年。楊鷟字嗣仁。虢州弘農人。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少卿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或作三。里。丘陵林麓距其

涯。丘，土之高者。林，樹於山爲麓。大陸，曰阜。垣，島渚洲交其中。居曰洲。又小洲曰渚。○垣音遲，與坻同。其岸

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玦，如環。池之勝於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

者，譙國戴氏曰簡。晉史載達譙國簡人簡其裔也。爲堂而居之。而下一有令字。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艫，音艦。艦，船後持

也。一本艦作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檜。音譜。杉檜皆木名。檜似檜，葉冬不凋落。被之菱芡芙蓉。菱

也。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謂爲方賢者

宮。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註：澤，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

孔氏書，旁及莊文。謂莊子文也。漢書藝文志：老子弟子。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書：謙其樂道歟，賢者

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

關而廣，堂不待飾而已矣矣。與明矣。禮記：美哉。美哉。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據幽發粹。居切。抽日

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旣頌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

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

以不記之。一有字。

桂州裴中丞作營家洲亭記。公刺柳時爲桂州裴中丞，行立作營，姓也。音紫。又即移切。一無裴中丞三字。姓苑曰：營，今齊人本姓。蔡氏，漢元帝功臣。裴有櫛虛侯，營，頤。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爲特異。至若不驚遠，務聽也。不陵危，環山洄

江流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地峭壁。林立四野。作壁一畧。

之左曰灘水。潯州潯也。灘水出。水之中曰警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謂山鏡而高曰嶠。人達于海上。於是畢

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蒞茲邦。裴行立元和十二年。桂管觀察使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

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基年政成。而當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元和十二年冬十月

春正月。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悠長。悠一作悠。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伐惡木。剷與草。剷切。研

也。前指後畫。心舒目行。忽然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莊子乘雲。氣御飛龍。萬山面內。重江束隘。鳥憚切。亦作隘。聯嵐含耀。嵐。風

也。旋視具宜。具一作其。常所未覩。倏然牙見。牙與五同。以爲飛舞奔走與游者偕來。乃經工化材。考極相方。周禮

星。南爲燕亭。延宇垂阿。步簷更衣。司馬相如賦。步欄周流。步欄者言其欄與齋同。周若一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

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舟爲梁。比。與波昇降。一作升苞。灘山。涵龍宮。涵一作含。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作延。日出

扶桑。淮南子。日出於暘谷。拂。在今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抗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

晝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顯氣迴合。班固西都賦。鮮顯氣之。邃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仙人也。列仙

傳曰。安期生。瑯琊阜鄉人。史記。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

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概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爲己功。未有直治城挾

閭闔。音環。漢市。曰閭。車與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年。莫或異願。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邦。雖博物辯口。莫能

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瓌觀。瓌一作瓌。○瓌非是。淵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物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  
藉或作籍。籍謂記也。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集中有柳中丞墓誌及祭文。按記云。歲在辛卯。蓋元和六年。而墓誌載其是年八月卒。豈此記在前作歟。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而勢謂方面形。無構榭節稅之華也。語山節榭。榭節者。栢刻鐵為山。稅者。榭上。榭。不。斷。椽。不。剪。茨。不。列。牆。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左。傳。桓。為。蕪。文。○。釋。音。蒲。榭。音。虛。榭。音。拙。莊。子。逍。遙。遊。篇。適。莽。蒼。者。三。煊。而。返。莽。蒼。草。馳。奔。雲。蟲。直。也。○。巨。數。十。百。之。辭。是。山。峯。然。起。於。莽。蒼。之。中。野。之。色。並。作。上。聲。○。翠。巖。卽。切。謂。突。出。也。○。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俗。參。夷。徼。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意。謂。穆。王。駕。八。駿。之。阿。登。於。四。王。母。歸。於。瑤。池。之。上。而。不。至。此。也。左。傳。昭。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謝。公。之。履。齒。不。及。南。史。謝。靈。運。登。臨。常。着。木。屐。上。山。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元。和。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文。云。從。兄。名。寬。字。存。諱。公。嘗。有。祭。也。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概。迺。暨。迺。塗。勤。若。作。那。藩。公。嘗。謂。聖。矣。○。聖。音。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椒。山。顛。也。椒。一。作。極。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王羲之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一作是貽林澗之媿，故

志之。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一無韋使君三字。韓本註刺史韋彪公。貽永州十年。其州刺史見公集者六。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誌集序及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見簡墓誌等文。十年，刺史崔龍見湘源二妃廟碑。萬石亭記所謂韋公蓋在七八年間者也。見上嶽南鄭相公啓及黃溪祈雨詩。

將爲穹谷，嵯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將爲起句，用莊子賦。○嶽五男切。則必登山石，溝澗整，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爲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九疑山名，在零陵。山足也。其始度土者，畫惟荒環山爲城，有石焉，翳于與草。子一有泉焉，伏于土塗。虺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爲穢墟。韋公之來，旣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塗，積之丘如。音溜。水溜貌。又音溜。水溜貌。旣焚旣隴，山宜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爲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効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廂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譙門之外。漢書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也。樓亦名譙。故謂美屬之樓爲譙。已乃延客入觀，繼以

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屋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一作措諸壁。徧以爲二千石楷法。

永州崔中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崔公名能。公嘗作湘源二妃廟碑。來蒞永州。開日登城北塘。墟垣也。一作百。臨于荒野。巖巖之隙。○巖與巖同。聚也。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與。欹側以入。側一作仄。蘇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虛加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一作一。環行卒愕。○卒七。汲切。疑若搏噬。於是剝關朽壤。翦焚榛蕪。於巖切。與穢同。荒蕪也。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掖肘掖。臂下也。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攢當作騏。騏。小山貌。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蓋老。曰蓋。年八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莖是野。眉龐齒覲。龐。詩。白也。詩。黃髮。覲。齒者。細。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何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盈一作爲。然

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乎人。敢頌休聲。祝于明神。祝下。一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曰漢表。三節古。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孝景時。以石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野乃舉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吉無不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 零陵三亭記

一有薛令作三字。零陵永州縣。集有途。薛存義之任序。假令零陵二年矣。然月日不可改。要皆在永州作。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詩彼汾沮洳。沮洳。濁地也。○沮將預切。洳。人恕切。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潭部。謂湖南觀察使。假湘源令。湘源縣。屬永州。會零陵政廳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遁租匿役。葦月辨理。○辨音。宿蠶藏。茲披露首服。○首音。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鼓也。一本作擊鼓。徒宗切。鼓聲也。雞豚糗餌。○糗。丘救去九。二切。糗。米也。澆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音。萬石如林。積坳爲池。○坳。於交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藪峯。瓏瀾蕭條。○瓏音。籠。瀾。卽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

無勞力工得以利作土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於恭切列置備具資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謏謀野而獲左傳襄三十一年裨謏能謀鄭大夫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必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譚音忱必子彈琴而理巫馬期為單父戴星而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彼任力我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窵音伏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卷第二十八

記祠廟

零陵郡復乳穴記題作零陵字之譏也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人皆盡者  
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題以連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為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詔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毗之熙熙史記天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

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給焉。給，徒切。從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也。賴，利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糜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人而乃誠，一本作今令。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一本毀作斥道州圖經曰昔舜封象有鼻國即其地按集有道州文宣王廟記

之事公以明年正月召其曰

鼻亭神象祠也。昌邑王賀傳云舜封象于有鼻註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恆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也伯高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音疲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

而起。於危人住二切風痺瘳○痿若懷而瞭瞭小切騰踴相視謹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

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

有既字上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於江主謂公又懼

楚俗之尙鬼而難諭也。一無尙字一無於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傳僖十年晉孤突曰

族歆文曰淫祀無福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

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梯教一去奇邪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竊一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祠下有字。以明教也。苟雖

于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無字。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諭。

相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煥其肌六切。我有病癰音。公起其羸。譽童之臚音。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

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作恣一。俾我斯暨。千歲之冥。公關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

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一無。愷悌達于

蠻夷愷字。不唯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子侯切。有堂堂之地。隆然負塹。壁而起者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

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鋪者盡死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譏音幾。鬼俗也。列子楚人鬼。越人譏。信

鬼神與。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澤地長。西漢天文

志所載。一詞實不原。甘茂盟息壤甘茂傳。秦王迎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索隱曰。山。蓋其地有是類也。昔

其說。長。臻兩切。海經啓筮云。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或是此也。蓋其地有是類也。昔

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事出淮南子。其言不經見。今

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鋪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

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微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公譚永州十年凡爲記序其年

遊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與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埜埜封也

灌莽詩集于灌木灌木叢生灌莽宿草也○莽莫補切迫遽迴合則於與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浪切

不可病其敞也因其與雖增以茂樹藂石○藂與叢穹若洞谷蒼若林麓○蒼翁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

東丘者與之宜者也其始龜之外棄地○龜與余得而合焉作發以屬於堂之北陲北陲謂北邊也凡坳

窪坻岸之狀窪清水也坻小渚○窪烏瓜切坳於交切坻陳尼切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杉榿榭之植○檜音駢

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縵幽蔭蒼蔚○蒼步武錯迕迕古切不知所出溫風不燥式灼清氣

自至水亭隱室○隱胡夾切隘曲有與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遽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

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

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伊烏可以觀妙海暑遁去茲丘之下協韻大和不遷茲丘

之巔與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剪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之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集中西山宴遊記云因坐法華西亭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蕪蒸蓊

篤粗曰蕪細曰蓊雲篠篠既效篠小竹篠徒篠切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

芙蓉申以湘水之流。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刀斧。羣而剪焉。叢莽下頽。萬類皆出。曠焉  
茫焉。天爲之益高。地爲之加闊。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  
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爲州司馬。官外乎常員。永貞元年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外置同正員。一無乎字。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  
爲其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爲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觀  
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爲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爲果  
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塞下一以自狹耶。或  
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初元作於到永之時。元和改元時。

永貞年。永貞元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尙書省。禮部員外郎。出爲邵州。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則無以爲  
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嚮。居昧昧也。寺之  
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障  
羣木之杪。無不矚焉。一本無下有所字。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  
而今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眞智。卽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耶。  
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



上人焉。

柳州復大雲寺記元和二年和十

越人信祥而易殺。祥怪。傲化而憚仁。憚音背也。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漢武帝元封二年。初令益巫祠。上  
卜如。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無一本  
字。因不食。徹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束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  
而入焉。一作可。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雲寺在水南。武后天授元年七月  
等十人。僞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晉太后乃勅勒下生當代唐。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  
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殺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遂  
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闢之。廣大達。達橫術。九達謂之達。邑中道曰術。月。北屬之江。告于大  
府。大府謂。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爲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鑿磬鼓鐘。以  
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趨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一無。庶乎教夷之宜也。  
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菜畦也。圃。田若干廛。音  
畦中。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十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一作巽上人修淨土院記。記云。今刺史馮公作。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音篤。天竺國一名身毒。釋迦牟尼如來示現之地。釋迦牟尼者。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彼佛言曰。西方

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去聲。衆寶以爲飾。其人無有十纏。九

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

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謂慧遠也。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顛大師。○顛語。豈切。著釋淨

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刺史李承陞。職。日

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巽。上人名。重巽。居其

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

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膏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爲佛像。法相甚具焉。

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續二大士之像。○續。胡繪。蓋幢幡。峻切。疾。以成

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筏音伐。遂以天台十疑論書于牆宇。使觀者起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志云。余乘舟來居九年。始當作於元和八年。古者姓氏特以別生分。類賢否

西王謝至。其東土人爭尙。閭閻實婚求功且區區結婦於山。東一統當一洗而新之。奈何文皇帝。下難。稍

先憲族。許其臣。以房魏之賢。英公之助。且區區結婦於山。東一統當一洗而新之。奈何文皇帝。下難。稍

序定。然降去留。定爲樂。辱衰宗。落諧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民俗安知。禮廢。置皆不由。於賢否。但以

姓氏。升降。俗之未革。故以子孫。冒昧者。取

况。罔時。墟步之失。實誠。有功於名。教歟。

江之滌謂江濱。凡舟可廢而上下者曰步。吳人呼水際爲步。韓文羅池廟碑云：步有新船若瓜步之類是也。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爲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者居。一本鍛下有鐵字。○鍛部玩切。小治也。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鏹刀鉢者。左傳：筐筥錡釜之器。註：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詩：臣工。序乃鑄。鑄。周禮：鍛氏爲鑄器。註：錢鏹田器。刀鉢。兵器也。鐵蓋斫刀。○錡奇聲。鑄音博。鉢音博。鐵。唐二音。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大其門。然世且樂爲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爲世笑。儂音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鏹刀鉢者。則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驚於是。未矣。余以爲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漢時亦分八使。周適四方。巡行風俗。觀采方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爲志。

## 卷第二十九

### 記山水

河東先生集 四 記山水

游黃溪記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為記凡九皆記永州山水之勝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漢書西南夷傳南夷君以十

大邛都最大徒荅都舟勁最大公文勢本此郡太史曰子厚此記云永最善然夜郎最大此下凡用韻最

別云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問則出游游復多恐何言之不同也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涪

溪北涸于湘元結命之曰涪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於瀧泉也瀧音雙水名瀧泉奔瀧東至于黃溪東

屯徒門切一無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百一

黃神祠祠二字無神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如字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

石一無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論語深則厲淺則揭註以衣涉水為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

若剖大瓠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腐揭揭衣也○揭丘列切又音懸來若白虹來一作來沈沈無聲沈沈一有魚數百尾

方來會石下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也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齧頰頰下也斷齧根

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羊切七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

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漢書王莽自謂黃虞之後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莽

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安公太后為

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莊

經之於漢



後作亦元和四年文  
云下二記當繼此也

鈞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沫音末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餘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丘異切一旦歎門來告曰歎叩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贖財以緩禍緩禍交易也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而墜之潭一無者字有聲潏然公會也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鈞潭西小丘記前註見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而一爲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狀一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嶽邊山險貌加迫累切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剗音產諸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剗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一本獸下有魚魚鱖字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潛潛水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作悠悠然而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

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鏡鄗社。音月則貴游之士，無之二字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運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一作是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篁，竹田也。聞水聲，聞絕句，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坻，水中小洲也。爲嶼爲巖，音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視游魚，類若乘空。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昌六切。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斗，謂北斗。史記：枉矢類流。是蛇行而翕黑。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愴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興、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崔簡之子也。

袁家渴記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石渠記所謂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鮪鉅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大曆元年元結以此巖東向故名之曰朝陽。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爲渴。支一作反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高一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互石爲底。他本或無一字。或無互字。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跳而往。○揭。丘列切。又音鷓。鷓。衣也。又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予之踐履耶。得意之日。一無字。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瞻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櫬之形。○睥睨。通作埤垠。莊子云。梁麗可以衝城。梁麗。屋棟。麗與榑同。塊。土將。築。頡。頡。城。上。垣。杜。預。註。左。傳。又。作。榑。倪。音。義。同。榑。一。音。禮。司。馬。云。小。缸。也。其。旁。出。堡。塢。安。古。切。小。障。也。堡。小。城。也。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

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元和十年正月。公自永州召至京師。三月復出刺柳州。此記作於刺柳州日。篇末自可見。

出州南譙門譙城上樓也。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垂楊地名也。傳置置謂驛也。東曰東

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部鄙切。亞一作凸。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荆蠲疏。

○割音拂。疏音疎。樹以竹箭松檉丑成。桂檜柏杉。易爲堂亭。○易以鼓切。峭爲杠梁。孟子十一月徒杠。十二月與梁成。杠梁皆橋也。○杠音江。林開橫

木。下上徊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恐一作馮。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嶮闊瀼灣。○嶮音聊。與蔡同。瀼伊盈切。水絕遠貌。灣烏環切。一本譌作確。當

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

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

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遠溫風焉。陽室以遠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

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記記不審其年月。然當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徒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音潰。水回合也。北有雙山。夾道嶄然。○

○二切高貌。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

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甌子孕切。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



書期謗責躬

寄許京兆孟容書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爲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諱永州已五年與京兆書望其與之爲地一除罪籍耳時當在元和四年云

宗元再拜五丈前座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躍恍惚失意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慙也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痞部鄙切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一作瘡癘爲也忽捧教命作捧一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左傳成十年晉侯夢疾爲二豎子其一謂上○膏音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勲勳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與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孤危阨塞艱艱艱艱不安貌○艱五結切凡事壅隔一作事狠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音以此大罪之外誼訶萬端○誼與旁午搆扇盡爲敵讎盡一作便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一無豈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分毫事公事一作無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一無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

取得之。一無得之字。一無求字。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元和元年五月十日，公母盧氏卒。猶

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

罪，居夷獠之鄉。○嶽音齊，夷名。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割切。心腸沸熱，○腸一作骨。榮

榮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微一作隅，無少字及女子字。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罪大一以是

鬪績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當一作常。子立捧奠，願眴無後繼者，惇惇然○惇惇然一作慄慄然。款歔喘惕，恐此

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臺所在城南，○無所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隣，自譴

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

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卓犖僮巧，皆得上父母

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列子云：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孟子：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脅肩詭笑，病于夏畦。夏畦，夏月治畦之人。○畦音耨。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

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

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

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音復。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

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又古玩切。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

士，秉志遘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一本作被謗，無謗字。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

疑聞曰我乃無 娶孤女云搨婦翁者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淮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然

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一作管仲遇盜升為功臣禮記管仲也盜取二人焉言此為人可也巨章

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今已無古人之

實一有字而有其語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

同舍耶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劉寬下車歸牛鄉人車中認之寬字文傳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

償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耶大慚劉寬下車歸牛鄉人車中認之寬字文傳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

槐而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鄭國語文公伐鄭欲得晉人將蒸之詹

送還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鄭國語文公伐鄭欲得晉人將蒸之詹

弗殺厚而疾號公乃命鐘儀南音卒獲反國左傳成九年晉侯薨于軍府見鐘儀與之琴操南音楚

擊叔向囚虜自期必免左傳靈公二十一年楚師伐晉叔向與之琴操南音楚

也上以生易死史記魏世家趙使人謂魏市不如以生殺市有如魏死趙不與之地則奈何王出之刺通據鼎耳

怪切苦為齊上客高帝誅韓信信曰博不用創通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請通為客斬其後至孝文時為

鑢鑢音貫終取將相西漢張敖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滕公奇其言釋勿斬其後至孝文時為

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西漢鄒陽從梁孝王俯羊靜獄中跪當斬適見滕公奇其言釋勿斬其後至孝文時為

賜害之出為長沙王傳歲餘倪寬擯死新唐書後至御史大夫事不署曹除為廷尉文學卒史陽生不習

封典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西漢董仲舒大夫事不署曹除為廷尉文學卒史陽生不習

詔敕之刻向字子政事宣帝爲諫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上令與  
向方歸作事後不驗下吏常死上奇其才得論冬以減死論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

惟性渙泥○惟也楚詞切與渙音混下才未技又嬰恐懼痼病一作病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

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乘筆

觀縷○觀力不切縷音呂好觀也一神志荒耗前後遺忘音亥漢書楊惲傳以陪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

自以不至底滯底一作底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

令萬一除刑部四籍復爲士列士一作士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與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存

通家宗祀爲念一無存字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雖字無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

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甘與同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

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一本戀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楊殺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李因劾惡江西姦賊憲宗貶爲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公嘗遺憑子諱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勸是舉數十年之墜典

必有大風澤丈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亦云丈人且夕歸

朝延復爲大猷考憲宗紀元和五年詔以爲婦翁稱然字則遺矣大抵亦尊者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之稱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役人胡要返命奉教

誨壯厲感發壯一作壯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剝喪頓瘁無以守宗

族復田畝爲念愛憫備極不唯其親密舊故是與復有乃爲若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許一作許而激其忠誠者

忠一 是用踴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臈。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  
 難者。無入字。其難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  
 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於知之。見書畢孔子  
 亦曰失之子羽。史記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羽家語子羽有君子。下斯而言。知而  
 不失者矣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才  
 如王景略。以尹緯為令史。晉載記尹緯。天水人。先為秦吏。部令史。後事姚萇。為佐命元功。萇既敗。符堅遣  
 略之。傳而朕不知其亡也。尹說堅求禪代。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也。王景  
 廉頗。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使廉頗將兵拒秦。秦遣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  
 孔明也。蜀志馬謖好論軍計。語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謂亮曰。朕言過其實。不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將  
 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西漢周仁。武帝  
 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許靖以人譽而致三公。致下一有位字。先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法  
 是以靖。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亦以此多之。見武安傳。夫言朴愚無害者。蕭何以文。毋害為  
 害也。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孟子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則必敬其  
 事。論語事君敬其食。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



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揭去調蒙以絨冕。翼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一無字。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不字下。一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聞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聞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甚渠記切。毒也。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爲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卽未而操其本。一作操。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爲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屈原馬。司馬。作探。可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累方。道切。若皆爲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傑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大曆九年。避中進士。皆有年時號三楊。天下號爲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陵子。元和二年。中進士。敬之。字茂孝。嘗爲華山賦。示韓愈。愈稱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堯舜之道。一作大道。孔氏之

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爲士之末。獨采取何如爾。宗元自小學爲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一。無乙字。至尙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爲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聘。乃少得知文章利病。知字無。去年吳武陵來。武陵元和二年中進士三年調永州。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與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爲之出十數篇書。書字無。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人字無古。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一本二以字。並作與。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揚雄贊桓譚近而貴遠。現見揚子雲。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爲今之人笑。有字。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始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誦詰風雅之道。以爲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世一人作。何也。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一無。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昏昏然。音冒。目少睛。無然字。○睛。騷擾內生。靈霧填擁。慘沮。沮一作悒。○靈音埋。風且靈。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一本無。五年之間。四爲天火所迫。天作大。徒跣走出。壞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意作志。○屹丘八切。與磔同。堅也。突也。石狀。一云口骨切。勞極貌。又繼作銳。以危傷敗之魂哉。中心之相悞鬱。

結○朝口本切誠也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許京兆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

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敝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

乘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至一作止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

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

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尙足自進如其不至則

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公

癡女貞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卒年二十三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一本無然無一日之命楊氏孕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

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一作

嗣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兼

也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寫布之座右一作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墳書裴墳之弟字行具此書唯不詳其爵位公時在永其書曰河北之節密已平矣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世所共業惟應叔輩一

二公獨未耳一作獨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

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不得者譁張排擯唐人乃或讒張為幻譁張欺詐也○譁音僕可出而辯之哉性

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耳。一無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卽死者。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尙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與太平之理。不賈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天下熙熙。史記貨殖傳見。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爲不一徵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尙能恥之。劉向別錄云。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若應叔。盡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時吐突承曜宗鎮。蓋自李寶臣本范陽內屬。奚承宗之先武俊亦本契丹部落。故曰奚虜。然若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流言飛文。或者出劉向傳。其可以已乎。幸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爲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蔑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數書無恙。餘亮切。憂也。一兄願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宜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一作鮑。新唐史。蕭俛書在許孟容書前。按俛本傳。貞元中及第。又以登良方正對策。異等拜右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公在永州。此書當是俛爲翰林時作。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

聞之喜甚。然徵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子京新唐史自愚辭僕不幸。唐史刪不嚮者進當。馳驅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門哉。唐史刪乃字。○岌魚及切門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作開下無哉字。然僕當時年三十三。永貞元年甚少。唐史刪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冥冥之間哉。史刪則字。○字然僕當時年三十三。永貞元年甚少。唐史刪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音冒其可得乎。唐史刪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聲一世之怒僕宜也。唐史自凡人止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唐史刪辱在附會。聖朝弘大。作寬。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唐史刪謗語轉修。鬻鷲嗷嗷。○聲虛驕漸成怪民。民一飾智求仕者。更冒僕以悅離人之心。醫一作言日爲新奇。務相喜可。喜作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唐史刪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唐史自伏自止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唐史刪及已字。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唐史刪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唐史自兄字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髓。馳僞切足腫。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癢慄。○聲山來感切。陰寒。濕寒。中人見楚詞。毛髮蕭條。瞿然。音句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也。人下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啞譟。孟予南蠻。鳩舌之人。○鴉音今聽之。怡然不怪。怡一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許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

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

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唐史剛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唐史剛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

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唐音陰思與木石爲徒唐史剛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

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唐史剛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

恨余唐史剛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

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唐史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唐史自獨喜至然居理平之

世高宗諱治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是時

承聖討王承宗公有望雖朽枿腐敗伐木餘也併一作株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爾九一

釋廢痼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疇一家之居也朝夕歌謠使

成文章庶木鐸者採取木鐸者金鈴木舌武事振金獻之法宮法宮路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

不虛爲太平之人矣唐史剛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唐史自此在宗元再拜

與李翰林建書按建本傳真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問帝問左右宰相鄭餘慶

過士此書在永時作也香云前元和四年前

杓直足下建字杓直邇之州傳遽至傳去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夢得劉錫字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

莊周言逃蓬蘞者。○嬰徒聞人足音則蹵然喜。莊子逃虛空者蹵杜平蹵之徑與位其空聞人行貌僕在

鬱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

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隔一作寒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音戰坐則脾痺脾部禮

卑利切足氣不生也濕病所欲者補氣豐血彊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

最南狀與越相類僕閑卽出游游復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

色如土俗呼土虺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詩爲鬼爲蜮蜮在水旁能射人莖者至

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疖時到幽樹好石鑿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周禮三閭

獄城也一遇和景此字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尋終不得

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槍槍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

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時建爲翰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

僕癯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避民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

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越

不過爲三十年客耳三或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

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

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列子榮啓期曰貧者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煦呼句切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一人若一人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遣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裴垣蕭俛也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敦詩。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或誤作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與顧十郎書觀集中送苑騎序謂初與論同薦于京師是議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

願君意者必少速子也少速傳云始少速擢少子師閱奔行在詔同止翰林院則願氏子豈師閱耶十郎一本作十一郎公時謫永州作

四月五日一作月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

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

蜂附蟻合。煦煦起起。○煦呼句切吹也。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颺逝。○

卑遙不爲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一作世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

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爲嚮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

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貞元九年十人。願少速以禮部侍郎耶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

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譁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禹錫貞元九年中第。追違惕憂。無日不

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爲親戚門生光寵。少速贈尙書左僕射諡曰敬。則諡贈



生之榮亦謂門不意瓊瑯者晉書習鑿齒傳瓊瑯常流碌碌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洵湧不知所  
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阨又不能著書斷往古明聖法以致無  
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悻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  
時離散攢抑切切攢必而無所施用長爲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始下一偃蹇退匿者將以  
有爲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爲大恨固嘗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  
中一本作幾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爲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論語古者言之不逮也儻或萬萬有一可冀  
與一本作幾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音耶書不能既一作宗元謹再拜

### 卷第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韓文公集中不見與公論史書惟有答劉秀才書其言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  
然矣韓元和八年六月爲史館修撰此書云正月其作於  
九年之春歟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見韓文外集第二卷

正月二十一日元和九年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  
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

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漢書作故令史之屬。本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於下不若是。有宜字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者字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一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一無諸侯不能行也。能也以也。以一作作用。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太史也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宗族亦赤。亦一作誅雖則衆。後漢書爲一家之司馬遷觸天子喜怒。司馬遷盛言李陵武帝以不檢下。漢和帝永元初洛陽令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崔浩事魏太武帝太平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禮記子夏哭其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

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磊。與切。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行。下。溼切。論語。行。如也。註。剛強之貌。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爲而不爲。又誘誘一作謗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公自狀段秀實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館狀。此又與韓

所爲狀具載之。贊又載公所上史館狀中語曰。宗元不妄許人諫。其然耶。其益於名節多矣。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前即謂。前查奉答。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籍。謂記錄者。一作有諸。諸皆是也。作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好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和元九年。御史中丞崔能來蒞永州。時賜言事。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蒞事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勞爲諒也。論語。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諒信也。太史遷死。太史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爲

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徵夏無且，游其知其事，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即余切。言大將軍徵蘇建，曰吾嘗貴大將軍，至擊重而天下之賢，言留侯徵畫容貌，狀貌如婦人，好女，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尙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以傳著疑以傳疑。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爲信且著，其逸事有狀。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書乾一本論九六書在後劉夢得集有與董生言易辨易九六論二篇有曰陰不得兼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學中和云舉老而稱也因舉撰著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陰老陽之數以明二篇之策復取左氏國語昔人之策以爲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義信與理會爲不甄矣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而世人往往撰贊於其間曰生之名孰穎達著邪而才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特貌從者十一二焉余獨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聲此夢得所言易大槪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爲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董生言本學中和中和異孔穎達疏而以爲新奇。彼畢子董子何庸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而果以爲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謂韓康伯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注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

周簡子之說亦若此。而又詳備。何畢子董子之不視其書。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尙未能讀韓氏注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怎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異下一有說字無乃卽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違。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一本答劉禹錫天論在前。○公嘗作天說。禹錫以爲未盡。作天論以辨之。公反覆以書問辨。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義自昭。然餘詳解在禹錫天論及公天說下。見十六卷。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爲天說爲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吾志慮。開下一有明字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諱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爲異也。子之所以爲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也。爲天耶。爲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爲爲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爲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蔬之自爲果蔬。魯果切。有核曰。無核曰。臍。臍痔之自爲臍痔。草木之自爲草木耶。是非爲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人也。乎一作於彼不我謀。而我何爲務勝之耶。子所謂父勝

者。若天恆爲惡。若下一字。人恆爲善。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夢得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是。非是。判天與人爲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有曰。字。皆人也。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蒼蒼之先者。力勝也。若蒼一作非。蒼一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之字。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爲天理。理爲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恆說耳。幽厲之云。爲上帝者。無所歸怨之辭。爾。皆一字。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無羨言侈論。○美。蓋面切。餘也。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爲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爲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封叔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事見左傳。僖三十三。年。常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晉山沈公謂當去亡友二字。選在呂和叔上。今從之。蓋韓宣英元和十年。自歸州司馬召回。與公例出爲汀州刺史也。宣英名暉。呂和叔名溫。元和六年八月卒。公有誄。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安平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播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貞元二十年二月。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卷。始得執弟

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間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貞元二十年九月。實卒。門人私宗元又出邵州。九月公出。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三年卒。公。有誌。盡得宗指辯疑集注。

等一通。實又有春秋辯疑七篇。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事見左傳。莊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

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灼。齊地名。事見左傳。莊二年。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

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事見左傳。宣元年。見聖人褒貶予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

掩也。禮記。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瑕音遐。瑜音俞。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

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左傳。僖十年。經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

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前年獻公卒。里克弒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荀息死之。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棄重耳於

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左傳。桓公二年。經書。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

皆同。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

其一篇爲息發也。今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事見左傳。隱五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絕。

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

指教焉。指下一字。有而字。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事見左傳。文元年。雖啖趙陸氏。啖氏。助也。趙氏。匡也。○啖音淡。皆所未及。請

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

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時暉爲饒州刺史。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宜。宗元再拜。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爲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公嘗爲之誄。此書作於六年前。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峭七肖切。覈下革切。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許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爲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爲僂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引。強爲小書。以志乎中之所得焉。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尤。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教作。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日快快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盡其瑕類。盛對切。以別白中正。一無字。度成吾書者。非化光而誰。輒令往。一作今往。一通。一作今往。一通。惟少留視。役慮以卒相之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李景儉有韋詞者。致用亦字。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人爲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



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撫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爲是書，作余一作奇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也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惡焉。○禮女六切，櫛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切。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元和三年，武陵謫永州，與公文字往來爲多。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炯古迥切，明也。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夷切。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每爲一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恆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詬，古切。狐疑猶豫，○猶，去聲。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闕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

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若蠃蛭然。類與蠅同。○雖鳴其音聲。誰爲聽之。爲一作或。獨賴世之知音者爲准。獨字。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其字。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污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宗元頓首。

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一本此書在論九六書前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呂恭字敬叔。一名宗禮。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廬父墓者。恭爲桂管防禦副使。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亦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弟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晉懷帝年號。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支離其字。猶不能近古。爲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辭尤鄙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爲此聲。大謬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一作摧。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爲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爲議。禮記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壤樹之哉。況廬而居者。其足尙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爲辟。音闕。罪也。故立大中者。不尙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僞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音奸。奸音干。而因以爲利乎。夫僞孝以奸利。誠仁

者不忍撻過。○譴陟平切。又他歷切。恐傷於教也。然使僞可爲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  
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大夫。桂管觀察。而吾子贊焉。恭嘗以監察御史參江南西道軍事。時章丹爲觀察使。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鄴。  
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培土。大木○培。音登。陶甄梓匠之工。備擊火不得作。○章丹。觀察江南西道。教人爲瓦屋。別  
之所云。亦化墮燼之俗也。器空中病也。亦墮。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也。○禮記。祭義。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  
深耕易耨之力。用寬徭蓄貨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慮善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愨之道少損。故敢  
私言之。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已  
其事。無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與友人論爲文書一作答友人文章書

古今號文章爲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與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工。○鑽。徂官切。頗類之不除  
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一作明。探其深曠。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  
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闢。家脩人勵。刊精竭慮者。○刊。五官切。幾千年矣。其間耗費簡札。役  
用心神者。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越不過數十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  
萬物之中。雄峙於百代之下乎。率皆縱臆而不克。○經。與獎勸也。前漢。衡山王傳。候星氣者。日夜經與踰  
而不進。○踰。直疾切。踰。除玉切。力躡勢窮。○躡。子六切。躡。與蹙同。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爲難。嗟乎。道之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

辯訥。升降繫焉。鑿之頗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築古虐今者。虛一作陋。比肩疊跡。大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焉。揚雄沒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才一作子。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者哉。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絕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挾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蠶起。金聲玉耀。誑瞽瞽之人。徼一時之聲。○徵古。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論語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爲害已甚。是之所以難也。聞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忤氣動。交於胸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爲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漢書楊惲傳。仰天拊缶而歌。鳴。必有所擇。願鑒視其何如耳。一無其字。遺以一字示褒貶焉。

卷第三十二

書

答元饒州論政理書。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爲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嘗爲饒州刺史。而時人。劉禹錫集中。亦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與公此書同。

奉書辱示以政理之說。及劉夢得書。往復甚善。類非今之長人者之說。○長。屢不唯充賦稅養祿秩足已。

而已。獨以富庶且教爲大任。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甚盛甚盛。孔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然則蒙者固難曉，必勞申諭乃得悅服。用是尙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貧病者，字一無病  
貧而不益富者稅，此誠當也。也乘理政之後，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敝政之後，其可爾邪？夫弊政之大，  
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貲以求於吏。音貲所謂有貧之實，謂下一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  
其贏以市於吏。音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  
去聲兄若所遇如是，則將信其故乎？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固必問其實，問其實，則貧者固免而富  
者固增賦矣。安得持一定之論哉？若曰：止免貧者而富者不問，則僥倖者衆，皆挾重利以邀貧者，猶若不  
免焉。若曰：檢富者懼不得實而不可增焉，則貧者亦不得實而不可免矣。若皆得實而故縱以爲不均何哉？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富者稅益少，貧者不免於招拾。音招拾以輸縣官，其爲不  
均大矣。然然一無非惟此而已，必將服役而奴使之，多與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  
人之勞苦，勞作勤或減除其稅，則富者以戶獨免，而貧者以受役卒輸其二三與半焉。是澤不下流，而  
人無所告訴。字一無其爲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經界覈名實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夫富室貧之母  
也，誠不可破壞。然使其大倖而役於下，則又不可。兄云懼富人流爲工商浮窳，音蓋甚急而不均，則有此  
爾。若富者雖益賦，而其實輒當其十一，猶足安其堵。雖驅之不肯易也。檢之濫精，則下逾巧，誠如兄之言。

管子亦不欲以民產爲征。故有殺畜伐木之說。今若非市井之征。則捨其產而唯丁田之間。推以誠質。示以恩惠。嚴責吏以法。如所陳一社一村之制。遞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實。則一社一村之制。無一字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須一定制。而後兄之說乃得行焉。蒙之所見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陋。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誰耶。理歟弊歟。理則其說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說其在可用之數乎。因南人來。重曉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議。願同夢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聖人大中之法。以爲理。饒之理小也。不足費其慮。無所論刺。故獨舉均賦之事。以求往復而除其惑焉。不習吏職而強言之。宜爲長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則無以來至當之言。蓋明而教之。君子所以開後學也。又聞兄之蒞政三日。舉韓宣英以代己。永貞元年十一月貶

韓暉爲饒州司馬。亦坐王叔文之黨也。暉字宣英。

宣英達識多聞而習於事。宜當賢者類舉。今負罪屏棄。凡人不敢稱道其善。又

沉聞於大君。以二千石薦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於直道。斯古人之所難而兄行之。宗元與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馳者也。兄一舉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見叔向。左傳襄二十一年晉囚叔向。祁大夫以言於公。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今

而預知斯舉。下走之大過矣。一本作過大矣。書雖多言不足導意。故止於此。不宜宗元再拜。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饒當作連。饒字敬公之姊夫。先刺連州。後移永。未上。而卒於元。鍾乳。古也。此書多作於七年之前云。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類下一有異字。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切心亂也。宜以爲未

得其粹美而為鹿礦慘悍所中。○礦古猛切。錯鐵。橫石也。慘七感切。據此。文音鍾乳。產礦。慘悍。疑當作燥。燥字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龜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炯古者。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龜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頓音悴。叢齒積類。力對。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為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爾雅。稽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貫穿也。犀甲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委曲。盤戾也。莊子。以為門戶。則液。瞞注。液津也。瞞謂脂出。楷楷然也。○奇音翳。翳莫官切。或從木。毋奔切。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古玩。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左傳。昭四年。晉大夫。凡其大耳短脰。項也。拘犖腕跌。腕足跌也。曲脚也。跌。差跌。薄蹄而曳者。易曰。坎為薄蹄。皆可以勝百鈞。勝。舉也。三馳千里。雍之塊璞。匹角。皆可以備砥礪。礪。磨也。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註。珠。砥礪。即礪砥礪丹。註。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禹貢。荊州。礪砥礪丹。非雍州也。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太社。書。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註。其





答周君集餌藥久壽書罪月日而不午然觀其書辭云

奉二月九日書所以撫教甚具無以加焉丈人用文雅從知己日以悼大府之政君集時爲甚適東西來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爲倡焉一作敢再拜稱賀宗元以罪大擯廢切居小州與囚徒爲朋行則若帶纆索易繫用微纆微纆皆繩也處則若關桎梏文步止也子音而無所趨亦切子音與囚徒爲事今稿然若枿音木餘也隕然若璞璞徒回切塊其形固若是則其中者可得矣然猶未嘗肯道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譽山澤之臞者司馬相如以爲列仙之儔居山澤間形容甚臞以爲壽且神其道若與堯舜孔子似不相類焉何哉又曰餌藥可以久壽將分以見與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子一嘗以君子之道處焉則外愚而內益智外訥而內益辯外柔而內益剛出焉則外內若一而時動以取其宜當而生人之性得以安聖人之道得以光獲是而中雖不至耆老其道壽矣今夫山澤之臞於我無有焉視世之亂若理視人之害若利視道之悖若義我壽而生彼天而死固無能動其肺肝焉昧昧而趨屯屯而居屯音時一徒昆切楚辭中問啓之忱忱楚發也浩然若有餘掘草烹石石謂藥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獨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謂天也又何以爲高明之圖哉宗元始者講道不篤以蒙世顯利動獲大僂用是奔竄禁錮爲世之所詬病詬切凡所設施皆以爲戾從而吠者成羣吠吠所怪也已不能明而況人乎然苟守先聖之道由大中以出雖萬受擯棄不更乎其內大都類往時京城西與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

往時所執，推而大之，不爲方士所惑。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則聖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陳矣，不宣。宗元再拜。

與李陸州服氣書

愚溪作於元和之五年，吳武陵譴來永州，在元和之三年。今書云愚溪之遊，開一日武陵先作書，則此書當在五年後作。公又有同武陵送李陸州序，陸州亦

永之遷客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

能俱。元和二年，陸州爲銜所譴，斥南海上，更教量移永州。以爲兄由服氣以來，貌加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旣言，皆沮然盼

瞭。盼，瞭斜視也。瞭，目瞳子。正。瞭莫其切。瞭，落代切。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路，字間。一日，濮陽吳武陵最輕健，先作書道

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甚快辯，伏覩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

睨和糗燥濕。糗，女教切。順也。與啖飲多寡，猶自若是。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負固怙

力，周禮，負固不服則侵。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

而退矣。愚敢厲銳擐堅，堅，謂堅甲。擐，音患。鳴鍾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兄凡服氣之大不可者，吳子已悉

陳矣。悉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言，以爲得恆久大利。則又安能棄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

言哉。今愚甚吶，與訥同。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不可死歟，不可歟，壽歟，夭歟，康寧歟，疾病歟，病一作瘳。若是者，愚

皆不言。但以世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音，見有學操琴者，不能

得碩師。莊子無碩師而能言碩大也。而偶傳其譜。讀其聲以布其爪指。蚤起則嚶嚶。譁以逮夜。嚶音突。譁音切。又增以脂燭。燭不足則飄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爲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衆人之坐。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慚而歸。及年已長。則嗜書。作少。又見有學書者。亦不得碩師。獨得國故書。伏而攻之。一無國字。作工。其勤若向之爲琴者。而年又倍焉。出口。吾書之工。能爲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縱而理逆。卒爲天下棄。又大慚而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其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遠而不近也。今兄之所以爲服氣者。果誰師耶。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於盧遷所。遷公之弟。伏讀三兩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施行焉。是書是訣。違與計皆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學者。無碩師矣。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密數其齒曰。吾富可待矣。出列子。駭符篇。註遺。棄也。齒。謂刻處似齒。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下曰。孰爲李陸州友者。今欲已陸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漢書。周勃入北軍。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謂止館殿其一耳。則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爲李陸州客者。今欲已陸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之宗族。皆左袒矣。一本族下。有則字。號姻婭。則左袒矣。號下有於字。則下有皆字。詩。或承姻。姻。爾雅。入而號之。閨門之內。子姓親昵。則子姓親昵。皆左袒矣。下之號於臧獲僕妾。方言。燕齊之間。罵曰。臧。罵婢曰。獲。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出而號於素爲將率胥吏者。率一作卒。則將率胥吏。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號曰。孰爲李陸州讎者。今欲已

陸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讎者皆右袒矣。然則利害之源不可知也。一無不字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閭門之內子姓親昵欲久存其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生。將率胥吏欲久存其勢。讎欲速去其害。文勢機軸從賊國並鄰忌謂其妻妾與客或執與城北徐公美數語來兄之爲是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爲而不已。則是背親而與讎。夫背親而與讎。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爲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懷懷也。音稟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平聲使讎者失望而慄。親者得欲而抃。則愚願椎肥牛擊大豕。割羣羊以爲兄饌。許既切窮隴西之麥。殫江南之稻。以爲兄壽。鹽東海之水。以爲鹹。醢敖倉之粟。以爲酸。極五味之適。致五臟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蒲潘切醉飽謳歌。愉懌訴歡。流聲譽於無窮。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與去味以卽淡。去樂以卽愁。悴悴然膚日皴。切肌日虛。守無所師之術。尊不可傳之書。悲所愛而慶所憎。徒曰我能堅壁拒境。以爲強大。是豈所謂強而大也哉。無任疑懼之甚。謹再拜。謹一作甚

卷第三十三

書

與楊誨之書一云與楊誨之再說車數勉用和書誨之。恐子也。公集有與恐書此元和五年作。

足下幼時公揚氏壻故未有以異於衆童。僕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真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卿楊乃見

足下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永貞元年九月公貶邵州刺史十一月知舜之陶器不苦慮爲

信史記舜陶河濱器不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孟子舜之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則足下本

有異質而開發之不早耳。然開發之要在陶煦呼旬切然後不失其道。則足下亦教諭之至固其進如此

也。自今者再見足下文益奇藝益工而氣質不更於潭州時。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於外君子之道

也。然而顯然翹然乘其正以抗於世。世必爲敵讎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愛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

吾固欲方其中圓其外。今爲足下作說車說在集中。可詳觀之。車之說其有益乎行於世也。足下所持韓生毛

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公有題及賀州所未有著文又三篇。

元和四年七月恐自京兆尹貶臨賀尉此言皆不欲出於世者。足下默觀之。藏焉無或傳焉。吾望之至也。今日有北人來。示

將籍田勅按憲宗紀元和五年十月詔以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丈人之冤聞於朝。先是御史

簡彈恐爲江西觀察今是舉也。必復大任。醜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僕罪大不得與於恩澤。然其

喜不減之。足下者然下無其字何也。喜聖朝舉數十年墜典。太平之路果辟。則吾之昧昧之罪吾下無

亦將有時而明也。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耕野田圃堂下。以詠至理。吾有足樂也。一無足下過今年。當侍從

北下。僕得掃溪上。設肴酒以俟。趨拜。足下發南州。當先示僕。得與獵夫漁老。上下水陸擇味以給。膳羞。雖

不得久。亦一時之大願也。過是無可道。福來辭行急。福來諱之。不可留。言不盡。所發不具。宗元頓首。

與楊誨之第二書第一云與楊誨之疏解車義。第二書此元和六年作。

張操來。致足下四月十八日書。始復去年十一月書。復前。言說車之說及親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於足

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歲時而乃克也。一無。徒親戚不過欲其勤讀書。決科求仕。不爲大過。如斯已矣。告

之而不更則愛。愛則思復之。思一。復之而又不更則悲。悲則憐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堯舜孔子所傳者而

往責焉者哉。徒相知則思責以堯舜孔子所傳者。就其道施於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則疑。疑則思復之。

復之而又不更則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憂悲且憐之之志而強役焉者哉。吾於足下固具是二道。公娖

疑之。雖百復之。亦將不已。況一二敢怠於言乎。僕之言車也。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說曰柔

外剛中。子何取於車之疏耶。果爲車。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弊車。弊一作敗。果爲人。柔外剛中。則未必不爲恆

人。夫剛柔無恆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則出。應之。應之咸宜。謂之時中。記中庸曰。君然後得名爲

君子。必曰外恆柔。則遭夾谷武子之臺。左傳。定公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侯使萊人以兵。現魯

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聞之。遽辟之。又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公山不狃。叔孫輒帥帥。及爲塞

人以毀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毀人北。二子奔齊。及爲塞

塞匪躬。易王臣塞塞。匪躬之故。以革君心之非。孟子。大人格。莊以蒞乎人。莊以蒞之。則民不敬。君子其不克歟。中

恆剛。則當下氣怡色。禮記。子事父母。婦。濟濟切切。禮記。祭義。子之言祭。濟濟漆漆。切切濟濟。切切皆容貌。哀

矜淑問之事。書皇帝哀矜庶幾之君子其卒病歟。吾以爲剛柔同體。應變若化。然後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號非也。號名也。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爲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憂且疑也。今將申告子以古聖人之道。聖一作賢。書之言堯曰允恭克讓。言舜曰溫恭允塞。禹開善言則拜。出孟湯乃改過不悛。與音同。高宗曰啓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詩大明之文。日昃不暇食。書文王自朝至于坐以待旦。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而武王引天下誅紂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寧。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言周公踐天子之位。捉髮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則自堯舜以下與子果異類耶。樂放弛而愁檢局。雖聖人與子同。聖人能求諸中以厲乎己。久則安樂之矣。子則肆之。其所以異乎聖者。一作聖在是決也。若果以聖與我異類。則自堯舜以下皆宜縱目印鼻。維目謂非橫目。印鼻謂鼻向。上。○印即仰字。又五剛切。四手八足。鱗毛羽鬣。飛走變化。然後乃可。苟不爲是。則亦人耳。而子舉將外之耶。若然者。聖自聖。賢自賢。衆人自衆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語。立道理。千百年天下傳道之。是皆無益於世。一有獨遺好事者藻續文字以矜世取譽。聖人不足重也。重一作道。故曰中人以下可以語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則子果不能爲中人以上耶。吾之憂且疑者以此。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尙孔子。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今子年有幾。自度果能不踰矩乎。而遽樂於縱也。傳說曰。惟狂克念作聖。書多方之辭。非傳說。

也。言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很戾，異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爲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爲人所爲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頓，列切，踣弊自絕，北切，也。故吾信夫狂之爲聖也。一無今子有賢人之資，反不肯爲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下三字無捨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謂不爲也，非不能也。凡吾之致書爲說車，皆聖道也。今子曰我不能爲車之說，但當則法聖道而內無愧，乃可長久。嗚呼！吾車之說，果不能爲聖道耶？吾以內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吾豈教子爲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車說之不詳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堯舜禹湯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謂聖道，抑以吾爲與世同波，工爲翦翦，拘拘者。一無是以教已固迷，吾文而懸定，吾意甚不然也。聖人不以人廢言，吾雖少時與世同波，然未嘗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處衆中，偏側擾攘，欲棄去不敢，猶勉驅與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爲車之說耶？無克忍污雜謔諱，尙可恭其體貌，一作能遜其言辭，何故不可吾之說？吾未嘗爲佞且僞，其旨在於恭寬退讓，以售聖人之道及乎人。一作及乎生人如斯而已矣。堯舜之讓，禹湯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寧，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嘗縱心，彼七八聖人者，所爲若是，豈恆愧於心乎？慢其貌，肆其志，一作茫洋而後言，偃蹇而後行，道人是非，不顧齒類，人皆心非之，曰是禮不足者，甚且見罵，如是而心反不愧耶？聖人之禮讓，其且爲僞乎？爲佞乎？今子又以行險爲車之罪，夫車之爲道，豈樂於行險耶？度不得已而至乎。



險期勿敗而已耳。一作矣。夫君子亦然。不求險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國無道。其默足以容。禮記

文。不幸而及於危亂。期勿禍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爲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爲己任。孟子伊尹曰。天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管仲覺浴以伯濟天下。魯比至三。魯三浴。三浴之註云。以香塗身。曰

覺者也。孟子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管仲覺浴以伯濟天下。魯比至三。魯三浴。三浴之註云。以香塗身。曰

伯諸侯一匡天下。孔子仁之。論語。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凡君子爲道。捨是宜無以爲大者也。今子

之書數千言。無之字。皆未及此。則學古道爲古辭。危然而措於世。其卒果何爲乎。是不爲。而甘羅終軍

以爲慕。棄大而錄小。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苟求知於後世。以聖人之道爲不若二子。僕以爲過矣。彼

甘羅者。右左反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己。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史記。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羅使趙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入質秦。歟

曰。聞之。曰。開張唐相。燕歟。曰。請之。燕太子丹入秦。張唐相。燕者。燕秦不相欺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

王不如留臣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天下以是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

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今秦有十一。天下以是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

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歟。彼終軍者。漢書。終軍字子雲。濟南。誕譎險薄。古穴

切。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感。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

諫而又聳駟之。聳駟。已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初南越。文王遊其太子。嬰齊立。宿衛。取

齊卒與立。擊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驪人安國少季通。元鼎四年。武帝使少季往。嬰

二年公使夫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嗾音叟。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無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釣奇歟。二小子之道。吾不欲  
吾子言之。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一孔下無氏字曾不得與於琴張牧皮狂者之列。孟子敢問何如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曾牧皮。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琴牢也。是固不宜以爲的也。且吾子之要於世者。處耶出耶。主上以明聖。一作以字無進有道。與大化。枯槁伏匿。縲紲之士。○魏倫切皆思踴躍洗沐。期輔堯舜。萬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藝達於邦家。爲大官以立於天下。吾子雖欲爲處。何可得也。則固出而已矣。將出於世而仕。一無而未二十而任其心。吾爲子不取也。馮婦好搏虎。卒爲善士。孟子善搏虎。卒爲善士。晉人有馮婦者。周處狂橫。一旦改節。晉書周處與人縱情肆慾。州里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謂父老曰。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除。處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乃入山射猛虎。投水搏蛟。勵志好學。志存義烈。克己非年。州府交辟。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爲阮咸嵇康之所爲。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惡佞之尤。而不說於恭耳。觀過而知仁。彌見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獨外之圓耳。屈子曰。懲於羹者而吹蠶。風原九章。懲於羹者而吹蠶。今何不變此之志也。吾子其類是歟。佞之惡而恭反得罪。聖人所貴乎中者。能時其時也。苟不適其道。則肆與佞同。山雖高。水雖下。其爲險而害也。要之不異。足下當取吾說車申而復之。非爲佞而利於險也明矣。吾子惡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圓告子。則圓之爲號。固子之宜甚惡。方於恭也。又將千百焉。一作十。然吾所謂圓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風原卜居突梯。稽王逸云。轉隨俗也。以矜利乎己者也。作給一。務固若輪焉。非特於可進也。銳而不滯。亦將於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環之無

窮。不欲如轉丸之走下也。乾健而運。離麗而行。夫豈不以圓克乎而惡之也。吾年十七。貞元五年。求進士。四年乃得舉。貞元九年。公中進士第。二十四求博學宏詞科。貞元十二年。公二年乃得仕。貞元十四年。公得集賢正字。其間與常人爲羣輩數十百人。當時志氣類足下。時遭詆罵詬辱。不爲之而。則爲之背。積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鋤其氣。雖甚自折挫。然已得號爲狂疎人矣。及爲藍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謁於大官堂下。與卒伍無別。居曹則俗吏。滿前。更說買賣商算。贏縮。又二年爲此。度不能去。益學老子。子一無老。和其二字。和其光。同其塵。雖自以爲得。然已得號爲輕薄人矣。及爲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懼。思欲不失色於人。雖戒勵加切。然卒不免爲連累廢逐。猶以前時遭狂疎輕薄之號。旣聞於人。爲恭讓未洽。故罪至而無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至一蚤夜惶惶。追思咎過。往來甚熟。講堯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於世者之難自任也。今足下未爲僕作到。嚮所陳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所陳者而由之。然後知難耳。今吾先盡陳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訕辱。被稱號。已不信於世。而後知慕中道。費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爾而已也。子其詳之熟之。無徒爲煩言往復。幸甚。又所言書意有不可者。令僕專專爲掩匿覆蓋之。慎勿與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與子往復。皆爲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則子當自求暴揚之。揚字無。使人皆得刺列。得字無。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後道可顯達也。可字無。今乃專欲覆蓋掩匿。是固自任其志而不求益者之爲也。士傳言。庶人謗於道。左傳襄十四年。所載師曠之言。子產之鄉校不毀。左傳襄三十一年。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日毀鄉校。何如。子

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毅之獨何如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又何蓋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其辭奧雅後來之馳於是道者吾子且爲蒲捐馱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蒲捐馱書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馱馱食以馱馱孟康云駸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捐所交切馱馱音決馱何可當也其說韓愈處甚好其他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憂憫廢銅悼籍田之罷元和五年十一月九日勅罷來歲籍田意思懇懇誠愛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爲欣且戚耶但當把鋤荷鍤一本作鋤決溪泉爲圃以給茹其隙與隙同則浚溝池藝樹木行歌坐釣望青天白雲以此爲適亦足老死無戚戚者時時讀書不忘聖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則以告之朝廷更宰相來元和六年正月以李吉甫爲相政令益修丈人日夕還北闕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當盡吾說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貢士沈起書沈不詳其何人所謂見於興化里當是真元末年在京時作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無恙蒼頭至顏師古曰當府給賤役者也得所來問志氣盈牘博我以風賦比興之旨論語謂博我以文僕之樸駸專魯○樸音朴而當惠施鍾期之位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列子伯牙也一有甚厚二字牙逢絕絃以世無知音也伯牙逢絕絃以世無知音也深自慝也六切又覽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瑤璧之寶甚厚僕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魏志曹植字子建武帝第三子初封東阿王左太冲魏都賦才若東阿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爲知己羞越高視僕所不敢然特枉將命猥承厚賜豈得固拒雅志默默

而已哉。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乎一作于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於萬一，用以爲報也。嗟乎！僕嘗病與寄之作，禮記檀鬱於世，辭有枝葉。禮記天下無道，辭有枝葉，蕩而成風，益用慨然。禮記間歲與化里蕭氏之廬，覩足下詠懷五篇，僕乃拊掌愜心，吟玩爲娛，告之能者，誠亦響應。今乃有五十篇之贈，其數相什與十。其功相百，覽者歎息，謂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賜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榮盛時。若夫古今相變之道，質文相生之本，高下豐約之所，自長短小大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訊焉。來使告遠，不獲申盡，輒奉草具，以備還答。不悉。宗元白。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王參元史不得而詳，書云吳武陵謫永元和四年，此書當四年後永州作。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左傳其可弔也，而賀之，公采其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形字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寧朝夕，唯恬安無事是望也。望下一字乃今有焚燭赫烈之虞，燭音以震駭左右，駭字而脂膏瀟瀟之具，瀟瀟之脂膏以膏之，凡禮記內則篇或有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謂之孽。孽魚列切。有羣小之慍，慍于羣小。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遠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無他故焉。京城人

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音嗤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身一作己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天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愜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幾道名簡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音蕩一作大，凡衆之疑慮，疑一作舉爲灰埃，黔其廬，音黔薪其垣，結一作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可下一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左傳昭二十九年，顛頊氏有子黎爲祝融，是爲火神。回祿，註回祿，火神。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一無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許發發策決科者，揚子須以發策決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許發發策決科者，揚子須以發策決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許發發策決科者，揚子須以發策決

間難疑義，嘗之於策，量其大小，譽爲甲乙之科，列而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向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

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之隨其所取得而釋之，故云。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向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

吾有望乎爾。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左傳昭十八年，

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

是以知陳許之亡也。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元和二年，參元中，

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章要僕文章古書，一本文章二字，極不忘，候得數十篇乃併往耳。吳二十

一武陵來，言足下爲辭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亦一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

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入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 河東先生集

## 卷第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城字元宗自諫議大夫遷諸子司業以事出爲道州刺史太

云字

二十六日貞元十四年九月也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牘牘書版也長一尺故云尺牘太學諸生足下始朝廷用諫議大夫

陽公爲司業陽城傳德宗召城爲諫議大夫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

國子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跟諫

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於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爲道州城途之郊外帝惡城黨有罪出爲道州

刺僕時通籍光範門通籍者按漢書註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就職書府聞之悒然不喜非特爲諸

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莫有所矜式焉既一有而署吏有傳致詔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

熟嘉美顯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知字覃布美化於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薦於天

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還陽

首西闕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城之出太學諸生何善李儻王魯綱李諱等二百人。輒用撫

手喜甚。震抃不寧。不意古道復形於今。僕嘗讀李元禮李元禮李膺也。傳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

中語曰天下。楛叔夜傳。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不許。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

年不可覩聞。乃今日聞而視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音烏。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以植志持

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爲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音庚。而利口食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

者。左傳文十八年。駁。有凌傲長上而誅罵有司者。蘇蘇內切。賁讓也。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

僕聞之。恟駭恒悸。○恟許勇虛容二切。良痛其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孟子。非君無義。道退無禮。

嗜也。○嗜徒。合切。與香同。遂退託鄉閭家塾。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謁。顧尙何能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

厲義。出乎千百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達切。豈說者過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

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漸。子廉切。疾。智切。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矣。於戲。陽公有

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并。無。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約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惡。醜行無賴。

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左傳。汙。無人師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

之。○猶古顯。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裁

切。又古縣切。南郭獻譏。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止。良醫之門多病人。醫括之側多枉材。是以維也。會

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殫於不可沈。總行曰。是我



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孟軻館齊。從者竊履。或曰：若乎從者之度也。曰：子以是為竊履來歟。曰：殆非。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薦俞扁之門。皆良醫也。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於朝。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得字。想復再上。故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音旭俾為史者有以紀述也。努力多賀。○勞奴古。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立史無傳。新史年表云：潭州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師好學之志。

九年。此書元和八年。在永作。集有送章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行感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閒。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界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出。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

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願吠者犬耳。叻

曰此子厚薄處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鬪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鬪。豈可使嗷嗷者交切。早暮拂吾耳。拂音。蟻吾心。則固僵仆煩憤。乎外。愈不可過矣。平望居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也。薦音。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慙音武。改容也。○京兆尹鄭叔則。貞元初鄭叔則爲京兆尹。怫然曳笏却立。佛音。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音朗又音郎火明貌。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

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掉，徒切。懼其剽而不留也。○剽，匹切。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太史公謂司馬遷也。梁劉瓛辨騷云：唐韓柳爲後世辭宗，未嘗極道原。異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閒也。宗元與章中立書曰：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亦以其辭即莊老太史與愈同。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親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頭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公晉有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官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之憤，積無徒之歎，同。

書當在序之前，貞元十七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宋玉對楚王問，其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尙何爲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

司。或以文進。或以行達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翊崔公先唱之矣。乘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禮記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註。逢大也。大掖之衣。大袂襜衣也。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感焉。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薦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爲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得宜爲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爲大夫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爲士者。薦之於有司。薦於天。堯舜是也。孟子。堯舜舜於天。薦於王。周公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說苑子貢問孔子。今之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薦於有司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閒。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梁舉。靈遂。臧同。至也。皆天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歸音湍。齷齪。測角切。小節下名。士亦以此稱慕之。不能爲足下抗手而進以取僂笑。矧僕之齷齪者哉。也。史記作擻。前漢作擻。擻。註。周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詩子曰。有奔走。子曰。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步拜。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有爲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俛偃于下列。優。優。見者之無目。○優音模。又丑瓦切。咕咕于末位。○咕他。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使。無。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九。年。之。文。蓋。舉。知。揚。善。聖。人。不。

非。況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與秀才論爲師道書公嘗有答章中立書。答袁君陳書。與此書意皆合。大抵皆避爲師之名。而不當者。集又有送嚴公冕下第序。厚與章即公冕耶。答章書在

元和八年。則此書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爲師之說。怪僕所作師友箴。見集與答章中立書。欲變僕不爲師之志。屈己爲弟子。屈上一凡僕所爲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爲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爲薄世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爲。外不足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爲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竊而敗國。卒中矢而死。左傳僖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仲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拒爲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耶。敬叔吾所信愛。呂恭字敬叔。今不得見其人。又不敢廢其言。一作又敢廢其言哉。吾子文甚暢遠。恢恢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策。音調其六轡。詩六轡在手。註駟馬六轡。中道之行。

大都舍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不乏矣。幸而亟來。○亟，強。異切。終日與吾子言，不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如此無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他見，以書考之。時在永與章嚴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長必出之，有不必甚之。○甚，渠記。切，教也。雖若是，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章中立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始觀，固奇秀才，及見兩文，愈益奇。雖在京都，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才可爲成人。作畢一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於尺牘哉。童語，互鄉難與言。字，秋風益高，風一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作客一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惜字，大都爲字，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無取。

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有可字，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

懷懷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作於一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懇然爾。懇，作勃。一久則蔚

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殍，被。表切。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

孔子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不具。宗元白。一本無不具字。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退之書不見於集而其略粗見於此韋珩夏竦之姪正卿之子

相上下而揚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遜亦至矣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史書相後先元和八年間也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退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無可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

及四愁賦揚雄贊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謂莫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

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作文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肆意有所作寓意有所作

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隸音歡恨

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一作古今後來無能和一作而僕稚駘諷

切卒無所爲但趙超文墨筆硯淺事今退之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篤欲足下

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當下溪切一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一無不患不顯貞元二

帝中進士第患道不立爾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集有送詩人廖有方序其端見於此公既許之故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都時好以文

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汗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易睽見豕負塗。塗謂泥塗也。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旣無以累秀才。亦不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元和十一年有方中進士第。改名游卿。宗元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一云求爲師書。蕭生不詳其何許人。書云始退跡野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守蒙陋。坐自壅塞。壅一作壅。不意足下曲見記憶。遠辱書訊。賜以高文。開其知思。二字並去聲。而又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赧乃板切。羞其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懇勸備厚。似欲僕贊譽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遼之列。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授。爲賜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唯命。宗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爲文書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後擢進士第一。本報作崔朝朝。新舊史皆無傳。此書在永州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



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書謂字。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道而已耳。道謂適道也。道之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逾密以爲能。音適。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癖音僻。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攻磨。砭彼險切。與火熨也。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潛塊積瘕。居牙切。久病也。腹中病也。中子之內藏。中藏並去聲。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書字益下。字一作示。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啗徒濫同。不得則大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東坡醉墨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觀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且試求良醫爲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吳秀才當是武陵族子。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族父晉武陵。一曰族

豈吳生隨柳公綽在湖南耶。其時元和七年。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閒不奉對。苟文益日

也。一無多賀二字。并無又在族父處五字。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

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愈重。則吾俯

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疎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溫夫書。一云復杜溫夫所用乎歟。耶說已耳焉也。八字書溫夫集不他見。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望怨然僕誠過也。而生

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不肯相見。肯。一亟拜亟問。丘異

切。其得終無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吾。吾。必

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倫類也。生以直躬見。扞者直躬謂直道也。宜無所諛道。而不幸乃

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恠。一本晉下又有晉字。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卽周

孔之。元和十年。公自永召至。今而我去。道連。元和十年三月。以劉而謁於潮。韓愈貶潮州刺史。之二邦。又

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爲文詞。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擾擾焉。多周孔哉。

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

能明辯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蒼蠅鵲卵者。莊子曰。庚桑不能化蒼蠅。越雞不能伏鵲卵。魯雞固能矣。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蠅蠅豆。蠅中大有蟲。越雞水雞。蠅一作雞。吾取焉。道連而謁於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爲十數文。卽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途下一有愈字。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巖然。類丈夫。力切。鸛鷄視端形直。心無歧徑。其質氣誠可也。獨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生下一有宜字。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夷簡傳。元和十三年。召爲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當是在柳州時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塗之艱。一有難字。而墜千仞之下者。左傳昭四年。晉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仰望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躓。太息。○曠比真切。又音。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者。鳥獲。秦武王時有力人也。持長綆千尋。○鯁。古杏切。徐而過焉。其力足爲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音聲。不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不知

道之艱以陷於大阨窮躓殞墜。○賤職利切。廢爲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永貞元年至是元和十三年爲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贖者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下浪居耶。二切咽也。張目而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實撫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辭。祗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卷第三十五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尙書陳情啓。一本無廣州字。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爲廣州節度使。此啓云天罰深重。當元和初公喪母之時。元和元年四月以安南都護趙昌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公送趙大秀才序亦云。尙書由交廣爲刺史。必有所據也。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元和元年五月公母盧氏卒於永州。沉窳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戀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以公爲監察御史。尙書與杜司空杜黃也。先賜臨顧。光耀里閭。下情至今。尙增惶惕。頃以

黨與進退投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檟古雅切哀荒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望況於他人朝夕之

急餽粥難繼切亦作餐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尙書德量弘納義風遠揚收撫之

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累深仁伏惟測然見哀使得存濟懷懷荒懇德音喪恭謹叩頤南望竊以動

心於無情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尙難況在今日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嚮德

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祈向之禮當大賢俯

甸之仁詩簡旬教之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四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元衡字伯蒼憲宗即位蜀新定詔元衡檢校吏部尙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爲劍南四川節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啓云伏匿

元衡六年作也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宥莊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宥謂寬宥也得自循省豈敢微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

弘光大之德易坤卦廣博淵泉之量禮記博淵不遺垢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屏營

恐懼之貌屏步丁切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繆公使孟明視將兵伐鄭至滑孟明云

師伐管報殺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公遂伯西戎用責曹沫於一舉史記曹沫魯人也齊將與齊戰三敗

孟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伐晉經公途伯西戎用責曹沫於一舉北莊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沫三敗

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左傳作曹翫沫莫佩切俾折脅贖脚之倫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爲應侯



行義則固。歸仁乃通。官年良。殷麟閣之中。及阜卒。聞控總留務。載亦在。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唇吻。房給事  
幕中。聞敗。輒素服請罪。高崇文以其贊。有行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  
以高節特立。明之於朝。王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劉向傳。今佞邪與賢臣  
並交戟之內。註。交戟。謂  
守衛者。與  
此意同。凡諸侯之欲得符者。城聯壤接。而惑於騰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  
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廣雅云。有大珠徑  
寸。幾圍二寸已上。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寶之有所歸也。嗚呼。  
巧言難明。下流多訕。一作謗。司馬遷書云。賈  
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賈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  
感激欣躍之至。輕驥陳賀。不勝戰越。不宜謹啓。

與甞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公集中有甞州李中丞墓誌。然非域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司馬  
任安書其素  
所蓄積也。竊見故招討判官試右衛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理。累仕所至。至一作  
作。必獲休聲。一  
有再舉。府曹續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兇徒。構災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己用。  
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人。既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其職。有功未報。有  
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  
使懷憤之魂。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足以勸獎三軍。請葛孔明出師  
表。獎帥三軍。豈止光榮一族。伏  
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驥威嚴。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此非前邕州李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集凡有湖南李中丞啓三卷有其二後卷有其一公在永州正隸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蓋

其所部明矣公作崔簡墓誌卒在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賊罪決一百長流驩州簡字子敬公之姊夫元和初爲連州刺史徙永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簡御史

按章具職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

敗政以惻隱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於中感懷並行

仁義齊立繩愆糾繆書四命列郡肅澄清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曉威過切又音郁咻吁尤切又音照左傳作噢休註痛

念之凡在巡屬慶懼交深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

易音亦簡餌五石病瘳目亂不知畏法坐自捫刑名爲賊賄卒無儲蓄得罪之日簡繼曆誌云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云連帥即此

中丞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某幸被縲囚○縲倫追切

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澹奉啟陳謝下情輕贖一本作賚

上湖南李中丞于廩食啟即前啓李中丞也公諱在永故以廩食告又在前書之前也一無于廩食三字

某啟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土若一作居使之然

乎子陽於是以前命輸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列子說符之文固嘗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

於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侯



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一毛之爲愛。孟子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定公穀梁傳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二字本此。至則捧受而不慚。不一作圖。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董仲舒答武帝策。是皆詬恥之大者。而無所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以爲工。無貨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音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閤下。則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待一作侍。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於他邦。詩控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重爲董生所笑。則繆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啟。盧遵。公之內弟也。公嘗有序送遵遊桂州。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慨捧戴。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竊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顛頽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因錮。若被文纒。嗚呼。世之知止足者。鮮矣。既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閤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効其巨者。伏惟閤下留意裁擇。幸甚。幸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爲家風。周齊之間。兄弟三人。咸爲帝者師。解在二十四卷。遂內弟盧遵序。孝仁之譽。

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於鬼神。爲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於天下。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善之道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遠。過於厚賜。小人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論語君子不以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天官謂吏部獲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一本止作言而無實罪其敢逃進退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卷第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溫卷決進退啓時年十八權德輿史有傳。初德宗聞其才。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元中知禮部。實舉真拜。耶凡三歲。甄品詳請。所得士相繼爲公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具。史所載如此。韓昌黎有燕河南府秀才詩云。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以此觀之。則德輿之在當時。誠多士之龍門也。公上書求聽聲。成名之資基宜矣。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邇。賤視貴聽。所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恥。少又躁進。拜揖長者。自于幼年。



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漢高紀田肯賀上曰陛下治秦中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瓴盛水。擊鉢音擊。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鯁。研奚切刺魚也。郭璞鱗而縱海密網之鳥。似鮎四足。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恭。論語色取仁而行違。大賢書象恭滔天象貌也。所飭。依切。朝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疎野。竊又不能。是以有今茲之間。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新史年表崔同嘗爲大理少卿。崔銳嘗爲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蓋宋中博學宏詞時作爾。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實力於文學。勤勤懇懇於歲時。然而未能極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拖逢掖。音亦逢。天也。掖袂也。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階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頽首絕望。頽與俯同。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勤備乎。且閣下知其

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之時。意謂連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鯁鱗之勢。不容尺澤。悠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於師矣。太上有專達之能。周禮小事則專達。乘時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註云。著定。朝內外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表者。野會設表以爲位。而取將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於表著之列。顯其名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左傳。其以盡常以盡。以登乎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爲賢達之表也。願視下輩。下輩字。出灌夫傳。聽窺下輩。

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野味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乘翰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繆經旨。○刺力葛。切乖刺也。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荷榮如實出己之德。左傳成三年。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荷榮善視之。如實出己。○晉首爲。敢希豫讓。國士遇我之報。史記豫讓事智伯。趙刺襄子。曰智伯國士遇我。故我國士報之。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詩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公所作唐雅見第一卷。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詩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謂申伯。甫謂甫侯。方召專淮夷之功。方謂方叔。召謂召虎也。詩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魏那謀謨。相那謂魏。相那謂魏。吉也。幸趙致罕。羌之績。謂辛趙武賢。趙充國同爲破羌將軍。有平先零之功。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那之勤。出兼方召。幸趙之事。東取淮右。謂平吳。北服恆陽。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獻德棣二州。遣子入侍。恆陽。謂恆州也。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勳。宗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時公爲史。猶欲振發枯槁。決疏潢汙。音潢。黃。馨效蚩鄙。少佐毫髮。謹撰平淮夷雅二篇。一曰皇武。爲晉公作。恐懼不敢進獻。私願微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踴躍屏營之至。不宣。宗元

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魏州元直既平淮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有詔檢校尚書左僕射

薛梁國公山南東道其鎮在襄陽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濟。音虎。謂江岸也。王命召虎。召穆公名虎。其

卒章曰。於周受命。自召祖命。已上並詩江漢之文。以明虎者召公之孫。世本云。虎。康公十六世孫。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

閣下。亦出江漢以平淮夷。克承於先。西平王。李晟封西平王。即愬之父。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說。以布天下。以

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

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一。雖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齎沐上獻。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

代。洪烈稗官里人。漢藝文志。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註云。稗官。小官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所造也。如淳曰。稗。里宰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師古曰。稗音穉。稗之稗國語。為里人所命。次稗旁卦切。得探而歌之。不勝憤踊之至。輕黷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吉甫罷相。為淮南節度使。公時在永州。上此啓。揚州即謂淮南。

宗元啓。始閣下為尚書郎。貞元初。吉甫為尚書田駕部二員。外郎。薦寵下輩。註見士之顯於門閥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

與於厮役。及閣下遭讒。始在外十餘年。貞元七年四月。陸贄為相。出吉甫明州刺史。歷忠。擢饒二州。出吉甫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

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為贊書。訓辭擅擅。文雅於朝。以宗天下。永貞元年八月。以吉甫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二月。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野會則有表朝受放逐之罰。永貞元年九月公自禮部員外郎資刺鄒州未至十一月再貶永州司馬員外置薦仍

囚錮。視日請命。命謂死進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

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閣下相天子致

太平。用之郊報。報謂報本反始則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興行。用之武事

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元和三年九月罷

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閣下儻

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于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

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元和五年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

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

鄭玄別傳云。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胥首。殷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胥首。起廢疾云。進德且乏其馨香。書。黍稷非馨。常願操篋醫門。莊子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廖。掬溜蘭室。如入芝蘭之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

乎。又良醫之門。不棄裘疾。○韓音。途。掬溜蘭室。如入芝蘭之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踴躍殘魂。奮揚

苦念。激以死灰之氣。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不復。陳其弊箒之辭。曹子建書云。家有弊箒。致之煙霄。分絕流



眇。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范寧殺梁序云。一字之褒。龍翰華袞之贈。赭衣罪人。龍門俯收於培井。龍門。河水所下之口。在今絳州龍門縣。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缺豨之崖。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藻。謂文也。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寒谷。生藪。借鄆子。化幽鬱之志。若覲培苦敢切。

清明。換兢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天之遙。淮南子曰。若天。東北曰鈞天。南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流形委骨。永倫魍魅之羣。魍。抽支。切。魍。音寐。何以報恩。唯當結草。結草。事出左氏傳。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宗儒字乘文鄧州穰人。元和三年。白東部留守。遷荆南節度使。公前後與宗儒啓凡三。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比部名。元翰。開其言曰。今之爲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宗儒。貞元中。自翰林耶。自是恆欲飾其所論著。薦之閣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於閣下。則固味味徒生於世矣。謹獻雜文十首。儻遠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魍魅游。所不辭也。輕瀆威重。伏增戰

惶謹啓。職。一作戰。灼。

上嚴東川寄劍門銘啓嚴。字元明。震之從祖弟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討闢。以儲備有妻。檢校尙書左僕射。節度東川公。作銘以紀其事。詳註劍門銘。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難。而劍門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固。爲我要衝。與

高舉文同征劉闢拔劍州斬其刺  
史文德昭因分守險阻潰其腹心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彿布漢布漢散也○律羊漢戶故切遂無留滯是閣下之  
勳力宜著於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屠刻觀望道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受  
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許拱切不克自寧今身雖敗棄庶幾其文  
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閣下之功烈所以爲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謹撰劍門銘一首惶恐獻  
上誠無以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慚懼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嚴毅華州華陰人挺之從孫也元和六年三月以授檢校司空出爲荆南節度觀察度支等使兼江陵尹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尙書郎出貳太原真元中授自刑部員外郎爲太原少宗元獲於天長驛名專用候謁伏蒙敍以世舊許造門闈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授累遷尙書右僕射檢校司空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湘南謂永州霄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絕陝露無由司空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嗚吠之能猶希效用諱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靈宗初以鄭綱同平章事繼出爲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韋使君永州刺史猥賜存問驚忤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愼一自得罪八年於今時元和七年也就愧弔影追咎既往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

意相國垂愍。特記名姓。守突與者。一作與突。○突音嬰。忽仰睇於白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祇俟嚴命。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

即湖南李中丞也。與前卷二啓同。其人此啓又與前卷啓中之意同。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慄慄。猶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取筆以書。緝章而編。○緝女陳略成數卷。伏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南管內。不以此時露其所爲。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爲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爲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營家洲記啓

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爲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營家洲記屬公。公至是移書獻記。當在十二年後。柳州時作。○嘗即移

音切又

右伏奉處分令撰營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甲於天下。而猥顯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見疎蕪之累。僊斯廢事。○僊與尤所戰慄。謹修



元和三年，憲宗方上尊號。

臣某言。伏以聖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懇誠。獻尊號。安敢爲佞。禮在其中。一則以告天地神祇。二則以奉宗廟社稷。三則以安華夏蠻貊。巍巍大稱。其可廢乎。臣等誠懼誠望。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協周文之孝德。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齊大禹之約身。孔子言禹非飲食惡衣。弘帝堯之法天。惟天則之過殷湯之解網。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說曰自天四面。未踰周月。四海將致於時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於再造。然神人之願。億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謂未盡善者。以爲帝德廣運。而尊號猶闕。郊廟備禮。而祝嘏無詞。○禮古雅切。受福曰嘏。凡百兢懷。華夷屬望。臣謹按昔皐陶之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敷於當代。以播於無窮。夫豈飾哉。率由事實。帝王尊號。蓋漸於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烈文。詩烈文時當大和尊號表德。耳目所接。簡牘斯存。稽之於前典。則如彼。考之於聖朝。則又如此。一無今龜筮習吉。龜協從。卜不習。吉註云習。周也。元正戒期。當品物惟新之時。乃皇王大禮之日。陛下郊天地。饗宗祧。音挑。祖廟也。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不建至尊之稱。尺證。恐違列聖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陳聞。請上徽號。伏惟陛下。小謙讓之節。安延企之情。特詔名儒禮官。百僚庶尹。詳明故實。議崇聖德。則人望允厭。神心獲安。山川效靈。光贊無疆之壽。祝史陳信。左傳昭二十年。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國寵榮。備位班列。無任懇望之至。

##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陳丹懇。謹獻鴻名。天意未從。意一作心。隕越無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按堯曰。咨爾

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甚武。自號曰武王。出史。則堯舜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考皇帝之故實。徵往

聖之憲章。尤協禮經。煥乎圖牒。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讓。約已謙尊。參天兩地之功。地而易參天兩地而倚數。爲而不有。

安上理人之德。孝經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置而不論。至哉王言。作羣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爲尊號者。所以類上帝。

帝。肆類于上。饗祖宗。萬人所稱。百蠻所仰。表聖德於率土。播天聲於無疆。臣下請之之謂禮。帝王承之之

謂孝。孝大於讓。禮先於謙。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廢也。臣等又以春秋本於五始。五始者謂元年春王。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者一歲之首。春者四時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禮者立極

之首。今天地交泰。俯臨元辰。正始之美。正當其運。陛下確達羣願。固守謙沖。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圖。惴惴

無措。上冒嚴憲。敢逃厚責。伏乞俯垂天聽。察納微誠。詔禮官議。臣所請。揆日推禮。詩揆之以日。作虔奉鴻

休。盡敬於此。猶恐天光未照。三獻無徵。彷徨闕庭。伏待斧鑕。無任聳望之至。

禮部賀冊尊號表。一本無禮部字。古今序中皆云禮部賀冊尊號表。非也。憲宗元和三年。初加

禮部表也。當題云柳州刺史表疏可見。非。

臣某伏奉月日制。元和十四年七月。臣上尊號。陛下膺受尊號。率土臣子慶抃無窮。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

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唯有徽號。是彰中興。所以上探天心。下極人欲。伏惟元和聖文武法。天

應道皇帝。

應道皇帝陛下。統承千載。光祿六幽。蝥賊盡除。蝥賊。蝥食苗。福應皆集。有首有趾。咸識太平。勳臣增爵。祿之榮。戎士加賞。延之寵。片善必錄。微功盡昇。獨惟聖謨。事絕酬答。萬國缺望。缺望。怨望也。百功怨思。百功。合。是以啓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歷凝命。實曰聖文。和衆定功。時惟神武。運行有法。天之用。變化乃應。道之方。鬼神協謀。夷夏同志。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匝。於九圍。一作。帝命。滲漉普周。於八裔。二。滲。所禁所歸。慶超遂古。美冠將來。臣獲守蠻荒。公時爲柳州刺史。遠承大典。潢汙比陋。河清幸遂於千年。文選。運命論。黃河清而聖人。人生計。黃河千年一清。塵壤均微。山呼願同。於萬歲。漢武帝元封元年。禮祭中嶽。太室。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無任屏營之至。

爲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首。此爲德宗作也。下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二首皆同。蓋公爲藍田尉時作。

臣某言。某月日。諸縣耆老某等若干人。詣臣陳狀。辭意迫切。以陛下尊號未復。請詣闕上表者。人心已鬱。安可久違。天意實勤。諒難固拒。撫狀感悅。深契微誠。臣某誠懇。誠迫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聖神之功。貫於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元。越中元年正月丁卯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武皇帝。與元元年正月癸亥朔。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盛德愈大。而謙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號未復。遂使神祇缺望。音缺。人庶怨思深。沐浴鴻澤者。敢懷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寢食之適。負媿懷憤。萬方一心。日日以冀。一作。日月。遂淹星歲。況今地不愛寶。禮記。地不愛其寶。致百穀之豐穰。天惟降衷。齊。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善也。呈衆瑞而繁委。汚萊瘠鹵之地。兩。混成大田。詩。大田多稼。草木蟲獸之微。一作。鳥獸。化爲神祝。萬靈垂鑒。昭然甚明。此而不從。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懷。一作。夷懷。柔。昭然長

春昭一作昭樂以終日以一作只是以耆老等深感聖育。踊躍不寧。上奉天恩。踴躍知懼。○調踴音局。青頓類闕下。作啓。願

復鴻名。不謀而同。無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贊以誘其衷。列聖垂靈以悟其意。臣以爲陛下當敬於斯旨。不

可忽也。臣又伏以陛下賞功與能。舉賢出滯。小言不廢。片善是褒。豈可使臣子之效。雖微而必旌。君父之

德。盡美而無稱。凡在覆載。一有執不不勝懇倒惶恐之至。惶恐一作恐謹封耆老等狀奉表。昧死陳請。以

聞謹言。

第二表一本云此第二表闕此表乃下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臣石靈等言。徒證切伏奉墨詔。批臣所請復尊號。一作批答未蒙允許者。捧對惶

遽。不知所裁。天實命之。於臣何有。臣等誠懇誠懼。頓首頓首。臣聞聖君以奉天爲心。不以執謙爲德。以順

人爲大。不以崇讓爲優。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誠。猶懷謙讓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歸。且百祥薦臻。特表昊

穹之睠。五穀蕃熟。用彰后土之勤。億兆嗷嗷。籲天請命。書無卒。籲天。上下交應。幽明同心。舉而違之。臣所

未識。況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達上玄。以豐臣之衣食。道躋壽域。以延臣之歲年。沐浴皇風。二

十餘載。兒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鄉之時。歡呼遍野。閭里勉臣以不進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歸。

唯竭血誠。退無面目。便當隕首闕下。終不徒還。伏惟陛下照臣懇迫之情。一作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勝

嗚咽慙恨之至。謹奉表陳請以聞。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竝皆發丹誠。一無將賁白日。復請徽號。以光聖謨。臣以其懇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陳請。備述微誠。伏奉墨詔。批答未蒙允許者。衆心尙阻。天意未從。懇迫逾深。兢惶無措。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謙。化成彌損。雖江海善下。老子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每應朝宗之心。書江漢朝宗于海。而日月居高。久稱照臨之位。況復上承天命。下覩人誠。若然辭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參造化。政體乾坤。萬邦宅心。百靈效職。此聖之至也。明並兩曜。信如四時。先天不違。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道德純備。禮樂興行。宸翰動於三光。睿藻窮於六義。詩序。故詩有六義焉。此文之備也。五兵不試。周禮。司兵掌五兵。註云。戈。矢。七德咸宣。左傳。二年。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也。武。有。七。德。我。無。一。焉。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黃龍偕兔。甘露慶雲。神禾嘉瓜。祥蓮瑞木。萬物暢遂。百穀茂滋。此天之至靈也。黎老班白。伏守闕庭。鰥嫠童幼。○養力之切。謠歌道。謂無夫也。此人之至誠也。有其德而無其號。拒乎天而違乎人。雖陛下謙讓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賤志難明。微誠莫達。戴天彌懼。履地益慙。不任懇迫屏營之至。伏願早建大號。以稱天人之心。謹再奉表。昧死陳請。以聞。

爲耆老等請復尊號表。一本題云二首。卽以前爲京兆府請復尊號第二表爲次篇。

京兆府長安縣耆老石靈等言。一作靈。一作靈。一作靈。一作靈。臣某等。一臣伏以陛下尊號未復。一十九年。時貞元十八年。德宗與元元年。去聖神文武號至是。

一十年盛德光大。玄化益被。一作盛德。光一作盛德。光一作盛德。加以休徵咸集。福應具臻。至於今歲。紛綸尤盛。風雨必順。生長以時。五稼盡登。萬方皆稔。神意人事。正在於斯。天不可違。時不可棄。臣等誠懇誠迫。頓首頓首。臣聞恩深必報。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以陛下四海之大。報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聖理。闕然未復。誰所敢安。臣心則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體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誠。今卽萬祥應期。百神奉職。飛走之物。皆已效靈。草木之類。咸能應聖。天命降於上。人誠發於中。此而可辭。孰云有奉。況復野多滯種。此詩有滯種。伊寡婦之利。畝有餘糧。足食之慶。充溢於京坻。梁宋間。蝼蟻孽鼠之揚。謂之坻。詩曾孫之庚。如坻如京。阜財之謠。歡呼於道路。盡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旣勤遐邇之心。又迫況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體髮膚。盡歸於聖育。盡一作成。衣服飲食。悉自於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鴻名而未覩。懇倒之至。夙夜不寧。謹詣光順門。昧死請復聖神文武之號。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內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勝懇倒迫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禮部爲文武百寮請聽政表三首。此爲順宗作也。德宗崩。順宗卽位。百寮請聽政。公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臣聞大道必體於至公。大孝莫高於善繼。禮記善繼人之志。上觀列聖。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禮文。仰承大事。嚴奉宗廟。慰安元元。然後德教惟新。邦家永固。伏惟皇帝陛下。寢苦泣血。苦草也。居喪以爲覆席。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德宗崩丙申。號慕無時。貫于神明。動于天地。未臨庶政。猶徇至誠。凡在人臣。孰不哀懼。伏惟先聖遺旨。俾陞

下抑哀而聽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懼死，輒布懇詞，期於必從，以慰寰宇。且王業至重，軍國方殷，一日萬機，不可暫闕。伏願追遵顧命，蹈履成規，恢王者華夷之望，順上帝乃眷之懷。臣等不勝哀迫誠懇之至。

第二表

晏元獻本。據文苑英華，此表乃是林逋請。聽政第三表，別有子厚第二表，今載於後。

伏奉大行皇帝知陛下至性自天，恐陛下執哀過毀，上惟九廟之重，下念萬務之殷，故遣詔丁寧，俾遵舊典。今百辟卿士，頤然在庭，瞻望清光，已七日矣。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子。固陳誠請，猶未允從。內外憂惶，莫知所出。臣聞大孝之本，繼志爲難，酌禮之情，得中爲貴。是以哀迷期數，哭泣有常，俯而就之。禮記：禮弓上登之。聖人所重，知難繼也。賈道而葬，後雖繼也。君子不爲伏願少抑哀懷，仰遵理命，以副神祇之望，以安億兆之心。光祖業於無窮，流德化於天下。凡在臣子，孰不悲戴。

又此文苑英華所載，子厚表也。

臣某等言：臣聞聖凡殊途，邦家異禮。故王者舍己從物，用身許天。雖居達喪，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通，達也。猶以事奪。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鑄鼎，仙等御龍。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萬姓長號。九有頤望。陛下以聰明睿聖，嗣守寶圖，爰及宅憂。書：王宅憂諱陰。三祀宅居也。迨茲累日，而孝思罔極。詩：永言孝思，極。尚輟乃讓之言。記：高宗諱陰三。年不言言乃讓。庶政未釐，頗闕如絲之命。禮記：王言如絲。臣等嘗覽載籍，粗知喪紀。若成周顧

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歷代猶遵西漢詔晉漢文帝將崩有遺詔以令天下前王所奉我國家以孝理  
命率諸侯相康王作顯命天下文明應期上用此法胥以傳授蓋事歸上當則不可不遵禮貴從宜從宜則不得不守理固然也  
臣等是以上陳懇懇輕瀆宸嚴冀遂血誠俯親國政而陛下執喪逾切聽理未聞億兆嗷嗷不知所訴臣  
以爲天子之孝在於保安社稷司牧蒸黎功超百王慶流萬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節蔑皇王之天猷固  
阻羣情務成謙德伏願以遺詔爲念奪在疚之懷就臨軒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萬機至重遺旨難違再獻表章上塵旒宸旒謂冕旒精誠徒竭天意未迴內外遑遑人神企望臣聞  
王者之孝異於匹夫禮不相淞道資適變當承平之代故殷帝宅憂而不言遇有事之時則周王未葬而  
誓衆周王謂武王也況今戎車猶駕邊候多虞兩河之寇盜難除百姓之瘡痍未合亂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  
嗷正在今日誠宜抑其至性以副羣心成先帝之大功繼中興之盛業豈可寢苦啜泣泣啜其庶政闕然  
九廟之靈何報萬方之望何塞臣等職參樞近誠切邦家若陛下未忍臨軒尙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  
敢奉詔不勝哀迫懇切之至

賀踐祚表此表順宗即位之日公代一節錄作也

臣某言太子中舍嚴公弼嚴公弼山南西道節度使子貞元五年中第奉某月日勅書慰諭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

册允昇寶位。貞元廿一年正月癸巳。凡在羣生。孰不慶幸。臣某誠懼誠抃。頓首頓首。臣聞天地泰而聖人

出。雷雨解而品物榮。○解乎。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葉重光。宗廟輔其德。殷宗龔默。再開成湯之

業。漢文聰明。克承高祖之緒。陛下重離出曜。體乾繼統。主鬯彰孝恭之美。撫軍著神武之功。左傳曰。攝

欽奉遺訓。作奉一。永保鴻業。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邇之地。覩日月之繼明。則四維之外。八極之表。人

神胥悅。草木皆春。煦嫗生成。以氣曰煦。以體曰嫗。○不失覆載。況臣膠膺藩守。累受國恩。爰自出身。泊乎

領鎮。沐浴聖澤。優游昌時。不獲親闕庭之禮。展臣庶之分。戴天賀聖。倍萬恆情。

禮部賀改永貞元年表。此憲宗即位改元表也。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八月。立皇太子爲皇帝。是爲憲宗。改元永貞。公是時爲禮部郎官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詔。今月九日册皇帝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

爽以前。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者。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順宗制令太子卽皇帝。寶命

方始。聖曆用彰。載宣臨照之明。遂施渙汗之澤。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重光下濟。積慶旁行。漢

祖推奉教之尊。漢高帝六年五月丙午。詔曰。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朕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皆太公教誨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文王遂無憂之志。禮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正名紀。曆名一表。運行於萬方。有過輕刑。流汪濊於四海。○譏。歡呼抃蹈。遐邇攸

同。臣某等親奉聖壽。仰承大化。踴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慶之至。

禮部太上皇詔。宜令皇帝卽位賀表。順宗立皇太子爲皇帝。自稱曰太上皇。皇帝卽憲宗也。公在禮部作此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顧宗本紀永貞元年八月庚子太上皇制命陛下卽皇帝位光奉寶圖不承鴻業溥天率土慶隲難勝臣某等誠喜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皇建其極存諸大訓帝出于震著在易經繼明以照于四方以繼明照于四方重熙以臨於萬國動植品彙永賴昭蘇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獲備班列親仰聖明踴躍之誠倍萬恆品無任抃躍喜慶之至

禮部賀立皇太子表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廣陵郡王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顧宗貞元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立子廣陵王淳爲太子改名純卽憲宗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者天序有奉皇圖載寧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聞商書載以貞之文齊一人元良漢史傳早建之義漢文帝元年有不唯立愛惟親其在繼明註見前陛下奉率前規敷揚盛典願茲守器之重易守器者莫若長子爰正承華之位承華太子宮名尊義方尊一作遵載錫嘉名離騷皇名此謂改名爲純也嘉崇建樹之禮式光典命以長而立左傳立嫡以自符於慎擇必子之選遂合於至公邦本不搖王業彌固此皆宗社垂祉啓佑皇心乾坤合謀保安聖運足以播休氣於四海洽大和於萬靈食毛含齒所同歡慶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踴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抃感悅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禮部賀皇太子冊禮畢德音表公爲禮部郎官時作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册禮云畢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者貞元二十一年四月戊申詔曰册禮京城繫四大辟降從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抃躍臣某等誠喜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

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册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

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勳而鬪績增榮詔云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兩轉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詔

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辭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匪正人是以教諭而嚴贊

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叶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而嚴贊

襄之禮作相賜與有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詔云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敬鬼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

之日則屏翳收蹟屏翳雲師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易帝出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

夷異俗同慶臣等謬參著定著定位序也倍百恆情無任歡慶踴躍之至

為王京兆皇帝即位禮畢賀表王京兆名構貞元二十一年二月自鴻臚卿為京兆尹

臣某等言臣聞大人繼明百神所以受職天子有道左傳天子有四海萬國由是承風伏以皇帝陛下續聖垂

休順時御極負辰而會朝夷夏禮詔明堂位天子負斧扆南面而立註踐祚而統和天人班固東都賦綴

入幽明感通遐邇昭泰遂使祥光下燭嘉氣旁通周王謝流火之符周武王渡孟津白魚入于王魯史槐

書雲之典左傳僖五年凡分至啓食毛含齒食毛者食土之毛也歡抃無窮臣某等幸親昌時獲奉大慶踴躍之至

倍萬恆情無任蹈舞欣躍之至

代章中丞賀元和大赦表

憲宗即位之明年改元大赦公到永之初與刺史章君作也。在永凡十年歷刺史者六人章其姓者二而其名不可考。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陽既昇煦育資始霑澤斯降膏潤無遺

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闡紀元示布和之令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肆

皆見恤人之心書管災肆赦左傳莊二曠然滌瑕得以遷善渙發大號申明舊章農有薄征刑禮舍已責

市無疆價估傳價作勳勳是錄爵秩以班寵寧閒於幽明澤必周於夷夏近甸輕權酷之入遠人忘水旱

之災既行慶於官僚亦推恩於天屬諸生喜疊塾之廣庶老加絮帛之優量入所以備凶與廉期於變俗

爰褒有容詩周頌有客謂尊賢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予之道斯在記檀弓孔子曰綸言一降庶政舉行

懷生之倫感悅無量臣某等守在遐遠親奉詔條踴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感恩抃舞屏營之至

禮部賀册太上皇后表

永貞元年八月順宗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太上皇立良娣王氏為太上皇后今表所賀即此也董氏册太上德妃本紀不載公時尚在禮部云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日語良娣王氏册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册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備禮册命者永貞

八月辛丑太上皇語曰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自服勤蕤祿奉

宗禱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禮亦

宜之良娣可册為太上皇后良媛宜册為太上皇德妃仍令母儀有光坤道克順陰教方行於萬國內理

所司備禮擇日册命○佛音弟太子有妃有良娣嬪子骨切天子后立六宮三夫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

克和於六宮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一本克字作已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

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對若天休奉揚睿旨長秋既登其正位長秋皇綸狄亦被於恩光內司服掌王后之

后宮名綸狄亦被於恩光六服韞衣掖狄



狄翰衣展衣線衣葉沙奉養見三朝之安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又至亦周旋有四星之輔史記天官書後宮四星末大豈獨配乾稱太一本助日爲明所以表王化之源如之

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儀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踴躍無地無任蹈舞欣喜之至

禮部賀太上皇后册畢賀表

臣某等言今日太上皇后册禮云畢率土臣妾慶抃無窮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嬪之至德書釐降二女子媯嬪嬪也嗣周母之徽音詩大猷調徽音徽美也表率六宮明彰萬國陛下克修理本以暢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倫識尊親之大豈惟婦順斯備禮記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陰禮用修足以播正始於王風詩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致時雍於帝典臣某等謏塵榮位獲觀盛儀踴躍之誠倍百恆品百一作萬

賀皇太子陵皇太子靈宗也時公尙在南宮代一藩臣作

某言伏奉日月制書貞元二十一年四月癸卯立廣陵王爲皇太子殿下祇膺茂典位副青宮青宮東宮也神異經曰東方有宮青石爲牆高三仞門有銀榜以青地長男之宮溫文光三善之名也其一知父子之禮其二知君臣之義其三知長幼之節繼照協重離之慶易明兩作離大人萬葉固本羣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況某夙蒙期獎職在藩方權抃之誠倍萬恆品

御史臺賀嘉禾表公貞元十九年，尚為監察御史。至二十一年，方遷禮部員外郎。當是嘗御史時作也。

臣某言。今日日宰臣以幽州州一有華所進嘉禾圖各一軸，劉濟節度使示百僚者，伏以嘉穀順成，靈昭昭格，天人合應，遐邇同風，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睿謀廣運，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圖應

聖，靈岳不愆於贊祐。靈岳謂北岳也。燕谷用遂於生成，穀鄴子居之，吹律而溫氣，至百穀生，今名為黍谷。豐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澤，暨聖教，休嘉克協，見天地之同和，六穗慚稱於漢臣。司馬相如封禪書：一莖六穗，謂嘉禾之

來於庭廚，以供祭祀也。異畝恥書於周典，同穎獻諸天子。唐叔得禾，異畝自中，形外均慶同歡，臣某謬職憲司，獲觀休瑞，無任抃

躍之至。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公為禮部員外郎時作，時貞元二十一年，史不書。及陝州所進紫芝草鶴陝觀察使崔宗所進示百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內出劍南所進嘉禾圖劍南四川節度使韋臯所進及陝州所進紫芝草鶴陝觀察使崔宗所進示百

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

合大和易保合大和天惟發祥詩長發其祥地不愛寶，嘉禾擢質，靈草抽莢，獻於王庭，唐叔慚同穎之異。見上薦諸

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漢書武帝紀：甘泉宮生芝草九莖，連葉乃作芝房之歌，以薦郊廟。既呈靈蕤之祥，詩：黍稷薿薿，魚方二切，盛貌。更覩煌煌

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人，權抃無極，臣某等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百恆品。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免運理棠樹等表當是貞元十八年，公在藍田縣尉時作，史不書。



禮部賀白龍并青蓮花合歡蓮子黃瓜等表

或註云京兆恐非是

臣某言。伏見今日日內出滄州所進白龍見圖。又出西內定禮池中青蓮花并神龍寺前合歡蓮子示百僚。二十三日。又出鹽州所進合歡黃瓜圖者。二氣交泰。萬國同和。動植思協於殊祥。遐邇畢呈其嘉應。披圖按牒。聖理彰明。臣誠懼誠慶。頓首頓首。伏以天地非遠。睿感必通。疊瑞重祥。累集宮禁。池蓮表異。靈化非常。敷彼青光。徵佛書而尤絕。成其嘉實。驗祥經而甚稀。積慶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龍騰白質。乘秋果應於金行。瓜合黃中。表聖更彰於土德。遠通邊徼。邊徼謂近出苑園也。謂定禮池也。合慶同歡。周於億兆。況復邦畿之內。雨霽必時。宿麥大稔。嘉穀滋茂。和風孕育。靈氣陶蒸。是皆發自帝心。達於天意。周流升降。成此歲功。惠彼羣生。自爲嘉瑞。臣某深惟多幸。獲遇斯時。觀靈覘之備臻。知人和之溥洽。無任慶抃踴躍之至。

禮部賀白鵲表

臣某言。伏奉進旨。宣示前件白鵲者。霜毛皎潔。玉羽鮮明。色實殊常。性惟馴狎。臣聞聖王之德。無所不至。有感則應。無幽不通。伏惟陛下。恩霑動植。仁洽飛翔。故得茲禽。呈休效質。伏以白者正色。實表金方。鵲以知來。淮南子。乾鵲知來。來而不知往。式彰寇服。用符歸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階。臣職參禁垣。獲觀嘉瑞。無任慶抃之至。

禮部賀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內出浙東觀察使賈全。貞元十八年正月。以常州刺史賈全爲浙東觀察使。所進越州山陰縣移風鄉百姓王獻朝園

內產嘉瓜二實同蒂圖示百寮者。寶祚惟新。貞元二十一年正嘉瑞來應。式彰聖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緝熙庶類。德馨上達。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化旁行。嘉瓜發祥。來自侯服。質惟同蒂。見車書之永均。地則移風。知化育之方始。雖七月而食。豳土歌王業之難。詩七月陳王業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七月食瓜。又大戴禮五月治瓜。七月食瓜。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漢邵平故為秦東陵侯。秦食瓜。八月斷壺。又阮嗣宗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五色稱珍。東陵詠嘉賓之會。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連吟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未聞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聖運。親仰珍圖。抃躍之誠。倍百恆品。無任慶悅之至。

爲王京兆賀嘉蓮表

王京兆極也已見上賀皇帝卽位表。暹註公尙爲禮部員外郎時作。永貞元年也。是年九月公出刺邵州十一月極亦貶矣。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內合歡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贊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書重華種德。晉卓陶適種德李氏卓陶之後故云。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每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連蒂垂芳。香激大王之風。宋玉云此獨大影耀天泉之水。沈約宋書文帝永嘉二十一年天泉池池蓮同幹。煥開宮沼。旁映給園。謂給孤獨園指青神龍寺也。靈貺應期。天龍護聖。寶曆愈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論語楮事後。素給或作績。無任抃躍喜躍之至。

爲王京兆賀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進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內無雨。卽須祈禱。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違。神必有據。密雲與綸言繼發。時雨將天澤並流。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憂切蒸黎。慮深稼穡。思彼未兆。防於無形。滲漉每出於湛恩。變化必隨於廣運。宸衷暫惕。已矯御天之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聖謨旣宣。遂洽漏泉之澤。晉丘游王曰德澤上周天下漏泉。垂霽周布。○霽徒感切霽首暎異雲也。霏微四施。黍稷盡成。公私皆及。詩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歡呼。見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動仰皇靈。渥澤徒加。涓滴無助。無任感悅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二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十四日。時雨溥降。伏以聖心積念。天意遽迴。移造化之玄功。革陰陽之常數。臣某誠慶誠抃。頓首頓首。皇帝陛下。仁育蒼生。恩同赤子。自頃天雨未降。時稼或憊。貶食齋戒。至誠幽達。又慮宿麥無備。播種失時。出於宸衷。特令賑貸。容謨潛運。甘雨遂周。布濩垂陰。司馬相如封禪書。匪惟雨之又潤。澤之匪惟偏我。汜布濩之。布濩布也。隨聖澤而俱遠。滂沱積潤。與恩波而共深。臣某才術無聞。謬司邦甸。生成必資於帝力。進退何補於天工。沐浴大和。慚荷無極。無任慶躍屏營之至。

王京兆賀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緣自春來少雨。宜卽差官精誠祈禱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靈跡。其日

雲陰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伏惟皇帝陛下言爲神化。動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積憂勤之慮。衆靈受職。蒼蔚且躋於南山。詩。蒼蔚兮蔚兮。南山朝隤。百穀仰榮。左傳。猶百穀之仰齊雨也。滂霈遂沾於東作。睿謨朝降。膏澤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識陰陽之不測。然則周王徒勤於方社。詩。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謂有事於山川也。一本作方岳。殷帝虛美於桑林。呂氏春秋。昔殷湯克夏。五年不雨。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樹其髮。割其爪。以爲饑用。祈福於上帝。豈若無災而早圖。未禱而先應。化超前聖。道貫重玄。徧野同歡。傾都相慶。臣之欣躍。倍萬恆情。

### 王京兆賀雨表四

臣某言。臣於三月二十九日。奉進旨於諸靈跡處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聞惟聖有作。先天不違。發令而祥風已興。班固傳云。習習祥風。郡甘雨。致誠而玄液旋被。臣某誠歡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側身防患。道邁周王。詩。江漢。側身修行。欲銷去之。盡力勤人。功超夏后。論語。禹卑宮室。盡力乎溝洫。聖謨廣運。驅百靈以從風。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澤。五稼。五穀也。油雲四合。孟子。天油然作雲。膏雨溥周。詩。芄芄黍苗。農壤遂一於肥。穰。丘交切。與壤同。滲漉。盡霽於遐邇。蒸黎詠德。知必自於聖心。草木欣榮。如有感於皇化。有年之慶。實在於斯。臣以無能。謬領京邑。上勞宸慮。運此歲功。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賀親自祈雨有應表五。或亦以爲代王京兆。然魏表言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必代外州刺史。所上在永時代人作也。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員外郎韓述狀報。以時雨未降。親自於龍堂祈禱。有靈禽羣翔。自成行列。如

隨威鳳漢宣帝神爵元年詔曰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晉灼曰威鳳鳳之有威儀者以翼龍舟其日降雨者伏以時或僖陽左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歲之常候式當聖日無害豐年陛下敦本務農憂人閔雨宸慮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鳥迎舟掩商羊之舞齊有一足之鳥舒翅而跳齊侯遣使訪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昔童謠云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應至矣將有水災仙雲覆水協從龍之徵易雲從龍初泛洒於商羊上宮遂滂霈於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詩雨我公田靡不碩茂殷后徒勤於自翦周公空媿於舞雩周禮春官女巫巫掌舞雩臣以庸虛謬司垣翰有年之慶惟聖之功臣不任云

卷第三十八

表

爲裴中丞賀克東平赦表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蕩平褒功宥罪布告遐邇者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都知兵馬使劉悟斬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詔天下繫囚死罪降從滿流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旣施必聞膏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協坤元之翕關坤元又已下放臣聞肅殺之後每致陽和雷霆旣施必聞膏澤伏惟陛下體乾剛以運行協坤元之翕關日坤其靜也翕其動百靈受職六合從風天地四方阻兵怙亂者左氏傳云州吁阻也聞是以廣生焉百靈受職六合從風阻兵怙亂者左氏傳云州吁阻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癸丑魏博節者無不旣錄甄居延激其效順特加旄節之榮是月以悟爲義寵以元功遂兼鼎鉉之任癸丑魏博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正亦討師道戎行窮賞賚之重剛切行胡死事極褒卹之優劫脅之役者故有是命易曰鼎玉鉉鉉胡犬切扛鼎耳也戎行窮賞賚之重剛切行胡死事極褒卹之優劫脅之役



盡除聚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復除。徭役也。賜種更盈於種。種先種後。種曰。○禮音童。種音蔭。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正義烈之家。物無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詩周家忠厚。漢帝慚愷悌之風。太平之德。斯爲至盛。崇一作太平之業。斯至然則虞巡可復。告成將慶於岱宗。書歲二月。東巡守至兗州。而兗屬淄青。今漢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應劭云。講禮再榮於闕里。漢宣帝元和二年。東巡守。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淄青兼。臣懇膺重寄。獲覩大和。拊蹈之誠。倍萬恆品。謹已施行。郡邑宣示。軍戎莫不動地。歡呼若醉。千鍾之酒。孔融與魏武書曰。豈非千鍾無以騰天鼓舞。如聞九奏之音。周禮鍾師註云。王出入奏夏容。而四方賓來。奏納夏巨。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無任慶賀踴躍之至。

柳州賀破東平表

臣某言。卽日被觀察使牒。使觀察李師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廣運。唐命惟新。詩周雖舊邦。靈囿廓清。而風也。且鍾音埋。又莫拜切。臆音陰。天地貞觀。貞觀者。也。率土臣庶。慶抃無涯。伏惟睿文聖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五行傳云。凡六沴之作。說曰。沴音戾。俗作沴。天降寶運。時歸太平。自克夏擒吳。殊類稽顙。羣疑革心。唯此兇妖。尙聞悖慢。庭議既得。廟謨必臧。願一旌旗燭耀於洪河。金鼓震驚於靈嶽。靈嶽。泰山。鄆城自潰。寧同莒魯之爭。左傳昭元。鄆爲日久矣。二十九年十月。鄆潰。子厚蓋謂師道初治鄆州城。壘修齊地。悉平。無俟耿陳之戰。與時長安。守備。而其將劉悟。乃與諸軍卷旗。束甲。還取鄆州。以求效順。故也。

政亂張步起瑗邪五年乃遣耿弇率劉歆陳俊三將軍討之戰于臨淄步衆大敗步乃斬五兵永載周禮  
 薊茂以降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瑗邪臨淄即青州沂二州之屬邑也  
 五盾七德無虧德或無一焉舍生比堯舜之仁董仲舒策堯舜率土陋成康之俗晏本更有伏以舜念  
 惟鯀既爾致理之方歷不介丘霧息已望翠華之來華之序曰今天子接千歲實在於斯臣守在蠻荒  
 沂水屬沂州亦淄青十二州之一也論論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千歲之統司馬逯自序曰今天子接千歲  
 大慶抃蹈之至倍萬恆情

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爲三道節度表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侍郎魏  
 管十二州爲三道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使之適均地豕之穴豕長地春食  
 以郭曹漢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此三道之所以分也  
 國忽爲樂郊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復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  
 根源自西自東不遠於指顧我疆我理詩我疆我理威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途適征徭之便俾  
 侯既定詩俾侯于魯賜履以寧左傳僖四年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大啓爾宇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異青衮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衛之地以昇宋人作新謀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  
 雍熙之化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盛於耨芝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更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  
 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按註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賦詩黍民王命仲  
 云南籥以箏舞也文王之樂此言魯地自是有禮之可觀也

仲山甫徂齊式過其歸註東方齊也蓋臣摠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

爲韋侍郎賀布衣竇羣除右拾遺表新舊史皆云韋羣爲左拾遺而諸本皆題云右拾遺未知孰是據竇羣傳羣夏卿爲京兆尹時薦羣夏卿傳先爲吏部侍郎

那後傳京兆尹太子賓客以至於卒恐不當作韋侍郎公時爲集賢正字

臣某伏見今日制除布衣竇羣右拾遺者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以處士隱於毗陵蘇州刺史韋夏卿

羣爲京兆尹復言之十八年三月召羣爲左拾遺按羣傳云陛下卽位爲二十年始自臣聞直道之行三代

之所以直凶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論語舉逸民天下歸心焉臣伏以竇羣肥遯居貞易肥遯無不利又曰包

蒙養正易包蒙吉又曰蒙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詠道真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謂在蘇州特所委知及歸朝

廷輒有聞薦庶逃竊位之責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以塞曠官之尤官曠廢也豈謂天聽曲從誓言

無廢況諫諍之職政化是參擢於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詩嗟我懷人實彼林藪震驚晦迹寧慮於遺

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孔子

子不以言舉人史記燕昭王欲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自羣受命冀

聖代式光於尊隲史記燕昭王欲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誠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自羣受命冀

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爲樊左承讓官表樊左丞或作韋左丞其名字年月未詳然當在京師時作附次貞元十五年之文後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書左丞寵命俯臨慚顏自失泛大鯨之海但覺魂搖戴巨鼈之山  
列於西極乃命馬馮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時而下帝恐未如思重臣問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  
流於西極乃命馬馮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時而下帝恐未如思重臣問尚書百揆翊亮萬機故  
天上尊北斗中樞太上作陛下有南宮左轄李固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  
直當時孔坦字方平咸和初為尚書左丞深為漢拜楊喬閑練故事坐後漢楊喬桓帝時為尚書後以黨錮  
文質彬彬建國典信任忠良於是帝意稍解庶得百僚有憚於會府諸侯取法於京師臣實諉才鳥切先  
也禮記足謬登清貫握蘭起草建禮門內懷香握鬪趁走於丹墀直於昔秦朝經削竹頒條守為竹使符以  
以諛聞  
竹箭五枚長五寸納刻蔡書第一至第五各分其半右留京師近貽人瘼備歷中外無聞聲彩版圖再緝  
左以與之故云剖竹又武帝初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  
貢賦未均於九州謂為戶銅印更操威儀不檢於三署察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試初上臺稱守尚  
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比六百次郎補闕豈易其人聖主求才宜難此受竊謂旁求俊乂啓迪後人  
石侍郎比三百石郎中比二百石  
側訪瓊奇○瓊古切必使德合準繩言成綱紀興化致理時無間言況安上必在於薦賢危身莫踰於曠職  
儼蒙垂收染渙然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為印色耳渙者取易渙汗其大號之意今本作業綬非俯矜丹  
誠愚臣保陳力之言列孔子曰陳力就聖鑒有責成之地無任靦冒惶悚之極○靦他謹詣朝堂奉表陳讓  
以聞臣所讓入別狀封進

為王戶部薦李諒狀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職如故表是時作

臣某言。臣聞知賢必進。忠臣之大方。擇善而居。一作明主之要道。況臣特受恩遇。超絕古今。報國之誠。寤寐深切。深一作斯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張羽儀。弘輔治化。治一作理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

見新授某官李諒。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敏而甚文。敏一作幹求之後來。略無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叔文爲度支。鹽鐵副使。以諒爲巡官。未及薦聞。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諒實國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諫官。使備獻納。冀它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則聖朝無乏士之名。微

臣緩微賢之罰。漢武帝詔。進賢受上賞。賢蒙顯。無任誠懇屏營之至。

爲戶部王叔文陳情表。叔文本傳。言叔文母死。匿喪不發。置酒翰林。自稱親疾。病。今當請。急。左右竊語曰。母死已。廩方留。此將何爲。此表。卽爲叔文。請急也。

臣某言。臣母劉氏。今月十三日。貞元二十一年六月庚戌。忽患瘧風發動。作瘧。一狀候非常。今雖似退。猶甚虛憊。都。涿驚惶憂苦。不知所圖。臣唯一身。更無兄弟。侍疾膏藥。難闕須臾。伏乞聖恩。停臣所職。今臣見在家扶持。其

官吏等。並已發遣。訖臣以庸微。特承顧遇。拔自卑品。委以劇司。夙夜兢兢。唯思答效。至誠至懇。天聽所知。豈慮未效。涓塵。遽迫方寸。蜀先主南奔。諸葛亮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亮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重輕之務。謂爲度支。鹽鐵。運副使。加焦勞憂灼之懷。雖欲徇公。無由枉志。况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許國誠切。於死生

報親。忍忘於願。復。詩。願我。進退窮蹙。昧死上陳。候母劉氏。疾痰小瘳。冀微臣驚寤再效。此。兩句。無任惶懼。懇倒嗚咽之至。是。月。丁。丑。叔文。以。母。喪。去。位。

代裴中丞謝討黃少卿賊表按史貞元十五年黃洞首領黃少卿攻邕管等州經略使孫公器請

表是時作新史行立傳謂黃家洞賊笏容管經略使陽旻爭欲攻討憲宗許之賈元白黃昌沔昌

此韓文公嘗有論黃家賊事宜狀其別

臣某云即日奉事官米蘭迴伏奉手詔云者元和十四年詔桂管觀察使臣聞膚革既平雖疥癬而

必去國語申晉諫吳王夫差曰今王非越是國豺狼已斃在狐鼠而宜除漢書孫寶傳侯文曰臣某伏惟

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寧下土兇渠盡殄威武載揚蠢爾腥膻尙聞凌暴靈旗

斜指漢武帝為伐南越告誥太一以下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銅獸俯臨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家

當發兵遣使者至郡三軍知必勝之方萬姓喜永清之路書曰永徵臣忝司戎律親列顏行漢助傳如

合符符逆乃聽受之顏行註云顏行猶躡伏波之舊規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遣伏波乘下瀨之故事漢武征

厲行在前故曰顏行註云顏行猶躡伏波之舊規漢光武建武十八年遣伏波乘下瀨之故事漢武征

或曰伏波越人歸漢者臣我曰瀾滿也吳越謂之瀾桂陽若梧皆嶺南所謂黃賊正為患於嶺南耳

盡瘁事國或燕居息期畢命於戈矛不宿於家思奮身於原野即以今日某時出師就道便披榛蹶

石摩壘陷堅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曰吾聞致師蕩清海隅永息邊徼境也吉甲切竊以材非充國敢自贊於

無隳漢神爵元年西羌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志慕孟公庶追蹤於不伐論語孟之反不伐

自伐其功故獨殿後也不謬承重委寤寐竊惶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爲裴中丞舉人自代伐黃賊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風姿詳雅，謙虛內敏，籌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後歷郡掾，深負政聲。惠愛在人，姦邪屏息。勤勞已著，幹蠱無倫。幹，易也。今黃賊尚據荒陬，犬巢未覆。儻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掃蕩氛祲。妖氣也。廓清海濱，竊惟斯人。雅堪厥職。云云。

爲崔中丞請朝覲表。代桂管觀察崔詠作也。或本以爲崔能非是。據能傳：元和六年，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四年，爲嶺南節度使。初不爲臨桂，而長慶初，則公已死矣。當是崔詠無疑。元和十一年作也。

臣歷刺三州。州刺史。詠累遷鄧州刺史。連揔二府。舊史：憲宗元和五年八月，以鄂州刺史崔詠爲管經略使。八年十二月，復自鄂管移桂管。外任逾紀，入覲無階。就日望雲，魂飛心注。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覆載無私，邇遐同致。復昇平之故事，繼前聖之高蹤。中外踐更，出入迭用。臣以虛薄，叨受恩榮。徒躑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朝不廢夕，天威咫尺。左傳：九年，王不遑，顏咫尺。小白余敢食天子之命。無下拜。對曰：天威。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詩：俾彼雲漢，天威咫尺。使宰孔賜齊侯。前在朗寧，朗寧州。封章累上，及移臨桂。星紀屢周，在邕州。累陳誠懇。又云：自領桂管，又逾再周。卽謂此也。蓋自八年十二月至十年是月爲再周矣。微衷尙隔於戴盆，司馬運書云：望以積望徒懸於窺管。莊子：朔管窺天，用錐指地。妾董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人欲天從，於茲未驗。下情上達，終冀不誣。敢黷宸嚴，罄陳丹懇。伏乞賜臣除替，許至闕庭。廁蹈舞於羣僚，備班行於散地。足趨中禁，目覩大明。俾成九族之榮，以盡百生之幸。非

敢竊國寶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易晉康侯用錫馬。藩庶盡日三接也。一覲龍顏。萬死為足。無任懇迫激切之至。至十年方以踐行立代詠為桂管觀察使。

代柳公綽謝上任表。公綽字起之。京兆華原人。史有傳。元和六年作。

肅恭休命。晨夜趨程。祇荷寵私。不遑寢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訖。憲宗元和六年六月。公綽自御史中丞為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觀察使。臣聞古之制爵祿者。爵以居有德。祿以養有功。臣本書生。貞元元年四月。公綽再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官不期達。值某皇帝。睿皇帝。文明撫運。大闢玄猷。搜采衆材。幸忝甄錄。○甄居延。歷踐中外。星霜屢移。曾無涓塵。上答鴻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顧無綏馭之能。謬忝澄清之寄。公綽先為四川節度判官。召為吏部郎中。諭將何以敷宣皇澤。普諭天慈。唯當察慝。以為防視。俗而為教。獨除細故。務安黎獻。庶幾清靜無擾。以慰遠人。臣不勝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謝上任表。愬。隴右臨洮人。元和十二年。夜入蔡州。擒吳元。十一月。有詔進檢校尚書右僕射。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然襄州與嶺表遠絕。而公自柳州為作。恐非公之文。

捧對絲綸。其出如綺。慚慚無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賤瑣材。智略無取。幸賴先臣緒業。愬即西平王晟之子。處有大功於唐。累忝國恩。天澤曲流。遂司節制。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愬自宣苑開儀使。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隨唐鄆節度使。寄深分闈。任重專征。顧無將領之才。謬處衆人之上。豈謂宸私軫念。仁育為心。霑澤無涯。德音屢降。士衆感悅。咸思竭忠。遂



得藩師暗入賊境。不意兇渠就戮。此皆聖謨。豈敢明天以爲己力。左傳：僖二十四年，介之推曰：『絜人之財，猶謂之盜。』况食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仰荷殊造，重於丘山。臣以月日上訖，謹當敷宣皇化，普諭聖慈。綏撫三軍，又安百姓。冀以塵露，上答鴻私。  
臣云云

代節使謝遷鎮表。節使不可考。表謂率勵遠人。此在永州作。次元和九年文後。

鴻私曲臨，獨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謬膺仕進。雖竭盡驚劣，力效忠勤。冀寡愆尤，敢望官達。某宗皇帝宗德不以臣儒術淺薄，超授禮官。尋遷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宗順不遺臣小善，擢處諫曹。叨承厚恩，備職藩翰。顧惟瑣劣，多慚負恩。伏遇陛下宗憲德紹唐虞，無私庶政。臣尸素歲久，譴譎宜加。豈冀褒昇，更遷重鎮。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獻替之榮。將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當務修農稼，率勵遠人。鋤其奸慝，以副勤恤。無任云云。

爲劄同州謝上表。劉同州未詳。德宗貞元十八年，以同州刺史劉公濟爲郿州刺史。郿坊丹延節度使。豈即此人。耶當在京師時作。次貞元十六年文後。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訖。臣初奉綸言，震抃無極。及臨所部，驚懼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無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爲吏。有恒懦之質。恒音厓。懦弱也。無區處之能，託跡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論語：雍也。可使南面。雍字仲弓。委身即署，闕馮唐論將之對。漢書：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馮唐下吾每飲食未嘗不在。鉅鹿也。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

將也。嘗懼叨冒清列，蕪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薦及，八命作牧。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賜國八命作一麾，出守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況馮翊靈王，都古稱三輔。漢世左馮翊右扶風京兆謂馮翊郡名。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同州防禦長春領之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漢書吳芮贊著于甲令而稱俯窺圖記，踟躕無地，以兢以惶，思重命輕，不知所效。庶當刻精運力，一本作勵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庶幾之心，懷懷增惕，徒望雲而就日。史記放助其仁如天，其智如雲，喜近帝鄉，鄉多近親。將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誠，無任悃懇屏營之至。

代裴行立謝移鎮表行立移鎮在公卒後表，查他人之文，誤編在此。

星言即駕，詩星言夙駕便道之藩，祇荷寵榮，不敢寧息。臣某爰自弱齡，即忝推擇，階緣試吏，累忝清資。先聖以臣粗知兵要，俾統師徒，交疊倣擾，黃賊不馴，奉詔俾臣撲滅氛祲。元和八年八月以虜州刺史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十四年，士衆賈勇，左氏傳高固曰欲思酬渥恩，冀因此時，得立微效，豈謂時多疫癘，不副憂勤。知臣特深，復洗瑕責，夙夜感戴，捐軀有期，徒增憤勇，力未從願，微臣不幸，爰故重重，泣血摧肝，載崩載咽。陛下龍興御極，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憲宗崩閏月丙午，穆宗即位。寰海永清，道暢八埏，地有八埏，八埏八際也，相如封禪書，威加九域，鴻私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過膺抽擢，是歲二月，行立自桂管復徙安南。況臣比臨

此鎮備更夷險。故材舊壤。宛在目前。蓋言前爲安南經略。今復爲郡。該也。雖則殊鄉。還同衣錦。量巨鼈之力。未足負恩。猶較  
麩之微。焉能報德。將何以宣揚聖造。撫慰疲羸。唯當遵守詔條。貶棄奸慝。平勻徭賦。示以義方。持清靜以  
臨人。守無私以奉國。重修前志。再礪戈矛。展駑駘之效。申鷹犬之用。庶荒陬夷獠。盡沐皇風。率土生靈。備  
聞斯慶。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章永州謝上表。公謫佐永州刺史。之見本集者六人。元和五年以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講集序及墓  
後誌。又有刺史崔簡。未上。被罪。見簡墓誌集文等篇。元和七年八月。刺史卽此所  
謂章永州也。表云。曠牧守於再秋。正言簡以罪去。後無其人耳。表當作於七年云。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訖。州一作任。受命若驚。臨職彌懼。臣以無能。累更事任。  
神州亦縣。史記。鄆。中國名曰赤縣。神州亦縣。神州者九方所謂九州也。神赤皆美言也。實所備嘗。過量逾涯。  
每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漢志。中二千石。二千石。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與襦袴  
之謠。況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陸賈使南越。南越  
可墾乃石田之餘。左傳。哀十一年。子胥曰。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之。曠牧守於再秋。彌驕獷俗。○竊。古  
分災本出於一時。左傳。凡侯伯。教也。積弊遂逾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姦生令下而詐起。子  
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  
風。用答生成之造。無任感恩隕越之至。

謝除柳州刺史表詩本表首云伏奉三月十三日制除臣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六月

三日

早以文律參於士林。德宗選於衆流。擢列御史。貞元十九年陛下嗣登寶位。微臣官在禮司。憲宗即位時百寮稱賀。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禍誣。聖恩弘貸。謫在善地。累更大赦。獲奉詔追。違離十年。一見宮闕。親受朝命。牧人遠方。漸輕不宥之辜。特奉分憂之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謹當宣布詔條。盡竭駑蹇。皇風不異於遐邇。聖澤無間於華夷。庶答鴻私。以塞餘罪。云云

柳州謝上表貞元中代人表恐僞

臣某言。伏奉詔書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訖。臣前歲以久停官秩。去年蒙聖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趨赴京師。公為柳州正月已召至京師三月方出表謂蒙恩除替乃在去年非公作明矣以舊疾所嬰。彌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歸途。襄陽節度使于頔。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陽節度使與臣早歲同官。見臣當暑在道。懇留在館。尋假職名。意欲厚臣。非臣所願。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於區中。憂濟之勤。心每徧於天下。常以萬邦共理。必藉於循良。一物不遺。尚延於愚藐。莫角切假臣寵渥。重領方州。驚駘復效於奔馳。枯朽更同於華秀。臣聞潢汚易竭。潢汚小行深之水。抑有朝宗之願。書江漢朝宗于海犬馬無識。猶知戀主之誠。揣分則然。惟天知鑒。況臣昔因左官。漢書諸侯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降秩為左。選任諸侯。為左官。一紀于外。子牟馳於魏闕。莊子中山公子牟曰身在魏闕之上。心居乎魏闕之

下奈何魏因象魏汲黯積思於漢庭。漢武帝以汲黯爲淮陽太守。黯曰：臣今病力不能。豈非夫人獨無斯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願。猶冀苦心廟節上奉詔條，惠寡卹貧，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鴻私，不勝愴欣之至。○據音荒，博

與表合編爲廣南，乃元和五年也。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間出，爰從撫字，逮于察廉，所職恪勤，庶務皆勸。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連帥，元

十四年十月，容管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清世爲蠻，毒痛黎人，元

病也。瘠一作瘠。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撫臨，桂仲武爲安南都護，夙夜經行，盡除兵

器，賊徒讎恩，黨種歸義，炎荒之俗，靡不底寧。仲武至安南，楊清距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下離心，仲

鎮容州。長慶二年十一月，以仲武爲容管經略使，勳效彌顯，澄清庶類，邁德前修，深負能名，合遷重鎮，臣自惟凡懦，不遠前人

伏乞天恩，迴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飾能，庶微臣免尸祿之憂，某獲無私之舉。

奏薦從事表

某績茂戎軒，才優管記，操刀必割，賈誼傳：日中必昃，謝剗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巧冶鑄千將之機，清

豈謝剗犀，水粹其鋒，越砥斂其畧，水斷蛟龍，陸剗犀革。

河東先生集 五表

王粲刀銘云陸剗落筆不休傳毅字武仲爲寧慚倚馬世說桓宣武北征袁虎從行時被黃兔會草露布厚兕水截鯨鯢李日與韓荆州書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况早登科選夙洽時譚匪惟詞藝雙美抑亦器能多適比於流輩頗爲滯淹輒敢薦陳伏希獎錄

代廣南節度使謝出鎮表鄭綱傳初拜中書侍郎加集賢殿大學士轉門下侍郎憲宗初綱精求制置綱諫默多無所事由是出爲置南節度觀察使廣州刺史

鴻霽曲臨惶駭交集捧對綈絳音不知所圖臣聞蕭曹佐漢六合爲家夷望匡周萬方同軌文曰臣幸以芻蕘累忝殊榮天德薦臨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聖增日月之光俾兕渠勦絕命○勦子小切其人康寧實由臣不稱職使此艱患使一伐檀與議詩伐檀刺食也在位貪鄙無負乘招讖易曰負且乘致寇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常懷覆餗之虞鼎寶折足覆公餗餗敢望專征之寄元和四年二月綱罷嶺南獻俘未遠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無任云云

爲楊湖南謝設表德宗貞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亥宴羣臣于馬磯山池上賦九日賜宴詩六韻賜之敕設豈亦此時耶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者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懼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隅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詩彼君子兮不素餐兮餐一作食知無肉食之謀左傳莊十年齊師伐我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繼至豐膳爰來陸海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兼陳陸海即陸也餽醴皆設餽米饋也醴酒名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樂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  
陳徵效上答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

爲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武元衡真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集有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曰武公

爲右庶子此表當在二十年夏作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櫻桃若干者天墜特深時珍薦降寵驚里巷恩溢圓方圓方謂俎豆臣某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以含桃之差時令攸貴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天霄集繁星而積耀味調六氣承湛露而不晞詩灑露斯晞盈昔而外被恩光諫二切目也適口而中含渥澤顧慚素食詩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彌切自公詩委曲委曲豈圖君子所先遂厭小人之腹左傳昭二十八年顧之心賦而已無任云云

謝賜時服表此表代人作當是在京師時也

祇荷寵私啓處無地詩不遠臣久忝朝行歷職無効在苜蓿紀儉榮歲時不能少益聖猷以副深寄致使賊遺君父後漢耿弇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耶艱難未息合處嚴憲以正國章伏以陛下恢天授之恩廣地載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絨重劇丘山捧戴以入闈門空知夕惕易夕惕若厲裁縫而爲衣服固可書行張翊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內省疲驚將何答効





奉進者。伏以景雲上瑞。景雲。慶雲也。孫氏瑞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王者社符。社。一煥影彰之在天。知聖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詩。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註。截。齊也。道洽無垠。承天地之貞明。易。明者也。導陰陽之和氣。紛紛郁郁。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齋來輪囷。是謂卿雲。自東而徂西。若煙非煙。一句而再至。徵諸古謨。音。事罕前聞。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簡冊。

爲裴中丞奏鬻管黃家賊事宜狀。裴中丞。桂管觀察使裴行立也。前卷有代裴中丞謝討黃賊表。

右今月四日。鬻管奏事官嚴訓過。謂過。桂州。稱押衙譚叔向等。與黃家賊五千餘人。謀爲翻動。雖已誅斬。猶未清寧。當時差本道同十將某至鬻管界首賓州以來。迎探事宜。兼爲聲援。昨得十四日狀。并嚴訓狀。報同其黃家賊並已退散。各歸洞穴。訖伏以鼠竊狗偷。非足爲患。陛下威靈遠被。神化旁行。遂使姦猾之謀。一作狹。先期而自露。回邪之黨。不戮而盡夷。伏恐飛章已達。吉語未聞。尙軫天心。猶煩廟算。臣謬居方鎮。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讓監察御史狀。公拜監察御史。裏行。諸公於此狀首尾得戲名。銜無裏行字。後人妄削耳。

右臣伏準名例律。諸官與父祖諱者同。不合冒榮居之。律。十二篇名例律其第一也。節文。諸府。官稱犯父祖名而冒榮居之者。免所居官。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父禮律之制。所不敢踰。臣不勝進退惶恐之至。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勅旨。貞元十九年閏十月日。承議郎新除監察御史臣柳宗元奏。一本無承議郎止。宗元三字。只作具位臣某奏。又

一本議 奉勅新除監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準禮二名不偏諱。不合辭讓。年月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佑宣。

為京兆府昭應等九縣訴夏苗旱損狀。或曰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於七月。時京兆尹李實

意其說恐未必然。按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以鴻臚卿王權為京兆尹。此狀訴夏苗旱損而首云。認領京畿已逾兩月。疑與此合耳。

右臣謬領京畿。已逾兩月。政術無取。誠懇莫申。遂使雨澤愆期。田苗微損。夙夜兢懼。寢食靡遑。今長安一

十四縣。當作二十四縣。並准常年例全徵。並一其昭應等九縣。臣各得狀。並令詳審。各絕隱欺。謹具別狀封進。臣

當府夏稅通計約二十九萬石已上。據所損於免。祇當三萬石有餘。恤人則深。減數非廣。伏以聖慈弘貸。

憫念蒸黎。臣忝職司。不敢不奏。無任慚懼之至。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故某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一作故某官贈某官某乙男某乙。按承嗣以元和元年謫。永至三年量移澧州。

集有送承嗣序。王承宗事在四年。此狀必四年以後作。

右臣亡父至德之歲。死節睢陽。山昭睢陽。靈靈死之。陛下每降鴻恩。必加褒寵。再贈揚州大都督。臣

自七歲。即忝班榮。承嗣七歲為婺州別駕。垂五十年。常居祿秩。再守遐郡。歷刺施州。續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承

為涪州勅開反。承嗣以無備。竊永州。集有途南涪州。量移澧州。序云。始由施州為涪州。無以負荷先志。左

擇蜀道劫寇。敵長不敢犯。然而刀筆之吏。以簿書計校盈縮。受讒茲郡。蓋謂永州也。無以負荷先志。傳

其父析薪。其子不報效。殊私以慚。以懼。隕越無地。伏見某月日。敕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元和四年十月

制前審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官爵以神策右雷霆所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一作效願預一軍中尉吐突承權爲招討處置使討王承宗

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鋒觸刃摩墨舉旗冀獲盡於徽誠儻不墜於遺烈踴躍之至夙夜不寧敢

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攷藝國子置車甲之司王制有發則命大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事詳

府君睢陽廟碑及遂南千秋思奮於事越漢南越傳粵至武帝時獨其相呂嘉不欲附從韓千秋以

涪州量移澧州序內史記灌夫字孺張孟嘗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灌何

仲孺期死於奔吳爲將軍屬太尉請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灌何

將軍願從者數十人馳入吳軍士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

瀝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進農書狀農書三卷

右伏奉某月日勅宜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爲恆式者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倣

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而一作於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勵農功既立典於可傳

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容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

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

代人進瓷器狀○瓷才資切陶器之級堅者公集有元饒州書

瓷器若干事一無右件瓷器等並藝精埴埴埴和土也埴埴式埴切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

窟音愈病也。舜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賈誼賦黃鍾毀是稱土鏞之德。土鏞。瓦器也。以盛羹。非子曰。鑿舜飯土堦。又司馬遷器慚瑚璉。力展切瑚璉。祭宗廟。貢異器。丹。書。磬。砥。磬。丹。磬音奴。既尚質而為先。禮記。器用陶匏。尚質也。亦當無而有用。老子。當其無。有器之。謹。造某官某乙隨狀封進謹奏。

柳州舉監察御史柳澆自代狀元和十年三月出為柳州。六月二十七日到任後作。

右伏準從前赦文元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上後上三舉一人自代者伏見前件官頗有才行長於政術久歷

嶺南使職臣之所知敢舉自代無任懇迫之至

上戶部狀元註云左降官員外置同正員俸料舊用戶部舍員闕官錢充。今請改授正官占闕不用上件錢每年約計數萬貫柳州作。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勅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李豔判給處足明皆是正官今請悉依故事為准並廢員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資其成功俾無虛授貯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冀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柳州上本府狀元註云莫誠教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一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准律以它物毆傷十二日保辜內死者依殺人論本府謂桂管觀察府也。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者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舉一伏以中丞謂裴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屬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感詩兄弟念難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殛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迫於深哀漢王倫諫

袁詔曰兄弟左右手也。周身不違於遠慮也。周防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更切惟輕之願。將鬪而斷其右手可乎。惟輕疑。況俟期尚遠稟命不遙伏乞俯賜與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慈育之恩豈惟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音輕肆塵躪惶戰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爲裴中丞伐黃賊轉牒裴中丞行立也

當管奉詔管管與諸管齊進管管諸管南等路裴中丞行立也誅討管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千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舉宗肆暴見前恃狡免之穴戰國策狡兔有三窟僅陰伏偷安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曰狡兔陰伏於附側○踏祖頑莊二切憑孽狐之丘莊子步仞獸無所隱其羈而孽狐跳跟見怪音良走也以爲威孤不射易孤矢之利天網可逃老子天網恢恢爲之祥孽嫉孽祥怪也跳跟見怪音良走也以爲威孤不射易孤矢之利天網可逃老子天網恢恢使臣墮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史記吳起謂武侯曰君不還師已期於席上趙充也田十二事其一事曰治遄隘中道橋今可謂宜投戈頓額而縛乞身左傳僖五年許男面縛銜璧面歸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音宜投戈頓額而縛乞身左傳僖五年許男面縛銜璧面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書黎獻黎民之賢者又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書天討積鬼誅之罪莊子爲不善于幽闇乘輕鬪曠音殷仲堪父警患牛鬪勇劣怒蛙韓非子云越王伐吳欲爲之軼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織縞當強弩之初不能入晉縞縞素也孤豚債肥牛之下左傳昭公十三年其有氣故也事亦見吳越春秋

厥上憤也○憤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易旅卦旋于處得其資斧子夏傳及索  
 佛問切又音憤齊側皆切○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旄頭胡星也勦絕有時命○勦子絕小切不索何獲左傳吳光云  
 不索某行拱稽致命稽檠載也或云稽計兵名籍執銳忘生視堅執銳車甲既備於小戎詩秦風小戎美兵  
 何獲立行拱稽致命稽檠載也或云稽計兵名籍執銳忘生視堅執銳車甲既備於小戎詩秦風小戎美兵  
 云小戎西戎註鯨鯢豈逃於誅戮以為大戮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竊觀上階上中下  
 略總制中權權制一作帥左傳宣十二年前茅慮無中戰士義激於身心列校勢成於臂指蹶張之技漢申  
 傳申厥嘉以材官材官古曰弩以手張之曰擊強以足踏曰蹶張○蹶音厥弩盡出於山林汲距之材漢甘延  
 張之故曰蹶張師古曰弩以手張之曰擊強以足踏曰蹶張○蹶音厥弩盡出於山林汲距之材漢甘延  
 石拔距絕於等倫師古曰弩以手張之曰擊強以足踏曰蹶張○蹶音厥弩盡出於山林汲距之材漢甘延  
 運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人徧徵於川洞穴故曰川洞賞懸香餌黃石公註曰芳餌之下必有死  
 夫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易師出以投壘不愆於羽檄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  
 猶以鳥羽示急也跋足惟俟於牙璋周禮典瑞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誥牙璋瑑以爲今月某日奏事官米  
 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牙璋兵象故以牙璋發兵也跋舉趾也○跋去智切今月某日奏事官米  
 及於寢門左傳宣十四年楚使申舟聘于齊及宋人殺之楚子聞之家事勿關土已填於左闔國語句  
 入命夫人自今日以後內政無不出於門內有尊是子也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左傳莊三年凡師信宿  
 外有尊是我也王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內左國填之以土也即以月日全軍出次左傳莊三年凡師信宿  
 分道並進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御史大夫嶺南貞直冠時清明格物禮記清明在躬又曰致知  
 事全體許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浮足為日固久容府楊中丞御史中丞容管楊瑛以義烈為己任勤襄

太常紀成統以安南李中丞御史中丞安南以英武爲家風象古謂曹業傳彝器樂謂並膺邦寄克達皇威

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孫子勿擊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孫子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

善善之功焉公此語義以此鼓行坐觀蓋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側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馬援

取孫子而旬取縹衣至漢武帝時至漢武帝時

欲內附獨其相呂嘉德反朝廷於是命路博德爲伏波將軍揚僕爲樓船將軍及歸義嗟此陋微自

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勳雖荒微之地固不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實謂揚

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左傳晉語捕鹿晉舉牒者

賀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一作賀中書門下表作

右今月三日元和十四年得知進奏官某報前件賊以前月九日二月九日克就梟戮者伏以天啓聖期

神資良弼善茲帝寶必有懲討以致昇平詩蠢爾兇渠蠢爾助戮荆敢行悖亂締交於雷霆之下結也時憲

宗討吳元濟李師道王承宗陰效逆於化育之辰逞豺聲以欺天左傳蜂目而恣狠心而犯上左傳狼心

謀克協威命旁行破竹寧比其發機杜預伐吳曰今兵威已振走丸未喻於乘勝孫子如丸濁河清濟

濁河會無溝洫之虞大峴琅邪劉裕伐南燕慕容超公孫五樓請據大峴超不從遂不聞崖岸之阻天兵

四合賊衆屢摧然後赦劫脅之辜許其歸復寬詐誤之典漢文帝紀北王反註期以撫循外恒皇威中

威聖德。雖在鼻鏡。郊記志古者天子祠黃帝用一鼻破鏡孟康曰鼻鳥名豈不知歸。是以未極誅鋤。遽聞內潰。鯨鯢已戮。見東海之無波。氛沴盡消。音戾仰太陽之普照。功格於天地。化合於陰陽。一德方繼於商書。書成有降神自同於周雅。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遂使垂白遺老。再逢大寶之安。大寶一作天寶搢紳諸生。遠期貞觀之際。慙無尺寸之功。開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寵。無任憤激屏營之至。抃舞歡慶。倍百恆情。

賀平淄青後肆赦狀註見上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一本云二月十二日以淄青削平。慶賜大洽。率土之內。抃躍無窮。伏以周滅三監。俱明誅放之罰。書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地為三國詩風邯鄲漢平七國。更嚴斬殺之科。景帝紀七國反太尉周亞夫將軍竇嬰將兵擊破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皆自殺六月詔曰今朕等已滅吏民當坐臥等及逆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藝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汚宗室未有翦覆兇渠。撫存疑類。威暫行而德洽。誅纔及而恩加。操兵者悉獲歸休。乘耒者更聞優復。與之種食。豐以貨財。疾苦盡除。鰥孤咸育。葬戰死之骨。增以賞延。憐刀傷之肌。存其屢給。滌山川之舊汚。申節義之餘寬。功多受三事之榮。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註云三事謂三公也元和十四年二月丁巳禮記十國以為進通有帥是月庚午以淄青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節著有十連之寵。禮記十國以為進通有帥是月庚午以淄青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之干羽。禮記十國以為進通有帥是月庚午以淄青較然逆順益以彰明和氣遠周罷七旬



平當伊尹無恥之辰。書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爲見咎繇惟輕之德。書罪疑惟疑扞躍之至。倍萬恆情。無任慶賀之至。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一作使註見前卷分淄青三道表。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二月命戶部楊於陵爲籍視土地遠近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一道。書氣盡除和風薄暢。一作遠暢裂壤既分其形勝均以聊曹濛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書濟河海岱殊服。惟青州八命作牧。周禮八命作伯無聞威經野必正其提封。周禮監國經野註河濟異宜。書濟河海岱殊服。惟青州八命作牧。周禮八命作伯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爲運。見前已肅澄清之政。鼠無夜動。左傳襄二十三年夫貝豈伏鶉變好音。子泮林食我桑好音。我惠澤豈俟於崇朝。仁化寧期於必代。孔子曰如有王。遂使琅邪卽墨田生無慮其異謀。深高祖六西有濁河之限。非親王子弟莫可王齊者。聊攝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祝。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祝有益也人入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城。恭以相公謨參禹績。詩云豐水東制出蕭規。揚子蕭也光輔聖神求康黎獻。某獲逢開泰。忝守方隅。扞躍之誠。倍百恆品。

爲表中丞上裴相賀破東平狀。裴中丞行立表相度亦次表作。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賀訖。某忝居末屬。行立與特受深恩。踴躍不寧。輒復披露。竊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運。故申甫方邵。邵當作召謂申伯咸宣王復古。

之勳。詩車攻宣吳鄧寇歌。謂吳漢鄧禹寇恂。吳漢一作寇鄧耿吳。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初定。異議紛然。詎訕盈朝。萋斐成市。詩萋斐兮。閣下秉心不惑。定命彌堅。詩討淮右之兇。則下車而授首。吳元濟服恆陽之虜。則馳使而革心。恒陽謂王承宗。度在淮西。布衣柏耆以策說度曰。元濟就擒。王承宗破贖矣。頤。沉師道惡稔禍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捷。次又捨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梟鏡懷仁。梟鏡註已見上。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永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宗袞。慶賀之至。倍萬恆情。

為裴中丞上裴相乞討黃賊狀韓本標曰。此本與上裴相狀合為一篇。次前謝討賊表作。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慙憤空積。陳力之志。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終賜展效。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尙餘寇孽。伏以黃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自固而東。小冢謂也。培塿。口切。合萃脆以爲強。莖。寸臥切。斫弱也。脆。此芮切。易斷也。一曰莖。劫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切。塿。郎口切。合萃脆以爲強。莖。寸臥切。斫弱也。脆。此芮切。易斷也。一曰莖。劫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陋。無足示威。而蜂蠶之微。適切。五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盡鴛鴦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踊躍。夙夜不寧。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

爲桂州崔中丞上中書門下乞朝覲狀中丞崔詠一本作上宰相狀次前請朝覲表作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戀闕庭，神魂飛越，頃在甯州，註見前表稟陳誠懇，謬尸進律

之寵，禮記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未遂執珪之願，左傳朝聘有圭，詩以介圭入覲于王，以相公膺賢輔聖，大敍彝倫，書彝倫攸敘，中外之臣，出

入更踐，某自領桂管，元和八年十二月詠遷桂管，又逾再周，註並見前，企鸞驚於紫霄，獨無羽翼，仰星辰於黃道，渾天圖語有黃赤二

道禮記疏曰月四時遊於黃道其方不同，徒竭丹誠，一作精，況正月會朝，遠夷皆至，六歲來見，要服有期，書六年五服一朝，服六

歲一，豈使班超之望長懸，東漢班超傳超以久在絕域年老思歸十二年上疏曰大封封齊五世葬周丘，

依風之，子牟之戀空積，莊子魏公子牟曰身居江湖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首丘

畢入天子之國，願附禮於小侯，拜丞相之車，袁盎爲吳知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敢希榮於下客，作下一無任懇禱屏營

之至，輕瀆威重，戰汗伏深，謹狀。一本止於下客無後數句

爲南承嗣上中書門下乞兩河效用狀次前請從軍狀作

右伏以越敗夫差，多會稽納官之子，越語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趙權粟腹，卽長平死事之孤，趙世

成王十五年燕王喜使丞相栗腹約歡於趙，趙報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燕師至趙，靡顛逆擊之，破殺粟腹，何者，義烈之餘，色氣猛厲，上將效於國

用，下欲濟其家聲，所以憤激悽愴，常思致命者也，某先父死難睢陽，事見集中南，事存簡册，累降優詔，祭

及子孫，爰自繹繹，超昇品秩，註凡前狀，肉食麋給，未嘗暫停，頃守涪州，屬西蜀遘道，永貞元年八月劍南支度

將致死命以盡夙心。寢戈嘗膽。志願未究。會刀筆之吏。實以深文。事見集中。遂南涪州序。首級之差。馮唐對文帝曰。上功首奪差六級。陛下之吏。削其爵。今復誰辯。惹致之謗。馬援征交趾。常餌薏苡。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後有不能自明。猶賴舊勳。謫居樂土。時承嗣。永州人。食人力之粟。守無事之官。拳拳血誠。無所陳露。伏見明制。與師討伐。恆冀前狀。覲爾小醜。尙欲逋誅。某材非古人。志慕前烈。願得身當一隊。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效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懇。申幽明之冤痛。撫劍心往。發言涕零。嘗聞漢法。有奮擊匈奴者。諸侯不得擁遏。又況丞相總軍國之重。定廊廟之謀。固當弘獎。無所棄捐。伏乞哀憫。收撫以成其心。無任懇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書門下舉柳漢自代狀。與前舉監察御史柳漢自代表同作。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便具所舉人兼狀上中書門下者。今奏請前件官自代。謹連狀。

爲長安等縣耆壽詣相府乞奏復尊號狀。註已具三十七卷。請復尊號表。

長安縣耆壽某乙若干人。一本無。右某等伏以生長明時。游泳皇澤。鼓腹且知於帝力。食毛敢忘於君恩。左傳。食土之毛。誰非君臣。竊見近者祥瑞所陳。周於百郡。豐稔之報。均於四方。有以知上玄降臨。誕告嘉應。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旣行。鴻名未舉。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巳者也。某皆陶煦純仁。○煦。吁具切。溫也。成此耆老。生旣無補。死而何求。唯願上聞帝關。復建尊號。用彰聖德。以報皇慈。披露血誠。伏守天闕。糜軀碎骨。

猶生之年。謹以今日詣光順門。輒進表訖。表一作奏。伏惟相公贊翊明主。贊翊一作協贊。共致太平。而使名號尙鬱。天人失望。草野愚鄙。竊有感焉。伏望敷奏之際。開陳其要。俾下情允達。大願克從。退就泉壤。樂而無恨。輕贖相國。伏待典刑。謹狀。

爲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復尊號狀此當在前

長安縣耆老某乙等若干人。一本無上文。右某等幸以羸老。獲視昇平。蹈舞薰風。謳謔壽域。譬之草木。何以報天。寤寐焦勞。不知所措。伏見聖君臨御。玄化升聞。瑞應匝於萬方。○與同。豐報窮於四海。神祇注意。天地傾心。覺悟生人。必有爲者。一作必將有爲。蓋以挹損徽號。近二十年。與元年。盛德益光。大名未復。致遠邇積慮。幽明憤憤。故自古以來。嘉瑞之至。未有如今歲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懇誠。勤勤相符。正在於此。某等眷戀明時。朝夕是切。唯願早復大號。以契天心。庶得聖政益光。鴻化彌遠。少遂踴躍之甚。今請詣光順門進表。昧死上陳。伏以待郎。貞元十六年十月。以吏部侍郎奉夏卿爲京兆尹。道合君臣。惠敷黎庶。儻遂收採。愚慮致貢天庭。俾草萊微誠。得達萬乘。非所敢望。惶懼伏深。謹狀。

## 卷第四十

### 祭文

河東先生集 五 祭文

祭楊憑詹事文 憑字虛受一字嗣仁弘農人公娶楊凝女為憑從子婿據楊氏誌父讓部郎中凝

元和中十二年柳州作

年月子培 一本有使持節柳州刺史柳某一十五字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於丈人之靈卿雲翰因

因是謂慶雲慶雲師 天漢昭回詩傳彼雲漢昭回自然物外寧雜塵埃公稟閒氣

自得誰屑羣猜 願孝友忠信母弟凝凌相友愛聞於九垓

雷世榮甲科 大曆九年憑亦務顯處作務亦公之俊德有而不願御史之選朝之所注公勤於養投劾引去

也與迂同 京兆之難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市里歡呼皆稱瓦礫道伺之實由開道獲免公捍

其強仁及童孺 元和十四年憑自左遷而出擁道牽慕道峻多謗德優見憎煩言既詆

寄無倚法 以削惡與御史中丞李夷簡素有隙是歲七月夷簡劾憑江西憲誠及它不法詔刑部尚書李

怒大理卿趙昌 即登參訊時憑治弟永寧里功役叢煩又幽妓妾於永寧別舍謗議頗譴故夷簡藉之痛

致政是膺年唯始至 道則彌跼頡頏今古飛而上曰頡優游德藝實期濬發再光文陛誰謂昊天遽絳

厲 厲惡也詩降此大厲嗚呼哀哉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

史記外戚世家或不能成子姓 早喪淑人元

十五年八月一日公之恩禮斯重。眷撫惟新。綢繆其志。實敬實勤。迨今翌然。十有八祀。自貞元十五年已  
夫人楊氏卒年二十二德輝閒絕。音塵莫俟。歲首發函。視遠如邇。雖當  
丁酉年家缺主婦。身遷萬里。謗言未明。黜伏逾紀。十二年沉痾心術。猶治撫膺。頓首流泣。視○禮文證既飲而還。莫傳音旨。鄉風長慟。於茲已矣。嗚呼哀哉。承計  
之始。卜兆既逾。載馳斯文。出拜路隅。哀從海澨。視寄禮致皇都。寸誠相續。終歲不渝。天道悠遠。人世多虞。  
寄心雙表。表謂長恨囚拘。嗚呼哀哉。

祭穆質給事文

質河內人。秘書監寧之子。一作祭穆。撫州文據傳。質自給事中出。爲開州卒。然此

開移。穆未及行而卒耳。此文柳州作豈  
賀元和十二年閏方自開遷撫故耶。

昭祭於給事五丈之靈。自古直道。鮮不顛危。禍之重輕。則繫盛衰。矯矯明靈。克丁聖時。丁一作生形軀獲宥。三  
黜無虧。論語孔子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質良發策。始振其儀。天子動容。敬我直辭。貞元元年九月。德宗詔。賢良方正  
漢故事。三公當免。下式著議。洪載之册。命以諫司。質以制舉自譏。抗姦替否。與正爲期。奏書百上。知無  
羊可烹。德宗深喜之。擢第三等。載之册府。命以諫司。質以制舉自譏。抗姦替否。與正爲期。奏書百上。知無  
不爲。誰謂劉質。劉向英風莫追。給事黃門。奉職樞機。封還付外。動獲其宜。無曠爾位。惟公在斯。質累遷給  
得失未嘗不盡言。元和初。鹽鐵轉運諸院。擅繫囚者。掠殿。楚人多死。質奏請與州縣參決。自是不寃。王承  
宗反。用內官吐突承璀爲招討使。四年十月。質與度支使李元策極言其不可。明日。前承璀四道兵馬使。  
帝頗不悅。以質爲太子左庶子。達道之行。實惟交友。患難相死。其廢自久。公實毅然。誓均梅斧。挺身立氣。不改其守。黜刺  
南荒。元和四年七月。京兆尹楊憑貶臨義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隕首。邈矣高標。誰嗣於後。王命南下。郡

符東剖見留滯湮淪。殲此遐壽。嗚呼哀哉。公之伯仲。信惟先執。穆質穆良穆賞皆見感激之風。道同義

立。中司守直。奸權是襲。致之微纒。音墨索也。易。誣以賄入。瑣瑣其徒。榜訕愈急。贊字相明。累擢侍御史。分

妻相贊參共誣贊受金捕送贊侍御史杜倫希其意錄鍊甚急○榜音彭賦音信詔下三司議於洛邑噫

我先君邦憲是輯。平反羣枉。○反字袁切漢書平反大忤三揖。左傳三年三揖。大夫士危法旋加。譖言俄及。左

官夔國。贊弟贊。詣國。揭登聞鼓。訟冤。詔三司使柳鎮。李觀。楊瑀。義夫掩泣。邪臣既黜。乃進其級。貞元八年。

部耶中端於庶僚。直聲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遺則。公在郎位。再罹擯抑。時忝憲司。竊分枉直。抗詞犯長。有

志無力。惟韓泊劉。謂監察御史韓泰。劉禹錫也。同憤密臆。道之不行。銜媿罔極。公在左掖。議登秋官。先定於志。將發其

難。決白無狀。以申禍端。秉心撰詞。義不可干。謂將白公之枉。會逢友累。謂其坐楊會莫自安。感於襟中。○積展呂

也。事見左傳。有涕汎瀾。嗚呼哀哉。壽宮久翳。狼荒萬里。禮不可違。誠不可弭。抽哀洩憤。舒文致美。願迺海

風。以窮洛涘。清明如在。神鑒何已。嗚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呂衡州温文温字和叔。一字化光。河東人。温之生平。公嘗爲之誌。

維元和六年歲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遣書吏同曹人名

爲曹吏家人襄兒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呂八兄化光之靈嗚呼天平君子何厲厲天實仇之生人何

罪天實讎之聰明正直行爲君子天則必速其死道德仁義志存生人天則必天其身吾固知蒼蒼之無



信。莊子天也。若其正也。耶莫莫之無神。今於化光之破。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復呼天以云云。天乎痛哉。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載紛爭。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獨取其直。貫於化始。與道咸極。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藝備。斯爲全德。溫從陸質治春秋。梁竊爲文章。勇子藝能。咸有所祖。而官止刺一州。元和三年十月。元治溫均州。刺史職者不厭。再貶道州。刺史五年。移守衡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沒而不立。豈非修正直以召災。修一作。好仁義以速咎者耶。宗元幼雖好學。晚未聞道。泊乎獲友君子。乃知適於中庸。削去邪雜。顯陳正直。而爲道不認。兄實使然。嗚呼。積乎中。不必施於外。裕乎古。不必諧於今。二事相期。從古至少。至於化光。最爲太甚。理行第一。溫在衡州。治有善。尚非所長。文章過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貪愚皆貴。險很皆老。則化光之天厄。反不榮歎。所慟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內若焚裂海內。甚廣。知音幾人。自友朋凋喪。志業殆絕。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興行於時。使斯人徒。一無徒字。知我所立。今復往矣。吾道息矣。雖其存者。志亦死矣。臨江大哭。萬事已矣。六年八月十四日。溫卒於衡州。窮天之英。貫古之識。一朝去此。終復何適。嗚呼化光。今復何爲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爲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乎。豈爲雨露。以澤下土乎。將爲雷爲靈。以泄怨怒乎。豈爲鳳爲麟。爲景星爲卿雲。以寓其神乎。將爲金爲錫。爲圭爲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爲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爲神明。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慟腸絕。

嗚呼化光庶或聽之

祭李中丞文中丞名字未詳作年月具本篤

維貞元二十年歲次甲申五月某朔一本戊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御史王播將仕郎守殿中侍

御史穆贇穆贇誤作贊字奉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馮邈承奉郎守監察御史韓泰泰字安平宣德郎行監察御史范博

正元正字西老貞元十年舉進士文林郎守監察御史劉禹錫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承務郎監察御史裏行李

程等程字表臣謹以清酌之奠敬祭於故中丞贈刑部侍郎李公之靈惟公堅貞守道潔廉成德當官秉彝卓

爾孤直高節外峻純誠內植臨事不回執心無惑矯矯勁質一本作節擢於天枝中丞宗室式是邦族粲其羽儀發

跡右內史今風翔府參其軍事自下劇上漢書賈山自下劇上孟康曰劇謂割切之也直詞屢至於後受邑歷撫疲人公去

逾久人滋咏呻咏呻歌咏復從京邑辟署司錄振其綱條端我旬服旬服謂旬也黜吏屏氣貪官窒慾易君子以赫

赫有命登於王庭邦賦以修國用是經實抗其長以奉准程准程法也校其簿書無失奇贏奇音羈與時同

進為正郎勾會是專會古外切總合也乃刺於商州刺史虎節登山周禮山國用虎節化堵為沃堵音者致夷於艱道

途謳歌有詔徵還丞我御史自商州召為御史中丞執其憲矩糾遯之志直清是舉慎擇察史必薪之楚薪音刈其

楚註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終始七載不忘祗勤事無觀瞻道有屈伸阜靈密啓見上忠懇屢陳令望逾重名卿

是屬拖紳遯聞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卷衣已復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

自東榮。中屋覆危。北禮備賄贈。穀梁傳。恐元年。乘馬曰贈。一作聘。公羊曰。車馬曰。恩加命服。窳窳。面三號。捲衣投于前。禮備賄贈。賄。財曰賄。註符遇切。皆助生送死之禮。○明方鳳切。恩加命服。窳窳。有時也。左傳。窳窳之事。註猶長夜也。歲月遠則累年。咸承至公。官守獲全。故事盡在。遺風藹然。俯仰庭除。顧慕溥溥。○溥。鈕山。溥音。爰致誠一觴。拜訣堂。筵。嗚呼哀哉。

爲章京兆祭杜河中文註具本篇。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夏卿字鑿客。京兆萬年人。貞元十年十月。以同州刺史。自古謀帥。恆在諸儒。晉登郤縠。亦以詩書。二十七禮部尙書杜公之靈。杜確爲河中尹。河中晉粹觀察使。自古謀帥。恆在諸儒。晉登郤縠。亦以詩書。二十七年。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鉞之臣。率由武夫。時惟明靈。道冠學徒。天子有命。摠其戎車。何以邦之。維絳及蒲。即謂河中。有山有河。殿此大都。焜耀昌時。○焜音。馮振宣。後學命服之盛。光於列岳。謂保豐福。永慶王爵壽如何。期神不可度。嗚呼哀哉。大曆之歲。詔徵茂才。時忝同道。一作俱起草萊。懷策旣陳。綸言煥開。考第居甲。大曆二年。夏卿與弟正卿。自天昭回。分命邦畿。夏卿爲高。步武獲陪。同志爲友。星霜屢迴。長我十年。禮宜兄事。周游歡洽。莫不如志。於後多幸。謬列周行。戶剛切。詩。實彼周行。註。行列也。證周之列位。通謂朝廷臣也。左傳。襄十五年。又同制書。並命文昌。及余稍遷。吏部爲郎。公屬中兵。此焉分行。夏卿爲外郎。確爲兵部員外郎。再獲聯事。東西相望。音忘。出處同道。樂惟其常。惟一。後余出刺。九載南服。夏卿自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前後

九公自左輔遂膺推轂左輔謂同州自同帥河中故云遂膺推轂也馮唐曰王者遣將跪而推轂我勤魏闕勤一作覲爰摠九流貞元十六年夏瀛州九流謂九龍謂河廣願言莫由至河中甚近欲往而不能也烹魚之問往復相騰我饒鯉魚呼兒添鯉魚中品有尺素書惠好斯厚惟以綢繆余弟宗卿獲芘仁宇命佐廉閣中從事河忘其愚魯愚參也魯假以羽翼俾之齋齋享恕切惠文峨峨惠文冠也漢張敬傳藥時法惡文峨峨高貌亦紱在股詩作帶小雅亦帶在股那幅在下榮陝斯極從容何補承慶惟深報恩無所嗚呼哀哉天子震悼哀我良臣密印追贈尚書禮殿禮殿四方輿嗟況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禮儀畢陳敬薦行潦左傳濱汚行潦可薦於鬼神洩哀茲辰嗚呼哀哉

爲章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崔少卿考之史傳未詳惟推諸表系有崔隱甫之孫

維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率是良志蹈其吉德左傳孝敬忠炳蔚文彩周流學殖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蹟六書奧祕周禮五六書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假借五曰形聲六曰轉注是究是索叩爾玄關保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未窮六書也爾雅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史記有康莊之衢灤汜已極灤汜口入之處淮南子灤汜已極言將死也楚灤汜音蒙似也嗚呼哀哉夙歲同道從容洛師東都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駕嵩少蓋河南府登封縣○灤汜水之涯也西極灤水之涯也嗚呼哀哉周星謂十二年也其樂熙熙丹霄何望青雲可期洛中沂舟瀛伊伊洛瀛伊瀛二水名在河南府河南縣皆本洛州也笑味周星左傳一星終矣其樂熙熙丹霄何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談者榮之才彥其後多至卿相世謂之知人惟鄭洎齊各登鼎司鄭餘陔齊映或喪或存山川是



彬其英文吐論冠時舒華賦羣百氏之奧一言可分勞費釋老豈伊典墳謂躡公相贊揚聖君高山安仰  
 詩高山仰止禮記夫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死也逝水云云逝者如斯夫鳴  
 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死也逝水云云逝者如斯夫鳴  
 呼哀哉唯是伯仲並為土則寔碎云言為世鏡行為士則連擢首科一十三年凝中進士第迭居顯職公  
 之懿美發自朋僚播於四方令聞克昭炯然獨識卓爾孤標翼翼其容羽儀清朝載筆東掖動無不紀禮  
 史職筆士職言東掖謂為起居郎禮記又曰言則左史書起草南宮時論增美封邑申明嫡醜事遮權右  
 斥退勿憚大梁有艱天子是使列官是時宣武帥李萬榮卒其子迺檢校吏部郎中為宣武軍節度密勿之  
 直聲彰聞唯道是履復歸郎署復即署職茲中兵為兵部郎中起家簡稽無撓曰禮師田以簡稽遂二  
 謀詩密勿從事唯道是履復歸郎署復即署職茲中兵為兵部郎中起家簡稽無撓曰禮師田以簡稽遂二  
 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土之卒伍閱其兵器簿籍簡閱也稽以考其成英風未攄沉痾遽嬰孰云積善降以  
 促齡昔歲江表獲同宴語嗣曹王阜為江西南望謬為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凝之復惠德音優游多暇  
 眷盼逾深○情言盈耳尺素相尋冀茲競爽左傳二焜耀儒林及此凋落祗摧我心嗚呼哀哉遣車就  
 引禮記遣車視牢具視牢具者言遣車多少各如遺奠所包哀挽先路迅風淒悲頽景幽暮傾都殄瘁詩  
 之云亡邦揮涕相顧矧茲故人誰任痛慕潢污一觴詎寫平素尙饗

為安南楊侍御祭張都護文  
張都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張舟也公嘗為之誌所載與此文皆合楊侍御未詳

維年月日故吏某職官某敬祭于故都護御史中丞張公之靈交州之大南極天際禹績無施禹績續禹  
 治水之功

秦強莫制。或賓或叛。越自漢世。漢武帝元鼎六年聖唐宣風。初鮮寧歲。稍臣卉服。崑崙夷卉服。以草木爲衣。漸化

警。卒爲華人。流我愷悌。士燮之理。吳志。士燮字君威。漢末爲交趾太守。在郡二十餘年。驅場無事。惟公克繼。勤勞遠圖。敷贊嘉惠。銅柱南

表。前功載修。事見舟空道北出。張翥傳云。樓閣姑師。小國當空道。孔穴也。式遏蠻貊。將侯切。聚居也。梯航連連。旌旆悠悠。輻湊都會。

音獨湊。千候切。皇威以流。方荷天寵。宣公宜侯。聲馳帝鄉。魄降炎州。嗚呼哀哉。公昔試吏。謂舟初爲蕪州。蕪

清能公昔乘軺。音搖。使者車。謂舟以左領軍。謂舟檢校尚書。程功佐理。海裔斯澄。人知準繩。綬繫以安。征賦用登。柱史稍遷。謂舟三郎。曹繼升

謂舟檢校尚書。程功佐理。海裔斯澄。謂舟都護。先經略副使。爲安南。乃紀南方。專任是憑。謂選檢校太子右庶子。

禮部員外郎。禮分五玉。書。修五禮。五玉。謂公執柏圭。侯執信。實貝五貝。爲朋。百朋。言

爵處置等使也。招。禮分五玉。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分賜也。恩錫百朋。詩。錫我百朋。箋云。古者

得多祿。開府辟掾。羣英攸屬。願茲陋微。敢廁甄錄。延。切。甄。稽。既受篋籠。載加命服。賜有楚冠。用慚豸角。胡廣曰。

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或謂之獬豸冠。一曰柱後惠文冠。執法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

伯氏左宦。伯氏。謂侍者。服之。縶。漢志云。獬豸。能別曲直。王晉履之。故以爲冠。星言赴命。注望帷幄。視險如夷。瞻程非邈。

江徽。音呼。步。結天隅。恩切。有裕。義乖從役。願慕長勳。展轉增惕。膂力猶在。晉音呂。脊骨也。字或從肉。此

腸。屢激。方俟銷憂。永期投跡。謙德不福。易。鬼神害盈而福。謙言。法星降災。災惑。庭懸遠徹。不徹。懸。註云。懸。樂器。鍾磬之屬。正義曰。願計爰來。驛。傳也。撫躬益恨。循顧增哀。瞻容莫及。報德何階。轉車北轅。轉。載。極

大夫。以布七以革。申奠克諧。望拜徒至。音塵永乖。南州斗酒。後漢。揚玄傳。曹操祭玄。羣庶寫幽懷。

祭萬年裴令文萬年令裴公嘗為墓誌云元

惟靈孝友之性實惟天與飾以儒書治其譽處詩是以有譽處兮註云遠國之君愕然其量格嘗作嘒然

大也嘒然虛大廓爾其宇人以義來我以身許襄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鮮拒賢於博奕孔子

既聯奏復集禮謂亦圖笱簞笱植曰篋○笱思尤切篋其呂切播在奉常永傳儀矩脫略細微愾忽煩言

坦然自居無顧仇怨於元切文選卒成官謗莫究禍源坐黜中徙再期騰騰下從鳥孰云蓄憤遠此歸

魂並見嗚呼哀哉世稱姻黨鮮克終吉唯我與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孀于君室墳墓誌云後上願尊卑

下歡儔匹致其孝敬式是仁卹爰友童孩處心勿失君之仲季墳兄弟四人茂於文術游藝相從操觚散

帙古人用之以書稱今之簡願余蹇劣廁迹奔逸二紀于今交情若一屢聞凋缺互見遷黜契闊伶俜

丁切契詰結切契潤動苦也伶音零傳營分形閒質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時不我謀於焉斯畢營營衛尉衛尉

兄弟獨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蕭索嗚呼哀哉聞疾馳簡其命未返嗣其訃書來自番禺番禺二山名在

馬音魚又魚容切塊守窮荒山夔與居山夔獸名如龍而一足國語木石之怪夔有眉不申有志不舒況

逢零悴當此囚拘拊膺長慟長慟何如一作天菲禮無取沉哀有餘嗚呼哀哉

祭呂敬叔文呂敬叔名恭公嘗為呂侍御葬墓誌卒以元和八年六月年止三十有七此公所以重惜之也



維年月日朔，是友人從內兄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呂敬叔

之魂。嗚呼！鞠躬歷聘，歷聘謂歷聘諸侯也。或以不容屠漁乖離，謂太公也。楚詞：呂望之鼓刀兮，遭文王

以爲師。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見遺，往來逢迎，今古參差。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誠與物，退受其疵，智

謀宏長，辯論恢奇，巖峨博大，一作巍一。與世異姿，何付之器，而躓於時，○躓，知利切。踏也。嘗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著其

力，詩：善定爾功。善音指。以達皇威，邊鄙不靖，俾供輿師，左傳：無令與師。諸侯順道，戎貊咸宜。事見今其沒矣。哀

志之遠，知之無補，世又罕知，嗚呼哀哉！昔與子游，尙疑其志，及觀其長，誠任其事，日異其能，歲增其智，進

如川行，浩浩而遠，天乎有亡，中道是棄，余愼取友，惟心之虔，周遊人間，餘二十年，擯辱非恥，升揚非賢，一

貫于道，無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遷，言而見信，貌阻心傳，我黜終世，子天於前，徒稱子志，誰信我言，與

子俱已，孰云我先，惟子之兄，恭兄，遇字化光。志同義比，論語：義與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元和六年八月，溫卒。子仕方

初，百年有幾，如何默默，去我過已，○過，浮洽切。往來敬也。有穉之妻，有弱之子，並見墓誌。海墻東周，洛陽言恭死其妻于

大墓，○墻，而宣切。號哭萬里，葬紉之行，記葬引至千廐，注在棺曰：獲出於此。爰陳酒肉，式嘉且旨，讀茲

哀辭，以奠而誄，嗚呼敬叔，吾道已矣，尙饗。

祭崔君敬文，崔君敬，卽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也。公嘗爲之誌。元和五年九月，在永州卒。文是時作。

夫產岷嶺者難爲玉，爾雅：西方之美者有珉。植鄧林者難爲木。列子：琴父道渴而死，生鄧

華族藝遂六書六書見上祭文註學該七錄梁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字宗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

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耽此黃老顏丁恬於寵辱入補黑衣謂二曰紀傳錄紀史

少不肖願令得補黑衣之職以衛王宮出參旬服敬更登屋三原盡田賦三紀綱淮海政令惟肅事具

清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謂為歸州刺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於庶獄妖誣

殄除淫祠翦覆見詩詳出令三歲人無怨讟進律未行者加地進律律法也歸神何速某咸以罪戾咸一

譎茲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鳴鑿適野鑿鑿也鳴鑿謂泛鶴涔湘涔涔首鶴名其首畫鶴因以為鶴字廣

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猷猷終以無荒詩好樂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奈

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恍若夢遊奠徹中寢微去也中魂遷乘舟謂遷神于舟

邦人永思匍匐隱愛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公嘗作段弘古墓誌載之外集云段以元和九年卒於桂州其喪來永此文必過永時作

世病乎直人悅其和行而不容雖聖奈何提其信義誰與同波經經以終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經

可磨孔子曰不曰堅游得其仁友擇其益始如可進終會于厄事見精誠介然將貫金石追思懷舊與詞

憤激君昔來辱謂初過備聞嘉言宵會北堂晝宴南軒去適于越容州不日其旄載我居望爾北轅今

者之來。丹旄有闕。闕茲英志。限此中年。嗚呼哀哉。居實斯貧。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易履信思乎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道途之資。敢廢于舊。志君之行。銘石斯授。並見公所誌銘。有潔其觴。有楚其豆。庶鑒于誠。臨茲饗佑。

哭張後餘詞此篇一本在祭字中。明文後作之。年月未詳。辭謂既得進士。明年卒。當在京師時。附次貞元十八年文。

後餘常山張氏。孝其家。忠其友。爲經術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頗弟畜之。與之居。終日沖然。沖和也。持中也。忘其有

人。與之言。鏗爾而厲。鏗。聲正也。鏗。兵精切。辯而歸乎中。凡人有道而不顯於世。則曰非其世也。曰二字。道而得乎

世。然而不顯。則曰命。然。而一。然。猶一。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與貌。後餘之性。可謂良矣。其貌可謂肅

矣。一無可。肅。肅矣。博實弘裕。宜爲大官。耆老。求其所以天賤。無可得焉。旣得進士。元和二年。中進士第。明年疽發。髀卒。音陟。

也。後餘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殺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殺恆在善人而佑不肖。莊周之說。以

爲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張君豈天所謂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論之適也。吾謂善與惡。天與壽。貴與賤。異

道而出者也。無取喜怒於其中。道之出者多。一作道之出其。輕考者固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難貴。且壽也。後

餘母老而喪。良子。東西行者。一無。行字。助之哭焉。況其知者耶。然後餘不與諂冒者同貴。不與悖亂者同壽。歸

潔乎身。孟子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開道而死。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雖勿哭焉可也。嗚呼。向更使一本無。既聞道而且

貴且壽。則其顯庸也遠矣。又烏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辭。

嗟嗟張君。善不必壽。惟道之聞。一日爲老。人皆反是。百稔猶幼。百稔百歲也。子之優游。是亦黃者。詩內擊事黃者。嗟嗟張君。寵不必貴。尊嚴爲仁。早服高位。淫諛肆慾。銀艾淪棄。銀艾猶爲淪棄也。子之崇高。無媿三事。吾見儲儲而童。儲者人白貌。赫赫而辱。進禱袴於几杖。負泥塗於冕服。已雖有餘。人視不足。子之跡不混乎其間者幸也。宜賀而吊。宜歌而哭。吾其過乎。與其寵而加貴。善而加壽。道施於人。慶及其母。一作從於母從。

容邦家。樂我朋友。豈不光裕顯大猷。而不克也。則弔而哭者。其無過乎。嗚呼。

祭李中明文李行敏字中明。趙郡贊皇人。一本此篇在哭張後。餘辭前公嘗草中立書云來。南六七年。二年冬大雪。文謂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此必在永時作也。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靈。夫子之道。邈以恆兮。恆。切。夫子之志。勵以兢兮。求中慊末。如履冰兮。敦仁以孝。實蒸烝兮。書。克諧以孝。烝烝。唯毀死。虧禮。其他莫懲兮。左傳。襄三十一年。公薨。立公子野爲嗣。九月癸巳卒。無餘。並同。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躔歲長。行若登兮。外溫其顏。內類直繩兮。謾言來加。不遽陵兮。舉世羣非。自視弘兮。庶優游於道。大賈是承兮。論語。周有大賈。掩窻舒抑。與類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禍仍兮。豈 韜忠哀信。哀一作衷。真信又作履。信。鬼所憎兮。將教言吾欺。終不可徵兮。徵。考也。吾方期子于暮。冀有與兮。今而棄余。志若崩兮。若將援而上。涓。切。干。喪厥厥兮。怛其隕心。交背膺兮。水之綿綿。山萬層兮。又淫以雨。雪紆委。徊。稽兮。○。稱。綺。兢。切。磯。鷓鴣。夜啼。與。偶。二鳥名。皆惡鳥也。○。鷓鴣。與。鷓鴣。同。鷓鴣。音。作。羣。暝。凝兮。魂。鬼。以。行。○。鬼。一。作。思。中。道。殘。殞兮。殘。殞。鬼。出。貌。○。殘。力。升。切。又。殘。殞。欲。死。貌。其。極。切。魍。魎。攜。呵。○。魍。音。瘵。魍。鬼。屬。魍。老。鬼。曷。可。

憑兮聊致吾憤憤當作憤斯言孰稱兮。

楊氏子承之哀辭考之表系楊愬子焜皆以之字命名曰渾之曰後之曰敬之是也獨未詳承之水此必元和四五

年愚詢臨賀時作

楊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解人柳宗元公娶

女而承之深誦子也爲之慟且出涕噫是子也氣淳以愿志專以勤確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詞賦書論其言

甚偉余方愛之謂可以爲器者故不知慟且出涕況其親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類精麤紛癘旣雜也一作精

亂旣旣賢愚混同或遠而合或親而殊然則雖人聖一作人親戚亦將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楊氏子者其親戚皆

賢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號之聲無爲也用是爲之辭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兮葆守承貞則懿文章兮好循直誠耿介兮又綽寬學之勤兮行彌專質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厲

兮馳聖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遠兮足先窮有母噉噉兮音叫有弟哀號世父孔悲兮父之兄弟先生

父當是楊愬也世叔父孔甚也湘水滔滔去昭曠兮沉幽冥魂冥冥兮竟難託難一作誰死者靜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憂

志甚良兮命甚蹙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動吾神吾耳一作子身誰使子兮淑且仁嗚呼已乎不可追終怨

苦兮徒何爲徒一作獨



惟神之居。爲坎爲雷。坎北方雷。專此二象。狀一宅于巖隈。風馬雲車。馬一作駟。肅焉徘徊。作焉。能澤地。產。澤潤澤也。周禮以地產以祛人災。法一神惟智知。爲致敬。我以誠往。我一欽茲有靈。爰以廟饗。饗一作神。惟惟下。苟失其應。人將安仰。將一歲既早曠。音漢乾也。又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于於暨。暨猶冥。又許訖切。暨音享。某自朝受命。朝一作從。臨茲裔壤。莅政方初。或一方庶無淫枉。廉潔自持。忠信是仗。作猶。苟有獲。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嘉生見。惟天之養。豈使桑盛。夷於草莽。騰波通氣。易山澤。出地奮響。易雷出。欽若成功。成一作惟神是獎。

祭籛文 元和十四年 裴中丞行立討黃賊 時公代之作 籛音道 又音毒 賊

維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籛神。籛羽葆幢也。軍行則有之。籛惟昔禮有大特。音豐。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葦頭。史記秦襄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駒擊之不勝。或隨地解髮。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髮頭。髮先驅。蓋起於此。葦謂厲。葦亂也。是爲兵主。用以行。孰是旄頭。即籛也。漢官儀曰。蒲選羽林爲旄。旄頭。髮先驅。蓋起於此。葦謂厲。葦亂也。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史記高帝立爲沛公祠。祭蚩尤於沛。應亦作靈旗。史記漢武帝爲伐南越。以牡荆畫爲大。一錄名曰。靈旗。爲兵。既類。類。于上帝。禱。于所征之地。祭天。禱。祭也。○禱音罵。指于有罪。北。面詔盟。抗侯以射。詩。賓之初筵。大侯抗。抗。雖有古典。今棄不用。惟茲之制。神實守祀。有蠢黃孽。蠢動。謂黃少癩也。保固唐人固險。俾茲太平。猶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護行立也。董衆撫師。董。

也。秉羽先刃。子叔孫放甘難乘羽而出用茲日。敢修外事。禮記外事以剛日。愛薦求牛。周禮牛人祭祀求牛者。禱即庶無留行。以殄有罪。國有祀典。屬于神明。傷夷大命。謂死也。無敢私願。惟克勝敵。以全天求福之牛。

兵去茲。齏暨食節。詩去其穢。及其穢。賤爾雅云。食苗心曰穢。食葉曰齏。達我涵育。收厥隸園。發奴錄左氏傳。國養馬。役于校人。言收黃犖以養馬者也。海隅黎獻。永底于理。無或頓刃。年甲兵不頓。註頓壞也。五以爲神。恥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與前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軍牙之神。禡師祭也。周官與瑞。擊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註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擊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越也。兵牙之日。吉氣來應。犬勝之徵。秦定百越。越之地。以爲南海。桂林象郡。漢開九郡。帝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崖。儋耳。郡。自茲編列。同于諸華。天寶兆亂。北方荐役。惟是南方。作荒。久稽討伐。藩蠻怙險。乳字生聚。恃傲威命。虐夷齊人。黃姓陋鬻。切。靈魚用。實恣盜暴。僮壯殺老。掠斂使臣。○。古澗窟。以逃大戮。今皇帝受天景命。詩景命有。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齊魯誼殄。我乃劔殄滅之。絕也。齊魯。謂東來李師道。一作齊齊。趙魏顯化。顯或作亦。趙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以德棣二州歸于有司。故云顯化。薄天之下。咸順帝理。唯是瑣眇。小。尚恣昏頑。致天震怒。命底于罰。罰。底致也。官臣某。官一作守。監十八年。左傳。官臣。臣。率邦典。統戎于征也。往。惟爾有神。懋揚迺職。敢告無縱詭類。詩無縱詭類。醜類。謂凶醜。醜。無劉我徒。劉。殺也。鏃。刃鋒。鏃。鏃。



文○矢末也。鑿音也。鑿音木切。畢集于兕躬。鎧甲于盾。甲也。盾亦干也。咸完於義。軀焚煬。蕩沃。往如行虛。俾人懷于安。以靖離之隅。離南方之卦。在是舉也。往欽哉。無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元和十一年刺柳州作。公集有井銘必同時也。

致祭于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玄幽也。演為人用。水主演而民用也。國語曰。夫不窮之養。易井象曰。井。觀勇切。又多。惟古有制。八家所共。孟子曰。百里而井。非九百畝。其中為公。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滋久。賈切。乳汁也。

閼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測我心。卜茲利兆。于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鑿是臨。惟昔善崩。善崩見上註。今則堅好。惟昔。遷一作。今則順道。終古所無。幸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曰玄冥。成于富媪。土富媪。張晏註云。媪老母。婦也。坤為母。故稱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昔遷石遷一作。今則順道。終古所無。幸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曰玄冥。成于富媪。土富媪。張晏註云。媪老母。婦也。坤為母。故稱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也。坤為母。故稱媪。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祭門文周禮。閼人。祭門。用瓢。注云。祭謂營。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也。周禮。閼人。祭門。用瓢。注云。祭謂營。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也。

祭門文周禮。閼人。祭門。用瓢。注云。祭謂營。所祭門。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也。

祭于城門之神。惟神配陰含德。司其翕關。能收水沴。沴音。以佑成績。淫雨斯降。害于薺麥。左傳。天作淫。也。野夫與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漢書。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銷行。故求雨。則諸。參也。野夫與憂。官守增惕。諸陰既閉。漢書。董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銷行。故求雨。則諸。

休徵未獲。洪範。八庶。敬用。彞齊。齊事。見。注。彞齊者。謂取甘。鄒。割去。抵。以。展。周。索。定。四年。左。傳。融。納。其。雲。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氣復我川澤。惟神是依。式佇來格。

祭六伯母文清河令從爵子二人秦躬為清德令某為臨印令六伯母臨印之夫人李氏也

維貞元十七年歲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姪男華州華陰縣主簿羅公叔父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靈伏惟天錫壽考貞元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神資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長慈幼宗姻仰則不借貴位借一作階一執不悽惻嗚呼哀哉移天夙喪丁此閔凶移天謂夫也言臨印令早卒左傳云少遭閔凶主器繼天莫承于宗易主器者莫若長子李氏子終於宜州旌德尉懿彼賢女懿一作樂孝誠自中溫溫良人竟揚德風承順必敬滑甘則豐致養有榮其道克終李氏三女皆得良婿醴西李伯和為揚子丞太原王舒為右補闕潁川陳莖為校書郎諸壻之良諸女耶渭南尉貞元十六年王氏女定省扶侍自揚州至于京師道路過疾遂館于陳氏之養無不得志焉天禍弊族遠承哀訃纏牽官事纏一作任奔哭無路亦既請告聿來京師以號以呼祗拜堂帷子姓湖落鄭玄註禮記姓子姓也謂衆孫之室也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內顧孱眇祗益摧悲誠愧于人豈曰得職而正于位幼女號戀幼女即陳孫之室也誓言固之仁賢見容曲遂其私內顧孱眇祗益摧悲誠愧于人豈曰得也朔望是遠哀懷豈任嗚呼哀哉

祭獨孤氏丈母文許具本篤

維年月日元和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惟靈育德涵仁克生賢子生而不淑未壯而死孤獨申叔字子重貞元十八年名播九圍九州望高羣士雖微祿位人羨其美在抱無孫誤書子今承家乏祀抱孫焉四月五日卒年二十七

孝女良婿，式遵燕喜。詩魯侯某墓與子重，道契義均，知心爲貴，實在斯人。奉養宜繼，將致其勤。公言將致

孤母也。竟罹禍誦，逾紀漂淪。公誦永柳二州，自貞元乙酉誦官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榮末路，私願獲陳。遽此承訃，天乎不仁。嗚呼哀哉，昔也高堂，世悲其獨，今茲玄室，孝道當復。言申叔將孝神感昭融，不疾而速。靈識逾濬，承歡載穆。式致其安，寧寘其壽。願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從兄文公從兄名寬，字存誠，唐濟州生。夏縣令澤，歸生司議郎。

嗚呼，我姓嬋媯，媯姓也。嬋音嬋，媯音媯。媯媯于連切。由古而蕃，鍾鼎世紹。圭茅並分，至於有國。爵列加尊，聯事

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式，抑壓離冤。踣蹙不振。北切。踣，蒲。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旒耀。同旒旗

也。耀與同。期復于前，君脩其辭。楚越猶傳，從事諸侯。假乎郡藩。假乎疑人謠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

欺，命返不延。延見興起之望，是越是愆。歲首去我，將濱海壖。留遊歡娛，涉月彌旬。夜藝膏炬，晝凌風煙。理

策，臨嶽。嶽音高，險貌。嶽音嶽。縻舟潺湲，潺湲，水貌。上。將辭又醉，旣往而旋。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垂帷稽稽，

淚下。文觴有旨，酒豆有種。肩子豚肩不掩豆。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耶罔邪，有涕漣漣。

祭弟宗直文公同祖弟宗直，字正夫，集有誌宗直。

維年月日，維元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凋喪，歲月已久。已但見禍誦，未

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爲單子一作各慥慥○慥七汝又繼終兩房祭

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

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並見墓誌一作年蒼天蒼天豈有

眞宰如汝德業尙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爲愧汝

墨法絕代知音尙稀一本云識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更亦廣布使傳於世

人並見墓誌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卹以俟其期男爲小宗女亦常愛延子長大必使有歸撫

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炎荒萬里尋瘴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雷

塘靈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覺便爲古人見誌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紉註見上祭

寄於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戀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簡字子敬博陵安平人中書令仁師五世孫娶柳氏公之伯姊也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耀于初譽動京邑事具誌中施于方隅密勿書奏

元侯是俞詩密勿從事密勿書奏蜀寇內侮禍聯羌髻○音君出顯畫披攘其徒南平劍門西獲戎俘註

及府蜀羌髻微虛彭濮人註云超受刑曹留總南都移刺連州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餌

元精以渝雷謗爰與按驗增誣始雖進律終以論辜見上並溟海浩浩而君是逾嵩山茫茫嵩山當作嶽

兜于崇山而君是居厥弟抗憤叫于康衢四達爲衢五達爲衢六達爲衢莊莊天子憫焉訊以文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期復在驪州界而君是居元正月二喪還大浸又溺二孤莊子大浸稽天而不痛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謫于中壤遽淪別區十六日死于驪州元稹至永州八月甲子宗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天降此翦屠柩不及歸寓葬荒墟元稹葬于社之北四百步將葺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父訓又失榮榮相視憂也與惻同撫悼增卹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討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伊親昵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紉以出斧屋爰封敷紉斧屬註並見上神非久留息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見題手齎以醑音拘挹也涕出焉窮

又祭崔簡旅榭歸上都文據簡元和七年歲葬于永公謂三年將復故葬自七年至十年爲三年然公十年正月已召至京而此文謂我生而留則當是九年作一本無

旅榭歸上都字

嘻乎崔公之樞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扮而頹扮扶或確而萃昨沒切又昨律切陰流泄漏濺沒滌溢爾雅泉一見一否爲瀦○濺思廉切頑鼠大蟻傍穿側出齟齬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暨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倏險佛音超始也睽帥欺荷睽音閱暫視也賤陪習陪坐果切輕歸安走音歸不思己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子姓見具是舟羣預鼻車也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簡歸葬長安少陵北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曷從之

遊醑觴于座，與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崔氏外甥，卽簡之子處道，守訥也。奉簡喪逾海，水過暴風，溺死。詳見上註。○一本作崔君，筵側祭二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章六小卿之魂。此上文無嗚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

克就兮。胡典而喪也。典，主也。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鑿。使昏霧兮，○藉武賦切與

同。反復攪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覲兮。庶幾來歸，餽以侑兮。餽，熟食。食餘曰餽。言祭簡之餘，以祭二甥也。酒實于觴，肉盈

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來耶否耶，歎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崔氏，卽簡之女名媛，嫁期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元。和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卒。公集有誌。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一作維年月日，叔舅宗元以酒肉之奠。祭于蔡氏婦崔氏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爲首。甥於我氏，

甥一作甥。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芬馨自久。芬一作蕙。惟伯姊，崔氏之母。子厚，姊也。

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勞，夙有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誨我，周流辯論，

有疑必果，恆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

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洽通，

實期振耀，弘我儒風。又茲天闕，○天於表切。闕音過。班子莫死也。神理何蒙，盛德餘慶，宜福其豐。胡然降

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敕。元和十年三月十三日，以公爲柳州刺史。武陵便道，往來信宿。去柳最近。幸茲再

見緩我心曲。猶且輕別。瞻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間幽躅。玉切。臨視無路。遡風慟哭。但焉自中。如刃之觸。邱阜有位。蘇在北邱山。南洛水東。青鳥載下。相家書曰。青鳥子孫山三重。相連名蓮華山。葬出二千石。道途尙艱。歲月逾蹙。方俟歸紉。棺索也。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祭外甥崔駢文疑是處道守訥之昆弟此在永時作

祭于卿郎之魂。嗚呼。天恻靈奇。○恻取不可貪。既容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褻其篋匱。抽深挾密。擔重揭貴。或平聲。揭丘築切。舉也。賁也。重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鬼誅字。出莊子見上註。而中道天死。有拔萃之材。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左傳成十四年。我之自出。註。既孤數祀。中分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一本無。既致其愛。祇極其哀。秦越萬里。秦長安。心魂徘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願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筴。與筴。前次施隈。徒何切。隈鳥回切。笑領卽路。鳴鞞不迴。鞞音韞也。韞音韞也。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忍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贈誰會。穀梁傳車馬曰贈。既虞以奠。虞祭名。禮記。豈若遠反。而虞乎。疏曰。葬既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曹繼之。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耐。圮土下呼。圮被美也。被美也。漬淚徹壙。以沾以塗。此

心未慊。祗益摧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祖及壺。嗚呼哀哉。

卷第四十二

古今詩

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其韻增至八十通

贈二君子劉二十八萬錫也初與公同為監察御史故曰院長張員外署也貞元十九年與韓吏部李方叔三人為幸臣所騰俱為縣令南方後至澧州刺史公此詩貞元二十一年

永州司馬後作也

弱歲遊玄圃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重也縣圃出西北名玄圃城多賢才也先容幸棄瑕漢郃陽

采也禮記瑜不揜瑕莊子夫子猶有蓬之心也註云蓬非直達繼嗣天祿署天祿固名為世張署貞元中

息尹蓬心類倚麻莊子荀子勸學蓬蓬之心也註云蓬非直達繼嗣天祿署天祿固名為世張署貞元中

進士博學宏詞為校書郎公亦為集賢殿正員尉旬侯家旬侯謂旬服也署為京張尉初收迹

尚書為中書御史為憲議者為外臺是為三臺又御史為監察御史丹堦共拜嘉堦張衛西京賦青瑣

敢不拜嘉分行參瑞獸參簡也瑞獸多也傳點亂宮鷗執簡寧循枉簡策任昉為御史中丞彈曹景宗亦云

上霜凝蓋御史劾奏以簡也持書每去邪漢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選尚書後漢書亦御史職也鸞鳳標魏



關周禮也乃縣治象在江法于象上魏鄭周農註云象能武負崇牙  
魏關也莊子身在江湖下魏游魏關之象能武負崇牙詩設業設虞崇牙  
色宜相顧傾心自不諱金爐仄流月紫殿啓晨報緞赤色謂曉起日光射殿宇也漢紀云神光降集御  
音退張歷仕及同為御史之意未竟遷喬樂未竟未終也詩俄成失路嗟貞元十九年署自監察御  
渡遼水李伯流離放遠滯江更似誦長沙漢賈誼奉文帝為絳馮敬貞別怨秦城暮言別於途窮越嶺  
斜謂郡州訟庭閑枳棘後漢仇香為考城主簿縣令王渙謂曰候吏逐麋鹿作麋音如鹿鹿樂音周一三  
載皇恩暢千年聖曆遐元年乙酉憲宗即位為三年癸亥元和朝宗延架海架海宗字見禹真師役罷梁澆  
名莊四年左傳楚令尹國除梁漢宗切切京邑搜貞幹陸探入為京兆府司錄參軍南宮步澆注澆  
平臨梁漢作榜於澆水上○澆側加切音蛙世推材是梓良木書若作梓人仰驥中驛驛謂驛  
書刑部員外郎漢武帝元鼎四年歌世推材是梓良木書若作梓人仰驥中驛驛謂驛  
仍逾贛石崖署自員外郎出為處州刺史陸鳳江南道古三苗之地贛縣禮容垂璫詩璫容刀璫佩刀  
必瑛莫孔切一作瑛成備響鏗鏗說文云鏗鏗音選也龍即郎官舊威從太守加張為郡守建旗翻鷲鳥  
為之也焉鳥謂鳥華也署為州刺史故建旗國一州之命牧王註謂侯伯有功者中關盛六珈詩云君  
文也册府榮八命八命一作三周禮宗伯以八命正邦國一州之命牧王註謂侯伯有功者中關盛六珈詩云君  
柳斧六珈珈婦人首飾也尊者及中關也○柳音公藝一云娶河東肯隨胡質籍晉陽秋曰胡質為荊州之  
精實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資耳其父子清慎如此方惡馬融奢居宇器服多存侈節常坐高堂旋絳

妙帳前樓生徒後列女樂為南郡太褒德符新換漢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右留京師左使符師古  
 守大將軍梁冀奏慰在郡貪濁免官懷仁道併迭寇復借寇君一川太守留從軍署赴潁川賊人懷不其姓遮道曰  
 慶州選分符刺史故曰符署換節使節國者痛大夫聘於天子諸侯用節所執國用龍節朝訝介賒詩以其介  
 留俗嫌龍節晚皆以金為之使節者痛大夫聘於天子諸侯用節所執國用龍節朝訝介賒詩以其介  
 王介圭天圭也賒遠禹貢輪苞圃州所賞苞圃菁茅山南禮橋柳也荆周官賦秉秬侯禮秋官掌客凡覲諸  
 也言其入觀之晚遠禹貢輪苞圃州所賞苞圃菁茅山南禮橋柳也荆周官賦秉秬侯禮秋官掌客凡覲諸  
 生年乘十車則有五駟乘四駟乘三駟乘二駟乘一駟馬相異產控三巴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州故  
 曰乘年十車則有五駟乘四駟乘三駟乘二駟乘一駟馬相異產控三巴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州故  
 七澤楚制宋玉曰此特大澤大澤見其一曰雲夢相異產控三巴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州故  
 至臨江子虛賦楚有七澤大澤見其一曰雲夢相異產控三巴華陽國志曰武王克商封其子宗姬於巴州故  
 四太守為寧郡胸樂史倉復為固渝州巴陵分矣東永寧為巴郡以巴字為巴郡其說不問然詩  
 意則謂張所治南道屬山南東道而劉璋所分三巴之地屬即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  
 山南西道及劍南道山南東道而劉璋所分三巴之地屬即事觀農稼因時展物華秋原被蘭葉春渚  
 漲桃花令肅軍無擾程懸市禁賈音奢食也賈不應虞竭澤蛟龍不合陰陽虞防也則寧復歎棲苴詩如  
 之草皆不滋茂如彼樓直註云其水○浮草言天切今作菘字躒躒先駕○躒音糜音說文云躒音都  
 龍銅鼓報衙鼓聲染毫東國素下筆筆非納索不濡印錦溪砂多出巒洞也錦草界砂貨積舟難泊人歸山倍  
 奮火種田餘吳飲工折柳梁元曲要曰齊歌曰魏吳柳歌尤為飲宋招雲人云不罷飲蔡謫秦大呂古樂府有  
 楚舞舊傳芭文選越豎楚舞後漢傳魏曰魏賦今宋玉曰激芭結風陽阿之舞人所持香草隱几松為曲孟几  
 而臥隱也○松為曲者以饋饋石作汗以禮祀為汗禮也○飲音蛙今作窠字者寒初榮橘柚曰柚小者夏首  
 松為曲几○松為曲者以饋饋石作汗以禮祀為汗禮也○飲音蛙今作窠字者寒初榮橘柚曰柚小者夏首

薦批把。祀夔荆巫。命施詔封。驅書荆巫。趙堂下。好巫也。風移魯婦鬢。於蓬輪始也。魯人出。四年而甲也。自敗  
伐節。咸紇救節。侵邪。散於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鬻。已開施愷悌。還親正奇。委有罪。奇妻則相及。註。委猶惡  
魯於是乎。始髮。文云。衰鬢也。○髮。側瓜。切。鬻。已開施愷悌。還親正奇。委有罪。奇妻則相及。註。委猶惡  
張出。為南。方未。竟。選。文。至。此。皆。鬻。友。慚。連。璧。善。書。夏。侯。止。功。有。盛。才。而。美。容。觀。與。潘。岳。言。姻。喜。附。馮。善  
中山。靖。王。傳。今。羣。臣。非。有。敢。學。之。親。顏。師。古。曰。馮。蘭。也。學。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郡。腰。恆。折。陶。潛。曰  
者。其。簡。中。白。皮。至。薄。也。張。摺。於。柳。氏。見。前。中。關。盛。六。卿。註。同。與。盛。才。而。美。容。觀。與。潘。岳。言。姻。喜。附。馮。善  
學。幸。鄉。里。小。人。逢。人。手。盡。又。但。委。膝。傳。曰。豈。有。知。其。無。成。而。敢。辭。親。恥。汗。唯。恐。長。疵。痕。○痲。古。牙。善。幻。迷  
冰。火。者。謂。之。化。謂。之。幻。○幻。胡。胡。切。移。易。齊。諧。笑。柏。塗。傳。時。有。幸。俱。郭。舍。人。問。朔。隱。語。有。曰。老。柏。塗。朔。曰。老  
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庭。也。東。門。牛。屢。飯。王。遠。楚。辭。註。云。寧。威。修。德。不。用。退。而。商。賈。齊。東。門。外。桓。公。夜。出  
子。中。散。蠱。空。爬。晉。書。唐。為。中。散。大。夫。山。陰。多。為。吏。部。郎。舉。康。自。逸。戲。看。猿。鬪。殊。音。辨。馬。搗。繞。朝。贈。士。會。以。策  
搗。張。瓜。切。○渚。行。狐。作。藪。○莊。子。莫。狐。為。之。祥。○孽。魚。列。切。林。宿。鳥。為。殘。○殘。音。嗟。本。同。病。憂。能。老。新。聲。厲  
似。嬌。切。好。鏡。瓜。豈。知。千。仞。墜。祗。為。一。毫。差。守。道。甘。長。絕。明。心。欲。自。到。吳。謂。自。劍。也。見。貯。愁。聽。夜。雨。隔。淚。數  
殘。葩。鼻。族。音。常。聒。切。鼻。堅。塊。也。豺。羣。喙。競。呀。○呀。虛。牙。切。張。口。岸。蘆。翻。毒。屋。覆。竹。闌。狂。靡。○靡。牛。賦。名。重。千。斤。  
摩。音。野。鷺。行。看。弋。江。魚。或。共。投。瘴。氛。怕。積。潤。氣。祥。詭。火。亟。生。燬。○燬。虛。加。切。火。氣。耳。靜。煩。喧。蟻。○蟻。腹。仲。堪。傳。  
鳴。聞。床。下。蠅。魂。驚。怯。怨。蛙。○非。子。越。王。伐。吳。飲。於。此。王。曰。為。之。出。見。怒。蛙。乃。風。枝。散。陳。葉。霜。蔓。綫。寒。瓜。○一  
霧。密。前。山。桂。冰。枯。曲。沼。遺。○遺。荷。葉。爾。雅。芙。蕖。思。鄉。比。莊。烏。史。記。陳。軫。傳。越。人。莊。烏。仕。楚。執。圭。富。貴。矣。亦。思。越。不

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 遜世遇時夸仕寄情丘壑○時息隨切遇一作慕不 漁舍茨荒草 越則越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 說文云闕爲西胡切○屬音許 挹水勺仍郁子木名出交州樹高 茨覆村橋臥古樸○樸布蓋許 抱水勺仍郁子木名出交州樹高 五六丈無枝條其葉如束蒲背而相似在其上實如瓠破 窗盡惟濳蝸 蔓涎競綴蝸○瓠葉紹 之可作橋或微長如括藟子從破之可爲爵○椰子遮切 破 窗盡惟濳蝸 蔓涎競綴蝸○瓠葉紹 故資護藥插新篁○篁音巴 樹怪花因樾 古樹花南方所有多生於蟲憐目待蝦 蝦水母蝦爲目水母者固 人謂之蛇潭然經天如覆帽應則懸聚有口而無目常有蝦 驟歌喉易嘔 嘔聲取也老于介二切饒醉 鼻成齷○齷音查 曳捶牽羸馬○羸即 垂裘牧艾猴○猴音加 豕也 已看能類鼈 爾能 能奴來切猶訝雉 爲鶴○鶴音華 誰采中原菽○庶民采之 徒巾下澤車○周禮有巾車陶淵明詞或命巾車馬授傳曰吾弟 乘下澤車馭款段馬註車人爲 僮兒供苦筭 僮父饋酸榼 僮父楚人別種也又晉陽秋有云楚人謂中國 車行澤者欲短轡短轡則利也 僮兒供苦筭 僮父饋酸榼 僮人爲僮榼果也說文云似梨而酢○僮音孤 珍 查 勸策扶危杖 邀持當酒茶 道流徵短褐 禪客會袈裟 香飯春菰米 臘胡可炊以爲飯○菰音孤 珍 蔬折五茄 原菽對下澤車右音對左 轉皆的對至於香飯炊菰米 珍蔬折五茄 對最精如以死地對生涯 中 也 方期飲甘露 八公山濟設茶若尚味之日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更欲吸流霞 抱朴子項曼都修道山中 忽思呼爲斥仙人所斥 屋鼠從穿穴 林狙任擺拳 切狙七余 春衫裁白紵 朝帽挂烏紗 屢數恢恢網 網者天 音 頻搖蕭蕭置 蕭蕭亦網也 詩 衰榮困莫莢 帝王世紀曰堯時有草夾階而生每月朔日生一莢至盈缺 幾蝦蟆 禮記禮運曰月中有兔與蟾蜍蟾蜍即蝦蟆也 路識溝邊柳 城聞隴上笳 葉吹之 共思捐珮處 潘君

謂曰捐余殃分江中還余瘳兮澄浦王逸註云屈原既放逐苦思念設欲遠去猶捐殃與區於水漚冀君求已示有還意澄浦今澄州也娶爲其州刺史故及之千騎擁青綱郭綬也東切自墓友樹聯璧出宮門行謝主人曰綱古章

弘農公以碩德偉材屈於誣枉左官三歲復爲大僚天監昭明人心感悅宗元竄伏湘浦拜賀未由謹獻詩五十韻以畢微志簡弘農公楊恩也字虛受一字嗣仁號州弘農人先是御史中丞李夷

馬作詩以獻

知命儒爲貴時中聖所賦禮記君子之中庸也處心齊寵辱遇物任行藏關識新安地漢武帝紀元鼎三

新安應徂曰時樓船將軍楊雲數有大功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封傳臨晉鄉楊氏譜楊朗爲秦將

以家財給其用度武帝亦好廣園於是徙關於新安去弘農三百里封傳臨晉鄉楊氏譜楊朗爲秦將

中府河挺生推豹蔚易君子豹變其文蔚選步仰龍驤魏書陳琳曰今將軍龍驤轅有千尋竦精聞百鍊

銅鋼鑿織也文選誰知茂功期舜禹載德與茂同高韻伏義黃狀一作上足逸詩書圍鋒搖翰墨場雅歌

張仲德張仲孝友頌祝魯侯昌爾頌四篇皆頌公也其爾宮而大憲府初騰價員元中憲爲監神州

轉耀銛京師也右言盈簡策起居舍人度天子御正段則耶居左舍人右書之者命借陞以騰退而書錄天

冬以授史官此言想左轄備條綱丞所管諸司事者故亦稱左轄此謂營爲左司員外掌副左響切

晨趨佩煙濃近侍香司儀六禮洽周禮司儀修六禮以節民論將七兵揚周禮司儀掌五兵躡兵別兵都

兵爲五晉太康中乃分中兵外兵各爲左右與舊五兵合樂來儀鳳鳳來儀籥籥成風尊祠重饋羊賁欲去

謂惡管之儀羊二旬皆以卿材優柱石楚其二十六六年則賢皆卿材不如公器擅巖廊見漢書晉灼曰峻節臨衝

嶠貞元八年九月憲自太常少也風風豫豫章西觀使治洪州江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

良服故特召君爾細故誰留念煩言肯過防有煩言壁非真盜客史記張儀皆從楚相欲已而楚相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儀金有誤侍郎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文帝其同舍告歸者至而歸金亡去而金

多怨之及歷二鎮尤事奢侈龜虎休前寄亦銀印也龜虎符選為左散騎右常侍也張敞漢宣帝時為京

西觀使江貂蟬冠舊行句謂冠也晉太和初解江西觀察使常侍亦為冠也張敞漢宣帝時為京

王訓也周書呂命穆理劇復推張謂元師和四年自荆部為京輔尤也則謂張敞漢宣帝時為京

久任為直用明銷惡還將道勝剛敬逾齊國社其家行漢大治為立石相齊國墓恩比召南棠殺其德故思其人

其人而愛希怨狗逢怒雖能善怨是用希不免達人之怒謂怒多容競忤彊火炎侵瓊琰琬圭名也應擊認鸞

鳳向香李歸朝大理卿趙昌即臺參訊駁臨御史中丞李簡史出在江西日誠類及他不顧接之詔簡部

切夷簡舉刻將朝第於及下寧置對併日與又賀事吏簡之益急上聞之且貶焉實焚芝未改芳抱朴

俗語曰馬地為任少卿書曰刻木為畫吏職木吏尚定計於對況也杭州為餘杭長史願土雖

慮芝山之併焚遠逾桂嶺州自京南道臨嶺賀州也中徒滯餘杭謂懸也杭州為餘杭長史願土雖

懷趙思用趙人廉願本趙將無功也我知天詎畏匡喪斯文也匡其如予何論嫌齊物誕莊物篇有騷愛遠

遊傷楚詞有麗澤周羣品速也潭潭兌註麗猶重明照萬方易重明和四年己丑篇首題云三歲復為大猷是歲此又有重明照萬方之句斗間收紫氣晉書吳之未滅曰此寶劍之精上徹于紫氣吳平之後城氣愈顯果得雙劍臺上掛清光青光福為深仁集妖從盛德醜秦民嗜賦畝謂秦民周士舞康莊四達謂之簡雅達謂之康六采綬逗垂艾晉灼註漢書藍綬蓋草名出琅邪二千石官白艾綬似艾可染絲華簪更截肪魏文帝與謂見玉奇稱美玉白如截肪高居遷鼎邑左氏武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愛而好書故令買誼傳之又漢書景帝子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故得書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二句謂惡自杭州召選選諸王傳居洛陽也集有祭惡文帶半與謂此碧樹環金谷在河陽之金谷丹霞映上陽宮名留歡唱容與要醉對清涼留歡要醉與好之為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淵龍過許劭冰鯉弔王祥舍人居憂在洛皆弘河南許司親友後漢許邵王汝南平與人見樓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與淵有二龍焉此喻許孟容及許司業也晉書王祥性至孝後母朱氏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解衣剝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以歸此以謂王仲舒也兩銅漏天門靜張衡水經注天門洞以玉虹吐瀉水入兩壺左右壘差置實以清銅駝御路荒華廷倚洛陽記曰兩銅駝九尺洛陽謂之銅駝又據筆潤灑秋漱漱我乃卜調水東瀟水西嵩少暮微茫嵩山其東謂之西征記曰墨問錄云此對妙同於老杜矣潤灑秋漱漱我乃卜調水東瀟水西嵩少暮微茫嵩山其東謂之西征記曰即中岳也洛州界遼洛徒云樂凡入處東都之邑失其所也今亦居東都故公又引此詩以喻之與冲天自不遑淳子晁說齊威王曰國中有一飛冲年天降神終入輔詩維嶽降神種德會明敷魏京師時

七、劫外非通家不得白。駱造門語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臂見之，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好即  
 思慈乎？曰：先君孔子與公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坐莫不歎息。長公釋  
 潘楊潘岳懷舊賦曰：余十二而獲見於女東武，孫穉弟穉，侯楊君始見及之。世議排張塾，史記張塾大夫，釋  
 以不能取容，當時情棄仲翔。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為騎都尉，敏犯顏諫，諍不言，縲繼枉，論語雖在縲  
 世故終身不仕。情棄仲翔，吳志：虞翻字仲翔，孫權以為騎都尉，敏犯顏諫，諍不言，縲繼枉，論語雖在縲  
 罪徒恨纏牽長。一本以牽為戰，國策：賈賦愁單闕，予舍單闕，大歲在卯也。○闕鳥曷切。鄒書怯大梁，事梁  
 也。王介於羊勝、公孫讒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炳心，那自是昭世，懶伴狂，伴狂為奴，乃鳴玉機全息。謂  
 孝王介於羊勝、公孫讒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炳心，那自是昭世，懶伴狂，伴狂為奴，乃鳴玉機全息。謂  
 下陽吏將殺之，賦自投汨羅而死。戀恩何敢死，垂涎對清湘。公在永州，有湘水自獨棄  
 也。懷沙事不忘，之賦自投汨羅而死。戀恩何敢死，垂涎對清湘。公在永州，有湘水自獨棄

醉韶州裴曹長使君寄道州呂八大使，因以見示二十韻一首，必嘗與公同在禮部者。呂道州名  
 温，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自御史知雜，貶均州刺史，再貶道州刺史，公此詩永州  
 作筆墨間錄云：爾韶州裴使君二十韻，尤見奇險之功，蓋山字不比退字之多也。

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尤為高絕。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  
 其聲律言數如之。

金馬營齊入，詔立於魯班門外。因號曰金馬門，賢才待詔於此。有銅魚亦共頌，唐志云：高祖入長安，罷隋竹  
 魚符，易守令，則給之。共頌疑山看積翠，疑山謂九道州。瀝水想澄灣，瀝水名，說文：瀝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滄，標  
 言温與裴同出，為刺史也。疑山看積翠，疑山謂九道州。瀝水想澄灣，瀝水名，說文：瀝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滄，標  
 勝同驚俗，後漢書：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清，明兩照姦，乘輶參孔僅。公自註曰：韶州當隨潘戶部出，征賦，漢  
 時進言為大農，甄使以二十一年七月，以戶部侍郎，按節服侯，公自註曰：韶州當隨潘戶部出，征賦，漢  
 潘孟陽為度支，甄使以二十一年七月，以戶部侍郎，按節服侯，公自註曰：韶州當隨潘戶部出，征賦，漢



八尺以髦牛尾為駝三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漢書匈奴傳虛圍橫渠單于子稽侯蘇呼韓那賈傳薛

單于真元二十五年五月以太傅虞童髮未鬢虞童與翻之書客奇之十二客有班髮半白也翻秉心方的騰口任

牽切過韻水以文王風原聖理高懸象易懸象著明日月爰書降罰緩史記張湯摶獄得鼠及餘肉蝨鼠掠治傳

顛顛韓子云其國頻顛聖理高懸象易懸象著明日月爰書降罰緩史記張湯摶獄得鼠及餘肉蝨鼠掠治傳

換其口詞音其謂百級註云六兩曰錢德風流海外和氣滿人寰禦魅恩猶貸左傳貸公自言雖被窳越

猶未至死是思賢淚自潛思賢謂思妻呂也詩潛然在亡均寂寞零落間惛錄惛錄也惛子老而無妻曰

為寬貸也思賢謂思妻呂也詩潛然在亡均寂寞零落間惛錄惛錄也惛子老而無妻曰

鳳志隨髮盡殘飢觸瘴瘴瘴五月光搖淺瀨作日風韻碎枯管管茅海俗衣猶卉書島夷卉服葛越

南方山夷髻不覺鬢謂曲髮泥沙潛池蛟水榛莽鬪豺獍復音壁循省誠知懼安排祗自崩說

云個倫也食貧甘莽齒食貧被褐謝爛熳言休離是也翻通開切遠物裁青蘭居麗

切織毛時珍儼白鵬長指楚客珮見前未賜大夫環禮文云環璧也內好若一謂之環宣二年穀梁傳註

劇妖嫺妖嫺謂開雅

翻萋秀才將之淮南見贈之什萋秀才南也待中師德之後鍾有

遠棄甘幽獨公自言得誰言值故人好音憐綴羽以音綴殘也選綴翻由時至濡沫

慰窮鱗莊子魚相與處於陸困志情惓奮作同相知樂更新楚辭九歌樂莫浪遊經費日醉舞詎傷春風



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眼云子厚長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峨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外此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勝竹運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日出霧露餘青松如  
晉沐予蒙齒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澹然離言說活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道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造詞可謂曲盡其妙無毫髮遺恨耳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西域有貝多樹國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遺一繕性何由熟莊子繕治也道人庭宇靜超師師苔色連深竹於屬作錄云山谷學徒筆此詩而苔色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誰適爲容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贈江華長老江華道州縣名

老僧道機熟默語心皆寂去歲別春陵泐流此投跡道州即古春陵室空無侍者巾屨唯掛壁一飯不願餘跏趺便終夕風颼疎竹響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滿庭芳草積

巽上人以竹間自採新茶見贈酬之以詩巽上人重巽也時居永州

芳叢翳湘竹芳叢茶對也零露凝清華復此雪山客晨朝掇靈芽○掇丁活切探也蒸煙俯石瀨○瀨音賴水流石尺

尺凌丹崖圓方麗奇色圭璧無纖瑕璧一作玉呼兒爨金鼎餘馥延幽遐滌慮發眞照還源蕩昏邪猶同甘露

飯佛事薰毗耶維摩詰經時化菩薩以滿鉢飯與維摩詰飯香普薰毗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維摩詰

咄此蓬瀛侶蓬萊方丈瀛洲海中神山蓬瀛仙人也無乃貴流流霞事見前

河東先生集 五 古今詩

一百十七

零陵贈李卿元侍御簡吳武陵吳武陵公前有詩贈之矣集又有小丘記云李深源元克已同游

之語意亦是時作矣

理世固輕士葉捐湘之涓陽光竟四溟陽光謂日竟滿也○竟一作競敲石安所施敲石出火也選潘安仁詩歎如

青鑠羽集枯幹低昂互鳴悲朔雲吐風寒寂歷窮秋時君子尚容與小人守兢危慘悽日相視離憂坐自

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諒徒爲惜無協律者窈眇絃吾詩窈眇琴聲

界圍巖水簾公自永州召還經巖下作筆墨間錄云此詩奇麗工壯始言

幽丹霞冠其巔想像凌虛游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言水簾之狀楚臣昔南

逐有意仍丹丘楚詞風原遠遊章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縲囚元和十年詔道采真誠眷戀莊子古者謂許

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貯催行舟

古東門行鮑明遠樂府詩警有東門行東門謂長安城門也觀詩意蓋以醜當時盜殺武元衛事

者散走途遇

害詳本篇註

漢家三十六將軍漢景帝三年七國反上乃拜中尉周亞東方靈動橫陣雲史記天官書陣雲如立垣先

爵討之會滯帝崩龍鼓表請救乃詔誅雪界以故地也濟反承宗與李師道上書請省使人自雞鳴函

事中書元衛叱去承宗怒與師道謀殺元衛故此詩首引七國事謂元衛之變亦起於削地也

谷客如霧史記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法雞鳴而客孟嘗君貌同心異不可數亦九夜語飛電光  
尹賞傳長安中殺得年擊殺吏受魏報徵巡司隸眠如羊漢百官表司隸謂司隸校  
與探丸為賊得赤丸者斫文吏不知有變四皓謂太子滅射殺元衡而避司隸謂司隸校  
尉掌察三輔徵巡司隸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滴未盡賊乘呼曰下之巨雖有俾如馮敬子名遠啓其口七首  
也○眠一作眼當銜一叱百吏走馮敬胸中函上首已陷其胸中矣如淳云馮敬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  
一作很梓非是  
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通俗文曰七首劍元衡此謂兒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皆吐口魏王臥內藏兵符  
賊始一呼而徒御格鬪不勝皆殿走遂劍元衡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則得虎符奪晉鄙軍而西  
史記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王弟信陵君無忌之客侯生曰魏王臥內藏兵符  
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則得虎符奪晉鄙軍而西  
却秦與俱晉鄙不聽可使擊殺之公子西掩袂真無辜西以袂掩面而死此謂盜殺武元衡而朝堂不知也  
士可與俱晉鄙不聽可使擊殺之公子西掩袂真無辜西以袂掩面而死此謂盜殺武元衡而朝堂不知也  
羌胡殺下一朝起之獸駭不存諫疏曰陸下好險阻射猛獸卒然過軼村敵國舟中非所擬曰君起謀德  
舟中之人盡安陵誰辨削礪功安陵記蓋胡越起於殺下而羌夷接軼也  
為敵國也安陵誰辨削礪功安陵記蓋胡越起於殺下而羌夷接軼也  
身視其劍術治則長安中削礪之功曰梁王世家求為閔公盜進說其後語塞以此怨盜使人刺盜  
政子某來治此劍以長安中削礪之功曰梁王世家求為閔公盜進說其後語塞以此怨盜使人刺盜  
曰是報仇政也委妾自利以絕眼白屠出腸取尸暴於終滅賢弟之名送子其姊媿依深非請人  
元衡西賊所殺初不知主名吏卒不敢竊捕後下詔殺絕臙斷骨那下補一作啜○腹音穰字一作騰唐  
錢東市以募告者而王士則王士不敢竊捕後下詔殺絕臙斷骨那下補一作啜○腹音穰字一作騰唐  
頰作咽萬金寵贈不如土

寄韋珩正嗣之子集有答珩示  
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初拜柳州出東郊。道旁相送皆賢豪。迴眸炫晃別羣玉。羣玉，羣賢也。獨赴異域穿蓬蒿。炎煙六月咽口鼻。胸臆

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灘水關石麻蘭高。灘水，水名。出陽海山。即桂江也。關麻山名在陰森野葛

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葡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飢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籠銅

擊枹音腐。奇瘡釘骨狀如箭。奇一作劍。鬼手脫命爭織毫。今年噬毒得霍疾。謂霍亂。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

筋骨露。蒼白瀟汨盈顛毛。瀟汨，水貌。顛毛，髮也。○遊則惡切。汨，越筆切。君今乾乾又竄逐。○乾，口黠切。又

也。石辭賦已復窮。詩騷神兵廟略頻破靡。時用兵討淮蔡故云。○四溟不日清風濤。聖恩儻忽念行葦。十年踐踏久已

勞。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勞行道也。公得罪至是十餘年矣。幸因解網入鳥獸。○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

亂行。不畢命江海終遊遨。願言未果身益老。起望東北心滔滔。東北，所適處。

奉和楊尙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尙書名於陸。字達夫。元

待郎判度支。貶郴州刺史。坐供軍有闕也。先是真元中。李吉甫為

郴州刺史。有北樓詩十韻。至是於陵和之。公亦和焉。○郴州，瓌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選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迥野恣窺

臨。鳳去徵音續。徵，美也。芝焚芳意深。芝焚見上。肅芝焚。以比楊尙書也。游鱗出陷浦。唳鶴繞仙岑。風起三湘

浪。雲上萬里陰。宏規齊德宇。麗藻競詞林。靜契分憂術。閑同運客心。○迴，除吏。馳驅當遠步。鳴鶴莫相侵。

離騷曰：恐鸕鶒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鸕鶒一曰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不芳尤

譏邪所敵不得進也。○戲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陸士衡雜擬詩。齊僮梁父吟。註梁父吟樂。音匿。又火系切。鳩古穴切。

楊尙書寄柳筆知是小生本樣分更商推使盡其功輒獻長句

截玉銛錐作妙形。說玉銛錐謂錐之可截。貯雲合霧到南溟。尙書舊用裁天詔。本註漢以尙書耶作詔文。書起草。夜更直。五。內史新將寫道經。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奉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日於建禮門內。

曲藝豈能裨損益。謂書學也。微辭秬欲播芳馨。尙書治行。桂陽卿月光輝徧。毫末應傳願兔靈。楚調夜則。又青賦利維何。而願免在腹。言月中有兔。居月之腹。願望也。詩意謂此筆當是願免之毫。

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江字一作注。

聖代提封盡海墺。演書食貨志。提封萬井。李寄註曰。提舉也。舉。狼荒猶得紀山川。遺之境。華夷圖上應初。四封之內也。海墺者海邊地。○墺而練切。

錄風土記中殊未傳。晉書周處。推髻老人難借問。壽註壽如椎之形也。○椎直追切。黃茆深峒敢留。風土記十卷。

連柳山穴也。下有柳州峒峒者。蓋南宮有意求遺俗。南宮南。試檢周書王會篇。周武王時。還國歸款。周史。峒峒之民多有居嚴峒峒者。

家周書第  
五十九篇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浩初。潭州人。龍安海禪師弟子。自臨賀至柳州。謂。公須又有浩初上人欲登仙。人山詩及送浩初序。

海畔尖山似劍鋸。秋水處處割愁腸。東坡曰。退之詩。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子厚詩。海畔尖山似劍鋸。爲之對曰。藻豈無羅帶。水割愁腸。有劍從山。又曰。僕自陸道士云。二公當時不計會好。做成一屬對。子瞻。登地海行。跋曰。道傍諸峯。真若劍鋸。誦子厚詩。知海山多奇峯也。

若爲化得身千億。散上峯頭望故鄉。

再至界圍巖水簾遂宿巖下

發春念長遠。中夏欣再覩。公和十年春正月。自永召還。過巖下。故云發春念長。是時植物秀。杳若臨玄

圃。北方玄圃。十洲記。崑崙有三角。正西。歐陽訝垂冰。熱氣出。駢切。白日驚雷雨。笙簧潭際起。鶴鶴雲間

舞。詩。鸛鳴于埭。鸛鳴水鳥。皆見。古苔凝青枝。陰草濕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礫沉珠淵。貌。班孟

山。沈東都賦。賦奇麗而不珍。捐金於。鏘鳴捐珮浦。楚詞。捐余幽巖畫屏倚。新月玉鈞吐。夜涼星滿川。忽疑眠

洞府。一本作恍。迷洞府。

詔追赴都迴寄零陵親故自此篇下至瀾亭上詩皆

每憶纖鱗遊尺澤。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堠應無數。次第行看別路遙。

過衡山見花開却寄弟

故國名園久別離。今朝楚樹發南枝。大庚嶺上梅南。晴天歸路好相逐。正是峯前迴鴈時。蓋山有五峯紫

康祝融等。孔安國尚書註。鴻雁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曰木落南翔。冰泮北徂。

汨羅遇風所沉之水。○汨羅湖。屈平

南來不作楚臣悲。風原投汨羅而死。公方重入脩門。自有期。楚詞。招魂曰。魂兮來歸。入為報春風。汨羅道。

莫將波浪枉明時。



朗州資常員外寄劉二十八詩見促行騎走筆酬贈資常字中行元和七年冬自水部員外郎至

京師常有此寄公因酬贈  
呂本有因以奉呈四字

投荒垂一紀公自永貞元年謫永州司馬至一紀新詔下荆扉疑比莊周夢  
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白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也  
則蓬蒿然周也不知周之夢  
為胡蝶與胡蝶之夢周與情如蘇武歸不遣至昭帝立乃得歸賜環留逸響  
墨客揮犀云世謂太守為五馬或云詩曰素絲組之良馬漢官儀也又古今風俗通曰王逸少出守永嘉  
御五馬故云或曰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控五馬助征騎即謂促其行騎○音非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處列五馬助征騎即謂促其行騎○音非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五馬立踟躕五馬言常也驛陰旁馬也助征騎即謂促其行騎○音非不羨衡陽鴈春來前後飛

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

無限居人送獨醒楚詞屈原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可憐寂寞到長亭庾子山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五里荆州不

遇高陽侶漢書酈食其曰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一夜春寒滿下廳下廳猶

北還登漢陽北原題臨川驛漢陽在唐

驅車方向闕迴首一臨川多壘非余恥禮記四郊多壘無謀終自憐亂松知野寺餘雪記山田惆悵樵漁

事今還又落然

題淳于髡墓

生為齊贅婿死作楚先賢應以客卿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

劉禹錫

前。

善諛驛和劉夢得醉淳于先生

驛在壽州之南即淳于驛

水上鶴已去史記齊王使淳于髡獻鶴于楚出邑門道飛其鶴從揭空籠造詐成詞往見楚王曰齊王使

令士自殺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在也亭中鳥又鳴史記又曰齊威王喜隱飛說之以隱曰國中

楚王曰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鶴在也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十萬率車千乘楚聞之趙請

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辭因使楚重見上名爲救齊成威趙王與之精兵十萬率車千乘楚聞之趙請

引去荒壠遽千古羽觴難再傾宋玉招魂瑤漿蜜酌實羽觴劉伶今日意劉伶以異代是同聲相應

詔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灞水在京城西之左此將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詔書許遂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

李西川薦琴石元和八年正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薦藉也

遠師騶忌鼓鳴琴史記田敬仲世家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去和南風愜舜心而歌南風鈞者云噫非今日事也其中有虞氏之

心從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徵音美音也

同劉二十八哭呂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元和六年九月衡州刺史江陵士曹參軍或云李

元二侍御即前李深源元克已也

衡岳新摧天柱峯衡山南岳也天柱乃衡山諸峯之一公意借以喻衡州也士林顛頽泣相逢砥令文字傳青簡上古以竹簡寫書後

漢吳祐傳祐父愷欲

殺青簡寫經書註云殺青簡者以火炙簡令汗不使功名上景鍾周禮琕氏爲鍾帶謂之景鍾犬鍾也葉篆周謂之景鍾取其易書復不意謂之殺青亦謂之汗簡十六年左傳齊侯傳季武子作林鍾三畝空留懸磬室謂展喜曰室如懸磬九原猶寄若堂封從先大夫於九原註晉卿而銘魯功是也大夫之墓地在九原又夫子曰吾見封之高有遙荆州人物論幾迴中夜惜元龍魏志陳登字元龍爲廣許汜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喪與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曰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此也時李元二侍御皆在江陵故用此事

### 劉二十八詩

一夜霜風凋玉芝。蒼生望絕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

奉酬楊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遺戲贈詔追南來諸賓二首揚侍郎

貞一來時送彩賸彩賸即楊侍郎一行歸鴈慰驚弦一行歸鴈以况南來諸賓翰林寂寞誰爲主潘岳詩

翰林鳥雙飛一朝隻鳴鳳應須早上天鳴鳳以喻楊侍郎言早

### 六言

一生判却歸休。謂著南冠到頭左傳有南冠也披翁翁用此治長雖解繹論語子謂公治長可妻也無由

得見東周見猶至也東周洛陽也言不得至洛陽也

商山臨路有孤松。往來斫以爲明好事者憐之。編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賦詩公赴柳州道中作

撥音爰  
繼也

孤松停翠蓋，託根臨廣路。不以險自防，遂爲明所誤。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籬護。猶有半心存，時將承雨露。

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劉夢得集有重至衡陽傷柳橋曹詩引云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別處而君發於南中因賦詩以投用詩云憶昔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

十年顛顛到秦京，誰料翻爲嶺外行。元和十年二月公召至京伏波故道風煙在漢武帝紀南越相呂嘉所經乃伏波故道後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趾翁仲遺墟草樹平魏志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水

言翁仲謂墓前石人也。直以慵疎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孟子滄

灑我纓。

再受連州至衡陽酬贈別公前有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詩此夢得所以酬之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黃丞相，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徵守京兆尹坐發民治

州故曰章臨。三黜名慚柳士師。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萬錫初貶連州刺史歸日併隨迴鴈盡愁腸

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遶山下。桂江即漢時號灘水在相望長吟有所思選詩有君子

重別夢得此公再與

二十年來萬事同，貞元九年公與禹錫同舉進士其後出處略同至是二十三年矣今朝岐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爲隣舍

鄰。

鄰。

鄰。

鄰。

鄰。

鄰。

鄰。

鄰。

翁。

答此夢得答  
公前詩

弱冠同懷長者憂。臨岐回想盡悠悠。耦耕若便遺身世。論語長沮桀溺耦而耕並耕也黃髮相看萬事休。

劉夢得

三贈劉員外贈夢得  
公復

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岐別。一作臨湘別何年待汝歸。

答此夢得答  
公前詩

年方伯玉早。通瑗字伯玉莊子曰通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恨比四愁多。張衡出爲河間相慙慙不得志爲四愁詩詩見文選會待休車騎。休沐東選

賦似休汝車騎非相隨出爵羅。禮記月令鳩化爲鷹然

再上湘江山水出零陵陽海  
山至巴丘入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迴。

青水驛。蘆竹天水趙云呂本云。余手種一十二莖。別本此詩次善譜驛後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襄陽從事即。祗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漢書律曆志黃帝

制十二筒以應風之鳴其雄鳴爲六其雌鳴亦六

長沙驛前南樓感舊公自註云昔與公別於此

海鶴一爲別海鶴以存亡三十秋貞元初今來數行淚獨上驛南樓

桂州北望秦驛手開竹筵至釣磯留待徐容州舊史元和十年以長安令徐俊爲容管經略使公是年三月出爲柳州而徐之除在公後故公先至

桂州留詩  
以待之

幽徑爲誰開美人城北來美人謂王程儻餘暇王程王一上子陵臺後漢嚴光字子陵隱於釣臺今嚴州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永貞元年公與韓泰韓諷劉禹錫陳諫凌準程異章執四人和十

年與公皆例召至京師又皆出爲刺史公爲柳州是年夏所寄也

城上高樓接大荒山海經有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颺芙蓉水式舟切密雨斜侵薜荔牆楚辭實

落窻注云薜荔香草也緣木嶺樹重遮千里月江流曲似九回腸司馬遷與任安書腸去如千里馬

而流曲似九回腸共來百越文身地莊子越人斷髮文身越世家猶自音書滯一鄉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絕孤城千萬峯越絕書名空齋不語坐高春淮南子曰經于泉隅是謂高春損于連石是謂小春高

謂高春註瀾隅地名高印文生綠經旬合硯匣留塵盡日封留呂本梅嶺寒煙藏翡翠庚嶽是也桂江秋

春時加戍民確春時也水露饒鱗楚詞大招曰鱗鱗短狐王鳩壽只說文云狀丈人本自忘機事莊子冥陰丈人曰有爲想年來

憔悴容

登柳州峨山峨山山名見公柳州山水諸記一本作岷山非是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

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

臨蒸且莫歎炎方，臨蒸衡州縣名後改為衡陽。為報秋來鴈幾行。林邑東迴山似戟，林邑漢象林縣馬援鑿銅柱處。梓柯南下水如湯。

梓柯係船棹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隨伐夜耶至且闌椽船於岸而步。旆旆蒹葭漸瀝含秋霧，蒹葭葦也。遠將

遠意問瀟湘。

答劉連州邦字連州刺史禹錫

連璧本難雙，潘岳夏侯湛為。分符刺小邦。崩雲下灘水，灘水出零陵。劈箭上潯江。柳州治在潯江北。負弩啼寒狢，狢司馬相如傳縣令負弩先驅狢獸鳴枹驚夜狢毛也。○枹音膚狢音尻。遙憐郡山好，謝守但臨窗。

嶺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雲煙，望盡黃茆是海邊。山腹雨晴添象跡，潭心日暖長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博物志江南水一先以瓦石投水中人不治則殺人毛詩為鬼為蜮疏云一名射影南人將入。罽母偏驚旅客船。嶺表志云南海秋風雲物有草如虹者謂之罽母必有風嶺南餘異記云嶺南夏秋從此變來非一事

河東先生集 五 古今詩

豈容華髮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  
市爲慮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出青箱紀錄。鵝毛禦臘。縫山屬。毛爲被家。養鵝二月至十月。擊取。  
 青箬裹鹽歸峒客，楚人謂竹皮曰箬。可以茨。綠荷包飯趁虛人。嶺南  
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出青箱紀錄。鵝毛禦臘。縫山屬。毛爲被家。養鵝二月至十月。擊取。  
 奠糝積以禦寒，雞骨占年拜水神。漢書郊祀志。粵祠雞卜。自此愁向公庭問重譯。前漢紀。越裳氏重譯。  
 投章甫作文身，禮記。儒行。孔子居魯冠章甫。文身無所用之。欲

酬徐二中丞普寧郡內池館卽事見寄  
寧郡防禦經略而徐俊爲容管經略當是俊也。然題云中

承考之 史不載

鵝鴻念舊行鷓鴣，公虛館對芳塘。  
芳一作方。落日明朱檻。繁花照羽觴。上詩。註。泉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  
 俱爲累，相期在故鄉。

酬賈鵬山人郡內新栽松寓興見贈二首  
郡內謂

芳朽自爲別，朽枯也。別，異也。無心乃玄功。  
玄功，天功。天天日放花。詩。桃之榮耀將安窮。青松遺澗底。文選。古詩。  
黃鬱鬱。擢蒔茲庭中。切，別種也。積雪表明秀。寒花助慈龍。龍，龍翠色。○貞幽。夙有慕。易。幽人貞吉。文選。顏  
未暮謝幽貞。謂幽靜。貞吉之道也。夙，素也。持以延清風。



無能常閉閣。偶以靜見名。奇姿來遠山。奇姿謂所栽松忽似人家生。勁色不改舊。芳心與誰榮。喧卑豈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韻動竿瑟。諧此風中聲。

種柳戲題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爲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陰當覆地。聳幹會參天。好作思人樹。定九年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慚無惠化傳。

柳州二月榕葉落盡偶題。藝苑雌黃云圃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榕葉其木大而多陰可蔽百牛故字書有寬庇廣容之說

宦情羈思共悽悽。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讀物錄異榕樹葉如冬青秋冬不凋根鬚纏繞枝幹屈盡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仙人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珠樹亦言樹之美耳病來方外事多違。方外謂遊仙山不屬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雨中贈仙人山賈山人也。賈山人即前賈鵬此山在柳州

寒江夜雨聲潺潺。紐山切曉雲遮盡仙人山。遙知玄豹在深處。列女傳陶答子妻曰南山有玄豹霧雨十日不下食下笑羈絆泥塗間。

別舍弟宗一者。公之從兄弟見於集有宗一宗玄宗直

零落殘魂倍黯然。江淹賦曰黯然銷魂唯別而已雙垂別淚越江邊。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自永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一年丙午也桂嶺瘴來雲似墨。洞庭春盡水如天。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荆郢宗一將遊之處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書并附當州生黃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郴州侍郎楊於陵也韶州即周二十二丈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駢軌。馬行夢喜三刀近。晉書王濬為廣漢太守夢三刀懸三刀於其屋梁上驚覺書嫌五

載遠。凝情江月落。屬思嶺雲飛。會入司徒府。還邀周掾歸。後漢袁安為司掾

殷賢戲批書後寄劉連州并示孟崙二童。公自註云家有右軍書每紙背與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將軍會稽內史庚翼為安西將軍○因話錄云柳柳州書後生多細敘就中尤長於章草為時所寶湖湘以南童稚悉學其書顏有能者以此觀之蓋有之矣公與夢得間問最數殷賢戲題其書後故舉庚翼事為寄蓋劉家子弟當有學其書者孟崙二童必夢得之子殷賢雖不能詳亦必夢得家子弟也

書成欲寄庚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王羲之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必後之也王僧虔論書云庚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庚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曰小兒聖賊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還叱之後山亦嘗用此事作詩云不解征西諸子弟却憐野鶩厭家雞

酬家雞之贈州并示孟崙二童詩也。劉夢得

日日臨池弄小雛。喻孟還思寫論付官奴。褚遂良書五字八卷其正書五卷第一樂毅論四十四行書賜女是時柳未有子柳家新樣元和脚。柳公權元和間有書名元和脚者指公權也補註女官奴書官奴書賜故夢得以此戲之柳家新樣元和脚。得此句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曰取其字裂之新書

元豐中，晁無咎詩文極有聲，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棧，相州且盡薑芽斂手徒。

紅椒鄂州花蓋相州樹，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亦類此。

聞道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漢書劉向父子俱好古博見，強志過絕於人，歎以爲左丘明，親見夫

非問也。如今試遣隈牆問，已道世人那得知。晉史謝安問王獻之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莊子：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閉門而不入，見而美之，歸亦捧其心。若道

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班固西都賦：主入，賓問於東都。

答前篇此夢得答

劉夢得

小兒弄筆不能曠，澆壁書牕且賞勳。書後當有大名，子敬七、八歲，羲之從後擊其筆，不脫，歎曰：此兒

汁書方丈二字，觀者如渚。入妙品，按公嘉誌云：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蓋生於元和十一年。此詩作於周六未生時，柳未有子，故夢得又戲之，以衛夫人也。

澆壁事本此。○澆鳥臥切。渚，聞彼夢熊猶未兆。詩：維熊維羆，女子之祥。羅女中誰是衛夫人，尤善右軍少師之在書法

答後篇

劉夢得

昔日慵工記姓名，項藉少時，學書不成。季父梁，怒遠勞辛苦寫西京。謂寫班固近來漸有臨池興，臨池

上爲報元常欲抗行。王右軍云：吾書比之鍾繇，當抗

壘前也。○呂韓本壘前作重答。

河東先生集 五 古今詩

一百三十三

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瓊樹枝柯，意以瓊樹得子弟。在家弄土唯嬌女。左思嬌女詩曰：香家有嬌女，皎皎執香愛綈素。空覺庭前鳥跡多。若顧觀鳥跡，因而遂滋，則謂之字。詩意謂：執習於所獲，空覺庭前鳥跡多。小女學書，其紙散落庭中，覓鳥跡之多也。

學後

事業無成恥藝成。禮記：德成而下。南宮起草舊連名。公與夢得嘗同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時人號為一壑二妙。○時字一本作初。衛瓘為尚書令，與尚書郎朱靖俱善草書。

銅魚使赴都寄親友。公自註云：嶺南支那無綱官考典。懷典等悉附都府至京。柳州作。

行盡關山萬里餘。到時閭井是荒墟。附庸唯有銅魚使。禮記：王制：附庸，小城也。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唐武德初，改太守為刺史，加號為使，持節而實無節，但頌綱魚而已。此後無因寄遠書。

韓漳州書報徹上人亡因寄二絕。韓漳州名奏，靈徹字澄源，會稽人。貞元中遊京師，名振，登下。續流疾之，造飛語，因得罪，貶汀州。會赦歸東越。吳楚間諸侯多寶。

早歲京華聽越吟。越吟事始見上註。劉夢得嘗為靈徹文集。聞君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支遁林。王羲之為會稽內史，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道林支遁字也。蘭亭在會稽山陰縣蘭亭。修禊與焉。故後人寫修禊圖，通亦在其列。

頻把瓊書出袖中。選詩：置之懷袖。不減。獨吟遺句立秋風。遺句謂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甬東。甬東地名，在會

東海州章縣

柳州城西北隅種甘樹

手種黃甘二百株。春來新葉徧城隅。一作新本方同楚客憐皇樹。楚詞屈原橘頌后皇嘉樹橘來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註云言皇天后土也風原自喻材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不學荊州利木奴。義陽李衡種甘橘千株臨死數兒曰汝母惡吾也歲止一匹絹亦可足用爾。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聞徹上人亡寄侍郎楊丈徹上人靈徹也見上韓漳州報徹

東越高僧還姓湯。文選惠休上人姓湯今靈幾時瓊珮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英與侍郎。休上人贈

段九秀才處見亡友呂衡州書迹呂衡州名溫集有呂衡州誄云元和六年八月卒段九秀才及

墓誌亦云與呂溫游。○一本止題作段秀才云云。

交侶平生意最親。衡陽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見三行字。選詩置之懷袖拭淚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親故

林邑山聯瘴海秋。梓柯水向郡前流。林邑梓柯並見上註勞君遠問龍城地。龍城柳郡名正北三千到錦州。錦州屬江南

三千五百里。

種木櫛花

上苑年年種物華，飄零今日在天涯。祇應長作龍城守，剩種庭前木櫛花。

摘櫻桃贈元居士時在望仙亭南樓與朱道士同處。韓呂謝本時在已下。

海上朱櫻贈所思。古樂府有君所恩篇。樓居况是望仙時。仙史記封禪書是呂作植曰蓬萊羽客如相訪。洲海萊方文山瀛

仙人不是偷桃一小兒。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宮有頃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者三

漢武帝事又云東都獻短人帝呼東方朔至短人相親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年一著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言仙人若訪元朱二士見此櫻桃固非如東方朔偷桃者也。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象縣柳名。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意，欲採蘋花不自由。柳惲詩汀洲採白蘋。



已萃鄉路悠且廣，羈木畏漂浮。雖旌倦搖蕩，昔人歎違志。出處今已兩，何用期所歸。浮岡有遺像，幽蹊不盈尺。虛室有函丈，禮記：席間函丈，函猶容也。微言信可傳。申旦稽吾類，申旦謂旦暮也。

遊朝陽巖遂登西亭二十韻永泰元年元結自道州以事至永州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名焉西亭卽法華寺西亭按始

得西山宴游記云元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登法華西亭詩是時作

謫乘殊隱淪，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登陟非遠郊。所懷綏伊鬱，詎欲堅夷巢。伯夷巢父高巖瞰清江，幽窟

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丸切，攢徂西亭構其巔。音顛反宇臨呀庠，呀張口貌庠宮室高貌呀虛

背瞻星辰與，下見雲雨交。惜非吾鄉土，得以蔭菁茆。詩：苞菁茆，菁蔭菁也。羈貫去江介，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謂交

午羈髮以爲飾，貫與非同。西都賦：世仕尚函嶠，山名也。今俗呼爲土嶠。石嶠在鶴州界。故墅卽澧川，澧

與江介之澧，澧江介江之左也。安水東注者也。數畝均肥磽，臺館集荒丘。集一池塘疏洗坳，地不平也。會有圭組戀，遂貽山林嘲。北山

南岳薄軀信無庸，瑣屑劇斗筭。論斗筭之作，豈池塘疏洗坳，地不平也。會有一組戀，遂貽山林嘲。移文

嶠，長踣也。疏云：河內人謂之喜母，俗云喜子是也。所賴山水客，扁舟枉長梢。梢，船尾木。挹流敵清觴，掇野代嘉肴。適道有高言，取樂非

絃匏。逍遙屏幽味，澹薄辭喧嘖。嘖，女晨雞不余欺。風雨濤濤，鳴。再期永日閑，提挈移

中庖。

湘口館瀟湘二水所會九域志：瀟水、湘水在郡陽，皆永州縣。此館當在永州也。



九疑濬傾奔九疑山名在永州界。臨源委縈迴臨源嶺名九疑所出。會合屬空曠會合謂合流於湘口節也。泓澄停風雷。高館軒霞表。

危樓臨山隈。茲辰始激霽激清也與澄同。織雲盡塞關。天秋日正中。水碧無塵埃。杳香漁父吟。叫叫羈鴻哀。境勝

豈不豫。慮分固難裁。升高欲自舒。彌使遠念來。歸流駛且廣疾音。汎舟絕泓洄。

登蒲洲石磯望橫江口潭島深迴斜對香零山香零山在永州

隱憂倦永夜。淒露臨江津。猿鳴稍已疎。登石娛清淪。日出洲渚靜。澄明品無垠晶精光也。浮暉翻高禽。沈景照

文鱗。雙江匯西奔。詭恠潛坤珍。孤山乃北峙孤山謂香零山。森爽棲靈神。澗潭或動容。島嶼疑搖振。陶埴

茲擇土埴謂土黏可作瓦器。蒲魚相與鄰。信美非所安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羈心屢逡巡。糾結良可解。紆鬱亦

已伸已一作以。高歌返故室。自調非所欣音調。

南澗中題公永州諸記自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袁家溝自馮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石渠既窮

天工在與崔策登西山詩上奇語故也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

詩河水清且淪漪注云小風水成文轉如輪其狀漪然也。去國魂已游。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祗自

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東坡嘗題此詩後云柳子厚南遷後詩清勁紆徐大率類此又云柳儀曹南

儀曹何 藝之深也。

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在永州作

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忘上封事，漢光武紀：詔百寮並上封事，註云：宣帝始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志。復笑昇天行。古樂府：能昇天

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史記：蘇秦傳：心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慄。儲疎寡將迎。追遊疑所

愛。疑一作款。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鳥遂遐征。磴迴茂樹斷，磴，丁郢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

鶴鳴。詩：鶴鳴于埤。註：鶴致雨之鳥。風篔冒水遠，一作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間，益知身世輕。為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

喬木餘故國，餘一作芻。孟子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臯耕。隋末王綬字無功，至唐貞觀

聯牛躬耕東臯，每著書自稱東臯子。見呂才東臯子集序釋志，一本作澤志。

與崔策登西山策字子符，策有途崔九序，即此人也。序云：駭居八年，穎子幸來觀，余詩蓋是時作。

鶴鳴楚山靜，露白秋江曉。連袂度危橋，縈迴出林杪。西岑極遠目，毫末皆可了。重疊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迴窮兩儀際，高出萬象表。馳景泛頽波，遙風遞寒篠。音小，竹名。可謫居安所習，稍厭從紛擾。生同胥靡遺

莊子：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壽等彭鏗天，彭祖姓，名八百歲。蹇連困顛踣。愚蒙怯幽眇，非令親愛疎。誰使心神悄，偶茲遁

山水，得以觀魚鳥。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

構法華寺西亭集有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云：余時謫為永州司馬，外常員而心得無事，乃取官之祿，秩以為亭，其高且廣，蓋方丈者二焉。

窺身楚南極，山水窮險艱。步登最高寺，蕭散任疎頑。西垂下斗絕，欲似窺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

命童恣披翦，葺宇橫斷山。割如判清濁，飄若昇雲間。遠岫攢衆頂，○巖徂丸澄江抱清灣。夕照臨軒墮，照一作棲鳥當我還。幽菖溢嘉色，質管遺清班。質管竹名，異物志曰：質管生於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音當，清。神舒屏羈鎖，志適忘幽潺。棄逐久枯槁，迨今始開顏。賞心難久留，離念來相關。北望間親愛，南瞻雜夷蠻。置之勿復道，且寄須臾閑。

### 夏夜苦熱登西樓

苦熱中夜起，登樓獨褰衣。山澤凝暑氣，星漢湛光輝。火晶燥露滋，野靜停風威。探湯汲陰井，論語：見不煬，竈開重扉者，避竈。憑欄久徬徨，流汗不可揮。莫辨亭毒意，仰訴璿與璣。璣，璣當時之故也。諒非姑射子，靜勝安能希。莊子：說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火山焦而不熱。希，列子：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射音亦。

### 覺衰

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今年宜未衰，稍已來相尋。齒疎髮就種，左傳：盧蒲癸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傷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沈。古稱壽聖人，曾不留至今。但願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時春向暮，桃李生繁陰。日照天正綠，杳杳歸鴻吟。出門呼所親，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頌有遺音。莊子曰：曳尾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遊南亭夜還鼓志七十韻詩云：曠兒既云抽，元和元年，據西川劉闢也。又云：吳處亦已鑿，二年，詠浙西李錡也。浙西平在十二月，而此詩有秋月高明之語，其三年秋賦。

夙抱丘壑尙率性恣遊遨中爲吏役牽十祀空情勞情音淵又音稍忿也憂也外由徇塵轍私心寄英髦進乏廊廟

器退非鄉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責將安逃屯難果見凌剝喪宜所遭神明固浩浩衆口徒噉噉投跡山水

地謂永州也放情詠離騷屈原離騷也憂勤曰騷賈誼傳曰騷遭再懷曩歲期容與馳輕舸音刀小虛館背山郭前軒面

江星重疊間浦漱浦洩出楚辭也適迤驅巖敷音散山多積翠浮澹豔始疑負靈轡楚辭天問懸轡

留衝颺石礫迎飛濤曠朗天景霽樵蘇遠相號構取薪也蔣取草也漢書蘇轡往而無歸澄潭湧沉鷗半壁

跳懸猿奴刀切鹿鳴驗食野詩呦呦鹿鳴魚樂知觀濠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孤賞誠所悼暫欣

良足褒留連俯櫺檻櫺檻闕也注我壺中醪易觀我朵頤朵頤爵擢手持蟹螯音書卓傳左手

持酒炊稻視鬬鼎音鬬鮮聞操刀作閔野蔬盈頃筐詩采芣卷耳不盈頃筐頗雜池沼芼左氏澗溪沼沚之

去聲毛又緬慕鼓柅翁嘯咏哺其糈楚辭漁父章屈原曰云漁父莞爾而笑鼓柅而去鼓柅者叩船鳴也柅音

也音也○柅音也退想於陵子三咽資李膾者過半矣餽餽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膾音實

音曳音也斯道難爲借沉憂安所轄曲渚怨鴻鶴怨謂哀環洲彫蘭藁音高藁之暮景迴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途

昏黑遠火明連艘音艘船也木落寒山靜江空秋月高歛袂戒還徒善游矜所操列子曰吾嘗濟乎鵝深

耶問焉曰善游者數能趣淺戢長柅戢斂乘深屏輕箬曠望援深竿哀歌叩鳴舳才勞切中川恣超忽漫若翔

且翔淹泊遂所止野風自颺颺蘇曹澗急驚鱗奔蹊荒飢獸嗥入門守拘墊悽戚憎鬱陶慕士情未忘懷

人首徒播，內顧乃無有。德輶甚鴻毛。詩德輶如毛，輕如鴻毛。名竊久自欺。食浮固云叨。坊記：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毋寧使人浮於食。食謂祿也。問  
 牛悲覺鐘。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其聲聞之，曰：『吾聞食肉則飲酒，飲酒則食肉，此則汝為之乎？』說音稅。永遁刀筆吏。曹參傳：『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筆，加汝所尸乎？』離組之上，則汝為之中。說音稅。永遁刀筆吏，曹參傳：『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筆，不如食以糲練而銷之。』裂壤分鞵藥。左傳：『屬藥，藥，藥也。』岷凶既云捕。年十月，劉闢伏誅。吳  
 寧期簿書曹，中與遂羣物。裂壤分鞵藥。左傳：『屬藥，藥，藥也。』岷凶既云捕。年十月，劉闢伏誅。吳  
 虜亦已塵。謂二年十月，李錡伏誅，虜亦已塵。披山窮木禾。山海經：『大五國，郭璞云：木禾，穀類者也。』駕海逾蟠桃。史記：『東至于蟠木，註：海外經曰：東海，與伊也。』  
 三千里重來越裳雉。周成王時，越裳氏獻雉。再返西旅葵。西旅，西戎也。左右抗槐棘。周禮：『公侯伯子男位焉，而三槐，位焉，縱橫羅鴈蓋。』大夫執鴈。蓋，大夫執鴈。三辟咸肆宥。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湯刑。  
 衆生均覆燾。徒刀切。安得奉皇靈。在宥解天駁。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又歸誠慰松梓。陳力開蓬，衆生均覆燾。  
 蒿十室有鄂杜。漢宣帝尤樂社鄆之問，社名田占澧滂。濕水出鄆南，游水出鄆北，公與許孟容書云：『先墓，礪溪近餘基。』礪溪在長安上邑。阿城速故潦。一作：螟蚌願親燎。我田穰田，祖有神，柔界炎火，荼藿甘自薶。詩：『周原膴膴，茶藿甘自薶。』  
 飲河不過滿腹饜。饜，除。飢食期農耕。寒衣俟蠶綠。及軒足爲溫。野風骨或曰：短布單衣，纒至衍，滿腹寧復饜。饜，莊子：『飲河不過滿腹。』  
 飲財不食。明安將蒞及菅。左傳：『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誰慕梁與膏。戈林歐雀鶻。漁澤從鱸。鱸，魚名。  
 音四飭音刀。親象嘉素履。易：『履卦：素履，往無咎。』陳詩謝干旄。詩：『干旄，好善也。』方託麋鹿羣。敢同馳驅槽。處賤無溷濁。固

窮匪淫悖淫無節猶跟鎗辭束縛悅揮換煎熬登年徒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與役勢伐暮周禮以磬

也長丈五尺日眩絕渾渾耳喧息嘈嘈音曹廣雅云茲焉畢餘命富貴非吾曹長沙哀糾纏王太傅

作福賦異科稱之漢陰嗤枯楮莊子南越於楚通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哇鑿隆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

曰吾非不知苟仲擊壤情逸士傳曰堯時有農父擊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堯何力於我也機事息秋

毫莊子漢陰丈人曰有海霧多蒼鬱越風儼腥臊寧唯迫魍魎所懼齊焄蘆范叔戀綈袍史記范雎名入

切知馨懷楮中楚人歸之買人如晉知善視之如實出已○知馨音作智為范叔戀綈袍叔戀綈袍史記范雎名入

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緜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縷音風伊人不可期伊人謂褚者慷慨徒切

韋道安詩則公所以為之傳者亦必指是事無疑也

道安本儒士頗擅弓劍名二十遊太行暮聞號哭聲疾驅前致問有叟垂華纓說文云纓言我故刺史失

職還西京偶為羣盜得毫縷無餘贏貨財足非恹二女皆娉婷娉娉並蒼見皇驅逐誰識死與生便當此

殞命休復事晨征一聞激高義皆裂肝膽橫挂弓問所往趨捷超崢嶸趨善走崢嶸山峻貌見盜寒礪陰

羅列方忿爭一矢斃會帥餘黨號且驚慶令遞束縛纏索相拄撐纏素彼姝久褫魄詩彼姝者子西京賦華

也○穉音雉刃下俟誅刑却立不親授受不親禮也諭以從父行摺收自擔肩轉道趨前程夜發敲石火

山林如畫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紛交零。頓首願歸貨。納女稱舅甥。甥甥也。孟是也。帝道安奮衣去。義重利固輕。師婚古所病。感六年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鄆太子忽。忽辭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鄆伯。合姓非用兵。竭來事儒術。十載所能逞。十一作千。慷慨張徐州。徐泗濶節度。朱邸揚前旌。選朱邸戶。投軀獲所願。前馬出王城。封來朝道安從之。轅門立奇士。項籍傳。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也。淮水秋風生。君侯既卽世。月建封卒。項籍傳。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大將之旗也。立孤抗王命。鐘鼓四野鳴。橫潰非所壅。逆節非所嬰。舉頭自引刃。願義誰顧形。是月軍中立。建封死。軍亂。立楷爲留後。而烈士不忘死。忘一作妾。所死在忠貞。咄嗟徇權子。翁習猶趨榮。我歌非悼死。所悼時世情。道安自殺。

哭連州凌員外司馬凌準字宗一。杭州富陽人。永貞元年十一月薨。連州司馬員外。元和三年卒。詳於誌矣。

廢逐人所棄。遂爲鬼神欺。才難不其然。子曰。才難。卒與大患期。凌人古受氏之官。後因爲氏。吳世夸雄姿。吳志。凌統字公績。事孫寂。寔富春水。晉世改曰富陽。寔一作寔。富春英氣方在斯。斯一作何。凋衰也。方在六榻。爲儲統軍。二子列封。發揮又曰。發揮。於剛柔而生。又著書逾十年。幽蹟靡不推。蹟深也。諸云著後漢學誠一貫。六學。六精義窮發揮。又曰。發揮。於剛柔而生。又著書逾十年。幽蹟靡不推。蹟深也。諸云著後漢著六經。解天庭。揆高文。萬字若波馳。其文曰。萬言詩。擢爲崇文館校書郎。試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建中圍人文集。天庭。揆高文。萬字若波馳。其文曰。萬言詩。擢爲崇文館校書郎。試記室。征西府宏謀。耀其奇。建中亂。以金吾兵曹爲鄧寧節度。書掌滙原之。軒軒下東越。列郡蘇疲羸。輶軒。輶車。鄧寧人按驗。汗吏。吏人敬愛。東越。卽浙東。宛宛凌江羽。來棲翰林枝。準在浙東。治名聞于。孝文留弓劍。中外方危疑。抗聲促遣詔。定

命由陳辭貞元二十三年正月德宗崩選臣議祕五日乃下遺詔準獨徒隸肅曹官征賦參有司自

翰林參度支調發出納茲利聖止出守烏江潯州刺史烏江即和州也老遷渾水渾水由邗州降連州司馬

高堂傾故國葬祭限囚羈仲叔繼幽淪狂叫唯童兒高堂北堂也準母卒于家準不得一門既無主焉用

徒生為舉聲但呼天孰知神者誰泣盡目無見喪母死哭泣腎傷足不持溘死委炎荒○溘溘忽也臧獲守

靈雖平生負國讎貞一作一骸骨非敢私蓋棺未塞責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孤旌凝寒颺也選音稱

念昔始相遇腑腸為君知賦一作賦進身齊選擇失路同瑕疵本期濟仁義今為衆所嗤滅名竟不試作競誤

世義安可支義一作一恬死百憂盡荷生萬慮滋願余九逝魂與子各何之我歌誠自慟非獨為君悲

巨搆謝山人至愚池愚溪詩序云溪有愚池即此也

新沐換輕幘楚詞漁父篇新沐者必彈冠曉池風露清自諧塵外意况與幽人行霞散衆山迴天高數鴈鳴機心付當

路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孟子夫子當路於齊聊適義皇情自號義皇上人

獨覺

覺來臆膺空寥落雨聲曉良游怨遲暮末事驚紛擾為問經世心世一作濟古人誰盡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餘寒已滋榮土膏釋原野國語陽氣俱蒸土膏其動膏土潤也百蟄競所營○蟄直立切蟄也綴景未及郊一



撰作  
穉人先偶耕。園林幽鳥囀。渚澤新泉清。農事誠素務。羈囚阻平生。故池想蕪沒。遺畝當榛荆。暮隱既有繁。圖功遂無成。聊從田父言。歎曲陳此情。眷然撫耒耜。迴首煙雲橫。

溪居

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榜孔孟切。進船也。一作榜池時也。蒲浪切。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夏初雨後尋愚溪

觀公前後諸詩序。溪居之時可見矣。公及未幾而故址廢焉。劉夢得集有傷愚子厚沒三年。有僧遊零陵。告余曰。愚溪無復疊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今附於後。

悠悠雨初霽。獨繞清溪曲。引杖試荒泉。解帶圍新竹。沈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營營。嘯歌靜炎燠。

傷愚溪三首

劉禹錫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唯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草聖數行留斷壁。木奴千樹屬鄰家。唯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歷出樵車。柳門竹巷依然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入黃溪聞猿

黃溪在水州。下有從草使君黃溪祈雨詩。此篇豈亦其時作耶。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處鳴。孤臣淚已盡。虛作斷腸聲。

韋使君黃溪祈雨見召從行至祠下口號時永州刺史韋中丞黃溪記云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

驕陽愆歲事。良牧念舊畬。易曰不耕獲不菑畬詩註田一畝曰一畝田三畝曰一畝列騎低殘月。鳴笳度碧虛。稍窮樵客路。遙駐野

人居。谷口寒流淨。叢祠古木疎。史記吳廣之次近所傍叢祠中張晏云遊鬼所惡焉焚香秋霧濕。奠玉曉光初。肝蠶巫言報。禮記○

肝思乙切又許訖切蠶音享又音向精誠禮物餘。惠風仍偃草。靈雨會隨車。詩靈雨既零註曰靈善也後漢鄭弘爲淮

非真吏。賈誼諫長沙王太傅爲賦甲風原其詞曰恭承嘉翻慚奉簡書。詩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郊居歲暮

屏居負山郭。歲暮驚離索。野迴樵唱來。庭空燒燼落。世紛因事遠。心賞隨年薄。默默諒何爲。徒成今與昨。

秋曉行南谷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

雨後曉行獨至愚溪北池

宿雲散州渚。曉日明村塢。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予心適無事。偶此成賓主。

中夜起望西園值月上

覺聞繁露墜。開戶臨西園。寒月上東嶺。泠泠疎竹根。石泉遠逾響。山鳥時一喧。倚楹遂至旦。至一寂寞將

何言。

零陵春望零陵州郡名

平野春草綠，曉鶯啼遠林。日晴瀟湘渚，雲斷岫嶺岑。○岫古右切，嶺九后切。又音短，纒衡山別名。仙駕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

情空景暮，萬里蒼梧陰。舜葬蒼梧之野，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

從崔中丞過盧少府郊居中丞崔公永

寓居湘岸四無鄰，世網難嬰每自珍。選世網，嬰我身。詩藥閑庭延國老，本草甘草名，國老謂其於諸藥衆中為君也。開樽虛室值賢人。

魏志徐邈傳：邈于輔云：醉客謂酒清為聖人酒者為賢人。泉迴淺石依高柳，逕轉垂藤間綠筠。聞道偏為五禽戲，後漢華佗言：吾有一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以當導引。出門鷗鳥更相親。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之至者，往而不止。

夏晝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隱机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遠步，日西獨向愁溪渡。渡頭水落村逕成，撩亂浮槎在高樹。○槎，韻加切。水中浮木。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洪駒父詩話云：東坡曰：鄭谷詩：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此村學中詩也。子厚云：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信有格哉。

獨釣寒江雪，信有格哉。殆天所賦，不可及也。

再溪舟溪即愚溪也元和五年公易其名爲愚溪

少時陳力希公侯論語陳力就列許國不復爲身謀風波一跌逝萬里○跌徒結切失足也壯心瓦解空縲囚漢書徐樂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縲囚終老無餘事願卜湘西冉溪地却學壽張焚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後漢樊重字君雲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得酒字○集有法華寺西亭夜飲其詩也序見二十四卷

祇樹夕陽亭祇樹取諸經中祇樹給孤獨園者也共傾三昧酒霧暗水連堵月明花覆牖筆墨間錄云平野青草綠曉露啼遠林日晴澹湘渚雲斷响巖岑又

戲題石門長老東軒前有法華寺石門精室詩又法華寺西亭記云有僧曰覺照豈即此長老耶

石門長老身如夢旃檀成林手所種旃檀香名坐來念念非昔人萬徧蓮花爲誰用華嚴經也如今七十自忘機貪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野望花開日出雉皆飛古樂府有雉朝飛吳兢古題解云牧犢子所作也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野見雉雄雌相隨

菲簷下始栽竹

瘴茆蒼爲宇滯暑恆侵肌適有重腿疾歲六年左傳有沈溺重腿之疾○腿直類切足腫也蒸鬱寧所宜東鄰幸導我樹竹邀涼颯因撥琴而歌以自傷長老亦年七十公豈以是戲之耶欣然愜吾志荷鍤西巖垂楚壤多旌石墾鑿力已疲江風忽云暮輿曳還相追蕭瑟汽極浦蒹葭附幽埤

梅旛旌旗從風貌。○貞根期永固。期一作既。胎爾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寧復持。詩葛亮乘素與持白羽扇清冷集濃

露枕簟淒已。知網蟲依密葉。選沈休文詩網虫垂戶織曉禽棲迴枝。豈伊紛霽間。重以心慮怡。嘉爾亭亭

質。嘉一作喜自遠乘幽期。一作契不見野蔓草。詩野有蔓草蒼蔚有華姿。諒無凌寒色。一作雲氣豈與青山辭。

種仙靈毗。藥名本草所謂淫羊菴者是也。

窮陋闕自養。瘠氣劇囂煩。疾謂隆冬乏霜霰。先見切日夕南風溫。杖藜下庭際。曳踵不及門。門有野田吏。

呂作慰我飄零魂。及言有靈藥。近在湘西原。湘西原永州地服之不盈旬。蹙躡皆騰翥。蹙躡皆騰翥字出莊子云蹙躡為仁騰

蒲翳飛騰也。○驚笑拊前卽。吏爲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英華也晨起自採曝。杵臼通夜喧。

靈和理內藏。攻疾貴自源。爽覆逃積霧。伸舒委餘暄。奇功苟可徵。寧復資蘭蓀。音孫香草我聞畸人術。

子真問孔子曰。政問畸人曰。畸人者。略於人而詳於天。一氣中夜存。孟夜氣不足以存則能令深。深息呼吸

還歸跟。莊子其息深深又曰真人之息疎放固難效。且以藥餌論。痿者不忘起。韓王信傳如痿者不忘起

風痺也。窮者寧復言神哉。輔吾足。幸及兒女奔。

種木

守閑事服餌。採朮東山阿。東山幽且阻。疲茶煩經過。茶乃戒徒斲蠶根。斲玉封植闕天和。違爾潤

底石。徹我庭中沙。土膏滋玄液。國語土膏其助松露墜繁柯。南東自成畝。詩南東繚繞紛相羅。晨步佳色

媚。夜眠幽氣多。離憂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葉。寧慮瘵與癩。瘵癩病也。○瘵。留連樹蕙辭。楚詞。離騷經。余既滋蘭之九。婉婉採薇歌。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作歌曰。登彼西山。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晚兮又樹蕙之百畝。

莊子與單豹且理內高門復如何。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貂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單音善。

種白囊荷白囊荷。原且也。春初生。葉似甘肅。根似蠶。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腊語。嗜味厚。謀富不為仁。孟子。陽

皿蟲化為癘。昭元年。左傳。於文皿蟲為蠱。註。夷俗多所神。銜猜每腊毒。腊語。嗜味厚。謀富不為仁。孟子。陽

富不仁矣。為蔬果自遠至。盃酒盈肆陳。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華潔事外飾。尤病中州人。錢刀恐賈害。

漢書。食貨志。王莽造大錢。并契刀。錯刀。飢至益遼巡。竄伏常戰慄。懷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氏一作民。錢名。為刀。以其利於民也。○賈音古。

即藜荷是也。本草。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草。攻膾事久混。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攻說。論之。嘉草。攻之。山西。望。炎帝垂靈編。今本草也。按本草。白囊荷。主中蠱。註云。中。言此殊足珍。崎嶇乃有得。託以全。余身紛。

混澤。○賈音短。

敷碧樹陰。既陳心所親。○賈音短。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遠意駐蓬瀛。蓬萊瀛洲。海中山名。此海。月寒空塔曙。幽夢綵雲生。蠶壤攢珠樹。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珠玕之樹叢生。莓苔插瓊英。詩。尚之以瓊英乎。而註云。瓊英石似芳根。闕顏色。徂歲為誰榮。

博物志。三珠樹。生赤水之上。莓苔插瓊英。玉者。此言瓊英。則瓊玉之英華也。

戲題塔前芍藥

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歌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藹芳氣，幽臥知相親。  
願致溱洧贈，詩漢與清方。渙渙兮維士與女，伊洧榮美切悠悠南國人。

始見白髮題所植梅石榴樹

幾年封植愛芳叢，韶豔朱顏竟不同。從此休論上春事，看成古木對衰翁。

植靈壽木漢書孔光平帝時為太師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圖三四寸自合杖制不須削治

白華鑿寒水，怡我適野情。前趨問長老，重復欣嘉名。蹇連易衰朽，易往蹇來連也方剛謝經營。詩旅方方敢期齒杖賜王所以賜老者之杖聊且移孤莖，叢蔀中競秀，分房外舒英。柔條乍反植，勁節常對生。循翫足忘疲，稍覺步武輕。安能事剪伐，詩嚴帶甘棠勿翦勿伐持用資徒行。論語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自衛陽移桂十餘本零陵所住精舍精舍謂永州龍興寺也公至永時即居此寺後四五年則居愚溪矣

謫官去南裔，南一作實清湘繞靈岳。靈岳謂衡山也晨登兼葭岸，霜景霽紛濁。離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因煙燼，火耕即畝田也漢武帝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稱薪採久摧剝道旁且不願岑嶺况悠邈，傾筐瘞故壤。棲息期鸞鷲，鸞與鷲皆鳥名路遠清涼宮。路遠一作悟兩月中涼宮指月而言也謂月中有仙桂而清涼此桂樹南人始珍重，始一作喜微我誰先覺。芳意不可傳，丹心徒自

澹。

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風露繁。麗影別寒水。穠芳委前軒。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此詩所謂水芙蓉。則今之拒霜花。生於岸際。非楚詞所謂芙蓉也。故云菱荷諒難雜。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繁霜滋曉白。欲爲萬里贈。贈字本陸凱詩。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杳杳山水隔。寒英

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南中榮橘柚

謝玄暉詩云。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

橘柚懷貞質。受命此炎方。楚詞。屈原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曰。南國。謂江南也。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徒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永州在唐屬江南道。故云。

密林耀朱綠。晚歲有餘芳。殊風限清漢。飛雪滯故鄉。攀條何所歎。北望熊與湘。熊與湘。二山名。

紅蕉。廣志曰。芭蕉。一曰芭蕉。或曰甘蕉。

晚英值窮節。綠潤含朱光。以茲正陽色。陽一作陰。窈窕凌清霜。遠物世所重。旅人心獨傷。回暉眺林際。戚戚無

遺芳。戚戚一作據城。

巽公院五詠

巽公。重巽也。居永州龍興寺。集有送巽上人序。補註。筆墨同錄云。退之。鶴州三堂二詠。十一詠。子厚。巽公院五詠。取韻各精切。非復繼肆而作。隨其題。觀之。其工可知也。



淨土堂

結習自無始。淪溺窮苦源。淪溺一作論極。流形及茲世。始悟三空門。華堂開淨域。華堂一作龍華。闔像煥且繁。清冷焚衆香。微妙歌法言。稽首媿導師。超遙謝塵昏。

曲講堂

寂滅本非斷。文字安可離。曲堂何爲設。高士方在斯。聖默寄言宣。分別乃無知。趣中卽空假。名相誰與期。一作誰與願言絕聞得忘意聊思惟

禪堂

發地結菁茆。菁茆色區菁茆此云結菁茆謂以菁茆奕屋。團團抱虛白。莊子虛室生白。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筆墨間錄云此聯不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萬籟俱緣生。窅然喧中寂。○皆音。心境本同如。境一作鏡。鳥飛無遺跡。

芙蓉亭

新亭俯朱檻。嘉木開芙蓉。清香晨風遠。潏彩寒露濃。瀟灑出人世。低昂多異容。嘗聞色空喻。多心經云。造物誰爲工。留連秋月晏。月一作日。迢遞來山鐘。

苦竹橋

危橋屬幽徑。橋一作梁。繚繞穿疎林。疎一作空。迸籟分苦節。輕筠抱虛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蕭蕭吟。差池下煙日。嘲

噲鳴山禽。○嘲。陸交切。噲。陸切。一本作啞。諒無要津用。棲息有餘陰。

梅雨四時纂要云梅熟而雨曰梅雨江東呼為黃梅雨筆墨罔錄云此詩不減老杜

梅實迎時雨。蒼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晨。莊子越雞不能伏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為帝京塵。陸士衡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廣詩云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零陵早春

問春從此去。幾日到秦原。憑寄還鄉夢。慙慙入故園。

田家三首○邵武本作春懷故園筆墨罔錄云田家詩雞鳴村巷白云云又里胥夜經過云云絕有淵明風味

摩食徇所務。左氏秣馬摩食摩食。摩音等。驅牛向東阡。阡謂阡陌南北雞鳴村巷白。夜色歸暮田。札札耒耜聲。飛飛

來烏鳶。竭茲筋力事。持用窮歲年。盡輸助徭役。徭役一作淫聊就空自眠。自一作舍子孫日以長。世世還復然。

籬落隔煙火。農談四鄰夕。庭際秋蟲鳴。踈麻方寂歷。一作寂蠶絲盡輸稅。機杼空倚壁。里胥夜經過。雞黍事

筵席。各言官長峻。文字多督責。東鄉後租期。車轂陷泥澤。公門少推恕。少一作日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經

營。肌膚真可惜。迎新在此歲。此一作今唯恐踵前跡。

古道饒蒺藜。縈迴古城曲。古一作故蓼花被隄岸。陂水寒更淥。淥一作綠是時收穫竟。落日多樵牧。風高榆柳疎。霜

重梨棗熟。行人迷去住。野鳥競棲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陸。今年幸少豐。無厭饋與粥。○餽。諸廷切。

行路難三首○三詩意皆有所謂上篇謂志大如夸父者竟不免渴死反不若北方之短人亦足之才蓋言同輩諸公一時既黜之意也下篇謂物適其時則無不貴及後時事選則貴者反賤蓋言其前日居躬行而今日既黜之意也當是貶永州後作

君不見夸父逐日窺虞淵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遂之於跳踉北海超崑崙○跣徒調切披霽漢漢

出沆漭沆下蘇切漭母黨切警裂左右遺星辰杜子美云千騎常須吏力盡道渴死○將北走飲大澤未至道

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所漫狐鼠蜂蟻爭噬吞作螻北方蟬人長九寸列子東北極有人名蟬人長九寸

又音爭廣韻音停切開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飲食滴與粒一作生亦足終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唯

一作失志一作天志坐使兒女相悲憐

虞衡斤斧羅千山周禮虞衡作山澤又云山陵掌山澤之禁令林官掌巡林麓之禁令掌川工命採斫杙與

椽杙音弋杙一作股爲深林土翦十取一百牛運軼摧雙轆轆也萬圍千尋妨道路圍繞東西蹶倒山火焚遺餘

毫末不見保躡蹊磽壑何當存躡音奇羣材未成質已天突兀嶭豁空巖巒嶭音交切諸韻無從山

高貌宮殿栢梁天灾武庫火漢武帝太初元年十一月桓梁壑災晉惠帝元康五年閏十月匠石狼顧相愁窵

君不見南山棟梁益稀少愛材養育誰復論

飛雪斷道冰成梁侯家熾炭耀玉房雕玉房也雕蟠龍吐耀虎喙張熊躡豹躡爭低昂古者層炭和作獸

炭之形也○躡攢巒叢嶸射朱光○燿五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璫璫耳雪山冰谷晡太陽星

音存躡直炙切攢巒叢嶸射朱光○燿五丹霞翠霧飄奇香美人四向迴明璫璫耳雪山冰谷晡太陽星

躩奔走不得止奄忽雙燕棲虹梁風臺露樹生光飾死灰棄置參與商莊子心若死灰韓安國曰死灰獨  
比也王志長難詩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參商盛時一去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當不知桃笙爲何物偶因  
方言雙宋魏之間謂之篋乃櫛桃笙以桃竹爲篋也梁簡文答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  
箭乃謂桃枝竹篋也桃竹篋亦曰行唐沈約奏檣中註云桃笙桃枝篋也吳人謂篋爲笙劉夢得亦有東坡  
忘此耶又左思太冲吳都賦云桃笙象篋綰於筒中註云桃笙桃枝篋也吳人謂篋爲笙劉夢得亦有東坡  
雲扇五萬安乃取月露濡桃笙葵扇出晉謝安傳安鄉人有蒲

開籍田有感六和五年十月憲宗詔來年正月十

天田不日降皇輿張衡東京賦云射三推於天田修帝籍於留滯長沙歲又除公以詎既長沙王傅宣室無

由問釐事後歲餘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盤坐禱祭上因感鬼周南何處託成書司馬遷自敘

周南執事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命之盤音禱祭肉也周南何處託成書司馬遷自敘

十月憲宗詔來年正月十六日封泰山而余籍田不著地如入之趾足趾鳥病一足趾而行也作破非

跛鳥詞經一作跛鳥詞經國人行一足也此詞如下籠廢放公自言留滯永州如太史公留滯

城上日出羣鳥飛鷓鴣爭赴朝陽枝彼朝陽鳥朝陽日初出處矣子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爲不

也又不得志貌○無乃慕高近日三足妬爾令爾疾昔云日中有三足鳥無乃飢啼走路旁貪鮮攫

肉人所傷漢書黃霸爲潁川太守暫欲有所伺察擇其肉翹肖獨足下叢薄獨足一足也口銜低枝始

能躍還顧泥塗備蟻蟻仰看棟梁防鷺雀左右六翻利如刀不在六翻乎躡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



長安新技出宮掖。喧喧初徧王侯宅。玉盤滴瀝黃金錢。皎如文龜麗秋天。麗著也。易云。日月麗乎天。八方定位開神卦。

六甲離離齊上下。投變轉動玄機畢。星流霞破相參差。四分五裂勢未已。出無入有誰能知。乍驚散漫無

處所。須臾羅列已如故。徒言萬事有盈虛。終朝一擲知勝負。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樛滿一擲百萬。俯門象棋不復貴。楚詞招

兮歸來入脩門些。又云。藍蔽象魏宮粧奩世所棄。世說。彈棋始自魏宮內。紐奩之戲。文豈如瑞質耀奇文。

棋有六博。世註脩門郢城門願持千歲壽吾君。史記。德千廟堂巾笥非余慕。莊子。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錢刀兒女徒紛紛。刀錢見

荷詩

聞黃鸝黃鸝即倉庚也。一名撥黍。

倦聞子規朝暮聲。子規即鷓鴣。不意忽有黃鸝鳴。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意生。蒼溪詩。語云。感物懷土。

向中不在多也。一目極千里無山河。一本目極麥芒際天搖碧波。王畿優本少賦役。務閑酒熟饒經過。此

時晴煙最深處。舍南巷北遙相語。翻日逾度昆明飛。昆明池名。凌風斜看細柳蕪。草恕切。我今誤落千萬山。身

同僧人。不思還。○僧助耕切。鄉禽何事亦來此。令我生心憶桑梓。詩。維桑與梓。閉聲迴翅歸務速。西林紫樞行

當熟。說文。樞。桑實也。詩。食我桑。樞。懷我好音。○樞。食在切。

渾鴻臚宅聞歌效白紵白紵。古歌詞名。起於吳地。疑為吳曲。

翠帷雙卷出傾城。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龍劍破匣霜月明。龍泉太阿皆劍名也。晉雷煥

而獨立一顧人傾城。再顧傾人國。得寶劍入水化為龍而去。朱

層掩抑悄無聲。金簧玉磬宮中生。笙有三簧。象鳳之身。呂氏春秋曰：魏命下沈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

疑日晶。羽觴蕩漾何事傾。宋玉招魂：瑤漿。蜜勺實羽觴。

楊白花南史：楊白花。武帝於梁太后。追思不已。爲作環偉。胡太后逼幸之。白花懼禍。會父大眼卒。白斷楊白花位。至太子左衛率許彥周詩話曰：子厚樂府：楊白花。音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

楊白花。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長秋。皇宮。哀歌未斷城頭起。

漁翁東坡云：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不爲過熟。味此詩。有奇趣。然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

漁翁夜傍西巖宿。集中有西山宴遊。曉汲清湘。燃楚竹。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山谷書：元云：欸乃。好切。乃音。霽。湘中棹歌。聲子厚。漁父詞。有欸乃一聲山水綠之句。誤。寺欸欠。後生多承誤。妄用之。可笑。若溪隱曰：按元次山集。欸乃。曲註云：欸音。襖。乃音。霽。棹船之聲。洪駒父詩話：謂欸音。霽。乃音。襖。遂反其音。是不曾看次山集。迴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陶淵明歸去來詞。及山谷碎而妄爲之音耳。

飲酒筆墨間錄曰：飲酒詩絕似淵明。

今日少愉樂。起坐開清樽。舉觴酌先酒。本註云：始爲酒者也。爲我驅憂煩。須臾心自殊。頓覺天地喧。連山變幽晦。綠水函晏溫。藹藹南郭門。集有與楊諱之書云：吾待子。郭南亭上。而此云：南郭門。亦永州也。樹木一何繁。清陰可自庇。竟夕聞佳言。盡醉無復辭。偃臥有芳蓀。彼哉晉楚富。也。彼以吾仁。我不可及。此道未必存。

讀書

河東先生集 六 古今詩

二十五





詠史

燕有黃金臺上谷郡國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遠致望諸君樂毅也嘽嘽事強怨晉語嘽嘽不足就也嘽嘽之食不足也嘽嘽註云嘽嘽音歎三歲有奇勳齊史記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十餘城皆愆哉關壘理東海漫浮雲寧知世情異嘉穀坐煊焚齊王卒子惠王立齊田單繼反問於燕曰代將而召樂毅毅畏諱遂西降趙趙封致令委金石誰願蠢蠕羣齊之所忌唯患它將之來惠王乃使騎劫意紛紜豈不善圖後交私非所聞為忠不內顧晏子亦垂文

詠三良文六年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詩黃鳥哀人然則死者多矣主傷善人故言哀三良也

東帶值明后顧盼流輝光一心在陳力鼎列鼎足歎歎效忠信恩義皎如霜生時亮同體死

沒寧分張壯軀閉幽墜猛志填黃腸漢書霍光傳賜光黃腸題湊各一具殉死禮所非禮記子車死於

大夫謀以殉葬陳子况乃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猶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

人所不復見此等乃以霸基弊不振晉楚更張皇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無子武子疾命其子願必嫁是

疾病則必以為殉及卒願嫁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公也一作彼康

詠荆軻

詠荆軻

河東先生集 六 古今詩





非國語序集中有與呂道州書論非國語云身編夷人名在四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難言於世俗今因其問也而書之又云伏而不可考累月方視足下書當元利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可考輒附益之庶其理易見焉  
余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得由中庸一作是不知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非國語上三十

滅密周語此已下

恭王遊於涇上而昭王在穆王之前國語之敘亦止自穆王以來則為恭王無疑矣恭史記作共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衆以美物歸汝何德以堪之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非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播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不藉

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云將何以求福用人王不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藉借也借民力以為之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流于彘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故號文公諫之文王母弟懿仲懿叔始封于懿文公蓋其後也

非曰古之必藉千畝者禮之飾也。其道若曰吾猶耕云爾。耕一作吾猶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廟則存其禮誠善矣。然而存其禮之爲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啓蟄也得其耕。左傳啓蟄而郊註云啓蟄建寅之月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猥大也得其耘。漢書江雖有蠶種無不實之堅好也得其稂。詩既堅既好京庾得其貯詩實孫之庚如坻如京京老幼得其養取猥大猥盛也。不稂不莠也。禮謂天子存乎亡乎皆可以爲國矣。彼之不圖而曰我特以是勸則固不可。今爲書者曰將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德一作福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樂以死也。敗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屬也。又曰戰于千畝者吾益羞之。

### 三川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大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地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滅。周乃東遷。自天地之氣新附已下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陰與陽者氣而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時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崩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爲我設。彼固有所逼引而認之者。不塞則惑。夫釜鬲而爨者。附雅鼎款足者謂之兩款足曲脚也。○音音麗。

必涌溢蒸鬱以糜百物也。糜，爛也。畦汲而灌者，必衝盪潰激以敗土石，是特老圃者之爲也。一本云：是特老婦也。猶足動乎物，又况天地之無倪倪。倪，端也。陰陽之無窮，以瀆洞膠轕乎其中。○瀆，音衆，諸韻皆同，洞切，並云水洞，吞百谷，杜子美詩：瀆洞不可撥，杜詩中用瀆洞不一。淮南子：瀆濤鴻洞，莫知其門，許慎註：瀆讀如須，羽之項，鴻讀如子，藪之藪，洞讀如同遊之同。今按：唐人用瀆洞二字，若出於淮南子，音合，依本處註：膠轕，音膠，或會或離，或吸或吹，如輪如機，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國必亡，人乏財用，不亡何待。則又吾所不識也。且所謂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則吾既陳於前矣。人也，則乏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爲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吾無取乎爾也。

料民

宣王料民於太原，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糝于農隙，耨獲亦於藉，纏於既蒸，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嗣。一作：後，一作：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國語無廢字，料，敎也，自民不可料，至無以賦令，新附。

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一作：言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一作：問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協，合也。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危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示少，示以尊也，惡事，職充爲大妄，以諉乎後惡政事不能修之之意。

編賈誼傳尚有可譏者胡述傳執○譏女恚切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是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  
而料民者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于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神降于莘莘地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爲。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黍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年一巡狩。今其甯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狸姓丹朱之裔。謂神不歆非類。故帥以往。舊本止載有神降于莘。使帥狸姓以獻焉。兩句今如前附益之。庶可見非之之意也。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謂足。足乎道之謂也。堯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徵乎。彼鳴乎莘者。以焜蒿悽愴。○焜音薰。香氣。蒿悽愴見禮記。源妖之淺者也。天子以是問。卿以是言。則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時日。莽浪無狀。而寓之丹朱。也。莽浪無根源也。並如字。則又以房后之惡德與丹朱協。而憑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臨周之子孫。於是遂帥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堯臨人以五。今其甯見也。曹後虢之亡。不過五年。斯其爲書也。不待片言而迂誕彰矣。

聘魯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自發幣於大夫至身不免及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皆新附

叔孫僑如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王孫說周大夫也說言于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權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自簡王至來朝自魯叔孫來至後遣之皆新附

非曰諸侯之來王有賜予非以貨其人也以禮其國也苟叔孫之來不度於禮不儀於物則罪也王而刑之誰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賜未足以懲夫貪陵者也不若與之今使王逆詐諸侯而蔑其卿苟與怨於魯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惡叔孫者泰侈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郟至郟亦作郟○  
郟乞逆切

晉既克楚于郟，使郟至告慶于周。皆慶本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郟

至見郟桓公，與之語。郟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

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郟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云云。在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郟至歸，明年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出奔晉。自晉克楚

附新

非曰：單子罪郟至之伐當矣。因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爲茲，則是後之人乘其敗，追合之也。

郟公初告單襄公謂郟至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

能獲鄭伯而救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襄公曰：且郟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義仁爲佛，茲禮爲羞，茲勇爲左氏在晉語言免

賊有三茲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公謂三茲之說，自郟至死難後，後人追合之也。左氏在晉語言免

胄之事，則曰：勇以知禮於此焉而異，吾何取乎？晉語：厲公六年，奔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附注：三逐楚共王

也。有棘章之附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郟至甲冑而見客，免胄而聽命曰：君之外臣至以寡

君之靈，罔蒙甲冑，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爲使者故，敢三闖之。君子曰：勇而知禮，公謂左丘明前日既載其

三茲之事，而於此所書。郟氏誠良大夫，不幸其宗修而充，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強不能制，遭晉厲之

淫暴，讒璧竊構，以利其室，卒及於禍，吾嘗憐焉。今夫執筆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播於後世，然則有大惡幸而得終者，則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終曰：王叔欲郟至能勿從乎？斯固不足譏也已。

柯陵之會柯陵地名

柯陵之會春秋魯成公十七年書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音善晉郤錡

見其語犯又音奇郤讎見其語迂周切郤至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

郤讎之譖單子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夫合諸侯民

之大事也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晉侯爽二吾是以云視與今郤伯之語犯叔

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

招人過音招翹怨之本也簡王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自魯侯曰至能忍之自

附新

非曰是五子者雖皆見殺非單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諸侯人之大事於是乎觀存亡若是則單子果巫史矣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乎死也則宜死者衆矣夫以語之迂而曰宜死則單子之語迂之大者獨無讒邪

晉孫周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單襄公以告頃公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與也勇文之師也

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國語註。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數之常也。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舊本皆作天五地六。非是。數之常也。云云。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覩其臂以黑。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驪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晉襄公曰。驪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誰。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

頃公許諾。自晉孫談至適周。自將得晉國。至文之材也。自成公之歸。至許諾。皆疑附。

### 穀洛鬪

靈王三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鬪者。兩水激有似於鬪也。王欲壅之。太子晉諫。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說。與三川震同。天將毀王宮。而勿壅。則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國。壅之誠是也。彼小子之譏譏者。又足記耶。王室之亂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鬪而徵之也。

### 大錢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非曰古今之言泉幣者多矣。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是不可一貫。以其時之升降輕重也。幣輕則物價騰踊。物

價騰踊，則農無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爲利？曰：幣重則利，曰：奈害農何？曰：賦不以錢，而制其布帛之數，則農不害，以錢則多出布帛而賈則害矣。今夫病大錢者，吾不知周之時何如哉？其曰召災，則未之聞也。左氏又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其爲書皆類此矣。

無射

王將鑄無射，單襄公曰不可。據國語，乃單穆公。

非曰：鍾之大不和於律，樂之所無用，則王妄作矣。單子詞曰：口內味，耳內聲。○內，諸答切。聲味生氣，氣在口爲言，在目爲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慮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左傳昭十六年，子產曰：獄之放紛，而伶州鳩，鳩其名也。又曰：樂以殖財，又曰：離人怒神，嗚呼！是何取於鍾之備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風易俗，則何如？曰：聖人既理，定知風俗和恆，而由吾教，於是乎作樂以象之。後之學者述焉，則移風易俗之象可見，非樂能移風易俗也。曰：樂之不能化人也，則聖人何作焉？曰：樂之來，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聖人作也，聖人以爲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聖人飾乎樂也，所以明乎物無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與人同樂，則王矣。吾獨以孟子爲知樂。

律

王問律於伶州鳩。對曰云云。

非曰律者樂之本也。而氣達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鳩之辭曰律呂不易。無斂物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吾無取乎爾。又曰姬氏出自天龍。大姜之姪。徒結切。又所憑神也。歲在周之分野。月在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爲誣聖人亦大矣。何州鳩曰我姬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遂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註天龍即玄枵星。齊之分野。周之皇妣。王季之母。大姜者。遂伯陵之後。齊女也。故言出自天龍。歲星在周之分野也。辰馬房心星也。房星晨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播百穀。故農祥后稷之經緯。謂武王欲合是五位。歲時日星辰三所。遂公所憑神。周分野。又曰王以夷則畢陳黃鍾布戎。太簇布令。無射布憲。施舍於百姓。吾知其來之自矣。語又云。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無射之上宮布。是大武之聲也。州鳩之愚信其傳。而以爲武用律也。孔子語賓牟賈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則是大武之象也。致右憲左。久立於綴。皆大武之形也。夷財黃鍾太簇無射。大武之律變也。韻爲軒。按記。

城成周

河東先生集 六 非國語上

劉文公與葺弘音長欲城成周告晉魏獻子為政將合諸侯衛彪侯見單穆公曰葺弘其不沒乎葺叔

必速及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子孫實有禍是歲魏獻子焚死二十八年殺葺

弘及定王劉氏亡在敬王十年劉文公王卿士葺弘周大夫葺叔也衛彪侯衛大夫也魏獻子晉正卿魏舒也

非曰彪侯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東周城銘其後牛思黯作頌忠一作忠葺弘之忠悉矣學者求

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恆者之言也追為之耳吾友化光呂溫也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思黯牛僧

二年表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侯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葺弘遠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殺葺弘

左氏明證以為世規俾持頌之人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經其地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

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申本正拓闢開辟盛則遠饒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

後時無義聲大夫葺弘言抗其傾坐古諸侯廓崇微遠饒實被令召宜王而禱何師於明立臣之

本委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

死徇與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遠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遺憤勒名頹隅以勸大類

問戰此已下 問戰此已下 問戰此已下 問戰此已下 問戰此已下 問戰此已下 問戰此已下 問戰此已下 問戰此已下 問戰此已下

長勺之役曹劌姑衛切問所以戰於嚴公避莊諱公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嚴公國語

非曰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闢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既問一則率然曰可以一

戰亦問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懷諸侯問略一作闕略一作略之而不事乎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

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且切

乃

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之堅利者何若趨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國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中求下於神是矣謂斷獄爲不足足以戰則未必然僕以一笑而齊侯辱御者忿於一鱗而華元敗非辜怨諸士卒一出秦穆公遺驛桑者罷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是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羊鬪之類乎東萊呂伯恭曰子羔爲衛政則人之足是衛亂子羔走郭門則者守門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是常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子羔一有司耳有哀矜之意人猶報罪之若是況莊公君臨一國獄必以情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宗元乃曰以斷獄爲戰之具吾未之信歷舉將臣士卒地形之屬宗元之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

躋僖公

夏父弗忌爲宗蒸將躋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雖壽而沒不爲無殃其葬也焚燬徹其上弗忌魯大夫宗伯掌國祭祀之禮也蒸祭也躋者升也弗忌欲升僖公於下惡以爲必有殃而其言近誣故公謂非所宜云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師所宜云者誣吾祖矣

莒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而以其質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里革對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質者爲

充用充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里革魯大夫克也。自明日以來新附。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僕人將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釋，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則何如。

仲孫它徒何切。

季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云：云文子以告孟獻子，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季文子季孫行父也。相魯宣公成公仲孫孟獻子之子。服它也。布八十縷為升。

非曰：它可謂能改過矣。然而父在焉，而儉侈專乎已，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縷也。居然而用之，未適乎中庸也已。

羶羊音填。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問仲尼曰：吾穿井獲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聞者，羊也。

非曰：君子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孔氏惡能窮物怪之形也，是必誣聖人矣。史之記地，圻犬出者有之矣。五行志：大興中，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聲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圻。近世京兆杜濟穿井，獲土缶，中有狗

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元所滅。焉，投之于河，化為龍。



骨篇專車 楛矢

吳伐越。驟會稽。驟國語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

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

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音戶。楛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

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砮石中矢鐵也。自吳子已下。新附。○砮乃乎切。

非曰。左氏魯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嘉言。爲魯語也。盍亦徵其大者。書以爲世法。今乃取辯大

骨石砮以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輕幣齊語

天下諸侯知桓公之非爲己動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

下諸侯罷馬以爲幣。罷音疲。縷綦以爲奉。註云。奉藉也。所以藉王之蕪也。縷以織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鹿皮四箇。國語作分。諸

之使垂橐而入。稱載而歸。稱音苦。限切。橐也。新附。天下至歸己也。

非曰。桓公之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貪強忌服。戎狄縮匿。君得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堵。雖受賦

於諸侯。樂而歸之矣。又奚控焉。悉國之貨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則區區齊人。惡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

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國。勞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於天下。又奚仁義之有。予以謂桓公之伯。

不如是之弊也。謂一作爲威公之不王而伯惟其假仁義之名其實則爲利耳考管子之書若通魚鹽若賦金鐵若作錢幣若殺商賈困京則式璧也欲傾魯梁則服繒也欲致諸侯之寶則多具石璧也欲下代之衆則貴賈孤白也朝夕汲汲惟利爲謀其用厚禮以交諸侯蓋四隣之懷心亦僞而不誠也子厚乃以爲公之仁義必無利交之事子厚固誠齊人乎

此已下  
晉語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歐陋民也。非恆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恆用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郭偃與前伐驪戎事相屬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門也。口以紀三辰。言以宣五行。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五。多則五也。

公子申生

申生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聞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申生晉獻公太子也。獻公將黜之。而立奚齊。諸臣使圖之。申生曰：云吾其止也。

非曰：申生於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辭也略。

狐突

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八年。太子申生也。獻公欲黜之。欲使爲此行而覆之。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歎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我罪滋厚。我戰雖死。猶有名焉。果戰。敗翟于

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深謀。自公使太子至果戰新附。

非曰。古之所謂善深謀。居乎親戚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唯己之義所在。莫之失之謂也。今狐突以位。則戎禦也。以親。則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嘗不從。觀其將敗而杜其門。則姦矣。而曰善深謀。則無以勸乎事君也已。丕鄭曰。君爲我。里克曰。中立。里克曰。吾乘君以殺太子。吾不忍中立其免乎。詳見晉語。音無良臣。故申生終以不免。

號夢

號公夢在廟有神。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覺。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諸其族曰。衆謂號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適晉。自公覺至知之新附。

非曰。號小國也。而秦以招大國之怒。政荒人亂。亡夏陽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讎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童謠

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謠無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周公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果。而暇晉是皇。公乃還。宰孔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爲城。而汾河澗澮以爲淵。戎狄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上違。遠去也。是歲。獻公卒。自君可無會。至是皇。其違。遠道也。是歲。獻公卒。自景霍至懼之。新附。

非曰。凡諸侯之會。霸主小國則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大國則宜觀乎義。義在焉則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還。晉侯也。曰而暇。晉是皇。則非吾所陳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違其違。誰能懼之。則是恃乎力而不務乎義。非中國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爲書者。又從而徵之。其可取乎。

荀息

里克欲殺奚齊。晉獻公寵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秦。至是。獻公卒。里克欲殺奚齊而逆重耳。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問臣於我。我對以忠貞。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自克既殺至卓子新附。

非曰。夫忠之爲言中也。貞之爲言正也。息之所以爲者。有是夫。問君之惑。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

遠矣。或曰：夫已死之不愛死君之不歎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經於溝瀆者，舉爲忠貞也歟？或者左氏殺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爲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爲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類耶？曰：不類，則如春秋何？曰：春秋之類也，以激不能死者耳。春秋桓公二年，魯宋督弑其君昭公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左氏云：許悼公殤，五月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其類荀息也亦然，皆非聖人之情也。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惡，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徵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謂信道哉。公集中有與元饒州論春秋書，亦及春秋書荀息之事，云：某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荀息發也。今錄以往，卽此也。番意皆與此篇同。

### 卷第四十五

#### 非國語下三十六篇

##### 狐偃

里克既殺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屠岸夷，晉大夫也。舅犯曰不可。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絳弔重耳曰：時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爲重耳謀者亦迂矣。國虛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幾喪，徒爲多言，無足采者。且

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賢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猶可終也。兄而賢者，又何慄焉？作法使晉國不順而多敗，百姓之不蒙福，兄弟爲豺狼以相避於天下，由優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俛俛焉遊諸侯，良切。陰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獨何心歟？僅能入而國以霸，斯福偶然耳。作禍一非計之得也。若重耳早從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則國可以無嚮者之禍，而兄弟之愛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一有足字以爲諸侯之孝，又何戮笑於天下哉？初里克及秦穆公旣告重耳，又使告公子夷吾于梁重耳以舅犯之言不入夷吾以冀芮之言而入是爲惠公。惠公之惡後篇可見矣。

輿人誦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輿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禍亂其興，既里丕死。音丕

一云死焉公隕於韓，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非曰：惠公里丕之爲也，則宜咎禍及之矣。又何以神衆口哉？其曰禍福之門，則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梟達於外。梟與國人頌之曰：云云。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一作無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撫國家，爲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人矣。若入必霸於諸侯，其歌光於民矣。恭世子，申生也。翟公子，重耳也。翟與狄同。歌，古迥切。與，炯同。

非曰：衆人者言政之善惡，則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數與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

而爲之。未必偃能徵之也。况以是故發耶。是一作吳。

### 殺里克

惠公旣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社稷之鎮。內。冀芮也。鎮者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文公殺愾公子高梁。秦人殺冀芮而施之。

非曰。芮之陷殺克也。其不祥宜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配君罰天禍。皆所謂遷就而附益之者也。

### 獲晉侯

秦穆公歸至於王城。晉惠公五年。秦帥師伐晉。復晉侯以歸。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黶曰。殺之利。○黶子立切。公孫枝曰。不可。公子黶曰。吾將以重耳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復其君而質其適子。○質。昭利切。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黶之言殺之也。則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旣執晉侯。以告於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順。旣討而執之矣。於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

重耳。咸告於諸侯曰。吾討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將達公道於天下。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嚴恭欣戴而霸秦矣。莫不一本周室雖卑。猶是王命。命穆公以為侯伯。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恥者亦大矣。戰一作至公之道。大中之道而不知求。姑欲離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是役也。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其舍大務小遠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慶鄭

丁丑。斬慶鄭。乃入絳。初。秦侵晉。晉師潰。薰公號慶鄭曰。戰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去。卜。何我之戰。君遂止于秦。秦既歸。惠公歸。故斬之。止獲也。非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惠公未至。蛾督謂慶鄭曰。君之止。子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及惠公入。蛾督欲舍之。惠公不可。則獲其用亦大矣。晉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誅焉。

乞食於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將適齊。行過五鹿。五鹿。衛邑。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獲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人。國語。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若五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涓人疇枕楚子以塊。楚靈王徬徨於山林之中。乃見其涓人疇。王後十二年其復得楚乎。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戊申之枕其股以獻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塊而去之。云。尤足怪乎。



懷嬴

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晉文公重耳過秦，而秦歸之女也。懷嬴，故子圍妻。子圍，燕公夷吾子也。質於秦，逃歸而立爲懷公。故曰懷嬴。  
非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其志將以守宗廟社稷，阻焉，則懼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爲權可也。秦伯以大國行仁義交諸侯，而乃行非禮以強乎人，豈習西戎之遺風歟。

筮

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雖在外，晉國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內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強族皆啓之，而又筮焉是問，則未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載焉。

董因

董因迎公於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云云

非曰晉侯之入，取於人事備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實沈之說贅矣。大梁，大火，實沈，皆星名也。

命官

晉籍狐箕欒郤桓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諸姬之良掌其中官。中官，諸姬同姓，異姓之能掌

其遠官。遠官，縣也。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將行霸。而不知變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舉族以命乎遠近。則陋矣。若將軍大夫。必出舊族。或無可焉。猶用之耶。必不出乎異族。或有可焉。猶棄之耶。則晉國之政可見矣。

倉葛

周襄王避貽叔之難。居於鄭地。記晉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郊。王賜公南陽樊温原州陘繇。鉏攢茅之田。陽人不服。公圍之。將殘其民。倉葛呼曰。君補王闕以順禮也。陽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將殘之。無乃非禮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人。自周襄王至之田。自君補以下新附。

非曰。於周語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異其文。抑有異旨耶。其無乎。則耄者乎。

觀狀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鄭人以贍與晉。贍。鄭伯也。晉人將烹之。贍曰。天降禍鄭。使淫觀狀棄禮遺親也。云云。晉文公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則觀狀是曹非鄭也。而註云。鄭復效曹觀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又從而爲之辭。是以非之。

非曰。觀晉侯之狀者曹也。今於鄭胡言是。則是多爲誣者。且耄故以至此乎。是其說者云。鄭效曹也。是乃私爲之辭。不足以蓋其誤。

救饑

晉饑公問於箕鄭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去之也奚獨救饑耶其言則遠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其曰藏出如入則可矣鄭又云於是乎民知君心實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匪之有而致之言若是遠焉何哉或曰時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於置郵子何遠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時恆也恆固在久若爲一切之信則所謂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則可也而以爲救饑之道則未盡乎術

### 趙宣子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獻子諸本多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戮之

宣子趙衰之子宜孟盾也韓獻子韓厥也干行犯其軍列也趙孟卽宣子一作宣子執而戮之據國語獻子是

非曰趙宣子不怒韓獻子而又褒其能也誠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乎戮是輕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獲是討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是所謂無辜也歟或曰戮辱也非必爲死曰雖就爲辱猶不可以爲君子之道舍是其無以觀乎吾懼司馬之以死討也

### 伐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以伐宋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

非曰盟主之討殺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則吾焉知其好惡而暇徵之耶？古之殺奪有大於宋人者，而壽考佚樂不可勝道。天之誅何如也？宣子之事則是矣，而其言無可用者。

鉏麇舊本此篇賢可書乎之後有今左氏多爲文辭一節皆在其意不相屬以別本考乃脫祈死矣是長魚矯二篇而左氏多爲文辭者乃公非長魚矯後辭也益此二篇然後公六十七篇文方

靈公虐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也鉏麇力士晨往則寢門辟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麇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觸庭之槐而死

非曰麇之死善矣然而趙宣子爲政之良諫君之直其爲社稷之衛也久矣麇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爲賢耶不知其大而賢其小歟向字一本其下更有二十六字云今左氏多爲文辭固賊之悔過者賢可書乎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矯知機者然則惑甚也

祈死

及自鄆范文子請其宗祝曰君驕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爲我祈死先難爲免七年夏范文子卒自君驕而下新附范文子范髮也鄆之役晉伐鄆楚救之大夫欲戰文子不欲驍武不聽遂與戰大勝之此文子自鄆歸懼難而祈其死

長魚矯

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亂在內爲宄，在外爲姦。御宄以德，御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竝至，臣脆弱不能忍。」

俟也。乃奔狄。三月，厲公殺

自對曰至不忍俟也。新附三郤，卻至卻錡，卻擊也。欒欒書中行，偃也。

非曰：厲公亂君也。矯，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敵益衆，其尤可盡乎？今左氏多爲文辭以著其言而徵其效，若曰：矯知幾者，然則惑甚也。

### 戮僕

晉悼公四年，會諸侯於雞丘。魏絳爲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自晉悼至司馬，斬附揚干，悼公弟也。非曰：僕，稟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一無貴字，一無公子貴三字，而作兩貫字，非是。不能討而稟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後世多爲是以害無罪，問之，則曰：魏絳故事，不亦甚乎？然則絳宜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止一作正，非是。當作止，止執也。

### 叔魚生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云云必以賄死。楊食我生。○食音異，我音餒。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終滅羊舌氏之宗。」非曰：君子之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猶不足以言其禍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聲以命其死亡，則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則知之未必賢也，是不足書以示後世。

### 逐欒盈

平公六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云云陽畢曰：君掄賢人之後也。掄，擇也。箕遺、黃淵，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云云呂切：去，使祁午、陽畢適曲沃，逐欒盈。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欒盈之子，齊之孫也。欒書，厲公十年弑厲公，即立悼公，故陽畢以盈爲亂國者之後而去之。學者大夫也。

非曰：當其時不能討，後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無所獲其罪。陽畢以其父殺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亂也。且君將懼禍懲亂耶，則增其德而修其政，賊斯順矣。反是，順斯賊矣。况其胤之無罪乎。

新聲

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

非曰：耳之於聲也，猶口之於味也。苟說新味，亦將卑乎？樂之說，吾於無射旣言之矣。

射鷓○射食亦切。鷓於諫切。

平公射鷓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爲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鷓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于顏，乃趣舍之。自昔吾先君至殺之，新附。叔向羊舌肸也。○趣音娶。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徵先君以恥

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諫己也。

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趙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鮮不五稔。文子視曰：朝不及夕，誰能俟五？后子曰：趙孟將死矣，怠偷甚矣。偷，苟也。非死逮之，必

有大咎。自秦后子至五稔，新附。

非曰：死與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醫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趙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過是，晉之殃也。自平公至視之，自文子曰君其幾何，已下新附。非曰：和妄人也，非診視攻熨之專，而苟及國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誠不足聞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榮衛合脈理也。然則諸侯服，則榮衛離脈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脈理，平以延其年耶。

黃熊

晉侯夢黃熊入于寢門。子產曰：「魼殛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云云。  
非曰：「鯀之爲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爲熊也。熊之說，好事者爲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蕩，視聽離散，於是寐而有恠夢，罔不爲也。夫何神奇之有。」

韓宣子憂貧

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曰：「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云云。云云大夫一卒之田。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奢，侈云云。  
宜及於難，而賴武子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貧之可以安，則誠然。其言欒書之德，則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刑耶。」謂欒書殺厲公也。前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厚其家。今而曰無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誣晉國久矣，用書之罪，以逐盈。今而曰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吾惡乎信。且人之善惡，咸繫其先人，已無可力者，以是存乎簡策，是替教也。」

圍鼓

中行穆子中行穆子，荀吳也。帥師伐翟，圍鼓。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自以城來以下，新白翟別邑。  
非曰：「城之畔而歸已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愛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庶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愛死者，與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無及焉。君子不」



受也。穆子曰：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嚮之二者耶。

具敖

范獻子聘於魯。范獻子，士鞅也。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曰：不爲具敖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公名具，伯禽之曾孫，武公名敖，獻子歸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矣，唯不學也。

非曰：諸侯之諱，國有數十焉，尚不行於其國，他國之大夫名之，無慙焉可也。魯有大夫公孫敖，魯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安于

下邑之役。下邑，晉之邑也。董安于多簡子賞之，辭曰：云云。今一旦爲狂疾，而曰必賞汝，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釋之。戰功曰多，安于，趙簡子家臣。

非曰：功之受賞也，可傳繼之道也。君子雖不欲，亦必將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潔也，則受賞者必恥。受賞者恥，則立功者怠，國斯弱矣。君子之爲也，動以謀國，吾固不悅董子之潔也。其言若黷焉，則滋不可對。黷，徒也。對，杜舉。

祝融已下  
鄉語

史伯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

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彘。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家當周未有融之與者。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大彭陸終第三子曰彘。爲彭姓。封於大彭。謂之彭祖。家當周未有融之與者。其在辛姓乎。○辛音弭。楚姓也。史伯周太史也。自黎爲。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左氏自幕至於晉。腹無違命。註。舜舜之先與國也。協和也。思。而其後卒以殄滅。武王繼之以陳。覆墜之不暇。堯之時。祝融無聞焉。祝融之後。昆吾大彭豕韋。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於周未有侯伯。必在楚也。則堯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後嗣者。皆勿取。

褒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對曰。殆必於弊者也。國語與坊本。殆此共弊。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云云。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申繒西戎方彊。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申姜姓。太子宜白之舅也。繒姬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黨於申。王幽王也。自今王已下。新附。○繒慈陵切。非曰。史伯以幽王棄高明顯昭。而好讒慝暗昧。近頑童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於彼。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恠者之爲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芟已下楚語。○芟音技。芟也。一作艾。非是。

屈到嗜芟。○風。居將死。戒其宗老曰。家臣曰。考宗。苟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去芟。呂切。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

陳庶修。夫子其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屈到楚鄉。風建到之。子自國君已下新附。

非曰。門內之理。恩掩義。父子之恩之至也。而芟之薦。不爲愆義。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吾未敢賢乎爾也。苟薦其羊饋。而進芟於籩。是固不爲非禮之言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無思乎。且曰。違而道。吾以爲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著也。底則滯。滯久不振。生乃不殖。王。楚昭王對楚平王之子期之對也。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則可也。自息民以下。咸無足取焉。爾。

左史倚相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對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於

楚國。自聘於晉至  
觀射父新附。

非曰。圜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則何如哉。誠倚相之道若此。則  
覲之妄者。曰。覲。又何以爲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伍員。吳音云。

伍員伏劍而死。晉哀十一年死。伍員。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事吳王夫差。夫差起師以伐越。王勾踐勾  
踐起師逆之。夫差將許越成。申胥諫之不聽。夫差乃大戒師伐齊。申胥又諫曰。昔天以  
越授吳。而王弗受。今伐齊。越人恐來襲我。不聽。遂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既時。乃訊申胥。申胥  
釋劍而對曰。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爲越之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其後越果滅吳。

非曰。伍子胥者。非吳之暱親也。其始交。闔閭以道。故由其謀。今於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讒者勝。國無可  
救者。於是焉去之可也。出則以孥累於人。而又入以卽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果很人也歟。

柳先生曰。宋衛秦皆諸侯之豪傑也。左氏忽棄不錄。其語其謬耶。謬耶一作何也。吳越之事。無他焉。舉一國足以  
盡之。而反分爲二篇。務以相乘。凡其繁蕪。曼衍者甚衆。背理去道。以務富其語。凡讀吾書者。可以類取之

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雜。蓋非出於左氏。雜蓋字一作反駁。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  
恠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

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而未暇著論耳。子厚之  
於時。令斷刑。貞符皆非。是予謂學者不可不知。

# 河東先生外集

## 卷上

### 賦文誌

披沙揀金賦求寶之道同乎選才。劉慶儀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

沙之爲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爲寶兮。恥居下流。沉其質兮。五才或闕。左氏天生五才。民不可耀其光兮。六府以

修孔修六府。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待。當慎擇之日。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爲儔。○漳壯

而擇之。斯焉見寶。盪浸淫而顧眄。指炫燿而探討。○炫燿切燿。音食。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緇。論語不

緇而不緇。既堅且好。詩既堅。潛雖伏矣。詩潛雖伏矣。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熠久

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左氏寡君將君先迷後得。易先迷後。孰謂棄予如遺。詩將安將樂。其隱也。則雜昏

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則散弈弈。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

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出春秋左氏傳序。左將爛爾而見素。不索何獲。昭二十七年左

不索。遂昭然而發。蒙觀其振拔汗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直質而特殊。錐處囊而織光乍比。趙平

曰賢者之處世也。譬如劍拭土而異彩相符。雷煥得豐城劍取南昌山下土拭之。遂一劍并土與張華

錐之處。壘中其末立見。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青筆華陰土一斤。致煥煥

精拭劍傳用之則行斯爲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豈獨媚旭日以晶燹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卽詠陸文可侔陸機事而昭明是選梁昭明太子集文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籛之學漢章賢傳選子黃金蓋子一經汰之愈朗詎慙擲地之才晉孫綽字興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誌曰此賦擲地必爲金聲也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三王迎日禮用夏郊○出禮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至也迎長日之至也註云

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策著寅方肇建俟啓蟄以展儀桓九年左傳凡祀啓蟄謂建寅之月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吉送烈烈之凝氣仲冬送也導遲遲之陽律詩春日猶分可愛之輝文九使左傳賈季曰桓衰冬之日可式佇寅賓之質書寅賓出日註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時論語行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禮春官馮相氏冬致日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符上春以備秋多致月以辨四時之序事傳小正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符上春以備儀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啓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頤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也土圭之影猶積周禮土方氏筮土泰壇旣罷禮記燔柴於玉漏之聲漸長張衡漏水渾天儀制曰以銅爲器圭之法以效日景泰壇旣罷禮記燔柴於玉漏之聲漸長張衡漏水渾天儀制曰以銅爲器

吐瀉水入兩竇。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詩杲杲出日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尙疾。斜暉未

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

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異乎天紀不修。書傲擾秦伯尙

矜其泰時。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賦日官失職。官諸侯有日御晉侯徒繼乎夏郊。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則秦時乃漢立也。賦日官失職官諸侯有日御。晉侯徒繼乎夏郊。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

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記之。晉吳殽。孫子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河。宣子逆客曰。寡君疾。今三月矣。今

將久豈三舍之足憑。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韓退之。反三舍。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漢書文帝時新垣平言。臣候日

後期不得立日爲再中。向曰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自然應以繁社。錫之純嘏。詩天錫禮儀允洽于人

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戮穀之宜。詩俾爾受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

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竝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聖人立制。智者研精。○題見晉輿服志。詔里鼓車。駕四馬。制如司南車。又見葛洪所集

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

異哉。鼓之設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盛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禮

禮儀三百。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賈捐之傳。懸旗在前。屬配和。懸以入用。桓二年左傳。錫鈴和鸞。昭

在鐙和竝司南而爲急。取車制如司南在鐙之義詳見題註若乃郊薦之儀旣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

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乎南山之陽。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

後王式邇。啓玄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

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老子大音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應而

莫實。諒知幾而有爲。子爲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音希聲克正于時巡。雖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應而

魏武帝過曹娥碑碑碎背上題作黃精幼婦外孫壘白楊條便解魏觀其妙矣。執測其微細。觀其微矣。老子世

武以觀其妙。詎知其啓閉。音不衰而得度。響其鐘而有制。曰擊鼓其鐘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

渾之儀。亦可敝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易曰夫易

極深而鄙繁。音之坎坎。坎坎鼓聲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陋促節之闕闕。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

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啓聖。我后得以昭文物。展

聲明不憊于素。音憊可舉而行。宜乎聘墨妙。呈筆精。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乎。



###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於魯公。云云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絕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咸不應。臣投是龍於尺地之內。不踰晷。雷孚上下。雷孚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被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旱。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前漢萬石君傳注。於上有烟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有賢操。六到切。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尤羞與爲類。獨深居爲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爲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七到切。邀之邀嬖。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爲飭厲。一有小不善。唯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爲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固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爲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爲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譴闡。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強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

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男子欬者。○欬口瀝切逆氣。河間驚跳走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咸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欬者爲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咸聞且退。期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鹽陘州西浮圖兩間。○鹽篇韻無此字未詳陘或口瀝柯。開二切。江南人呼梯爲陘。按集韻所二音。曲岸也。又魚開切。叩檻出魚繫食之。河間爲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爲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已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嘒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咸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目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怛怛。誠辨切心。貌。恆若危柱之絃。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愛。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卽能已。爲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爲。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張具音蟻。河間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爲服。闢門。召所與淫者。保逐爲荒淫。○僕力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出之。召長安無賴男子。晨夜

交於門猶不憚切苦又爲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

者美顏色者善爲酒戲者皆上與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憚憚以爲不足○憚音蒙又母

切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爲邪行者聞河間之名則掩鼻蹙頰皆不欲道也○憚音蒙又母

也鼻類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爲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爲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間與其

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讎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

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

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公時在柳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得箏郭師

又云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

之感也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阮瑤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

本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京房造五音唯此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

雅樂清樂等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者蓋十三絃者也今其爲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

五調切密遼靡布爪指運掌擊指於切瑟作緊晉山沈公謂當作擊儀禮曰鈞中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

出屈折愉釋屈一作抑知一作如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髡緇入

代清涼山代謂州又南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太宗子吳王恪恪子瑒瑒子璠璠子或以

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聲音扑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

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與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閨管謹視出入餌仄

柏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史記神之依叢木者謂之叢祠披取之益善親遇終不屑卒乘暴水入小船下啣

嶼山嶼山名○嶼九圭反求道錄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強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

猶鼓晉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崗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元和十二年月闕其團於是始謂九月

也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棄

趙秀才羣墓誌

嬰曰死信孤乃立史記趙世家曰晉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曰胡不朔妻

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曰謀乃取他人子使杵曰負而匿請將遂索杵曰殺

之程嬰與趙氏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下云天藥之後不送者為崇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

趙田邑王侯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一本止作考某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

恭藹始習娶于赤水禮猶執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戡庚寅元年間年二紀益以十四年三十僕夫

返樞當啓左氏啓豔而郊啓豔蓋正月也瀟湘之交瘞原隰雜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欬行路悒追初憫天銘茲

什。

太府李卿外婦馬淑

誌公集有與李陸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

和五年公時與李俱在永州故云卒于湘水之東誌是時作也漢書齊悼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州

揚州母曰劉客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疆者李君為陸州

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李為陸州朔史元和二年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更大赦李州

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

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崗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丰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冶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澗謂湘靈也嗣靈音兮永終古湘靈

今淑之死能嗣其音也

卷下

表啓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二皆在貞元十九年蓋為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

詳於正集之註今又有表六蓋在正集之表前作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司馬相如曰。歷選列辟以迄于今。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蓋所以

揚耿光。武王之大烈。耿光光明也。彰淳懿而示遠也。其有暗然不耀。後嗣何觀。左傳。步而不法。後嗣何觀。蔽而不揚。羣

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梓博厚之德于地。禮記。博厚配地。高明配天。

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隲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

聖神文武之號。建中元年正月。羣臣上其後雖逢厄運。與元元年正月。以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武惟

揭。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左傳。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明愛之仁。羣臣等上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

掩全功。五年于茲。自興元元年甲子。至貞元五年十月。百察請復尊號。不允。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陶謨人

用咸和。書。用咸和。于萬民。俗惟丕變。陳師鞠旅。兵法。二千五百人為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封疆。一本封疆。在畫界上。無專地之患。

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盜不寃之聲。漢書。于延國為延。通賦。蒙勿收之惠。一本通。西成有穫。歲之報南。

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為菲薄。非薄。見孔明出師表。不宜妄自菲薄。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舊。況

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恥德美之不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徇羣情。誠天

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惓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未遂懇誠。拳拳顛顛。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

昭盛德。爰自中古。實爲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映節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軼徒而乃久爲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爲不私與已。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旣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耀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昭十二年左傳思我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配天地。登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軌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典猶闕。旣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爲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等誠懇。勤頓首頓首謹言。

###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漢書。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彪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白虎通云。祝融積三皇。白虎通曰。謂之祝融。何說者。屬也。融者。皦也。人爲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泊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

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文。察人心於謳謠。觀天意於符瑞。敢以爲請。累表陳誠。彙者連丁艱難。時或順動。

陛下思成湯之罪已。左傳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念周宣之側身。詩雲漢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去徽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儆。

古通。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蠻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內歡康。天下寧一。

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

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

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續一作綴。其不可二也。

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

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爲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

也。易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易元者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全。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

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

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之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

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俾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帝。臣等

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屏營惓惓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元五月元九月。三度詣闕上表。即前所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後。聖賢亦嘗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爲累代之成規。子孫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光膺聖神文武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之宜。信爲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爲懼。雖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於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殲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爲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愆。必惟思而內省。皇情微軫。遂交感而潛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悅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明一作名崇昭報之禮。表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尙懷不足。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

義且夫號者其來尙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崇尙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爲辭讓以守謙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悅於後。而帝德是非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爲燭誠。燭古迥切。一作經誠。以示敬恭。誠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雖誠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盛美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誠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願等言。願于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具一作表。伏奉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授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炭交集。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謹而爲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化光。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爲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爲弘遠。陛下副訓先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

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讀詔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爲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承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難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僞。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書左右攜持器物之儀。或從扈牧圍，行者誰扈牧圍，註半曰：牧馬曰圍。左右攜持器物之儀，或從扈牧圍，行者誰扈牧圍，註半曰：牧馬曰圍。或從扈牧圍，行者誰扈牧圍，註半曰：牧馬曰圍。或備持戈矛，蓋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內及宗室，黃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的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爲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違陛下之詔，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一本以上六表在前集。

臣頌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辭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墮廢之憂，懼煩瀆於聖聽，而內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

以爲事貴舉其中立名惡浮於實。他本無爲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爲恭。況於祖

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卑。朴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

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見漢元帝紀諸葛孔明誠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

又以爲執小讓之賢。不起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

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上

聖之姿。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夷狄之武。一無修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

化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梏杻不用。可謂人皆遷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

於尊號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卽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

平。何以知宗廟之興復。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

國恥。亦欲摭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歡。儻陛下以自咎責

之心。尙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匡一作莊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

猶含妬。臣以儉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

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脩無忝之

言。詩無忝爾祖。事脩厥德。願屈已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心。因來月謁太清宮大廟郊祀上帝。貞元六年十月。臣僚請復尊號。

上曰春夏亢旱，宿夢不登，朕情誠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稔，告謝郊廟，因禋祀而受尊號，是有勞爲之，勿煩固請。十一月庚午，祀南郊，遂以告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尙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後表。宏，衛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白戶部侍郎，遷本部尙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卻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倅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此是改第三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後表。貞元七年，以韓洄爲國子祭酒。

又伏見陛下以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僊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沛思遠。思本，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挺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莫之重，白麋凝彩而雪暉，蒼鳥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爲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也然光謀反貞元元年爲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則公之表當是時作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與臺末人屬府賊曰瑩凡奚虜遺醜懷光渤海執備開兇險之行頗有

殘暴之名陛下略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建中元年七月以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猶分禁衛之兵二年五月詔懷

方軍討不感殊私乃懷異望間者饋貴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時李繼抱真同討

武俊連兵救田悅詔懷光統朔方兵一萬洎駕幸近郊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救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

因解奉天之圍十一月懷光引兵敗朱泚兵于醴泉此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

列爲上公命作元帥及躡寇滑洶頓軍咸陽

爲裴令公舉裴冕表大曆四年十二月戊戌裴冕卒八年公始生當無此表裴令公蓋裴遵慶也

元振居其賢遂加誣傳云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驅馳靈武有社稷勳程

傳云時元載乘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食其哀瘝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載未誅之前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五歲而此差又當在

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決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詔而伍胥誅夷吳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爲大

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大宰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胥辭切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屈原名平事楚

夫胥誠不聽遂自殺吳王以賜夷盛其尸投之於江○蘇普鄙切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原原既放遂送於汨羅江而王死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一作明允忠肅道高

德厚匪躬無忌有蹇諤之風易曰王臣蹇蹇道佐先帝一作首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社稷之勳至德元載  
至益昌通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故為御史中丞左庶子為之副是時為河東行軍司馬授御  
史中丞詔赴朝廷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投荒裔天下稱冤寶應元年四月蕭宗廟以冕為山陵  
中定策功以冕為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構投謫荒裔寶應元年四月蕭宗廟以冕為山陵  
表輔國親衛衛士中書舍人劉垣充山陵判官垣坐法免寶應元年四月蕭宗廟以冕為山陵  
冕亦以職事與程元辰相違貶崖州刺史移崖州刺史寶應元年四月蕭宗廟以冕為山陵  
政大明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寶應元年十一月百度惟貞諸本作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聞至化  
願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察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發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  
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二年二月以冕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武元衡字伯蒼真元二十年還御史中丞公時為監察御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降忽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臣以無能謬司

邦憲大明首出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  
遐方照臨而甲拆惟新煦燠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  
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師道誅東平盡平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臣聞負恩干紀者鬼

得而誅。莊子爲不善于幽閻。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

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尊則大夫盟於伯有氏釋誰曰善又除之奪伯有魄。不自妖孽。曷彰聖功。伏惟

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勳。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觀升平。

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大曆中以李正己爲平盧淄青。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漢高帝六年

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險固萬。秦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二十萬戶。足當諸侯。

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萬秦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二十萬戶。足當諸侯。

秦二萬人。言齊雖固。不如誘臨淄三七之兵。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卒固已二十萬矣。三萬

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此言

東海爲師。道所據也。封祀之山。隔成異域。謂東封泰山。累聖垂德。曾未悛心。悛惟受罔有餘孽滔天果開折首

首獲匪。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封亭皆泰山下小山也風俗通曰封泰山禪亭後漢志曰云

其醜。遼海無虞。見石弩之已至。國語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尺有咫弩矢絃也以石爲之。○弩音奴。此是

陛下神籌獨得。作算。廟略無遺。授任推盡。力之威。縱捨有感恩之化。金石可貫。龜筮必從。克成不戰之功。

遂洽無爲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臥故曰橫草也。坐見

覆盂之泰。東方朔客難述四海之。抃蹈歡慶。倍萬恆情。

賀赦表。此謂順宗時。蓋當公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桂廣帥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耀。羣岳資始。萬方文明。伏惟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乘春導和。敷作解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關。而又洗滌幽熱。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敝貶黜。覆載之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啓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恆情。

賀皇太子牋

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  
竇既立更名恆靈宗第三子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光受徽號。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崔豹古今註曰。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四歌贊德。其二曰。月重輪。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潤。山海經曰。無皋之山。南望幼涿。郭璞註曰。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爲少海。宗元忝守遐方。公時在柳州。其年十月卒于柳。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恆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啓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年四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為賀淮西平赦表此豈赦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啓賀之歟

宗元啓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閭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大孝所

尊曾子以之垂訓禮記曾子曰大孝尊親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左傳昭七年聖人有明德者積善必徵於餘慶易積善之家天下人子羨慕無階某特承恩眷倍百恆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

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淮南次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

輿因終身不復鼓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

壘石琴薦一出當州龍右伴琴薦躬往探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閣下稟夔且之至德蘊

牙曠之玄縱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論語子謂子貢藝深撻醜史記田完世家鄭屈子曰大

折以清者相也攬之深聲之愉者將成玉燭之調爾雅四時和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以春溫者君也小絃麻

政令也○攬厥緩切辟音釋舒也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沉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

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敢效疆堅之用

答鄭員外賀啓一作狀

李師道三代受恩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七月卒子納領軍務貞元八年五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為三

代受恩。四兇負德。四兇即謂正已。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扞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一本有伏惟同增。礙慶六字。

答諸州賀啓一作狀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鹽魚列切。本作孽。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抃。慶賀難勝。夫平之功。自此而畢。一本有勞致書同。悚息增深八字。

### 補遺

萬年縣承柳君墓誌并序○史表載此後周中書侍郎美陽李公與諱稍異。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歲也。景龍太三月日。前萬年縣承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時定制。勸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禮記。王士庶人三日而葬。粵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祔於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撰。擇也。稱義備物。禮記。王士庶人三日而葬。逾月外姻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魯世家。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諱。至展食。食榮於柳。因為氏。魯為楚波柳氏。入楚楚為秦滅柳氏。遷晉之解縣。故柳氏為河東解人。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虬字仲盤。西魏大統四葉至。皇考惇皇。朝散大夫。資陽令。祖延州司馬。考頤。宣州寧國

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為淑和少孤季父建頤有三子長曰元方季即建建為金部郎中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貫歷

代史旨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為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廕出身調補宣州溧水尉網篋貢賦入于天府特授

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筭

乾之道自振塵昏之外攝音展極也外一作表泊如也既而嬰被沉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朋友道傷僉曰天之報

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緬之子三人實寂密也無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

虬之女虬河東人代宗時擢為諫議大夫陰教內則著於閭闈有女三人焉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勒玄石措

于陰堂陰堂謂壙中也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頤耶德而不壽命既厄耶松柏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井序○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為永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尙在永州故藹弘古於崔迨其死崔猶為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

段處士弘古讀縱橫書漢志有縱橫十二家蓋剛峭少合尤濩落濩落大貌莊子作為不事產人或交之

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漢志有法家者流之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古

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頔之字

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陽刺使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陽刺使隴西李景儉景儉之字東平呂溫溫之字高氣節尙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懼

留門下。或一歲或半歲。與言不知日出。温卒。和六年卒。元景儉逐。元為江陵戶曹參軍。前右拾遺張宿作。

道。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賢。徵其去。徵音遊。通避也。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寶羣。是時元和八年四月。途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為。埋道邊耳。

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為出涕。命特贈。購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

銘曰。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困者蓋謂已及劉禹錫之屬。皆窮困也。通者不以。以。用也。言通達者不用也。不懲其蹟。卒以元死。觀游非類。有賤非鄙。何以葬之。黃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十一誌云。正元二年七月。葬。當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饒之闔鄉窆也。說文變。葬下棺。後四世為宰相。自

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為宰相者累世。慶為魏之侍中。自

高祖諱萬齒為伊闕令。襲其先河間郡公會祖諱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泊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為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

丞次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摘發。毗贊關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於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園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爲文。置於郵中。俾移於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年。月。誌。皆。不。載。據。題。云。永。州。公。作。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戶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爲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爲常州錄事參軍。祖曰元愛。爲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周咸爲諸侯。譚入于莒。毛及魏爲后族。千歲復合。夫人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爲姻。隨娶裴氏。今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聽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日日祔于此。誌曰。周之列國。譚之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內言不出。孰表貞節。願垂休銘。永誌幽谷。

附錄卷上

勅賜靈文廟額牒

尚書省牒柳州靈文廟禮部狀准都省批下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據柳州申詩本州鄉民父老嚴後等狀陳伏覩唐柳州刺史元和年立廟於羅池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州境凡有水旱疾疫之災及公私祈禱無不感應乞加封爵或廟額柳州本司保明委是詣實尋符太常寺依條看詳據太常寺狀勘會唐柳州刺史立廟於羅池係前代名賢轉運及州司保明立廟至今三百來年廟享不絕凡有水旱疾疫祈禱感應自熙寧二年八月已後至去年六月計十餘次祈禱感應伏候指揮牒奉勅宜賜靈文之廟爲額牒至准勅故牒元祐七年六月三日牒

初封文惠侯告詞

勅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生而昭爽後且不亡惠我一方是宜崇顯柳州靈文廟唐刺史柳公仕于唐室卓有才名厲志精顯記覽浩博貫穿經史溢爲詞華覽其遺編灼見志學龍城雖遠不鄙其民爰出教條動以禮法家富有業經學有師風行護成田里悅喜自言將死館我羅池今數百年英靈猶在祈禱禱祀如響應聲水旱疾疫咸有歸賴啓封侯爵因民之情尙其知歆永庇南土可特封文惠侯崇寧三年七月七日中書舍人臣薛昂行

加封文惠昭靈侯告詞

勅柳州靈文廟文惠侯。生傳道學。文章百世之師。沒以神靈。福祐一方之庇。是有功德於人者。其於爵號何愛焉。惟神望冠河東。名高唐室。其才足以命世。其政足以裕民。出守柳城。終享廟食。焜蒿之際。盼鑿必通。屬者春夏之交。雨暘愆候。禱焉卽應。歲以是豐。故郡人願請諸朝。而使者遂上其事。朕嘉神孚惠。爰益褒封。尙赫光靈。保有常享。可特封文惠昭靈侯。紹興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中書舍人臣王剛中行。

柳先生楊子新注

學行篇

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

先生云。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脩身篇

癸魂曠枯。精莖曠沈。

先生云。癸明也。癸魂。司目之用者也。精當爲精。莖如葭莖之莖。目精之表也。言魂之癸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廢矣。以至於索塗冥行而已。

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



先生云。稽當爲精。言盲矇之患。神光久曠則枯。目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擗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

孝至篇

勤勞則過於阿衡

先生云。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先生云。楊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羣公書贊題跋碑記

答柳子厚書

劉賓客

禹錫自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爰來屑末三幅。小章書僅千言。申申疊疊。茂勉甚悉。相思之苦。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衛。以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釋之。顧其詞甚約而味大。澗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轡古今。鼓行乘空。附離不以鑿啗。咀嚙不有文字。端而曼。苦而腹。佶然以生。灑然以清。余之衛誠懸于心。其揣也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發而中。微存乎他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而能我衛。苟然。則羿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俚言蕪而不治。臨書札。不具。禹錫白。

又與柳子厚書

間發書得郭師墓志一篇。以爲其二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釋。學者無能知。繁休伯之言。辭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冲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伴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號師發邪。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概耳。不宣。禹錫白。

又謝柳子厚寄壘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鼓寒玉。參差疊碧雲。煙嵐餘斐聲。水墨兩氛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文。

題羅池廟碑陰文

田錫

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強爲羅池之神。昌黎韓退之敍其事而銘之于碑矣。其有遺意。錫幸得而紀焉。古人或有其言而無其行。或有其質而無其文。故周勃持重而詞則寡焉。子夏美才而行或缺焉。猶能安漢皇之祚。游仲尼之門。惟公之文。緯地經天。惟公之行。希聖齊賢。彬彬然若黼黻之華袞。鏘鏘然若咸韶之在懸。古人或有其才而無其時。必避害以巽。令人以隨。顏子之賢。當周德之衰微。孟軻之仁。值王道之陵遲。亦能服膺於聖人之道。假蹇爲霸者之師。惟公策名於貞元之間。通籍於元和之時。闊步高視。飛聲流輝。謂佐王之才得以施。謂當朝大臣不我遺。古人或雖得其時而無知已。設有知已一人而已。故國

僑出涕。以子皮之死。夷吾之慟。以鮑君亡矣。唯公有劉公禹錫之交。有韓偓退之在朝。有呂衡州以倜儻與公爲游處。有皇甫湜以文章與公相遊。遊而公位不過爲南宮外郎。命不過爲柳州之牧。以譎而出。至死不服。如明堂之材。朽於谿谷。如千里之馬。輓於輦轂。時耶命耶。以是知爲仁者未必獲祐。修德者或虧多福。予聞四瀆視諸侯。五嶽視三公。爲靈神甚貴。在祀典尤崇。所職者以明以晦。所主者爲雷爲風。助天以總萬靈。助國以濟三農。所以籩豆有加。蘋蘩用豐。其疏爵也。有袞冕劍舄。其用樂也。有蕭笳笙鏞。安得公之生也。惠惟及於一州。公之亡也。神猶介於遐陬。唯裔夷感慕。而靈洞潔脩。遊神之威。有荃橈兮桂舟。饋神之奠。有椒漿兮蘭羞。無金策追封之贈。無袞衣加寵之優。使公與沈湘之魂爲偶。而配濤之神作儔。以公之齊聖廣淵。聰明正直。宏深之量。昭明之識。而不爲星爲辰。幹運陰陽。拱於北辰。不爲嶽爲瀆。含吐風雲。康於黎民。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羅池之神。是知天命難諶。兮命靡常。因紀爲碑陰之文。

題萬石亭詩

寄永守王顯

歐陽公

天於生子厚。冥予獨艱哉。超凌驟拔擢。過盛輒傷摧。苦其危慮心。嘗使名聲哀。投以空曠地。縱橫放天才。山窮與水險。上下極泓洄。故其於文章。出語多崔嵬。人迹所罕到。遺蹤久荒頽。王君好奇士。後二百年來。翦薙發幽蒼。搜尋得瓊瑰。感物不自貴。因人乃爲材。惟知古可慕。豈免今所哈。我亦奇子厚。開編每徘徊。作詩示同好。爲我銘山嶽。

又集古錄羅池廟碑跋

右羅池廟碑。尙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尙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然則據建碑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碑言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三年。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則二君官當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摸者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載此文與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爲步。荔子丹兮蕉子黃。碑蕉下無子字。當以碑爲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又般舟和尙碑跋

右柳子厚撰并書。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旣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喜子厚者竊借其名以爲重。子厚與退之。皆以文章知名一時。而後世稱爲韓柳者。蓋流俗之相傳也。其爲道不同。猶夷夏也。然退之於文章。每極稱子厚者。豈以其名並顯於世。不欲有貶毀。以避爭名之嫌。而其爲道不同。雖不言。顧後世當自知歟。不然。退之以力排釋老爲己任。於子厚不得無言也。

讀柳子厚傳

王荊公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

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於彼哉。

又金陵語錄評論

柳開不及柳子厚。陸修亦常儒耳。張景道勝柳開。如太元準易論好。餘文論亦多好。

附錄卷下

評柳子厚詩

蘇東坡

詩須要有爲而後作。當以故爲新。以俗爲雅。好奇而新。乃詩之病。柳子厚晚年詩。極似陶淵明。知詩病也。

又論柳子厚詩

柳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吾言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又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僂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

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又書柳文瓶賦後

漢黃門郎楊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肩。眉井邊也。若人目上之有肩。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微。一旦重上絹反。礙爲蹙。丁反。所輻。皆徒計反。黃泉。骨肉爲泥。纆微并索也。實懸也。蓋井以輻爲繫者也。輻擊也。言瓶所懸礙不得下而爲井繫所擊則破碎也。提蹙入也。自用如此。不如鴟夷。即今鴟夷膠也。盛酒。見前漢陳遵傳遵字孟公嗜酒大喜之。或曰。柳子厚瓶賦。拾酒箴而作。非也。子雲本以諷諫設問。以見意耳。當復有答酒客語。而陳孟公不取。故史略之。子厚蓋補亡耳。然子雲論屈原伍子胥晁錯之流。皆以不智譏之。而子厚以瓶爲智。幾於信道知命者。子雲不及也。子雲臨憂患。顛倒失據。當有媿於斯文也耶。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爲甚。客至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在舟。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餘牛。死者亦不減。幸而不死。卽歸德於牛。以巫爲醫。以牛爲藥。間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治。親戚皆爲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

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洗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余莫之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少衰乎。

又書李赤詩後

過姑熟堂下，讀李白十詠，疑其語淺陋，不類太白。邈云：聞之王安國，此李赤詩，秘閣下有赤集，此詩在焉。白集中無此，亦見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卒爲廁鬼所惑而死，今觀此詩，止如此，而以比太白，則其人心疾已久，非特廁鬼之罪也。

又書黃子思詩集後

余嘗評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之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子厚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

又跋大鑿禪師碑

釋迦以文教，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

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辨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日見而常誦之，乃具石請余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略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溪謚號，固非桂管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爲正。

又引說先友記

昔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子厚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

袁 高恕已子唐傳 第四十五卷

穆 贊寧子 弟 第八十八

李 鄘 七十一

袁 滋 七十六

盧 景亮 八十九

姜 公輔 七十七

裴 樞 六十五

梁 肅文藝傳中 一百二十七

盧 羣 七十二

楊 於陵 八十八

齊 映 七十五

杜 黃裳 九十四

韓 愈 一百一

鄭 餘慶 九十

高 郢 九十

嚴 郢 七十

楊 憑弟 八十五

許 孟容 八十七

奚 陟 八十九

柳 登芳子 弟 五十七

又讀柳子厚三戒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以招悔欲蓋而彰者。游吳得二事於水濱之人亦似之作二說。非有意乎續子厚者也。亦聊以自警。

河豚魚說

河之魚有豚其名者。游於橋間。而觸其柱。不知遠去。怒其柱之觸已也。則張頰植鬣。怒腹而浮於水。久之莫動。飛鳶過而攫之。磔其腹而食之。好游而不知止。因游而觸物。不知罪已。妄肆其忿。至以磔腹而死。可悲也夫。

烏賊魚說

海之魚有烏賊其名者。响水而水烏。戲于岸間。懼物之窺已也。則响水以自蔽。海鳥視之而疑。知其魚而攫之。嗚呼。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滅迹以杜疑。爲窺者之所窺。哀哉。

又跋晁無咎畫馬

晁無咎所藏野馬八。出沒山谷間。意象慘淡。如柳子厚所云風鬃霧鬣。千里相角。然筆法稍疎。當是有遠韻人而不甚工者。元祐三年。宋遐叔張文潛同觀。

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黃山谷

余友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未

破萬卷。觀古人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模。時所摠攬籠絡。但知玩其火龍繡織成章後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柳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跋陰符經後

陰符經出於唐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黃帝書也。蓋欲其文奇古。反詭譎不經。蓋糅雜兵家語作此言。又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尤可笑。惜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

發明周御史論

張唐英

柳子厚作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所。云天寶中有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諂諛爲相者誰。及賢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諂諛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爲宰相。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悅。罷九齡相位。時子諒爲御史。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公何得坐觀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灤州。至蓋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荊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負其職。而九齡爲能知人爾。而明皇悅邪佞之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後之大臣薦臺諫官者。當薦依阿取容。暗暗如秋蟬。泛泛如浮萍。則無患矣。何以爲朝廷之耳目哉。夫植木而欲其茂也。必時溉之。溉而惡大。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諒。乃自求衰之謂乎。西幸之禍。有所

召爾。

古今詩話

劉夢得曰。柳八駿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撿右粥。何如我平淮雅云。仰父俯子。柳云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劉曰。韓碑柳雅。各有所長。予爲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愬入蔡賊無覺者。落句云。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言十二載。以見平淮西之年。

柳州柳太守。種柳柳江邊。柳館依然在。于株柳拂天。後南中丞至黔南人嘲之曰。黔南南太守。南郡在雲南。閒向南亭畔。南風變俗談。

歸叟詩話

鄭谷雪詩云。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此村學堂中語也。如柳子厚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狐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此信有格也哉。作詩者當以此爲標準。

冷齋夜話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坡評詩云。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雖不必亦可。欸乃。三老相呼聲也。

石林詩話

東方朔作答客難。雖楊子雲亦因之作解嘲。此由是太元法言之意。正子雲所見也。故班固從而作答賓戲。東京以後諸公釋譏應諛。紛然迭起。枚乘始作七發。其後遂有七啓七摠等。後世始集之爲七林。文章至此。安得不衰乎。惟韓退之柳子厚始復傑然。知屋下架屋之病。如進學解。卽答客難也。送窮文。卽逐貧賦也。小有出入。便成古作者之意。古今文章變態已極。雖源流不免有所從來。終不肯屋下架屋。子厚晉問天對之類。高出魏晉。無後世因緣卑陋之氣。至於諸賦。更不蹈襲屈宋一句。則二人皆在嚴忌王褒上數等也。

察天啓云。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晴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皆爲集中第一。

重修羅池廟記

唐元和十年。州刺史柳侯至。以聖人所常行之道。善其民。四年不幸而平時。淡入胸中者已深。人將釋之。而不得追其嘗。與部將魏忠輩驛亭酒間語。乃祠于羅池。自歐陽翼之夢李儀之死。人尤神之。以憂患乞憐者。每每獲報。如所庶幾。三百餘年。英靈猶存。皇朝元祐五年。賜額曰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曰文惠侯。從斯民之欲也。廟閣日深。仰見星斗。蠟封蠶蝕。幾莫能支。而承藉踐躐。杖猶相屬。所謂施利鏡者。歲不知

幾何。率以十萬爲公帑。用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然一歲之間。給公而外。所存無幾。雖欲改作。將焉能爲。柳陵朱公。以政和二年十一月視守事。三日。具禮謁款。見其所託。大不足以稱侯。四顧躊躇。隱然于中者久之。退而考其故事。得廟利歲時移用之狀。語諸僚佐曰。侯生死皆有功德於斯民。而祠宇敝陋如此。吾曹當思有以崇大之。奈何。牟其利以事封靡乎。侯無譴。寧獨不愧於吾心。燕衍可寢也。豆觴可裁也。土木之役。上求則費。公下斂則耗。衆曷若歸其利於廟。纖毫籍之。久自可舉。咸曰然。未幾。籍以羨告。州監兵陳莘者。開敏有幹局。俾掌其事。購材募能。取足於籍。堂室門序。卑高如儀。煥然一新。觀者嗟異。又撫其餘材。構亭于羅池之北。因以名之。亭與廟異區而同名者。不特謂江山之勝作也。嗚呼。澗酌可以祀皇天。噫嘻。可以祈上帝。未有誠而不能動者也。心者靈之府。而誠出於其中。神人殊方。靈未始異。以其出於未始異者。合之於冥冥之間。神能違之乎。世俗靡仕。情隨泰遷。燕衍自娛。豆觴自奉。凡可以適己者。無所不爲。公則不爾。惟崇大於侯是思。卒使侯祠。旣壯而麗。則其誠可謂至矣。千里而郡。非獨其守任民之責。神與有焉。年無饑饉。氣無乖厲。此民之所望於神者。民之所望於公之所祈也。致其誠於神。以祈民福。公豈可與世俗者同日而語哉。政和三年十月望日。承事郎通判融州軍州事丘崇記。

柳文序

嚴有翼

唐之文章。無慮三變。武德以來。松江左餘風。則以絺章繪句爲尙。開元好經術。則以崇雅黜浮爲工。至於

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軌周漢。渾然爲一。王法者。獨推大曆正元間。是時雖曰美才輩出。其能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者。不過韓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退之之文。史臣謂其與孟軻楊雄相表裏。故後之學者。不復敢置議論。子厚不幸。其進於朝。適當王叔文用事之時。叔文工言治道。順宗在東宮。頗信重之。迨其踐祚。方欲有所施爲。然與文珍韋皋等相忤。內外讒譖。交口詆誣。一時在朝。例遭竄逐。而八司馬之號。紛然出矣。作史者不復審訂。其是非。第以一時成敗論人。故黨人之名。不可滿洗。嗚呼。子厚亦可謂重不幸矣。尙賴本朝文正范公之推明之也。曰。劉禹錫柳宗元呂溫。坐王叔文黨。貶廢不用。覽數君子之述作。禮意精密。涉道非淺。如叔文狂甚。義必不交。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理道。爲太子所信。順宗卽位。遂見用。引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又絕韋皋私請。欲斬之。劉闢其意非忠乎。皋銜之。會順宗病篤。皋揣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納皋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黨人者。豈復見雪。唐書蕪駸。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聞夫子褒貶不以一毫而廢人之業也。嗚呼。如文公之論人。可謂明且恕矣。死者有知。子厚豈不伸眉於地下。余嘗嗜子厚之文。苦其難讀。旣稽之史傳。以校其謬。又攷之字書。以證其音釋。編成一帙。名曰柳文切正。雖懸金於市。會無呂氏之精。然置筆于藩。姑效左思之篤。後之君子。無或誚焉。紹興三十二年歲次壬午春三月十一日。建安嚴有翼序。

韓柳音釋序

張敦頤

唐初文章，尚有江左餘習。至元和間，始粹然返於正者，韓柳之力也。兩家之文，所傳浸久，舛剝殆甚。韓文屢經校正，往往鑿以私意，多失其真。余前任邵武教官，日會爲讎勘，頗備悉。并考正音釋，刻於正文之下。惟柳文簡古不易校，其用字奧僻或難曉，給事沈公晦嘗用穆伯長劉夢得曾丞相晏元獻四家本參考互證，凡漫乙是正二千餘處，往往所至稱善。今四明所刊四十五卷者是也。惟音釋夫有傳焉，余再分教延平，用此本篇次撰集，凡二千五百餘字，其有不用本音而假借佗音者，悉原其來處，或不知來處，而諸韻玉篇說文類篇亦所不載者，則闕之。尙慮膚淺，弗辨南北語音之訛，其間不無謬誤，賴同志者正之。紹興丙子十月，新安張敦頤書。

柳文後跋

錢重

重讀柳文，至吏商篇首句曰：吏而商也，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吏也博，常疑其造端無含蓄，必有脫句，後得善本，乃云：吏非商也，吏而商，汚吏之爲商，不如廉吏之商。其爲利也博，於是欣然笑曰：此子厚之所以爲文也。且使子厚不言，言吏非商也四字，則不足以見此文之作，出於不得已。欲誘爲利而仕者之意，故古文或有脫字及訛舛處，能使一篇文意不貫，精神索然者，信矣。子厚居愚溪幾十年，間中捨尋遊山水外，往往沈酣於文字中，故其文至永尤高妙，爲後世學士大夫所宗師，重冒昧分教此邦，意爲

柳文必有佳本。及取觀之。脫繆訛誤特甚。而又墨板歲久漫滅。太平今史君趙公。天族英傑。平生酷好古文。所謂落筆妙天下者也。一日命重爲之。是正。且俾盡易其板之朽弊者。然重吳興人也。來永幾五十程。柳文善本在鄉中。士夫家頗多。而永反難得。所可校勘者。止得三兩本。他無從得之。其所是正。豈無遺恨。尚賴後之君子。博求而精校之。庶子厚妙思寓於一字一句中者。悉呈露爲益不淺矣。紹熙辛亥仲秋一日。迪功郎永州州學教授錢重謹書。

全前

趙善愷

前輩謂子厚在中朝時所爲文。尙有六朝規矩。至永州始以三代爲師。下筆高妙。直一日千里。退之亦云。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而子厚自謂貶官來無事。乃得馳騁文章。此殆子厚天資素高。學力超詣。又有佳山水爲之助。相與感發。而至然耶。子厚居永最久。作文最多。遣言措意最古。衡湘以南士之經師。承講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意其故家遺俗。得之親授。本必精良。與它所殊。及到官。首取閱之。乃大不然。訛脫特甚。推原其故。豈非以子厚嘗居是邦。姑刻是集。傳疑承誤。初弗精校。歟。抑永之士子。當時傳寫藏去。久而廢散。不復可考歟。因委廣文錢君多求善本訂正。且併易其漫滅者。視舊善矣。雖然。安知不猶有舛而未真。遺而未盡者乎。後之君子。好古博雅。當有以是正盡善云。紹熙二年八月。且零陵郡守鄒國趙善愷跋。



集傳

唐書本傳

宋景文公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奒。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閒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柳。行樹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傲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又詒京兆尹許孟容。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刈與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宗元不得召內閣。悼悔念往。客作賦自傲。曰懲咎。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爲母子永訣。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之。尤貧者令書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具已錢助贖。南方爲進士者走數千里從宗

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可就。既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司馬遷崔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柳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碑以實之云。

昔昌黎韓退之作公墓誌。洎奠公而有祭文。宜錄之。以重公考。特緣韓柳二集並行當世。故不復載云。

祭柳柳州文

皇甫湜

嗚呼柳州。秀氣弧稟。弱冠游學。聲華籍甚。肆意文章。秋濤瑞錦。改迴蟲濫。王風凜凜。

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劉禹錫。銜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葺具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絕人。今雖化去。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耳。魂氣何託。聽余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三使來弔。愛我衰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歛密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謂復前約。忽承計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魂魄震越。伸紙窮竟。得君遺書。絕絃之音。悽愴徹骨。初託遺嗣。知其不孤。未言歸鞞。鞞音茜從耐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永言素交。案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聞計。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尙終。當必加厚。退之成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勒石垂後。屬

于伊人。安平宣英。韓泰字安平，鄭暉字宣英。會有還使，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凋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沉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願余負纓，營奉方重，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裂服，今有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哭我故人。孰云宿草，此慟何極。禮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嗚呼子厚，卿真死矣。終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達，使君終否。何人不老，使君天死。皇天厚土，胡寧忍此。知悲無益，奈恨無已。君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輟復中止。誓使周六之子厚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深旨。嗚呼哀哉，尙饗。

重祭柳員外文

劉禹錫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真有此事。既不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之氣，戢于一米。形與人等，今旣如斯。識與人殊，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言成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真者，乃相知耳。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便。桂林舊府，感激生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實主。幻稗甬上，故人撫之。敦詩退之，各展其分。崔擊字敦詩，韓愈字退之。安平來賻，禮成而歸。其它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畏日，庶我哀誠。嗚呼痛哉，尙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禹錫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傳音轉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諭之詳熟。孔子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措紳之倫。孰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傳。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驚名天衢。射策差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盡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銜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朞。同升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予侍內闈。出處雖間。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離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卽路。遠持郡符。柳水之壖。居陋行道。疲人歌焉。予來夏口。忽復三年。離索則久。音覘襲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籍。鍾索繼美。班楊差肩。鍾隸索靖善書。班固揚雄善文。賈誼賦鵬。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邇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蚤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丹旆。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旣及岳陽。出門一慟。貫裂衷腸。執紼禮乖。出疆路阻。故人奠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晤語。平生密懷。願君遺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尙饗。

祭柳侯文

曹輔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十有一月癸巳朔十二日甲辰。朝奉郎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飛騎尉借紫曹輔。謹以清酌時羞之奠。敬祭于柳侯子厚靈文之祀。惟三元之默運兮。初

渾淪而細縵。惟萬生之並驚兮。悉坏陶乎一鈞。物有大小之不齊兮。人亦智愚之莫倫。何夫子之毓質兮。獨爽邁秀發而不羣。其學也囊括今古而該百氏兮。或參之駁雜而取之粹純。若大田之揷斂兮。莫知其千倉與萬困。其文也若秋濤之鼓雷風兮。洶湧澎湃而無垠。若八駿之騁通衢兮。王良執策而造父挾輪。老韓駭汗以縮手兮。朔湜喪氣而噤脣。韓愈李翱皇甫湜夫何天命之不畀兮。竄遇蹇而罹屯。三湘一斥之十年兮。悵遠符之再分。意冥具以卽夜兮。志鬱鬱而不伸。彼高爵厚祿以夸耀於一時之人兮。皆浪沒而無聞。惟夫子之名不可以既兮。愈遠而彌新。柳江演漾以清泚兮。鵝山奇秀而嶙峋。惟夫子血食於此千祀兮。民至今而懷仁。余幼服夫子之遺言兮。不足以追逸軌而襲游塵。刺嶺嶠之荒服兮。吊蒼梧之愁雲。奠桂酒之旨潔兮。薦蘭肴之苾芬。物雖至薄兮。吾誠甚勤。嗚呼其來享兮。靈文尙饗。

祭柳侯文

黃翰

世傳不朽。文學辭章。惟公之文。駕韓躡張。韓愈張籍雄深雅健。實比子長。司馬遷字子長民思無斂。政事循良。惟公之政。祖襲述黃。與逢黃竊深仁遺愛。實比甘棠。孔門四科。達者升堂。公兼得之光。于有唐。天才俊偉。議論慨慷。交口薦譽。名聲益彰。要路立登。臺省翺翔。擢列御史。拜尙書郎。時將大用。器博難量。譬如八駿。奔逸康莊。追風掣電。萬里騰驥。亦如利器。鑿錡于將。直視無前。其鋒執當。不慎交友。玷于韋玉。韋執誼王叔文羣飛刺天。讒口如簧。一斥不復。困于三湘。譬如鸞鳳。不巢高岡。棲之枳棘。六翻摧傷。亦如巧匠。睥睨觀旁。縮手袖間。善刀

以藏。一麾出守。惠此南方。龍城雖遠。龍城，柳州也。毋敢怠荒。動以禮法。率由典常。公無負租。私有積倉。居處有屋。濟川有航。黃柑綠柳。至今滿鄉。修夫子廟。次治城隍。農歌于野。士歌于庠。孝弟怡怡。弦誦洋洋。生能澤民。死且不亡。春秋享祀。早潦祈禳。四百餘年。血食不忘。翰幼學公文。久服餘芳。遺風善政。凜若冰霜。日想英靈。如在其傍。桂酒清旨。肴蔬雜香。拜獻燕詞。公其來饗。

祭柳侯文

許尹

惟先生德厚而位不稱。仁深而年不長。斂此大惠。施于一方。終焉廟食。如古桐鄉。前漢循吏朱邑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辨桐鄉。桐鄉民立祠祀祭。至今不絕。雖去此幾於千祀。而至今猶有耿光。尹以不才。嗣守封疆。顧取法於何有。賴先生之循良。莅事之始。奠酒一觴。神兮歸來。鑒茲不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汪藻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爲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爲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千餘里。極南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爲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翦蘄榛蕪。蕪。他計切。艾草也。搜奇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爲沼沚。爲臺榭。日曰愚溪。而刻

夬憇詩於谿石之上。其謂之銛鐸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谿而出也。其謂之南潤朝陽巖。袁家馮。音江百家瀨者。派瀘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爲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黃谿爲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豈先生好奇如謝安。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游之不數耶。數所角切。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銛鐸潭。南潤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因愚谿。愚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入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則爲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曰此法華寺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歐大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踵。有必末。而至於劉向。楊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公張說。許公蘇頌。固不爲無人。而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所以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幽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爲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爲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環奇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人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願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

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右文九篇。皆四十三卷本。後所載者。茲刊四十五卷本。後舊雖無此文。余互參閱弗忍舍置。迺錄附之。

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峯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舉倉沒切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孚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得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費韓以自隨。賚或作齋。賚西切。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蹈二紀外。文始幾定。久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其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旣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歟。書字甚樸。不類今跡。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刪滅。嗣音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參讀累月。詳而後上。嗚呼。天厚予嗜多矣。始而鑿我以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不



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天聖元年秋九月，河南穆脩伯長後序。

#### 四明新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學古文必自韓柳始。兩家文字剝落，柳爲尤甚。國初文章承唐末五代之弊，卑弱不振。至天聖間，穆脩鄭條之徒唱之，歐陽文忠、尹師魯和之，格力始回。天下乃知有韓柳。韓文屢經名士手，頃余又爲讐勸，頗完悉。唯柳文簡古雅奧，不易刊削。年大來試爲紬繹，兩閱歲，然後畢見。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傳最遠。初出穆脩家，云是劉夢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間京師開行，顛倒章什，補易句讀，訛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數不多於二本，而有邢郎中楊常侍二行狀，冬日可愛，平權衡二賦，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獻家本，次序多與諸家不同，無非國語。四本中晏本最爲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劉運州舊物。今以四十五卷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作外集。參考互證，用私意補其闕，如皇室主宜加黃字，馮翊王公宜去王字，緊當作擊，翊當作狃，鮑勛當作鮑信，改規當作段規，疥瘡宜爲疥瘡，狼倖宜爲狼悻，吳武陵初貶永州，貞符中宜如唐書去量移字，韓擘時猶未死，答元饒州書中宜於韓宣英上去亡友字，以唐書孝友傳校復讐議，以楚辭天問校天對，以左傳國語校非國語，以唐宋類書唐人牋表校天論等篇，其見於唐書者，悉改從宋景文。凡漫乙是正二千處而贏，又釐革京兆請復尊號表，增入請聽政第二表，賀皇太子牋。

省試慶雲圖詩總六百七十四篇。鏤木流行。購逸拾遺。猶俟後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

柳州舊本河東先生集後序

柳侯子厚。實唐巨儒。文章光臨。爲萬世法。是猶景星慶雲之在天。無不欽而仰之。粵惟柳州。迺侯舊治。其如生爲利澤。歿爲福壽。以遺此土之民者。可謂博厚無窮。然自唐迄今。垂四百年。此邦寂未有以侯文刑而爲集者。殆非欽侯英靈而慰侯惠愛。觀其顰笑降鑿而廟食于柳人也。紹興載歲。殿院常公子並。被命守邦。至謁祠下。退而訪侯遺文。則茫然無有。獨得石刻三四。存於州治。自餘雖詩章記事。所以藻飾柳邦者。亦蔑如爾。又安得所謂全文備集者哉。因喟嘆久之。出舊所藏及旁搜善本。手自校正。俾鳩良室。創丹此集。其編次首尾。門類後先。文理差舛。字畫訛謬。無不畢理。且委僚屬助成其事。未克就。促召公對。眷眷相囑焉。視雖不才。實獲躡蹤繼軌於公之後塵。而喜公樂善之心。付託之語。乃督餘工。助成也。寶。尊。權。奉。邃。侯。之。偉。文。抑。亦。成。公。之。雅。志。焉。紹興四年三月初一日。右朝奉郎特差權發遣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禔序。

河東先生集題後

石所得柳文凡四本。其一得之於鄉人蕭憲甫。云京師閻氏本。其一得之於范衷甫。云晏氏本。其一得之於臨安富氏子。云連州本。其二得之於范才叔之家。傳舊本。閻氏本最善。爲好事者竊去。晏氏本蓋夏甫

手校以授其兄，偃刊之。今蜀本是也。才叔家本，似未經校正篇次，大不類富氏連州本。樸野尤甚。今合三本校之，以取正焉。如劉賓客序云：有退之之誌，并祭文附于第一通之末。蓋以退之重子厚，敝之意云爾也。蜀本往往只作并祭文，其他有率意改竄字句，以害義理者尚多。此類或作字一作字，衍字去字，此三本之相爲用也。然亦未敢以爲全書，尙異復得如閻氏本者而取正焉。方舟李石書。

河東先生集記後

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集，其舛誤尙多有之。用爲之訓詁，柳柳州文，胥山沈公謂其參考互證，是正漫乙若無遺者。余紬繹既久，稽之史籍，蓋亦有所未盡。南嶽律和尚碑，以廣德先乾元，御史周君礪，以開元爲天寶，則時日差矣。竇羣除左拾遺，而表賀爲右拾遺，連山復乳穴，而記題爲零陵郡，則名稱差矣。代令公舉裴冕狀，時柳州蓋未生，賀冊曾號表，時已刺柳，而云禮部作，其他舛誤，類是不一。用各疏於篇，視文公集益詳。諸本所餘，復編爲一卷，附於外集之末。如胥山之識云：淳熙丁酉秋八月中瀚，臨邛韓醇記。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

(一〇五二八)

國學基  
本叢書 柳河東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柳宗元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